

陸軍大學校函授處
民國廿五年第一期
日俄戰史總錄目

第一篇 日俄戰爭經過概要.....	一
第一章 戰爭之起因.....	一一二
第二章 兩軍兵力編制及裝備之概要.....	二
第一節 陸軍.....	二一八
第二節 海軍.....	八一九
第三章 兩軍作戰計劃概要.....	一
第一節 俄軍.....	一一一
第二節 日本軍.....	一一二
第四章 作戰經過概要.....	一二
第一節 遼陽會戰前之情況.....	一二一六
第二節 遼陽會戰.....	一七一九
第三節 沙河會戰.....	一九一一

日俄戰史講義 目錄

MG
K313.43
9



第四節	沙河對陣·····	二二—二三
第五節	旅順要塞之攻略·····	二三—二六
第六節	美士漸俄騎兵團之來襲·····	二六—二七
第七節	黑溝台會戰·····	二七—二八
第八節	奉天會戰·····	二八—三一
第九節	日本海海戰·····	三一—三一
第十節	樺太之占領·····	三一—三二
第十一節	北韓作戰·····	三二—三二
第五章	戰爭之終局及結果·····	三三—
第一節	戰爭之終局·····	三三—三五
第二篇	日俄兩軍之作戰計畫·····	三七
第一章	俄軍之作戰計畫及其實施之概要·····	三七—四六
第二章	日本軍之作戰計畫及其實施之概要·····	四六—五一
第三篇	日軍佔領韓國及遼東半島之概況·····	五三—一九〇

第四篇 鴨綠江之戰鬥.....	九一
第一章 日軍鴨綠江渡河之準備.....	九一—一〇六
第二章 戰鬥前之情況.....	一〇六—一二六
第三章 九連城附近之戰鬥.....	一二七—一四五
第四章 蛤蟆塘附近之戰鬥.....	一四五—一六〇
第五章 戰鬥後之情況.....	一六〇—一六七
第五篇 南山附近之戰鬥.....	一六九
第一章 日本第二軍上陸至十三里台子附近之戰鬥.....	一六九
第一節 第一次軍主力之使用於北方及第四師之轉進.....	一六九—一七七
第二節 第一師方面之情況.....	一七七—一八五
第三節 五月十六日第四師及軍司令部之行動.....	一八五—一八九
第四節 日軍上陸後夫呵克支隊之行動.....	一八九—一九三
第五節 第二次軍主力使用於北方之動城並決定攻擊南山之經過.....	一九三—一九九

第六節 第一師攻圍線之構成.....	一九九—二〇〇
第二章 南山之攻擊準備.....	二〇一
第一節 南山攻擊計畫之策定.....	二〇一—二〇五
第二節 情況.....	二〇五—二一四
第三節 南山戰役間俄國各指揮官之態度.....	二一四—二一七
第四節 十三里台子附近戰鬥後俄軍之情況.....	二一七—二二〇
第二章 攻擊之實行.....	二二一
第一節 自二十五日日沒至二十日拂曉之情況.....	二二一—二〇〇
第二節 攻擊前進.....	二四〇—二七六
第三節 日本滿洲軍主力北進之一般情況.....	二七七—三三三
第六篇 遼陽附近會戰之一般情況.....	三三三
第一章 會戰前之情況.....	三三三—三三八
第二章 遼陽附近之攻擊.....	三三八
第一節 湯河右岸經七嶺子、鞍山站附近一帶陣地之	

占領	三三八—三四四
第二節 遼陽之占領	三四四—三六五
第七篇 奉天會戰第一期	二六七
第一章 奉天會戰時兩軍之兵力及配置	二六七—二六九
第二章 奉天會戰前俄軍情況	二七〇—二七一
第三章 奉天會戰之開始	二七一—二七三
第四章 日本第一軍(屬黑木上將)之攻擊	二七三—二七五
第五章 日本第四軍(屬野津貫道)	二七五—二七七
第六章 日本第三軍(屬乃木上將)之主攻	二七七—二八〇
第七章 日本第二軍(屬於奧上將)	二八〇—二八二
第八章 伊萬諾夫將軍第十五師之情況	二八二—二八三
第九章 畢哥兒將軍支隊情況	二八三—二八四
第十章 哥列堯夫將軍騎兵之情況	二八四—二八五
第十一章 俄軍派遣抵抗迂迴之諸部隊及其主力之攻勢	

轉移……………	二八五—二八七
第十二章 二月十九日及廿日俄軍豫定之攻勢轉移……………	二八七
第八篇 奉天會戰之第二期……………	二八九
第一章 二月十九日之經過……………	二八九—二九一
第二章 二月二十日之經過……………	二九二—二九四
第三章 二月廿一日之經過……………	二九五—二九七
第四章 二月廿二日之情況……………	二九七—四〇三
第五章 二月廿三日之情況……………	四〇三—四〇四
第六章 苦魯巴金上將之新計畫……………	四〇四—四〇八
第七章 苦魯巴金上將之新決意……………	四〇八—四一二
第八章 奉天會戰之決論……………	四一二—四二八

(完)

附錄

摘譯克羅巴德金回想錄……………一—九六

完

日俄戰史講義 目錄

七

日俄戰史講義 目錄

日俄戰爭經過概要

第一章 戰爭之起因

俄國久欲攫取東亞利權，吞併滿洲，日本則欲占取韓國併吞滿蒙以實現其大陸政策，兩國政策，各不相容，若滿洲爲俄國所有，其壓力施於韓國，則日本國權必墮於末運，非徒大陸政策不能實現也，故韓國之存亡，實爲日本安危所繫，中日戰爭，其起因亦源於此，迨日本戰勝中國，韓國獨立，日人獲得遼東半島，俄國政策，大受妨害，故俄與德法連合，干涉日本，讓還遼東半島，次年俄人獲得滿洲鐵道建設權，且占領旅順口，（前清光緒二十一至二十二年）嗣更與中國訂約租借遼東半島南部，當拳匪事變，（前清光緒二十五年）俄人急設東清鐵道完成其大半，以掩護鐵道爲名，增加滿洲之守兵，次年該鐵路完功，俄人仍藉口鎮壓馬賊，不肯撤兵，且於滿洲進行各種經營，增大極東之陸海軍，強固各要塞，於鴨綠江沿岸設伐木公司，又藉口保護該公司沿江爲軍事上之設備，併於極東管區集積豫備糧秣，日人認爲俄國此項設施，韓國危機日甚，遂要求俄國履行滿洲撤兵之約，於前清光緒二十八年

(西歷一九〇三年)開始交涉，俄人毫不退讓，且於是年八月於旅順設極東總督府，以海軍大將安黎克塞押夫任總督，付以極東之軍事外交及行政之全權，是年九月，又要求中國延長撤兵時期，蔑視日本之提案，且增大極東兵力，加以威脅，是時日本因曠日持久，危局難挽，決與俄斷絕國交，遂於該國明治三十七年二月五日(前清光緒二十九年)發出最後照會，十日布告宣戰，俄國亦於二月九日布告宣戰。

第二章 兩軍兵力編制及裝備之概要

第一節 陸軍

甲·俄國之兵力

俄國陸軍由正規軍及哥薩克軍而成，正規軍平時設有與戰時略相等之各部隊，哥薩克軍。係俄國、東、南方及亞、細、亞、爲帝室、屏藩之特種部隊，各軍因其任務。平時分爲野戰部隊，預備部隊，要塞部隊，補充部隊及補助任務部隊之五種，野戰部隊平時共約三十一軍團，爲近衛軍團，選拔軍團，第一至第二十一軍團，高加索第一第二軍團，西伯利第一第二軍團。及騎兵第一第二軍團，其餘於軍團外設有狙擊兵旅工兵旅鐵道兵旅白砲兵團要塞兵輜重兵等，其總兵力略如左：

步兵，約千七百四十營，百六十七萬人。
騎兵，約千〇八十五連，十八萬二千人。
砲兵，約七百營，十六萬七千人。
工兵，約二百二十連，五萬七千人。

計約二百七萬六千人。

上述部隊以外，其訓練兵之總數雖達五百萬以上，然本戰役得用之兵力，僅極東總督管下之兵及歐俄增派若干部隊耳，開戰前俄人增加極東兵力改爲軍團編制，尙未完成，戰端已肇，當我國前清光緒三十年西歷千九百零四年二月間其極東兵力爲。

步兵 百十二營

騎兵 九十八連

野砲兵 三十三連（二百六十門）

要塞砲兵 十七連

工兵 九連

此外尙增設東狙兵第九旅，並將東狙兵各旅改編爲師，其補充部隊仍陸續輸送，是

年七月，在東亞之作戰軍如左：

滿洲軍

西伯利第一軍團

同 第二軍團

同 第三軍團

同 第四軍團

第十軍團

第十七軍團

軍團編制外諸隊

沿海洲方面守備軍

東狙兵第二師（少步兵第五團）

同 第八師

騎兵約四團

浦鹽要塞部隊

關東兵團

東狙兵第七師

同 第五團（屬於東狙兵第二師者）

騎兵一連

砲兵二連

要塞砲兵二連

是年八月下旬，遼陽會戰之際，逐次加入第一軍團西伯利第五軍團，至戰役末期，其總兵力如左：

十八軍團

步兵六百八十七營

獨立步兵三師及二旅

騎兵二百二十二連

騎兵六師及九團

砲兵二百九十連（二千二百六十門）

獨立砲兵部隊

等於全軍七分之二。

乙・俄軍之編制裝備

日俄戰爭經過概要

每軍三至五軍團，適當附以騎兵一二軍團或同數之師、及野戰臼砲一團，橋船兵一二營，氣球隊等。

每軍團戰時有步兵二師，砲兵二旅，附以哥薩克騎兵三連、工兵一營，及軍團輜重（東狙兵及西伯利各師無輜重）

騎兵軍團有騎兵二師，（含有騎砲兵營）配屬狙擊兵一旅。

步兵一師，有步兵二旅，每旅二團，每團四營，（東狙兵師三營）每營四連每連四大排每大排四小排。

步兵一團人員約四千（內槍數二千五百二十）

步槍用五連發，口徑七密米六一，最大射程二千米。

騎兵編爲師或獨立旅獨立團，每師二旅每旅二團每團六連，各師有騎砲兵一營，（六門之二連）

騎兵每團人約一千馬約九百

砲兵一旅，由二或三營而成，其連數在西伯利兵團爲六連，東狙兵團爲四連，野山砲連爲八門編制，騎砲兵連爲六門編制。

野戰砲爲三吋速射砲，（口徑七生六）山砲口徑同上，並有野戰重砲輕砲野戰山砲等，其二吋速射砲，開戰稍前用之，比日本野砲稍優。工兵每營四連，內電信一連。

丙・日本軍之兵力

甲午中日戰後，日本擴張軍備，陸軍除臺灣外，全軍共十三師，并新設鐵道隊一營，騎砲兵各二旅，至明治三十六年均已告竣，沿岸防備亦大加擴張，計有東京灣，紀淡海峽，下關海峽，廣島灣，藝豫海岸，佐世保，長崎，對馬，函館，基隆，澎湖島，共十二處，戰時將現役豫備役後備役編成野戰部隊，及各種特設部隊，共約野戰軍十三師，及騎兵野戰砲兵各二旅，總計如左：

步兵 百五十六營

騎兵 五十四連

野戰砲兵 百〇六連

工兵 三十八連

因作戰進步，隨時增設野戰師後備師旅及特設部隊，至本戰役之末，兵力顯爲增大

，其海外勤務之戰鬥員，約百萬人。

丁・日本軍之編制裝備

每軍以數師編成之，屬以野戰電信隊，軍兵站部，並附騎兵砲兵旅或其一部。

野戰師每師有步兵十二營，騎兵三連，砲兵六連（近衛師第一師至第四師及第六師皆野砲，他師皆山砲，但第七師野砲四連山砲二連，）工兵三連，附以獨立作戰之各機關及輜重。

騎兵一旅爲八連。

野戰砲兵一旅十二連或十八連。

步工兵皆用三十年式步槍，騎輜兵則用同式騎槍，後備兵多用村田連發槍。野戰砲兵多用三十一年式速射野山砲，每連六門編制。

第二節 海軍

甲 俄軍

俄海軍分爲太平洋波羅的黑海裏海之四艦隊，以太平洋波羅的兩艦隊爲中堅，總噸數約八十餘萬噸。

太平洋艦隊當開戰時有戰艦七，巡洋艦十四，合計砲艦驅逐艦水雷艇，其總噸數爲十九萬餘噸。根據地在海參崴及旅順，均有良好之設備，波羅的海艦隊以克琅斯答得爲根據地，有戰艦十一，一等巡洋艦十二，二等巡洋艦九，驅逐艦，水雷艇數十，總噸數約二十八萬噸。

乙 日本軍

日本海軍亦於中日戰後勢力增大，共有戰艦八巡洋艦二十三，併其他各艦，合計二十六萬噸。又由亞爾然丁購有日進春日二巡洋艦約一萬五千噸，三十七年四月編入聯合艦隊，又民間商船九隻約四萬三千五百噸，加以武裝爲軍艦之代用，其總噸數合計約三十一萬八千噸。

此外由戰役中捕獲或引渡之俄艦有海防艦二，假裝巡洋艦五，約二萬八千噸，在英國工廠及本國製造中，有驅逐艦四，民間輪船加以武裝者二十七隻，皆逐次加入戰役。

摘譯克羅巴德金回想錄

(續第五卷日俄戰史參考附件)

原書第八章

我軍屢經苦戰，士氣益奮，千九百零五年三月，占四平街陣地，停止該處，漸次休養，努力準備，冀轉攻勢之際，忽接到媾和消息。

截至一千九百零五年八月止，仍籌畫我軍作戰，準備情形，規模極大，烈迺威茲上將，正集中其所屬之第十三軍團，準備決一勝負，該軍團前鋒，已到哈爾濱，後尾在車里雅賓斯克 (Chelyabinsk) 此時已獲戰鬪經驗，可十分信賴之精兵，整頓完備，殆及百萬，準備繼續戰爭，同時，據諸種情報，敵之實質及精神，逐漸衰退，將來敵之運命，在吾掌握，斯時俘虜之敵，老弱居多，被俘之數目，亦漸增加，其精神，亦異於千九百零四年當時所發揮之愛國熱狂，我之預備兵，此時服役後方勤務，及非戰鬥部隊勤務，前線驟增數十萬新兵及現役兵，而義勇軍尤居多數，又戰時曾一度全部作戰時兵員之補充，例如西伯利亞第七軍團，即超過定員外之補充，尙能取二百名以上之兵員，組織數連之衆，其他機關槍，榴彈砲連，亦到前方，野戰

鐵道豫備兵，安然輸送給養品，足可支持數個月，電報電話電線等，其他一切工兵材料，無一不備，無線電報，開始通信，輸送部補充方成，軍隊衛生狀態，亦頗良好，軍正據守堅固施防之四平街陣地，並有至松花江之兩道要害防禦線。

我軍之兵備如此，一朝轉取攻勢，優勢之衆，壓倒敵軍，爲大眾所豫期，且俄國有史以來，如是年八月集中滿洲平野第一、第二、第三各軍之衆，殆未曾見。

情況良好如是之際，突然接兩國全權委員在樸資茅斯 (Portsmouth) 締結條約之報，我軍失意，可想而知，就我軍現狀推斷，我軍對日軍博取勝利，在時間上，實較日軍對我之公算爲佳。

我軍逐步防禦南滿洲，經過全年，乃向猶是南滿洲領域之四平街陣地，續行退却，北滿洲全部，起哈爾濱迄南滿洲一部之吉林寬城子，尚在我手中，敵人除無防禦之庫頁島土地外，尙未犯我領土，今一旦收武器於樸資茅斯之和約，且割讓庫頁島之半部，甚至我軍事上特爲重要數十萬軍隊所賴以給養之富饒地域，與四平街及公主嶺之防禦線，不戰而委棄敵手，我軍之悲嘆不滿，懊惱爲如何哉，於是我軍乃不幸於千九百五年十月，爲冬營，而向松花江退却。

我軍期在必勝之意氣，不幸爲平和條約之締結而挫折，其失望與悲嘆之程度，較之戰敗更爲重大，予當就任之初，對部下訓示，以不得勝利歸國，爲最大之恥辱，有
不打勝仗誓不歸國之誓言，此語經各級長官，一致協力唱導，更堅部下軍隊篤信之
念，雖預備兵亦習知此義矣。

不打勝仗誓不歸之意氣，較之興奮之愛國心，猛進之武勇，與功名心等，雖有遜色
，然深信此語於將來之戰鬪，可證我軍之勇猛，故余汲汲以養此種篤信爲急務。

歷史家敘日俄戰爭之總論，其必得以下之概論無疑，曰，俄國陸軍在戰役之第一期
，雖不幸戰敗，其後兵數日增，歷練益熟，確已操必勝之權，不幸平和締結，乃行
之於物質精神兩面，俄國陸軍並未戰至不可收拾之時。

我軍試驗，實未完了，蓋我軍依靠西伯利亞萬里迢迢，嫋嫋如縷之單軌鐵道，徐徐
集中兵力，較之各方面完全整頓，戰鬪準備優勢之日本軍，絕未可同日而語，乃我
受其打擊，耗重大之犧牲，一面拒守南滿洲之地，漸次集中戰鬪必要之兵力，勉可
豫期戰勝。

要之，我戰敗之原因，全由於我軍在所命期間以內。無力爲母國獲取勝利，若繼續

戰爭，則形勢一變，因此論我戰敗之原因者，不可人云亦云，日本軍於過去之戰爭，對我陸軍，不能謂之戰勝，蓋遼陽沙河及奉天之會戰，日本軍係以全兵力對抗我軍，我之兵力，不過全軍一小部分，千九百五年八月九月，我指定集中於滿洲戰場之援軍，其兵力亦僅我國全兵力三分之二耳。

我海軍於旅順及對馬之海戰，實際已滅亡其大部分，陸軍則不然，除奉天會戰以後，開到之援兵外，尙增將三營編制之東徂兵各團，改爲四營之團，兵力猛然增加，此外更編成東徂兵第十師，於是我極東兵力，實增加步兵至七十六營，推究我戰敗之原因，吾人對千九百五年三月以前，我軍所以不能博取勝利之單純質問，不可不作左述之觀察：

吾人對過去大戰，以不知對抗我軍者正確之兵力，籠統答此質問，殊非易事，蓋吾人雖略知敵人常備軍之營數，而於豫備之營，及其武器之數，則不知之，大抵勝敗不決於兵數，而決於步槍射擊之數，日本若有正確之戰紀披露，我之自尊心，必且因之沮喪，吾人在許多之時機，察知我之兵力，優於敵軍，然不免於敗辱，說明此現象，固極簡單，敵在物質上，一切視我爲劣，精神上視我爲強故耳，古來戰史所

戰，凡優於精神之兵，罔不戰捷，吾人於此點，特須注意，然亦有屬於例外者，如布亞戰爭，英人精神殊微弱，遣送多兵於戰場，而不免於多次戰敗，而終能壓服敵人，北美戰爭時，南軍爲應付北軍，故恆需優勢之兵，故凡兩軍相遇，戰爭之初，精神上之氣力較劣之軍，一得優勢之援軍，志氣突凌厲無前，此種事實，在該軍尤爲必要，吾人於坡爾塔達之役，及祖國戰爭，屢屢見之矣。

平和締結前，我軍以兵力過少，一再敗北，既已於前文詳論及之，自奉天會戰，至締結平和條約期間，我軍之兵力，視前殆達二倍，四平街線占有堅固之陣地，爲達松花江，後方有堅固之兩要害綫（公主嶺及寬城子綫）以之準備攻擊，同時日本軍亦努力於兵力增加，而千九百六年度之新募兵，一併編入，按照種種徵候，日本軍之精神氣力，反日傾減退，則彰明較著者也。

日俄戰爭，日本爲海軍國，故其主要行動，不在陸上而在海上，殆無疑義，如日本艦隊全滅，則日本不能作戰於中國之領土，然我海軍貢獻於陸軍者甚少，潛伏於旅順港，不敢妨害敵之策線，致令奧、乃木、野津各軍，安全上陸於遼東半島。

海參崴於海軍爲最良之港，旅順在當時工事未完，又無造船廠，缺乏隱蔽之船塢，

於軍事上頗不利，而海軍乃集中主力於其處。

予在邊徼，末由先覩海軍部長之公報，唯據俄羅斯托尼克新聞所載之海軍總論記事，及予所知海軍部內情形，記述一二如左：

中日戰爭後，我海軍大加擴張，千九百二年，海軍之預算額，達一億千二百萬盧布，戰爭當時，我之海軍力，為戰鬥艦二十八，海防鉄甲艦十四，砲艦十五，巡洋艦三十九，水雷母艦（巡洋艦）九，水雷艇百三十三，及補助艦百三十二隻，由千八百八十一年，至千九百四年止期間，上記俄艦隊建造費，實達十三億盧布。

戰爭前兩國海軍預算費如左：

區分	千八百九十九年	千九百年	千九百一年	千九百二年	千九百三年
俄國	九千萬盧	九千六百萬盧	一億八百萬盧	一億千二百萬	一億二千萬
日本	六千萬盧	四千五百萬盧	四千一百萬盧	三千二百萬	三千二百萬

●日本海軍力

戰鬥艦……………六

裝甲海防艦……………二

裝甲巡洋艦	十一
小巡洋艦	十四
水雷艇	五十
砲艦	十七

●戰鬪前俄太平洋艦隊之兵力

戰門艦	七
大巡洋艦(內裝甲四)	九
小巡洋艦及水雷母艦	四
水雷艇	四十二

我艦隊不常結合以從事於戰鬥準備，平時有巡洋艦四隻，泊於海參崴港，又一隻，泊仁川港，旅順艦隊之大部分，碇泊於內港，襲擊之數日前，僅離汛地，試行機關之運動，又當外交談判斷絕之時，亦未遂行警戒之任務，參謀本部，豫想在千九百一年，與日本開戰端時，我太平洋艦隊之勢力，相差甚遠，然兩年以後，即千九百三年，採用阿列苦塞夫總督之策，根據極東戰略開進之計劃，以爲我兩艦勢力相

伯仲，故決不承認我艦隊之或罹敗北，二月九日，敵出我不意，以襲擊我，擊破我精銳之艦隊數隻，此時我艦隊之敗，雖已顯著，若當時有良好完備之船塢，破損者仍可迅速修理，吾人於船廠及大連市防波堤之建造，投數百萬盧布之巨額，然旅順港並無船廠，僅有小廠，作姑息之修理而已。

新任馬閣洛夫司令到旅順後，太平洋艦隊，士氣一新，戰機頗有轉圜之望，至馬閣洛夫司令戰死後，維德格夫托司令繼任，奉令向海參崴突破，即率艦隊出外海，與東鄉艦隊交戰，司令亦戰死，艦隊無恙，歸還旅順港，東鄉艦隊反蒙損害甚巨。

于九百四年八月十日，我艦隊竟日與優勢之敵艦隊，苦戰數次，擊退敵水雷艇之襲擊。是日海戰，兩軍無勝負，我艦隊歸還旅順後，全然採防守行動，暫時倣塞佛斯托波爾(Sevastopol)成例，加強旅順之防禦。

海兵於陸上能致其身，作勇敢之行動，與我守備兵以極大之援助，爲一般所確認，戰役期間，我艦隊頗有立大功者，就如葉森司令，率少數巡洋艦，屢出海參崴港，向日本沿岸，勇敢出動，擊沈敵之運送船，此項運送船，積載攻圍旅順必要之重大材料無疑，而葉森司令之成果，誠予敵人以創劇痛深之感。

千九百四年十月十四日，若塞斯多元斯克司令之艦隊，以戰鬥艦七隻，一等巡洋艦五隻，二等巡洋艦三隻，及水雷艇十二隻之編成，出發里播（Urban）港，航行太平洋，艦隊中搭載將校五十九員，士兵七千九百名。

千九百五年二月十六日，由戰鬥艦一隻，裝甲海防艦三隻，及一等巡洋艦一隻，編成之列波格德司令艦隊，與若塞斯多元斯克艦隊合併，以同一目的，出發里播港，艦隊搭載將校百二十員，士兵二千百餘名，若塞斯多元斯克艦隊，達海參威港，里程計一萬六千四百哩，途中無貯煤所，司令排萬難，巧率艦隊，至日本海，於千九百五年五月二十七、二十八兩日，在對馬附近海戰，我軍敗績，於是四十七隻海艦中，於二十四小時內，沈沒或被敵捕者，三十隻，有十五萬四千噸排水量之艦隊，今僅餘一萬九千六百噸，其能突破達海參威者，僅『亞馬茲』巡洋艦，及『哥羅茲內』、『布拉威』兩驅逐艦。

據東鄉司令報告，敵之損害，僅喪失水雷艇三隻，死傷者，計戰死將校七員，士兵百八名，負傷將校四十九員，士兵千六百二十名云。

戰鬥期間，我之海員，武勛頗著，戰鬥艦『索羅夫』至沈沒之最後止，繼續射擊，『

拉瓦凌』，生存者僅有二名，又海防艦，『烏斜哥夫』當敵之巡洋艦隊司令官降伏勸告時，報之以一齊射擊，全艦人員，悉與軍艦同沈沒。

布爾溫氏敘對馬敗戰之理由曰，俄之敗績，其故多端，戰術之齟齬，一也。以運送艦隊在場，艦隊失去行動自由，二也。積載豫定以外，將及二倍之貨物，及船之內部凌亂不整，三也。船體著色，四也。其他種種細微節目之不注意，五也。

雖然，戰敗之主因，由於我艦隊平素缺少戰備，各戰鬪員均乏實戰時物質與精神二方面之知識，羣以爲戰爭必不發生，一若艦隊爲表彰國富之徵，官衙或觀艦式之用，其兵員在世界罕有其匹，自詡其才幹豪勇，不學新式之戰術，例如嶄新之發射法，均不加研究，至並艦上之生活而忘之。

戰鬪開始之際，將校及司令官，知責任之大，義務之重，與艦員初會晤於素所不知之艦艇，比較之已在艦隊，積有數箇月實戰之經驗者，其優劣之分，奚待煩言而決。

天性慣充海員之日本人，於我艦隊乘員未決定以前，即未降離所屬艦之甲板，我艦隊八箇月間行程中，從未施行，射擊演習，且亦未料及與敵一次戰鬪，砲彈即可消

盡，何者，無前知能力故耳。

由是觀之，吾人艦隊失敗之原因，由於戰鬥最要素中人材一項之不足，明甚。夫戰事既失敗矣，吾人既失去太平洋之真價矣，塞佛斯托波爾 (Sevastopol) 之勇敢防禦，而不知當時防禦之全勢力，由於名譽海軍根據地之海員，以全部精神爲之創造，何前後人智量之不相若耶。

昔之防者，於安得勒耶夫軍旗之下，毅然奮鬪，精銳無比，於海員編成之祕密，初不甚了然，豈海軍部於此種祕密，亦復贖贖乎。

吾人於日本海失去之船艦，其建設之費，不下數十億，然吾以爲船艦非艦隊，亦非帝國強有勢之武力，真正勢力，不在鎧仗，不在大砲，亦不在水雷，惟巧在於操縱之人耳。

若塞斯多元斯克艦隊，意在援助陸軍，而反與陸軍以不治之損害，此無他，對馬之敗績，開平和談判之端緒，以此種媾和，開幕於我百萬陸軍，將轉攻勢之時，不亦慎乎。

於是我之艦隊，其有功於陸軍者，亦如千八百五十三年—五十五年之戰爭，塞佛斯

托波爾之役，增加兵員及武器於旅順之陸上防禦，吾人不欲比較日俄兩艦隊之勢力，惟日本軍之不能上陸於朝鮮內灣，不由於我海軍，而由於我小部隊之陸軍，至艦隊之協力我陸軍者，僅當敵軍攻擊我金州陣地時，曾以一隻砲艦，與我陸兵以些微之協力而已。

吾人因焦慮艦隊運命之結果，遂以不足之兵力，救援旅順，至有得利寺附近之戰敗。艦隊遂閉塞於旅順港內，未能利用海路，爲陸軍以輸送給養物，減輕鐵道負擔。

我艦隊又未能妨害敵之兵器、彈藥，及其他種種材料之輸送，卒因對馬之敗績，致使俄國締結過早而不名譽之和約。

日本艦隊，掌握制海權後，如何增加陸上之勢力，其理甚明，最顯然者，陸上敵軍勝利之大，原因由於太平洋上，我已無執取攻擊動作之艦隊耳。

若我之艦隊，有能取攻勢行動者，則敵軍之一部，必留駐本國。其軍器之輸送，頗復不易，其一部或且入我手中，此外敵於遼東沿岸上陸，勢不可行，縱令行之、難免極大之損害。

艦隊之外，使敵之攻勢作戰容易，我之戰鬥困難者，厥惟西伯利亞本線及中東鐵路輸送力之微弱，假令西伯利亞本線力強，則我等能迅速遂行軍之集中，按戰爭之經過，在九箇月間，於敵人打擊之下，徐徐輸送三十萬之兵力，無甯迅速集中十五萬之兵力，其效力正大相逕庭耳。

當千九百年，日本之武裝，尙未完成時，陸軍部長之上奏文中，聲敘日本之戰時兵力，可擴充至三十八萬人，砲千九十門，且得輸送其半數，日本乃本此目的，戰時能出刺刀十二萬六千，軍刀五萬五千，及火砲四百九十四門，共成爲七師，則各數已達極大之限度矣。

千九百三年三月，陸軍部長，向日本出發前，于海軍部確證當時日俄兩艦隊之兵力相伯仲，謂戰時須向滿洲輸送三十萬之兵力，該統計頗得當，遼陽沙河之會戰，我兵力之數，僅十五乃至十八萬，若有完全鐵道，集中三十萬兵力於遼陽會戰，可期必勝。

千九百一年八月，中東鐵道，於我陸軍之輸送，一晝夜僅能整備二十車輛，徵之于於千九百三年八月六日奏摺甚明。

千九百二年之夏，準備七十五車輛，翌年一月十四日以後。一晝夜豫定輸送五軍用列車，各列車三十五輛，總計百七十五輛，同時，西伯利亞鐵道豫定一晝夜運轉七軍用列車，然實行時，反乎豫想，結果，西伯利亞鐵路以運轉不良，千九百二年，軍用僅得四列車，中東鐵道，僅得粗造之三列車。

千九百三年之終，俄日談判，漸起糾紛，日本準備戰爭，求外交破裂之動機，且撤去以前所要求，更提出過大之要求，出吾人豫想之外。

我武備之不充足，固已，若平時有兩三年之準備，固守極東，完整我艦隊、陸軍、旅順要塞、及海參威之防備，則日本於戰鬥時，決不能得十分之成功，其理甚明。當與日本平和破裂之初，以增援極東軍隊之目的，豫定由歐俄派遣四軍團，（常備軍二軍團，豫備二軍團。）然輸送計劃，因鐵道之不備，與何時得以迅速增援之日期不明，經非常綿密之調查，僅得編成之。

根據此計劃，補充極東軍，即將東組兵各團之第三營，東組兵師，及西伯利亞軍團之砲兵數箇連，地方部隊，及各廠之補充兵其他，由歐俄輸送二軍團，計所需軍用列車，約五百臺，及其他多數貨物列車，須通過滿洲里停車場。

此外按照西伯利亞軍管區動員令，對於最遠距離之輸送，就中軍隊輸送，約有三星期之時間，應在除外之列，雖自千九百四年一月起西伯利亞及中東鐵道，豫定每日運轉五軍用列車，而派遣於極東之我增援軍，不滿豫定半數，以如此微弱兵力之集中，自宣戰公佈之日起，費五閱月有餘之久，集中緩慢，致令軍隊各自爲政，以赴事機，殊可太息。

此時我陸軍部之要務，無他，須將西伯利亞及中東鐵道線路之力，迅速增加，使一晝夜運轉五軍用列車，又由黑龍江沿岸，及後貝加爾兩方面，經由哈爾濱運轉之中東鐵道南方支線，一晝夜須運轉十四列車。

予之上奏，幸蒙裁可，十四列車運轉之計劃，經改爲約十二軍用列車。

千九百二年一月下旬，遵上意，關於吾輩所設計添修鐵路之經費，及其日期之調查，以赫德洛夫工兵監爲委員長，陸軍、鐵道、財政、各部長，及會計檢查院院長，爲委員，組織特別會議，本會議之主旨，在議決經費，並審定西伯利亞及中東鐵道一晝夜運轉七列車，及南方支線，（自哈爾濱至旅順）運轉十二列車之方法。

千九百四年一月二十三日，關於中東鐵道遠東總督之通牒內容如左：

量者。關於中東鐵道之輸送力所明揭計數，徵諸各方面之報告，現時實行輸送增援軍之故，該鐵道之是否整備，令人不能無疑。

又現者，缺乏修繕費，不能作大批輸送，加之，用水甚缺乏，近日路局，至有拒絕包運定期貨物情形。

軍人以外之職員，臨事不免張皇，事務員中，動輒相驚伯有，其故蓋因沿線燃料，貯蓄無多，大宗煤斤，以由大連搜集爲主，由大連每日向各地輸送二千噸，其實亦僅能以半數供預備品之增加，以殘餘供晝夜燃料之需而已，

運送大連市預備品全部於線路，約須二十五日，以後勉可作三箇月間之強行運轉。凡由鐵道部送致之許多需要品，改由海路運搬，供給戰時之際，殊不能豫定其到者時刻云云。

二月四日，即戰鬥開始前四日，經西伯利亞及中東鐵道事務管理大員，奏明特別會議決議戰爭公佈日，鐵道運輸之規定如左：

據鐵道部豫定，西伯利亞鐵道，立可發行六列車，其中四列車，供軍隊用，一列車供乘客用，一列車供經理用，但軍用四列車中，除車廠外，僅三列車，供軍隊用，

其一列車，須供貨物用。

參與特別會議，在擔任軍隊輸送管理之陸軍代表，主張卡路易莫車站至滿洲里車站後貝加爾鐵道之地域內，爲軍隊及貨物運轉三列車，鐵道部公報，與陸軍部鐵道理事者之意見，不同如此。

中東鐵道代表者，於二月四日之會議，言明正月（俄歷）以內，中東鐵道，可運轉五列車，並豫定至四月，本線運轉六列車，南方支線，運轉七列車。

就必須實施作業，各部分精密調查結果，知西伯利亞及中東鐵道之諸方面線路，建造異常粗率，爲增加運輸機關，需款甚巨，其他車站、道路，待避場，並增加給水費用，亦需巨額。

中東鐵路機關車庫之數，甚嫌不足，工場設備，亦不完全。作業之際，特須注意於軌道緊固機，枕木運搬，覆車裝置等等之分配，凡此諸件，均須與軍隊輸送，同時行之。

爲求軍隊迅速輸送起見，予於三月十日，致第一八五號之書翰，於薩哈羅夫將官，告以受事後，總督管轄地內，關於現在豫備品情形，除特別時機外，凡至滿洲里車

站，全線貨物列車之運轉，暫宜限定一晝夜在一列車以下，殘餘列車，應悉數供軍隊輸送之用。

後貝加爾湖，爲西伯利亞本線唯一之障礙物，雖有碎冰船之設備，極不完全，難依賴環湖鐵道，作業方始，採用赫爾各夫公爵意見，於冰上設臨時鐵道，由此運搬車輛，機關車，亦講種種方法，使得通過新道，兩項皆用馬曳之，予受領鐵道部長赫爾各夫公爵通牒後，巡視後貝加爾鐵道完畢歸國，於滿洲會晤霍爾瓦特，知後貝加爾線立刻可運轉各種車至六列車，待避場設置後，可運轉九列車，惟須遲至節候暖和，運輸機關運搬之際實行之，目下河流結冰，幾達水底，現正計劃設置臨時給水場十三處，關於暖氣到來，及十二列車之運轉，別有通知，照霍爾瓦特氏報告，西部目下運轉三列車，南部運轉五列車，又關於以上之增加，非待運輸機關之運搬後，不能施行，暴風及豫備兵徵集等，使貝加爾經由之行李，無故遲延，但一搬事業著著進滿洲里車站，正從事於四千乃至六千人同時收容之廠舍，及土造之小屋等構築云云。

照右述通牒，我等與日本開戰時，一晝夜，僅能以軍用三列車，作動員集中，及豫

備品之輸送，明甚。何者，滿洲里車站，僅可通行軍用三列車，是由滿至哈中東鐵道西部支線之通路，限制由歐俄至哈爾濱全線之運輸力也。

由此觀之，戰爭初期，妨礙輸送進步之主因，不因貝加爾而在中東鐵道西部區域可知，此外貝加爾地方，河流結冰，亦遭同樣困難，更須於多數車站，設置給水場，當時最緊要者，爲後貝加爾鐵道運輸機關，（如列車）之必須迅速運搬，而中東路尤爲緊要中之緊要，該鐵道通路，業經完成，然輸送機關，依然不足，其輸送力亦僅一晝夜運轉三軍用列車，從正式之法則，須待春季貝加爾解冰後，僅可開始，貝加爾以東運輸機關之輸送，三月中旬以前，一晝夜祇可通行三列車耳。

赫爾各夫公爵，督飭從事，幸免隕越，然而排萬難，呵凍扶病，專心致志於業務，向輸送乃漸趨於順利焉。

三月七日，予奉到公爵通牒如左：

『三月二日，運輸機關，開始通過，（貝加爾冰上）已運搬之車輛，共百五十臺以上，湖上運搬中之車輛，尚有百臺，預定天氣快晴以後，開始運搬機關車。』然三月十日，予又奉公爵通牒，謂作業發生故障，蓋氣溫常常變化激劇，湖上各處，多生

龜裂，已造成之道路，不得不轉向他方改造，故請求軍隊協力等情，余乃立即派遣軍隊協助之。

使滿洲鐵道中若干部分，增加輸送力，亦須莫大之費用，觀于九百四年三月十日，予所受領特別會議之豫算費目明甚，中東鐵道，本部認爲該本線之輸送力，增加至七列車，南方支線，增加軍用列車至十二列車，其費額，須四千四百二十四萬盧布之多，有此費用，鐵道本線之輸送力，軍用七列車外，可使行旅客一列車，及經理用一列車，總計九列車，給水十列車，南方支線，軍用十二列車外，可使行旅客一列車，及經理用二列車，總計十五列車，給水十六列車。

右開費額之主要綱目，爲車站道路百二十六俄里之延長，因此需用六十萬二千蒲特軌道及其枕木之輸送敷設。

其次須建造機關車車庫，七千六百平方利任，(S. 1.33公尺)之工場，及二千四百平方利任之月台，二百二十四棟其他住屋，建設費，須四百萬盧布，南方支線之給水豫定，增加百分之六。

雖然，需費最巨者，爲達二千三百萬盧布之輸送機關，其中機關車三百三十五輛，

(千六百七十萬盧布)貨車二千三百五十輛，無蓋貨車八百十輛，及客車百十三輛。西伯利亞及中東鐵道本線，駛行軍用七列車，南方支線，駛行十二列車，在戰爭成功上，不得謂之充足，不過開作業之一端而已，千九百三年六月，予滯留滿洲時，西伯利亞鐵道中東鐵道本線，及南方支線，或駛行七列車，或駛行十二列車之問題，予爲軍隊指揮官，向極東出發前，曾將戰爭成功上最要之事項上奏，廷諭陸軍部部長薩哈羅夫照辦，奏摺中主要事項，奏明如左：

爲遵旨擬覆事，

皇上俞允臣抒其管見者，關於戰爭之效果，我軍緊要不可缺者，有左記事項：

(一)爲逐漸增加軍用列車，俾西伯利亞及中東鐵道全線，一晝夜可駛行至十五列車，及南方支線，駛行至十八列車起見，宜將該鐵道強固之。」

列車數增加，則軍隊之集中迅速，且同時種種軍需給養，得普遍供給軍隊之利。

最感困難者，爲中央西伯利亞及後貝加爾鐵道通行力之增加，若能排除此種困難，則輸送力之增加，立可由其他之鐵道，通用運輸機關，(如列車)以迅速遂行之。

今當各種問題，頻頻續出之時，能迅速決定，必予戰局上以多大之效果，故強固增

大西伯利亞與全俄羅斯鐵道聯絡問題，最爲緊要，亦臣所深信不疑者也，照上述範圍，縱令拋巨額之費用，要以決行此問題爲急，至戰捷後，此費用決不至於無着，蓋由此縮短戰爭，其獲利則更大矣。

(二)軍隊及貨物，由鐵道輸送，同時沿西伯利亞舊道，及中東鐵道之道路輸送，極爲緊要，爲使軍隊迅速集中，及貨物全部之輸送安全，一晝夜須具備軍用列車三十以上提出之要求，若蒙裁可時，我軍總計可得十四列車，卽半數以下之列車。據此目下我軍在貝加爾及哈爾濱間，僅有四軍用列車，狼狽之情，極爲明白。

千九百四年三月，予與包洛夫斯克同車通過西伯利亞及中東鐵道時，包氏告余，如獲取六千五十萬盧布之支出，借用運輸機關，千九百四年內，可增加軍用列車至十列車，並可漸增至十四列車。

西伯利亞鐵道長言明後，予乃於三月十九日，發左記通牒於陸軍部長薩哈羅將軍，同時以左記請願，電三等官苗率多夫、伊瓦羅夫。

『西伯利亞鐵道輸送力之增加 不能不重有待於閣下。照西伯利亞鐵道長包洛夫斯克技師所言明，彼提出豫算至本年夏季列車數，計西部線，可增至十三，中央線，

至十四，山間線，至十五，右列車中，軍用車數，爲九、十、十一、此項費用，爲六百五十萬盧布，望閣下速予支出，後貝加爾鐵道，尤須從速支出相當之經費。予曾奏請皇上，以由窩瓦（Volga）至哈爾濱全線軍用列車，增至十四列車，並先行完成十二列車爲緊要。

包洛夫斯克技師，主張將對直行列車總數，增加至十七之數，並保具承諾證實，可以辦到，予認爲不按前記指定，將至哈爾濱鐵道斷然增加，則戰爭殊無把握，又由哈爾濱起，須駛行軍用列車至十八（有時十四列車亦可）之數。

以上請求，伏維採擇，不勝希望之至』。

予在車里雅賓斯克（Chelabinsk）見有積載車輛之無蓋車，僅有貨物二百乃至三百蒲特，適郭利茲中校參謀同行，告以車內尙有十分之餘裕，可加載重量貨物，並望特別加載軌道云云，中校之言，立見實施，獲益甚大，貝加爾方面經赫爾各夫公爵之督飭，三月下，由冰上敷設之軌道，運搬機關車至六十五臺，（分解各機關部）車至千六百輛。

予於貝加爾與赫爾各公爵會見時，公爵已在病中，然公之事業，實存偉大之價值。

軍隊由冰上日行四十四俄里，每四名附擡一個，以供兵卒裝具品之輸送，予經貝加爾時，一晝夜間，日擊四梯隊以下之軍隊經過。

後貝加爾鐵道工事甚薄弱，與貝加爾均妨礙通行，鐵道守備兵，分佈千二百俄里間，僅四百名，殊嫌不足。

滿洲里車站，已收容之梯團，因有滿洲鐵道進行無阻，然因隧道作業未成，屢次變更列車組織。

予爲軍隊迅速集中南部滿洲起見，命軍隊及貨物輸送，由哈爾濱起，至奉天，經由本道行之，除特別時機外，南方支線，對貨物列車之數，限定一晝夜一次，大意電達（三月十六日第一九三號）總督。同時誥誡軍隊，除限定外，不準攜帶貨物，貝加爾湖上，予目擊狙擊兵各第三營，與平時移轉駐此地無異，其收藏兵卒裝具品大宗，悉由歐俄行李中運搬。

三月二十七日，到遼陽，予在該處，等候援兵，及應到梯團，最初東狙兵七旅，旅各第三營，一晝夜間，到一或二營，既而第三十一及第三十五師之砲兵隊，補充兵等到齊，當之此際，關於西伯利亞及中東鐵道，應如何增加必要支出之問題，猶未

妥速解決。

三月十九日，接財政部長同月十五日，寄致總督通牒，如另本。

通牒大意，謂中東鐵道，運轉七列車，南方支線，十二列車之議案，經特別會議，附多數商議結果，除挾接飯外，應添軌道二百八十五俄里，轉轍器七百七十具，機關車三百五十五輛，客車八十八輛，貨車及無蓋車，二千七百五十五輛。

阿列苦塞夫總督，除右述外，請增加軌道四十六俄里，附挾接飯，又轉轍器二百六十五具。及火車千六百二十八輛。

據財政部長報告，爲推廣經營中東鐵道，豫定該線路，應有各種貨車，約三千輛，然四月內，運搬該鐵道之車輛，只二百輛，其實三月二十九日曾以二百輛加入輸送計畫中，總數得四百一輛，由是該部長判定上記貨車全部之輸送，秋季前不能完畢。

運送遲延情形，觀於準備車輛一千輛中，截至三月十八日止，僅得六十輛，預期可以運到之機關車，三百五十五輛中，到者只百五輛，可以恍然，另機關車百二十輛，須遲至七月止運到。其他百三十臺之運送，更遙遙無期。

西伯利第一師之三團，留駐哈爾濱，故四月底止，滿洲迄未增加一營。

五月一日，我軍喪師九連城，四日，日本奧上將一軍，在魏子窩附近開始上陸，五月中旬，西伯利亞第二師，到遼陽，我軍兵力，仍極單薄。

五月二十三日，紀凌斯基中將，以總督書來，書中指示滿洲軍向鴨綠江或旅順方面移轉攻勢時機已到云云。

我軍之兵力，尙不足轉攻勢，蓋援軍十二師，僅到二師，而鐵道之輸送力，又極薄弱，我軍乃決行進攻，結果遂敗績於得利寺。

六月十七日，第十軍團之先頭，始到遼陽，於是我由歐洲向樞東增援而派遣之各軍團援兵，於戰爭開始後，辛苦三閱月，方抵戰地。

當此重要期間，獨當戰鬥之局者，爲東狙兵五師，諸師於三四兩月內，各以三營擴張成團，西伯利亞第四軍，於五月到，並未參加戰鬥。

此三箇月內，敵利我兵力之微弱，我艦隊尤無能，以三軍上陸於遼東半島，及關東，以黑木第一軍，自朝鮮向南滿洲前進，於九連城金州地峽及得利寺附近，三戰三捷，若在戰鬥前，鐵道完備，假令僅駛行六列車，則得利寺之役，我軍西伯利亞第

一軍團之外，尚有西伯利亞第二及第十軍團，共三軍團，戰鬪結果，判明我軍可得先制之利，戰爭之全局，亦必然見一大進步無疑也。

第十軍先頭之到，適當其時，然黑木軍業經前進，戰鬪之中，不能待軍團全部之集合，善敵以強大兵力，集中賽馬集、安平、遼陽方面，我軍僅以騎兵及步兵一團守備，於是步兵第九師先頭旅，於遼陽下車後，即向此方面進發。同時第十七及西伯利亞第五軍團之部隊，亦於下車後，在軍團全部集中之先，向戰鬪陣地進行。

九月四日，即戰爭開始後七閱月，歐俄來援之三軍團，（第十第十七及西伯利亞第五軍）始集中於滿洲。

遼陽附近決戰時，第一軍僅到有「威伯爾苦」一團，下車後，立即馳赴戰場，若戰之初，我多駛行一軍用列車，則至遼陽會戰時止，吾等可於該地點集中第一及西伯利亞第六軍，從容指揮六十營之兵力，擊破敵軍矣。

鐵道之不完全，實足以制我軍之命，在其他種種之關係上，更爲我軍之害，遇生力軍，到軍隊漸次增加勢力，同時以死傷及疾病，蒙重大之損害，先遣部隊，竟不能相機補充。

自五月十四日，至十月十四日，五箇月間，我滿洲軍死傷之兵，約達十萬，在此期間，所補充者，總計不過二萬一千，但敵軍於此期間，已不斷迅速補充矣。

當時我軍計算營數，雖有增加，然僅限於戰鬥人員，其他祇有減少。

十月初旬，第一及西伯利亞第六軍之輸送完畢，予乃利用該軍之增援，轉移攻勢，沙河血戰，死傷約四萬五千，兩軍勝負未決。

後經四閱月之久，延至翌年『二月戰鬥』我軍續有補充，加入第八，第十六軍，及狙擊兵五旅之兵力，然至『二月戰鬥』上，迄未補充之缺員，計有五萬，約二軍團之數，換言之，第八及第十六軍團之兵數，僅祇補其餘各軍團之缺員而已。

以上各軍團，附有砲兵不少，頗壯我軍威勢，但假定新來軍隊，續添五萬人，則飽經不少戰鬥之軍團，陡得一枝生力軍，其收效必更大。

在二月時，前記指定多數援兵，皆到，惜當旅順陷落之後，敵軍中又添入乃木一軍，我軍情況，因之不良。

在第十六軍後到達之我軍，爲狙擊兵二旅，普奈士珍旅，及第四軍團，此諸隊以先運途中堆積貨物，故遲一月行進。

三月五日，卽第十六軍之後尾，到達後，經過五週間，狙擊兵第三旅第九及第十團之先頭，亦到奉天，立卽參加戰鬪，若非種種之稽延，則我軍於奉天附近，可得六十營以上之戰略預備隊，奉天會戰，雖我軍有種種錯誤，仍可於我軍有利焉。

由于九百四年三月初旬，迄于九百五年三月初，一年之間，總督管地（軍隊）編成滿洲軍先進部隊後，增加八軍團，狙擊兵三旅，及第一師之預備軍，其間因我鐵道之不完全，比較各軍團到達日期，平均每一軍團，約費時一月有半。

以集中兵力之大如彼，而集合之緩慢如此，是以困難滋多，而戰鬪部隊，受各個擊破之不利，鐵道之添修，與軍隊輸送，同時發生，於是有運轉應需材料之必要，八月以後，諸事猛進，十月，予接鐵道部長之通報，知接陸軍部長照會，十月二十八日以後，西伯利亞本線，可通過軍用十五列車，但此項預定，延至約一年之久，並未實行，十、十一月之交，乃強行運轉焉。

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四日止，一箇半月期間，到哈爾濱之列車數，計軍用列車二百五十七，貨車百四十七臺，（經里，赤十字，及鐵道）及衛生車二十三臺，總計四百二十七臺，晝夜駛行九列車，其中屬於軍隊用者，僅五列車。

於是作戰十閱月，而鐵道經營，始見進步，軍用列車，由三列車增至十列車，每加一列車，須經過一月有半。

千九百五年之夏，即開戰後十六閱月，與我現役軍連繫之鐵道，在本線有軍用十二列車，南方支線，有十八列車，然當千九百四年三月八日，出征之際，予即請將本線駛行十四列車矣。

本上述事由。鐵道如何有利於我軍之行動，形勢顯然，若軍用列車，早經如數備妥，決戰之際，除現有部隊外，必可增加一個或二個軍團之數，由是鐵道、財政，請軍部，關於鐵道增加之緊要問題，豈可斯須忽過耶。

觀察右官衙所實施者、吾人認爲其遂行結果甚大，而日夜從事鐵道作業各員之勤務，如何致身努力奮勵，則吾不得而知之矣。

吾人於千九百三年之夏，僅以軍用二列車，輸送援兵於極東，兩年以內，列車數增加至十二，南方支線，增加至十八列車，貝加爾環湖鐵道工事，亦經完成，總計各種作業，與極東軍隊及預備品集中之完成，適在同時。

截至平和締結止，總督管轄地域內，所集我軍戰鬪準備完整之兵力，達百萬之衆，

以微弱之單線鐵道，而有此種結果，令人驚訝，然此結果，實由於兩年間強行作業修正之所致。

歐洲諸國以有強力之鐵道，故能迅速動員，或集中，德國或奧大利，僅十日乃至十四日，可集中二百萬之兵力於我國境。

兵力迅速集中之利，在掌握先制權，且習取迅速行動。

然我軍恃微弱單線，鐵道，徐徐集中兵力，如點滴之滲注，輸送於各個集中地域，其不能施行迅速之行動，而掌握先制權固宜。

前述陸軍部長，疊照會余，以十月二十八日起，西伯利亞鐵道，可通過軍用列車十二次，（十一月八日到文）然由鐵道駛至哈爾濱軍隊到達集合地點，已在千九百五年之夏。

根據右通牒，可知千九百四年二月，予所提出關於第一期鐵道擴張之要求，已見施行，則關於第二期必需之鐵道作業計畫，宜可奏請皇帝，同時覺通至南部滿洲全線路第二線（軌道）延長工事之執行，最關緊要。

予關於該問題之意見，詳見千九百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奏摺，在目下無關祕密，茲揭

載其原稿如左：

臣出征之前，預計戰局開展，我軍有必須奏請先辦之件，業經分別奏明在案，查原奏在八箇月前，爲期軍隊及貨物迅速輸送於戰場，晝夜必須駛行軍用列車三十次，其提前應辦事，卽先將西伯利亞及中東鐵道增加實力，俾增加軍用列車數，於本線全路晝夜增至十四次，南方支線，增至十八次，幸蒙皇上允行。

陸軍部長，於本年十一月八日之通牒，豫定本年十月廿八日以後，西伯利亞及後貝加爾鐵道，晝夜通過軍用十二列車，並將西伯利亞本線，逐漸增加，至晝夜十四次，至關於與西伯利亞本線對立之中東鐵路，其駛行回數之增加，已與財政部長議妥云云。乃事經八閱月之久，三月八日所奏准之軍用列車數（一晝夜十四次）迄未照駛。臣不勝大願，仍懇將西伯利亞全線，及中東鐵路哈爾濱站一段，晝夜駛行軍用列車十四次，及南方支線，運轉十八次，臣雖知辦理此事之難，無如現時一刻不可猶豫，卽晝夜已能駛行十四列車，猶未能滿足我軍全部之要求也。我軍對敵隊數增加，則一切輸送要求，隨之而來，固勢所必至。

依計算，我軍要求晝夜三十列車，（三月八日奏請）猶嫌不足，求糧食及其他之必需

品之迅速輸送，晝夜須開四十列車，此決非過大之要求，乃最小之要求也。

按照正式計畫，滿洲軍宜各具有一晝夜可運轉四十八列車之強大所屬線（如波羅戈也、色得烏列茲線）否則苦戰掙扎，徒負重大之犧牲，與巨額之費用，由此可知軍隊需要多數列車之急，不難例證矣。

假令開戰之初，我軍一晝夜，增加一列車，則遼陽之會戰，可多出兩軍團，（第一及西伯利亞第六軍團）之衆，我軍作戰形勢，必趨良好。

又九月及十月中，我軍此一系列車，故當時不至有缺乏，萬乃至五萬之補充兵情事矣。

時期經過愈久，愈覺聯運之爲重要。

軍隊人數不多之時，吾人給養，可依賴本地之物質（小麥、大麥、乾草、藁、燃料、畜類）行之，此等物質一但缺乏，須全由歐輸送，以是我軍深入以後，情況愈覺不良。

戰爭之結果，進入地方物質業經耗費之滿州，一部又係山地，原來生產不富有，於是我現員之給養（粉類、割麥、燕麥、乾草、肉類）一日之輸送力，須晝夜開五列車，未幾薪炭亦須自行運搬。

當時軍隊，每日給養，已感缺乏，除充實現下需要外，更須輸送支持數月間之預備糧秣，以便將前衛及本隊貯藏倉庫，供給充分之額，因應每日需要，既須五列車，則蓄積豫備糧秣，自宜增加列車之數，若給養增加五列車，則爲追送一箇月間之豫備糧秣，亦須一箇月間之時日，故求戰鬥之進步迅速，將所蓄軍需品，輸送於新地點，頗需多數之列車數。

戰鬥間須儘所能及備多數之列車，此時鐵道爲特應種種重要之求計，不獨全軍之給養，凡砲兵及工兵材料之運搬，以及軍隊諸廠，補充兵，及不出二三日，輒達千數之多數負傷兵等之輸送，均不可不應之。

鐵道之於戰時軍隊關係，實重大，歐州各軍團，以經由晝夜駛行十乃至十二列車之所屬鐵道（單軌道）爲必要，今則我軍對九軍團，經由晝夜惟駛行八乃至十列車之單線一條，以與日本戰爭兵力與鐵道之比例，如此矛盾，實爲戰爭所以緩慢，而缺乏果斷之主因，殆無置辯之餘地。

援兵之到，殆同點滴之徐徐集注，由歐俄輸送之預備軍需品，因春季在西伯利亞鐵道停滯，夏季用之防水布，直至需用羊裘之際，甫克受領，羣情惶惑，以爲全軍需

用之羊裘，亦僅可於需用夏季防水布時，方可到手。

我軍排萬難，以與敵戰，輒藉退却，得爲博取因糧於敵之策，全軍賴此，免於饑餓，其後情況全然一變，地方物資，僅可支持短時，日而乾草與藁之供給，幾欲杜絕，若此時鐵道本線，不圖加強，或基脚地點，不集積豐富之預備糧秣，則與馬匹同集合於小地域內之軍隊，亦將迫於饑餓而有自滅之虞。

軍隊集積之預備糧秣不豐，而各處鐵道時時發生破損一事，實貽我軍以甚大憂慮。忝蒙陛下信任，以將三軍之衆，熟慮我全軍效果，確信西伯利亞及中東鐵道本線，宜採複線，我軍並須晝夜駛行四十列車，期與本國聯絡。

奉命管理後貝加爾鐵道八年間，艱難，固雖豫知之，若蒙陛下以勅令採用管見，諸事必可實行。戰爭在本線複線工事完成以前，適可終結，惟複綫延長，必能戰至我極東軍獲取勝利而後已。

有複綫時，則戰爭後可以迅速送還歐俄派來援兵，軍隊全部，並可與豫備軍同時速行解散，凡屬國民，鑑於事件重大，其結果不獨極東，即俄國全土之將來，與有關係，爲目前戰爭勝利，將來極東和平計，皆當有所犧牲。

極東與俄國本土之交通，若不能立即派遣數軍團於極東，縱使日本戰敗，中國覺醒，俄國依舊不能安枕，當務之急，仍在複線之敷設耳。

總之，吾人最要問題，在哈爾濱爲止，及其以南複線之敷設，目下所尤急者，在哈爾濱爲止。晝夜宜駛行軍用列車十四次，哈爾濱以南，駛行十八次，與複線之敷設，當同時籌劃，使軍線輸送力，一晝夜駛行軍用十八列車，（複線工事，由山麓開始，）俟複線工事進步，開赴哈爾濱以南全線之運轉，及其輸送力，應逐漸使軍用列車，由二十四次，增至三十六次乃至四十八次。

根據予之書翰，聖彼得堡方面，擬有複線敷設計畫，期使軍隊輸送，不至停滯，講求軌道運搬於線路之方法，並豫定由北冰洋運搬，旋即按法試行，其後不幸中止戰時複線工事。

上述工事，當時如不中止，應可顧及如何不至妨害軍隊輸送，並一面施行土工及其他作業，複線工事完成以後，即在戰後，吾人比現今極東，必可保持強大之勢力。敵對戰爭，於物質及精神兩面均整備，加之與英國同盟，對我益具堅實之武力，然俄國在物質及精神兩方面之戰備，皆未整飭，同時亦未慮及減少西域高加索中央亞

細亞之勢力，我之外交，既未避免對日作戰，同時於西方境域安甯，亦未能令吾人高枕。

日本以全兵力對我，我增援極東軍隊，僅增加歐俄軍隊之一小部分，此由顧慮我之西部故也，我西部軍團，較內地諸管區軍團各隊之兵數，及砲數，以及其他，莫不優勝，又此等軍團，已配有速射砲，乃參加戰鬥之軍團，為平時編成中之第一及十七，而附以邊境砲兵，各連之平時兵員，計士兵百六名乃至二百名不等，軍團各連戰鬥員數，亦無一定，參差如是，而西部情態恐慌，如用五個軍團，駐紮總督管轄地，援軍中之三軍團各豫備師中，派遣，尤為形勢昭然，我國與日本異，為防國內叛黨，輒派兵以資鎮撫，我之精兵，（禁衛及選拔兵）在未參加戰鬥時，日本已派其近衛師於九連城之役，先攻擊我軍，於是俄國平時雖有百萬之軍隊，僅以派豫備軍及平時編成之微弱軍團，濫竽派遣，而棄百萬之常備軍不顧，豈真不知此等豫備兵，殊難應付戰爭耶。

今使人民愛國之心，熱烈一致，毫無內憂，上所應付，或可行之，然日俄戰爭，國民悉不解其事由，徒表示敵意，則當時付大任於豫備軍，實為最大之過失。

吾人於千九百五年之夏，新募壯丁，且補充常備軍，修正以往之過失，此等壯丁，抱有豫備兵所未有之勇氣與希望而臨戰場，其中如現役兵，在出征途次，衷心喜悅之餘，高唱軍歌，意氣旺盛，且彼等之大部，係志願出征，此三十餘萬精兵，（新兵及故參老兵）參加戰鬥，必發揮其武勇無疑，乃迄未與敵交鋒一次，而和約業經締結。

昔者我有事於法，戰端既開，普國對我嚴守中立，我國境內，留駐兵力不多，出我全力以與法抗。日本亦於戰爭之初，出其全力，以與我抗，我則當戰爭之初，豫防西方，留主力於國內，故歐俄軍隊所派無多。

瓦薩 WARSÄW 雖有優勢之軍隊，然迄未派遣一軍團於極東，曾請由該地派遣禁衛第三師於極東，未奉核准，我龍騎兵甚衆，然亦止派一旅，以旅團兩長之不得其人，旅之組織不良，成效不能如人意，龍騎兵駐西境，極東騎兵，則馬匹劣等，各團皆由老年哥騎兵，及後貝加爾與西伯利亞軍隊第三次召集之兵編成，凡此各團兵卒，非純然騎者，僅可謂之乘馬步兵耳。

予於千九百四年三月八日，籌擬展開戰局，奏請於耶穌復活節後，必須迅將極東軍

增援兵動員，蓋一經動員，凡屬出征將士，尤以其中之豫備隊，志氣爲之一振，射擊練習及戰術豫定教練以時執行，且輜重諸廠、病院等。均可妥切編成也。

以上要旨，務在予極東增援軍於輸送前，以長時教練及團結之餘裕，此事在幹部微弱之預備軍，尤爲重要。

前奏奉旨允行，並交陸軍部長，乃薩哈羅中將，於摺載最要諸項，並未實施，其他或變更內容後，遲遲行之，余關於援兵動員時期，持兩意見，（一）全部援兵動員，必須同時實行。（二）動員須於復活節後，立即實施，不幸中將竟未採用予之意見。

薩哈羅中將，於千九百四年三月十八日，以第四八號申請書，照會參謀本部，主張動員分三期執行，計四月下旬，哥騎兵六團，五月十四日，第十軍團，同日或是日以後，第十七軍團，六月中旬，哥薩克軍管區四個預備師，各分別動員。

又千九百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以第十八號申告書，照會參謀本部，明叩以全部援兵動員，或同時行之，或分期行之意見，參謀本部，主張分期行之，此意見書中，除說明西伯利亞鐵道不完全外，並顧慮政治上之煩累，無須同時指令全員動員，然期

全體成功時，不可不同時動員，故予對此終下同時動員有利之判決。

予本滿洲軍總司令官職責，敬呈以上管見於皇帝，並指陳復活節後，立即行援兵動員之有利，照此方法，吾人部隊，可以一致團結，且對某一部隊，尤以對豫備軍爲作重要之實戰準備，可騰出兩三月練習日期，於計良得。

豫備軍之新任長官，及已受任命之野戰長官等，照此方法，可於戰鬥前習慣部隊之操縱，並與部下相親。

如予辦法，固屬有利，薩哈羅中將，以不贊成同時動員，有所不可，並將動員開始日期，較予要求，延期一月。

予於出征途次，接薩哈羅中將三月二十一日附第一四七八號照會，據該照會予所請求於復活節後，立將其他援軍，與哥騎兵師同時動員，擔任至哈爾濱間鐵道守備之議案，認爲提前動員，於國民不便，致被否決，並豫指西伯利亞第四軍團之一師爲守備，乃知樞府之意，早擬將軍團分離也。

吾謀不用，而有薩哈羅中將分期之緩慢動員，各軍團先頭部隊之到戰場，各不相謀，士兵與將校不相習，將校與士兵不相習，某部隊竟未施行射擊教練，並不知新式

武器之如何處理，大部分未施行戰術教練，其有施行者，日期亦甚不足，就中三師及某軍團全部，尙未經過武器教練。

西伯利亞第六軍團，在適當時期動員步兵第五十五及第七十二師，於千九百四年野營集合前動員，然與砲兵及騎兵之聯合教練，迄未受過。

舊時軍隊之到戰場，作行軍序列，廣續行進，部隊密集結合於途上，故有不重要之物品，則放棄之，羸弱者開除之，長官及部下，彼此相知，自近時有鐵道輸送，全然與當時異，軍隊派遣於極東時，車輛滿載士兵，四十日間之長期行程，將校則異其車輛，士兵無監督之人，如此現象，如非新募者而適於內部秩序（老兵）之兵士，雖無大害，然如預備（後備）軍，甫從家中出應召集，列入編成之部隊，其在車輛中，完全不成兵士，而爲純粹之農民或市民，自不免有害。

此項召集兵，求其增加出戰之希望，振起其志氣，普遍了解極東派遣軍隊所奉佈告命令之威力，編爲堅強之軍隊，時日殊嫌不足，而多數之預備兵，與少數之現役兵，求其相合，亦非可以驟致，故應使彼等自覺其爲增援兵，參與戰爭之價值爲要。據部隊長官言，彼等與其部下，全不相習，又如連長之類，於每日行過或乘經四十

乃至五十俄里行程，猶未知新來士兵，誰何與誰何也。

野戰隊之人員，亦屢有變更，凡師、旅、團、營、連、各長，多係新任長官，而預備軍隊尤甚，否則不改平時編成，而勢力極微弱之諸軍團，又因其編成及轉隊等各緣由，益滅殺其勢力。

例如第十軍團，各連兵員，現役兵僅六十名，就中壯丁，不過三十名，其訓練不足，更加入全然欠缺統一之波爾達窪老預備兵百五十名，各連名爲現役軍，實近於預備軍，無何、波爾達窪預備兵之士氣，初戰不甚得力，秩序屢亂焉。

歐俄來援兵情形如是，其到戰場也，甫下火車，立即參加戰鬥，其成績之惡，比較戰鬥前受少許之訓練兵尤劣，當解決此重要之問題時，薩陸軍部長，（千九百二年），以予之爲滿洲軍總司令官，（千九百四年）而攢斥之意見，其意何居，殊難素解。

三月十八日，第六十八號奏摺，經薩哈羅中將駁稱，關於第十第十七軍團之鐵道輸送日期，若照原摺，使豫備軍與野戰隊，同於四月中旬動員，（如予所請願）則豫備軍應以二箇半月爲期，分起輸送，由此觀之，薩哈羅中將，殆以騰出兩三月練習期

間爲無益，預備隊爲完成動員後，經過約二三週間之戰鬥預習準備，已可集事也。
薩哈羅中將，於此摺尾，更聲敘其意見曰，『四月中旬動員，預備隊自須以三箇半月爲期，分起輸送，蓋春耕之際，農民不得輕易離開本務，陸軍因給養六萬預備兵，須支出巨額費用，而動員部隊之結合，亦無須長期之時日』，於是極東增援軍，本有餘裕可以完全準備教練者，以吾人顧慮經費，與春季農業之結果，遂棄置此重要問題不顧。

對新編成預備軍之教練，薩中將意見，以三個月半爲過多，而以二三週日期爲足，其理由雖不甚明，然預備兵不知三「尼利亞」槍爲何物，當事以爲只須注意彼等所用武器，皆屬新式，自可不誤，千九百四年之復活節，爲四月十日，予對於極東增援軍全部之動員，請於復活節日後立即執行，然薩哈羅中將於動員，較予所申請，遲一個月，即五月十四日開始，由是預備第十及第十七軍團，輸送前，僅有一箇月教練與集合之期間。

今摘記初期動員之日期如左：

第十及第十七軍團，千九百四年五月八日。

西伯利亞第五軍團，同 年六月十四日。

先頭梯團之開始鐵道輸送日期如左：

第十軍團 ，千九百四年五月十八日。

第十七軍團 ，同 年六月十四日。

西伯利第五軍團 ，同 年七月十二日。

右記第十軍團，並先頭梯團之動員及準備全日期，僅有十日，若除去閱兵日期，該梯團竟無暇施行射擊教練，戰術教育，第十軍團全部，對此以約二週日之重要日期，分別由各部行之軍團課業，即免舉行，第十七軍先頭梯團之情況相同，若採用予所申請，於四月中旬執行動員第十軍團，更可由現在一致結合之情形以臨戰場矣。由預備師編成西伯利第五軍團之先頭梯團，亦自下動員令之日起，迄輸送，有一箇月之期間，若除去動員日期及檢閱日數外，訓練及結合之日期，僅二週日，經日俄戰爭實驗之結果，吾人於此等老預備兵，深知此日期全然不敷。

若從予說，使第十及第十七軍，與第五軍團同時動員，西伯利亞第五軍團之先頭部隊，經兩個半月之教練及結合日期，以該軍團各團之戰備，必可較俄爾洛夫縱隊，

遼陽附近之戰績，更爲卓著。

以動員期日遲延之故，六月三十日開抵戰場之第十軍團先頭梯團，經該軍團長調遣後，將校多數缺出未補，由波爾達達來之預備兵，與役現兵，同經一次戰鬥，其後相惡，戰鬥間預備兵不成列，現役兵呵之，預備兵作色曰，『汝等兵士也，我等非兵士，乃農夫也』，兩者不和愈甚遂相決鬥，然此類農夫，於下屆之戰鬥，經深沈智勇之師長克爾謝里滿中將指揮，氣質漸變化，奉天會戰，有驍悍之稱，又西伯利亞第五軍團，亦到戰場時，訓練不久，團結亦差，第一次戰爭，成績頗不良，然自第二次戰爭，逐次改善，奉天會戰，亦奏殊功焉。

派赴極東增援兵之年齡，多派少壯，而以預備兵爲最甚，此項兵員，悉由各縣下若干郡召集，包含預備兵役者全部，而於該縣隣郡之最年少者，並不召集。

以故抵戰場之增援軍，其年齡大抵在三十九乃至四十之間，外表精神，兩不足恃，任長官者雖以熱喚起士氣，竟無何等之效果，由是軍隊之士氣衰退，徵諸長官報告，戰鬥中概使年長預備兵留駐後方，此處置極是，其時年長預備兵，多服病院輻重兵站勤務，此爲第一回戰鬥後長官施行之處置也，俄國農民年齡，超過二十五時，

容態一變，壯志已衰，至蓄鬚髯以老者自居，無復兵士之面目，決無勇氣，作困難之行軍，而波爾達窪縣之小俄羅斯老兵，來自本國平原，一旦攀登滿洲山地，其苦狀至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彼來自山間，軀幹矮小而天性勇敢之日本人，於七月及八月之戰，例之於我，實有獨到不可及之處。

摘要克羅巴德金回想錄

(續第七卷日俄戰史參考附件)

俄之農民年齡，超三十五爲一家之主，養育多數之家族者往往有之，戰場彼等之慰安，惟家族而已。故軍人必需之快活與勇猛之氣，更不可見，此外弊在昧於戰爭之意義，國家不獎勵戰功，而以俄日交戰鬥爲不可，至有向所屬將校散佈檄文，汲汲焉以誘惑彼等爲務者，退却時某部隊隊伍紊亂，有放棄武器者，予之司令部員，有不攜武器之某預備兵，問其決意，則以家有六子不克充武人對，要之日俄戰爭所適用之部隊動員方法，極不確實，而此方法，決非戰時所能偶然採用者可知。

俄國境域極廣，動員方法有兩種，如對三角同盟，歐羅巴諸國戰爭，俄國需要全境兵力，故當執行總動員，又如與不需要全兵力之國戰爭，卽一部動員已足時，吾人於作成總動員計劃以外，尙有作成兩三種時機，一部動員計劃之必要，凡當計劃一部動員，應顧及此種正在實施之中，卽須佈告總動員時，不受何等妨害爲要。故平素尤須指定應行一部動員之地方，且爲無害於一般計劃計，於指定地，適齡期之預備兵，全部應有計算，藉此可限制指定地之數，而一部動員之第一回計劃，既於千

八百九十六年萬洛斯陸軍總長時編成，對日戰爭一部動員計劃之製作，即根據千百九十六年編成之計劃，適用此法焉。

予爲萬洛斯中將後任，對老預備兵十分信任，結果更採取此項原則，千九百三年，奏明皇上，然此限於派遣至極東之第一回增援隊，迨來至戰場之增援隊受檢閱後，根據實驗，予更提議凡老預備兵及有多數家族之預備兵，一概禁止派遣，當第二次動員（步兵第五十四、第六十一及第七十一師）試行之後，尙有多數家族不能杜絕，僅第五及第六回動員時，始奉旨不准徵集老預備兵及有多數家族之預備兵。

住民或預備兵，於編入預備兵役後，爲日尙淺，並無家室者，爲數甚衆，足敷徵集，故無庸有老兵之加入，然竟有徵及老兵者，殊難索解！

以派遣老預備兵於軍中，吾人於戰時未經過五年規定義務年限之下士卒，亦許其編入預備。

對於此現役軍甚不利之現象，由左記事實可知者，當千九百四年春，即戰役動作開始前，歐俄全軍隊，不得不使千九百四年徵集之新兵入隊，平時野營集合完了後，向之經過五年者，今乃以經過三年又數箇月。（四回野營集合及三回冬季演習之步

兵士編入預備。)

我參謀本部，以此等二十萬之精壯年士兵，捨去現役軍之利，而將彼等編入預備隊，於以後供現役軍之補充。

參謀本部原擬將編入預備役之士兵，抑留於前項勤務部隊，此問題經調查結果，承認抑留之甚爲不利，本部乃討論國境管區內預備編入者抑留之問題，此外新兵到著後，此等抑留預備兵溢額，故經理及經濟兩方面，預算急待編制，但其他許多部隊，因新組織不少缺員，致該部隊內部守衛發生困難，在此等處所，每年新兵編成組織制定以前，又不能免於預備編入之抑止矣。

關於右問題，各軍管區司令官之回答，頗不一致，或主抑留，或主罷免。

然千九百四年夏，陸軍總長奉皇帝勅，許附與軍管區長官以本其意見，抑制步兵、徒步砲兵、工兵、士兵編入預備之權限，然抑留日期，不出千九百五年四月十三日騎兵、要塞砲兵、經理隊等，其他兵種之編入預備，於向來同日期施行之。

此種預備編入者之抑留，於今回戰役，並無何等連繫，一若此事在除外之例者，吾人常恐歐羅巴之不免於戰，傾注其力於西部，故於歐俄向極東派遣之軍隊，代以新

成之師，（預備兵）若干之編成，此於俄國內維持秩序，在所必需，千九百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各軍管區司令官，奉令將總服務期限外所抑留之士卒、老預備兵、適宜裁汰，殘餘者，更轉入編成中之步兵及砲兵部隊內，照此由俄國內部勤務編成之預備師，悉由精練士兵補充，且較戰場上各預備師提前開始，受預備召集之老年兵除隊。

千九百四年秋，照戰列隊長所申請，於第七回動員決議，着手動員，並由行將解除之部隊，將曩者召集之預備老期兵及有多數家族之預備兵除隊，同時命該部隊，將截至千九百四年四月十三日以前抑留服務，抑留之士兵一概轉入。

於是千九百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新兵編成制定後，未及動員及解除之軍隊，所抑留於勤務之各士兵，奉令編入此種轉入，結果所編之預備隊中，此等士兵，於千九百四年夏期及秋期，得補充現役軍，而奉天會戰後，經過一年，漸及實施，然爲時既遲，已在平和條約締結之後，此等精練之兵，竟未及參加戰鬥。

日本軍如何擴充預備軍隊，迅速補償損失，詳見第六章，我軍於預備軍隊之編成，雖在戰爭之前未能完畢，凡關於預備隊編成之計算，及考案，不許其按照需要支出

半點經費，極東預備軍隊，僅可與極東駐軍最初之少數部隊匹敵，其後極東軍隊雖有增加，然於相輔而行之預備隊，認爲無增加之必要，而極東及西伯利所駐在之預備兵數，不足爲預備軍，編成預備，若當時極東能駐具有幹部之預備隊多隊，均可由歐俄向此等部隊派遣預備兵矣。

道路安全，因將預備兵施以武裝編成，常設組織之士兵小幹部，送至戰地，故遂上數梯團，持續行進，甚爲安全。

配置黑龍沿岸之預備六營，於初期戰鬥後，將兵員變更，示全軍以範例，其後我軍雖時時增加，行動之中常常缺員。

缺員理由雖多，概由左記原因而起：

(一) 增援隊士兵通常缺少一五成乃至二成，將校缺少半成，缺員最大者，爲第十軍團，當時予因此立促陸軍總長注意。

(二) 任補助之軍隊兵數不足，乃由各現役團中，撥出多數之兵員，任後方勤務，如兵站部、病院、經理部、各種倉庫及輜重之守備，全與預備老兵之分離。

(三) 軍隊兵員，因各處屬於本營內，遺棄之財產及軍隊給養用各種倉庫預備品，此

外如家畜等，皆宜有守備兵，而道路橋樑等之建築者，其他任種種經理上之要務（衣服之送致生產物之準備等）者等等，皆當于兵員中求之。

（四）大戰時缺員，有時增致數萬，極平靜時，部隊之死傷者，亦過多數。

（五）部隊因疾病者，發生缺員。

綜合以上所列各種理由，軍之補充不斷施行，但鐵道不完全，全部補充，費時甚久，千九百四年七月八月及九月，我軍所受損害達十萬之數，而補充兵之到者，全部僅二萬一千名，如上所述，十月初旬，我軍各部隊缺員，達兵員半部之多，然在當時，必須轉取攻勢，戰鬥前，我軍有此項多數之缺員外，凡輜重本營守備及從卒等，仍由戰列勤務中，調撥多數下士卒使用之。部隊長，大多數於大部隊兵員，如何使用於戰鬥處置，不甚講求，因此發生許多悲觀之結果，致來至戰場之部隊，迅速消滅，消滅情形，常於戰鬥間損失續出之際，同時發生，經各級長官同意，以戰列勤務士兵，從事於負傷兵之救助，以爲連與師衛生隊之補助，然負傷兵數過多時，其他士兵，多數動藉救助爲口實，退至後方，又膽怯者及犯罪者，僞服負傷兵運搬任務，希冀向後方遁走，予於巡視擔架之際，發見強壯兵士十名，其他可知。此外

有數團中，忘思脫離戰場之兵，及數百名，最初發見之某團脫走兵，達千名以上，由戰場向後方脫走之兵，概爲預備兵，就中以老兵爲最甚，勇敢之幹部兵，有將校與連內兵數，僅餘數十名時，猶能繼續奮鬥，雖各種預備兵，非無勇者，然勇者概爲壯年預備兵。

補充兵，非但人員不足，大抵皆不堪服務者居多，千九百五年，第一軍補充兵數，七萬六千名中，不任勤務者，及疾病者，達四千一百名之數。

據第一軍管理部長統計，補充兵素質如左：

『奉天會戰前開之補充兵，爲千八百八十七年以後之老預備兵，不諳現時之武器，(二)「里尼亞」銃爲使其與現役兵程度齊一，全賴各指揮官之特別注意及努力，又此等預備兵之體質所關，或於行軍及戰鬥有許多缺點，或於戰列勤務，有不甚合宜之種種慢性病，然奉天會戰後，開來之預備兵，爲極良好者，亦有現役本兵以外之兵種，如預備編入前屬於砲兵者，歸入步騎兵等之預備兵，彼等全然不解其職務，亦有由步兵而調歸工兵隊及列外勤務者焉。』

此類事實，自使彼等訓練增加許多困難，影響於現役軍隊者不少，况砲兵之類耶？

於是舊兵及新兵，皆待補充，惜其在奉天戰以後實行，緩不濟急耳！

管理部長意見：「奉天會戰前派遣之補充兵，比較會戰後所派遣者，難以信賴」，此論極有見地，吾人因倉猝締結和約，於可信賴之新舊兩兵不能利用，殊爲致惜。各部隊長，知戰鬥之接近，此等老預備兵之不可用，故雖兵力微弱，信賴部隊長之指揮，而能一致團結之部隊，較之以此等老預備兵，於戰鬥前補充之部隊遠勝，遂拒絕補充兵之派遣，就中對予作此種申請者，爲西伯利第一軍團長。

爲補充現役軍將校缺員，雖曾派遣多數將校，而許多部隊之常常缺員，不啻慢性症，究其原因，亦頗不一致，極東駐在軍隊，及增援軍將校，實員不足，聽其自然，開始戰爭，各連甚至僅有下級將校一名，即參加第一戰者。

名簿上將校員數，超過定員，或時時具有多數過員之部隊，因戰鬥行動之發展，成爲薄弱之兵員者，屢屢有之，此無他，因後方勤務，或經理勸務，須派出多數將校，並須將疾病者，（士兵居其多數）除去計算故也。

醫官及軍吏等，將校相當官，因動員計劃預定於總動員之際，擔任各種之職務者，及新編成部隊將校之待補充者，留駐諸團隊司令部，由是極東增援軍將校之缺員，

益見增加。

到戰場後之將校，病者頗多，比之士兵死者較衆，因此初期戰鬪後，常見由上尉指揮一營中尉，甚至以臨時候補少尉，指揮一連砲兵及騎兵，將校比於步兵損失較輕，假令其數不達定員，仍可應付戰鬪，出征之初，予料西伯利第一、第二、第三、各師及後貝加爾哥騎兵師將校，有多數缺員無疑，曾數次電薩哈羅中將，但各該部隊補充將校之派遣，現役軍將校員數之查定，在陸軍省，屬於至難之問題，然此問題，全礙於軍隊無關係之種種事情，極其錯雜，大戰既起，將校損失多數，發生時，各團忽於其名簿及實員之間，頓起差異，團名簿中，記載多數傷病者，久未刪除。

某團名簿，於連內定員，記入二名以上之將校，實際未過定員之半數，又戰場傷病者，雖療治一切未能快愈，後各自歸還所屬部隊，然送還歐俄之多數將校，久住當地全愈後，尙未歸隊。

在俄國療養之部隊長輩，往往身體復元，以團長身分，受領俸給，一年以內，猶未歸隊，亦有因疾病，或負傷送還歐俄之多數將校，一旦數月間卜居都會，或大市，

徘徊於市街之上，社會或陸軍長官，對於彼等行爲，概不譴責，並不以此爲污辱之行爲。

醫官及送還委員，往往不顧所定法則，於希望歸還者之處置，極其寬大，動輒予以證明書，許可送還。

如此擯離隊列歸還俄國之將校，其補充，殊令人不滿。

唯一特點，許多疾病將校，一經離隊，距歸隊時期稽延甚久，負傷將校，大都希望迅速歸隊，不待負傷全愈，卽行歸隊，至有因負傷平復，數次歸隊之將校，可謂難能矣。

第一軍諸軍團，負傷將校中，回歸戰列者，共八百三十七名，本上記理由及夥多損失，予屢屢熱心要求補充將校之派遣，陸軍總長，每每不肯滿足要求，輒由歐俄、高加索及土耳其斯坦軍隊中，選拔將校，選拔之際，又不經綿密之調查，結果，派遣將校中，不少病者，與過去犯有惡弊瑕疵之預備將校，存於其中，此等將校之一部，往往於途上酗酒滋事，喪失威信，到哈爾濱後，停滯該地，編入部隊後，無所事事，反貽害毒，結局只有命其退去。

其間最可信賴者，自爲現役將校，而尤以志願出征者爲第一，彼等之中，具殊功者，亦自不少，最不可信賴者，厥惟預備將校中，因過失而受除隊處分，此次再受召集各人員，彼之任意退職者，尙不在此類也。

予待罪陸軍總長時，將關係戰時將校養成問題，向軍事參議員沙布多將官提出，求其解決，其要領係於動員令下後，軍官學校即將見習軍官，速昇將校，其第一種，第二種志願兵及已受中等教育之現役士兵，並縮短一定期限，附與將校稱號。

類似以上所舉，無慮數千名，由此可得候補少尉官甚多，予不解此項建議，何以並不見容，吾人將來，當仍主張此方法之實施。

宣戰及佈告宣戰後，吾人迄未利用陸軍將校諸學校上級生，使之提前卒業，千九百二年，此等學校出身將校，達二千六百四十二名，由此觀之，戰爭期間，吾人固可於千九百四年初期及千九百五年初期，爲現役軍隊之補充，得五千名以上之青年將校本，蓋曾善用此方法矣。予早慮及西伯利軍隊多數缺員，曾於千九百四年三月十九日，開具第三二四號照會，請在野營集合以前，將軍隊及軍官學校卒業期限短縮，按步兵各營二名，砲兵連一名，哥騎兵團四名，及預備百名之比例，分配出身將

校，陸軍總長對此申請，未能採用。

總長以爲千九百四年夏期學科修完之見習軍官，在升充將校以前，有野營集合之必要。予關於縮短期限卒業，曾再度申請，千九百四年夏期，得覆如左。

『查現役軍將校之補充，屬於陸軍總長之職權，無庸軍司令官建議，』於是卒業後，吾人唯得少數之將校，且此等青年將校，頗爲軍中有望之分子，徵諸各長官之報告，彼等於各種戰鬥，結果甚爲良好。

綜合上述之結果如左。

本戰役中，我軍作戰常有多數之缺員，繼續戰鬥，同時編入戰列隊將校之大部，或服後方勤務，或橫臥病院，或返居歐俄，又派遣來軍隊之將校數，雖煩勞軍政部，然補充之際，關於所派遣將校之性能，軍政部並無適當之調查。

此外吾人因科目之縮短，不克將歐俄軍隊之軍士卒，升充將校，且軍隊及軍官學校出身之有望青年將校，所得亦不甚衆。

然戰爭之終決，令人駭怪者，凡戰役中，因疾病及其他理由，不服戰鬥勤務，且返居俄國之多數將校，忽逐次歸隊，担負戰鬥，積幾多之經驗，表顯全俄國之一大進步，

執行勇壯之連營指揮，且獲戰鬪榮譽。

千九百六年，顧連斯克氏，關於將校忽然歸隊服務之問題，曾作論文一篇，載諸『際督齊克』雜誌第八二八號，以『死者之再生』爲題，所敘事實，頗足聳動一時。

戰爭中我軍隊之紀律，雖於戰線無他異狀，然距離戰線稍遠者，次第薄弱，所表見於戰線之軍紀，亦不能一定，其間最整肅者，爲現役軍，最紊亂者，爲預備老兵，此等老兵，縱以鐵鎖連結於所屬部隊，亦不能禁止彼等向後方逃遁。

當時軍紀，本極嚴肅，惟現役士兵中，忽染預備兵惡習，所行不法，掠奪遁走行爲，所在皆有，因此等放恣遁走行爲，紊亂於軍紀者不少，後方士兵行掠奪者少，乃係本諸弗利得尼大王「兵士之恐怖，不在敵彈，而在班長之鐵拳」，之主義，此主義尤能誘導傭兵，博得許多之戰勝。

國民一般之兵役義務制度，在精神上，兵士之資格雖高，然須改善諸般之缺點，蓋我對於庶民缺乏教育，期使理解軍紀之觀念，不甚容易，由來訓練良兵，保持軍風紀之原動力，不外敬神，尊王，愛國之概念，因此團結兵士如一家族，可使有勇且服從焉。

然近時此等觀念，漸漸脫去國民頭腦，結果日俄戰爭，軍隊無恥頑劣，常以所抱不滿之惡毒傳染於戰友，其影響及於多數之增援士兵。

掌握彼等於掌中之方法，唯嚴格軍紀而已，然于九百四年夏期，除平時外，戰時不禁止肉刑之懲罰。

平時關於肉刑處分，本可廢止，因特有現行法律，提出議案於軍法會議，然在戰時，士兵逾越範圍其應得之罪，則頗贊同各軍團長及指揮官之意見，適用肉刑，蓋對膽小心怯之兵士，除以肉刑威嚇，強制彼等之行爲外，無他方法。若戰鬥不採用此方法，又無他替換方法，則當旁午之際，如兵士對長官不敬等類之行爲，爾例以戰時之罪，判處死刑，不在死刑與無罪之間，備一種嚴重適用之刑，以行適切之處罰，合理與否，亦疑問也。

現役營所附懲罰士兵，依將校憐愍之情，請願赦免懲罰，或輕減之等等結果頗呈不良之狀態，至戰列部隊長之意見，軍隊內軍紀之紊亂，由於戰役中所規定對不良之士兵，其所屬長官失其懲戒之權利。

軍隊設軍法會議之制度，甚爲不良，徒於事務執行，煩雜緩慢，在戰時隊長，若無

懲罰權，結果屢屢目擊部下犯罪，不能專斷處理之。

肉刑在戰場對於初犯之士兵，固適用以槩杖代鞭，但日俄戰爭，惹起一般國民之不同情，因此反將反帝國主義，傳播於軍隊內，影響及於褫奪將校對於士兵之懲罰權，以不得其時故也，况關於現役軍指揮官之懲罰權褫奪，無何等質議乎。

戰爭本非國民一般之意向，因此影響於軍隊之志氣，與戰鬪者甚大。

戰鬪中特於功績一項，除獨立部隊稍頑強外，多爲個人之殊功，而毫未負傷空被敵人捕虜，不獨士兵而已，卽將校亦不在少數，對此等捕虜，未見有何等嚴重適用之懲罰，實不無遺恨，然歸國後，附於裁判前之某將校，旣任獨立部隊之指揮官，且歸隊於團之連長，及營長仍供現職，對捕虜如此厚遇，固與戰爭中勇敢行動最良之軍隊以不滿之影響，尤以無能或無氣力等，敗退之軍隊爲然，結果仍委最高之任務，使不能不更大表見，不滿之程度，於是遂更外發生我軍軍紀紊亂。

當決戰前日，苦利平堡上將棄部下不顧，乘特別列車逃回俄都，結果增加全軍之不安，且損總司令之威嚴。

新聞雜誌對出征軍士將校間之不和，且對長官劇烈之誹謗，及兵士不與敵戰，不奉

將校命令等，非難評論皆傷長官之威信，使軍紀紊亂，且不免減損軍隊價值之原動力。於是最良將校之精力減少，意志薄弱之輩，益行衰退，戰爭既是一種恐怖，軍隊內保持嚴正軍紀之手段，亦非以恐怖不可，吾人於戰捷之希望既已生疑，則此希望自然不安，且全然將行動導於失望之境，亦事實上在所難免，總之我軍勝利，歸於失望；於減損官憲之權勢，及有害將校之威權之事項，實爲原因之一。

平時與戰時之間，常生種種矛盾，如平時在各處素有名聲之長官，在戰場因物質及精神上二者，有許多不全備，反不如平時毫不知名，一旦在戰場獲赫赫之偉績，轟轟烈烈，令人欽仰，如旅順之名將，昆德奈丁格卽其一人。

因此於戰鬥之初期終了後，立即撤退不適任職務之官長，不顧上之意向，速選適任之官長，殊爲必要。

四月三日予以(第七百四十號)咨報二軍團長之無能於陸軍部長，請求更迭，未被採納，爲更迭缺乏統馭，及缺少戰術技能之軍團長及師長，吾人費多大之困難，與不少之時日，就中予以由俄都申請更迭軍團長，蒙苛察繳繞之詭。

予以曾彈劾於決戰前日，遺棄部下之東狙兵第六師長，惹起許多之質疑，結果無能者

疾病者或胆力太小等遺棄軍隊者，時時奉委爲俄國內高級之職，反不能不喫一驚，予所申請迅速執行更迭之文每每停滯至一年以上，不予發表，至不得已，將數團用臨時隊長之指揮，茲關於裏海步兵第四百四十八團團長，弗來曼上校之彈劾，特揭一場內容如下，該上校第一回之戰鬪僅受壓傷，千九百四年十月初旬，爲治療故向歐洲出發，雖傷痕早愈，然經一年後，始徐徐歸隊回團，在其傷病中之代理該團團長克爾蒂科夫上校，行動勇敢，指揮得當，奉天之役，獎有格虎勳章，予申請補實該上校團長，一年之間，公文十上，乃總司令留中不發，所有向軍政部及參謀本部請願書，途中雖有數次申請文達參謀本部，而參謀本部拒而不受，反質問彈劾弗科曼上校之理由，予更提出申請書，乃一再拒絕，昔在聖彼得堡與軍管區司令官協商，關於任命裏海第四百四十八團團長，不受任何之故障，曾領有書面承認乃再三頑強拒絕，實難索解。

然予請補克爾蒂科夫上校爲團長，在參謀總長決定之前，係據第一軍軍長梅因多夫男爵之請願報告初期之戰鬥，有隊長數名特顯卓越之武勳，除數名外，其餘旅長之數僅少，予熱心請以烈西聶梯、斯鐵尼基、志西庫齊各上校團長晉升爲少將，且指

定所屬旅於各團長，然參謀本部屢要求補足報告，長時不決定任命，結果遂以只能服平時勤務，而不堪戰鬥之俄羅斯克上校團長，俄斯德洛波夫先於各上校團長晉升少將，而以不堪升參謀將校爲理由，而其實乃顧慮幕僚之同輩，從而不報。

例如西伯利第四軍團司令部古洛莫夫上尉參謀，予親見其勇敢動作，且認爲有卓越之技能，因沙爾拜夫軍長之推薦，依再三再四之勳功，申請晉升中校，至戰役中，終未見發表，反之未參加戰鬥之沙爾克洛莫夫上尉之同輩晉升中校，遂令在戰地一般之參謀將校團，大起疑惑，諸如此類者，實不少。

隊附步兵上尉，晉升中校之申請，幸無異議得有多數之新任校官，而彼等中數名，由其技能卓越之結果，立補團長。

爲軍務之利益計，予以素所相識者當之，雖得數名之贊同，然于九百四年四月就受從來最不快之意味與否定，予之企圖。

其他爲偵察業務（關於敵之情報調查、俘虜調查、及祕密偵查機關）之進步、所需之特技人材，予以堪能任此事業之一參謀將校申請任命，乃上峯以不關重要之理由，全然拒絕之。

參謀本部公佈，由戰場送來之報告，不注意於土地及軍隊之名稱，使敵容易確知我部隊所在地，其他參謀本部對於奉天會戰，我所損失及破損之砲數，雖十分得知，久不公佈，且新聞載我有數百門之損失，亦不加以更正。

四月予申請派遣工兵將校六十名，（技術及對壕各二十名）僅得半數，又關於予之要求軍用地理記者（風土記者）之到達時亦失去緊要之時機。

部隊長不斷離開軍隊，予乃不得已提出數次更迭之請願，至派理長期間臨時旅長及團長之職，夫委多數之將官並校官，乃總司令官之權能，有總司令之委狀方得公然本職，且受所定之俸給，然其後由動員，至除隊聖彼得堡之命令，終以總司令官願慮此長時不在者，各自歸其所屬部隊，而撤銷曩者所發之各種任命。

希望聖彼得堡高級幕僚，對將來軍隊之事務，不但不干涉，且與以十分之助力爲必要。

平和締結前，我軍不得戰勝之一原因，由於我軍之工兵及工兵材料，比敵過劣，（除前述之鐵道）

日本之工兵，各師必其備有力之一營，我軍一軍，亦只附屬一營，而多在後方任橋

樑及道路大規模之作業，在各軍僅殘餘二連，其他因從事右述作業，附屬於一師之工兵，僅一連而已，實驗上其數頗不足。

日本軍於電信電話之設備，亦比我有功，然奉天會戰後，我軍亦整頓此等設備，及其材料，日本軍常利用海路，容易將鐵道材料，及各種之軍用材料輸送於戰場，我軍奉天會戰後，僅利用微弱之鐵道供給野戰，鐵道電線爆發材料，及其他之機械而已。

我火砲雖比敵人優勝，然我過信其破壞力之大，唯專用榴霰彈，實甚過誤，實驗上該彈之効力不大，我軍不能以之適宜攻擊敵之佔領地，反受莫大之損失，然日本軍對我佔領村落，適宜砲擊，頗顯其破壞之威力，千九百四年十月，黑木軍之訓令中，關於我之砲火，所記如左。

『敵人捨榴彈，而專用榴霰彈，其効力甚微，雖有破片，然因彈壁薄弱，其射擊効力太小。』

我軍長時未有山砲，在山地行動，屢缺通過之道路，而日本則具備多數之山砲，在山地戰殊優於我。

奉天會戰時，我軍開始向東部山地行動之軍團，其一部雖具備砲兵一連，然爲數太少，山砲常常不足，如烈林堪布支隊，實其一例。

敵與我對抗有未具備機關槍者，我軍所屬東狙兵數師，附屬有機關槍數連，九連城之役，東狙兵第三師之機關槍連，與敵以損害頗大。

敵整頓設備極爲迅速，沙河會戰後，有多數之輕便機關槍，用少數部隊佔領防禦地點，甚得利益，我軍隊之機關槍添設（每師八挺）緩慢，正在完成之際，已到平和締結之時。

其他我四輪車輜重，於行進山地及滿洲之泥甯地，不甚適當，雖由俄國輸來二輪車，然須於某部分加以改良，雖經呈請，未奉照准。

戰鬪中常苦彈藥不足，速射砲用彈雖有供給之預備，然遼陽沙河及奉天會戰中，我軍之預備彈藥殆已全部消盡，此等大戰後，常須補充，其他有威力之榴彈砲，及手榴彈亦發生必要，平和締結後，始到有榴彈砲一連，手榴彈係就地取材準備，威力之猛烈常感不足。

三月八日出征前，予之申請文中，所提出我軍主要之綱目如左。

一、予之申請，除曩所添配山砲四十八門外，更須添配九十六門，此項請願雖經受理，而添設時期，極其遲延。

二、在極東各師，並增援師之各師請予迅速輸送機關槍各八門，據軍政部之報告，千九百四年中，預定各項添設，及製成數如左。

馱載式機關槍 二百四十六門 已製成 十六門

車輛式機關槍 四百一十一門 已製成 五十六門

爆裂榴彈 二萬五千六百門 未製成

六吋野戰舊砲用炸彈 一萬八千門 同

速射榴彈砲 四十八門 同

山砲 二百四十門 已製成 十二門

千九百五年，更預定添多數之機關槍，(含丹麥式)然至千九百五年三月止，我軍僅有少數機關槍，無劇烈爆破力之砲彈，且無充分之山砲數，又無榴彈砲連，而卒以繼續戰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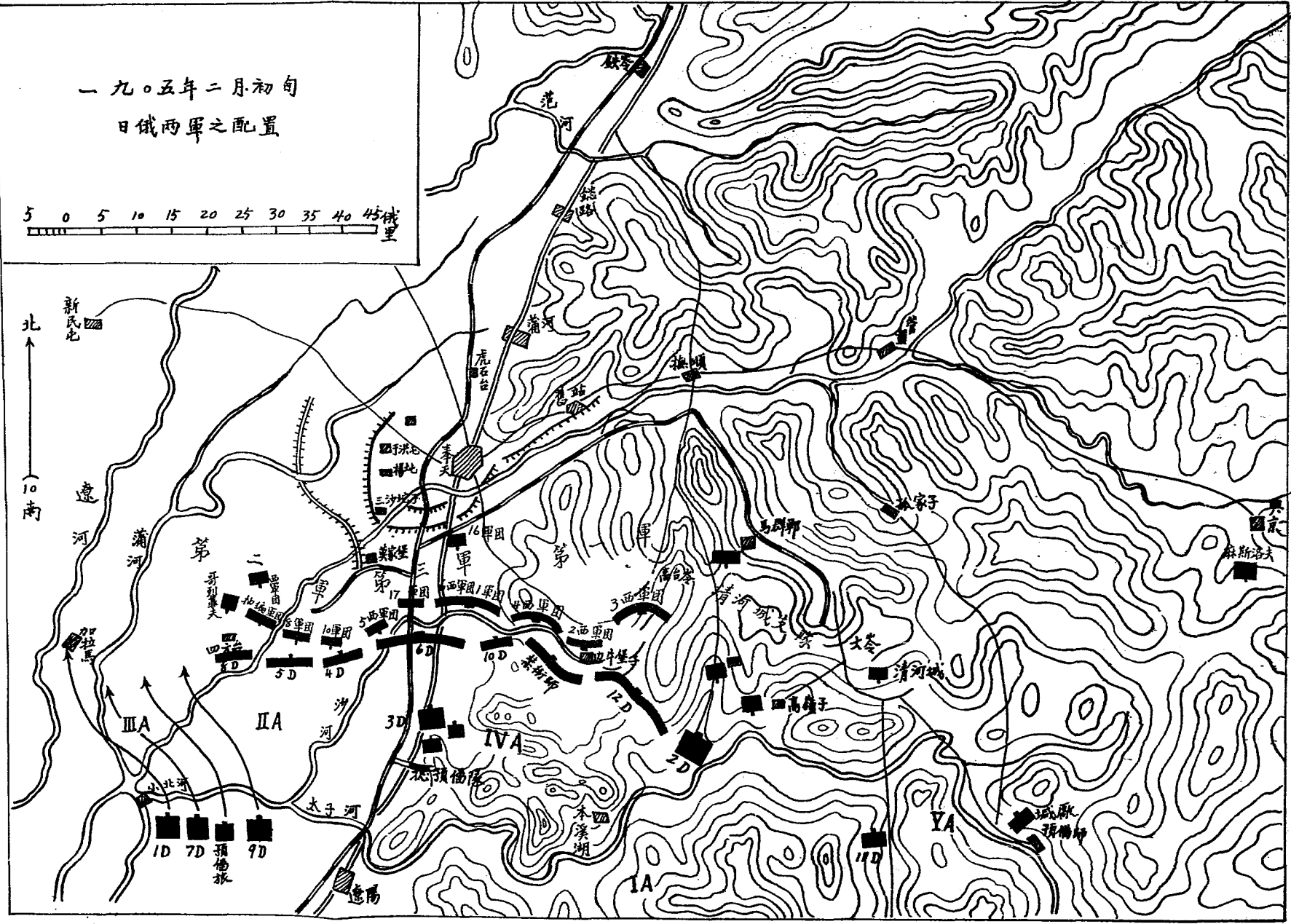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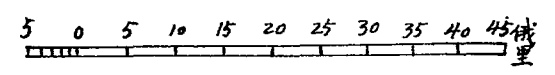
總之，此等缺陷至千九百五年，雖經彌補，為時已遲，而平和早締結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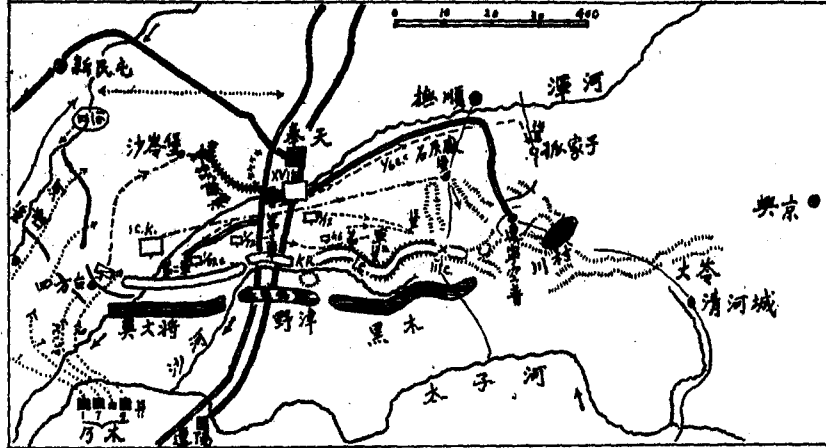
奉天會戰前日本軍之數目及其戰開序列

軍(自西向東)	師及騎兵旅	單位之數目						戰開實力之總數		
		營	騎兵營	野砲	機關槍	工兵營	刺刀 <small>(天槍)</small>	馬刀 <small>(天槍)</small>	砲	
第三軍 乃木希典大將	第一師(飯田) 第七師(大地) 第九師(元島) 第二騎兵旅(田村)	四二	二一	二七〇	挺	四	四二〇〇〇	二五〇〇	二七〇	
第二軍 奧保彥大將	第八師(立見) 第五師(木越) 第四師(塚本) 第一騎兵旅(秋山)	五四	二一	一三二	百	三	五四〇〇〇	二五〇〇	一三二	
第四軍 野津道貫大將	第六師(大久保) 第十師(安東)	五四	七	二〇四	二	二	五四〇〇〇	八〇〇	二〇四 (一七〇要塞砲)	
第一軍 黑木維貞大將	第二師(西島) 近衛師(淺田) 第三師(井上)	五四	九	一六〇	約	四	五四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六〇	
第五軍(備後隊)	第三師(越島) 第一預備師(阪井)	二九	五	八四	共	二	二九〇〇〇	六〇〇	八四	
總司令之預備隊	三個預備旅	三〇 <small>(其中一個預備營)</small>	三	四二		二	三〇〇〇〇	四〇〇	四二	
共數	野戰軍十三師及 六個預備旅(?)	二六三	六六	八九二	二〇〇	一七	二六三〇〇〇	七八〇〇	八九二 (一七〇要塞砲)	

(每軍除野戰師外，且編入數個預備旅其砲數與番號不詳)

一九〇五年二月初旬
日俄兩軍之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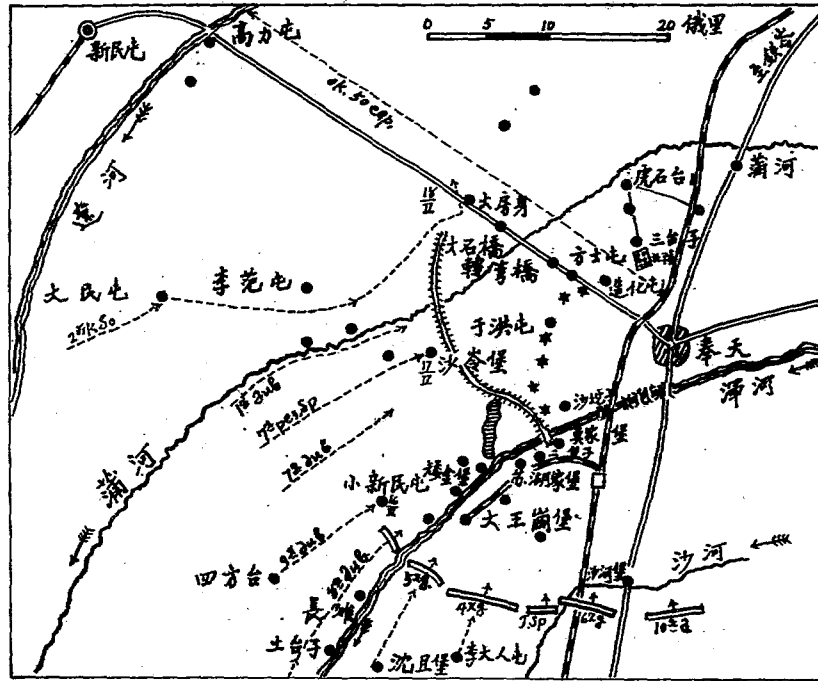




1. 一九〇五年二月十三日前两军之配置
2. 二月十三日俄乃木大将迂迴俄军右翼之方向
3. 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俄军预备队之移动

CSJ 1000

日俄战史附图第十九



一九〇五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满州军右翼之动作

CSA 1905

第三章 兩軍作戰計畫概要

第一節 俄軍

俄軍因開戰最初，日軍兵力具二倍之優勢，必進取攻勢，就一般形勢判斷之，其主作戰地必在南滿洲及遼東，故俄軍必先據鴨綠江及分水嶺之險，力避決戰，遲滯敵人前進，誘致之於北方，卽於此時，招致西伯利軍管區及歐俄之增援隊，俟兵力優勢，再行一大決戰，其最初集中地，選定於遼陽附近，若此時仍未得優勢，則更向北後退，無論若何形勢，必於哈爾濱施行最後之決戰。

第二節 日本軍

俄軍雖有大兵力，然其陸海軍皆遠隔東西，日軍則集結於一地，且能利用海運，迅速輸送多數兵力，故宜速取攻勢，到處求敵以擊退之，就一般地形及其他關係上，決定以滿洲方面爲主作戰地，其計畫概如左：

第一期作戰計畫，第一軍由韓國進出鴨綠江右岸，牽制敵軍，第二軍乘機佔領遼東半島南岸之一點，作爲根據地，第三軍以次上陸監視旅順要塞或攻略之，第二軍與第一軍相策應，向北前進，此間第一第二軍之間，或渤海海東北岸，命第四軍上陸

，各軍相呼應，以佔領遼陽。

第二期作戰計畫，第一期作戰當在春季開始，其成功則爲深秋，故應於遼陽以北。選形勝之地爲冬營。卽於此時，整頓休養兵力，俟次年陽氣回復開始運動，求敵以擊滅之。

於兩期間適當之時機，佔領樺太。

第四章 作戰經過概要(參照附圖第一)

第一節 遼陽會戰前之情況

俄軍本於前述方針，以一部守備沿海洲，以約一師拒止由朝鮮上陸之日軍，掩護集中遼陽附近之本軍(約二師)。另以一師半守備旅順，尙有後方守備之五師。

日本先以海軍取奇襲之攻勢，二月八日擊破敵艦於仁川，九日大勝於旅順，佔領韓國沿岸至遼東沿岸之海權，爾後命上村艦隊監視海參崴，以東鄉中將主力艦隊封鎖旅順，遂得海上之自由，隨處可以上陸。

當此前後，第十二師二月七日至二十日，上陸於仁川，暫集結於京城，逐次向平壤前進。

三月十日，近衛師上陸於鎮南浦。

三月十八日，第十二師主力到達平壤，是日第一軍司令官黑木大將，於鎮南浦上陸。
第二師亦於鎮南浦上陸。

四月一日第一軍（黑木大將所率之近衛第二十二師）主力，集結於清川江畔，（義州東南三十里平壤西北十五里）更進至義州及其以南地區，四月二十二日開進已畢。
五月一日會戰於鴨綠江畔。

是時俄軍主力集中於遼陽海城附近，查斯理止中將指揮東部支隊，位置於鴨綠江畔，寺他啓利白爾古中將指揮南部支隊，位置於大石橋熊岳城附近，荷瑣哥士幾少將指揮遼河支隊，位置於大灣及沿遼河各地。

東部支隊，以主力位置於安東縣九連城附近，以各一部監視鴨綠江上流及從鴨綠江至貔子窩之沿岸。

日本第一軍，四月二十九日開始鴨綠江渡河運動，三十日施行大砲擊，五月一日實

施攻擊，佔領九連城安東縣一帶，爾後更進領鳳凰城，時五月十一日也。

五月五日第二軍（奧大將所率之第一第二第四師）於鹽大澳上陸，至十三日佔領十三里臺子附近，握金州半島之咽喉。

五月十九日獨立第十師於大孤山開始上陸，其任務係在第一第二軍之中間，以海城爲目標，與兩軍協同作戰。

是時旅順之城外支隊，佔領南山陣地，該地爲旅順半島之地頸最爲堅固，日軍將來第二軍北進其後方連絡，須佔領該處，大連灣爲唯一之良港亦有確實佔領之必要，於是第二軍五月二十六日攻擊南山而佔領之，大連亦爲日軍所有。六月六日編成第三軍，（乃木大將所率之第一第十一師）任旅順要塞之攻圍，是時第二軍向北轉進，（該軍奧大將率第三第四第五師）佔領普蘭店。

六月十日，獨立第十師驅逐當前之敵，佔領岫巖，先是俄軍司令官克魯巴金大將，對於三方面之日軍，擬先突破南方，救援旅順，遂命寺他啓利白爾古將軍，率三師之衆，恢復金州陣地，向旅順口前進，於是六月十三至十五日，日第二軍與該兵團會戰於得利寺附近，擊退之，以挫折俄軍之目的。

是時日本野戰軍有第一第二第三軍及獨立第十師，大本營因作戰指導之便利，編成滿洲軍總司令部，（總司令官大山元帥，參謀長兒玉大將）六月二十三以後各軍皆歸統率。

六月二十七日獨立第十師擊攘分水嶺之敵，佔領該地。

六月三十日第一軍佔領北分水嶺摩天嶺新開嶺之線。

七月九日第二軍驅逐少數之敵佔領蓋平，（是時已增加第六師）

七月十七日，第一軍主力，於摩天嶺下馬塘擊退俄將啓爾廉之大逆襲部隊。

七月十九日，第十二師擊攘橋頭（湯河沿）附近之敵佔領該地。

先是獨立第十師與第二軍之第五師編成第四軍，以野津元帥指揮之，七月二十三日佔領黑峪羊峪海龍川之線，使第二軍前進容易。

七月二十四日，第二軍攻擊大石橋之敵至翌日拂曉全佔領附近一帶之敵陣地，騎兵第一旅之一部佔領營口。

七月三十日第四軍攻擊析木城附近之敵，三十一日佔領該地。

七月三十一日，滿洲軍總司令部至蓋平。

由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一日，第一軍擊破敵人，佔領本溪湖南方太子河左岸經榆樹林子西方亘樣子嶺之線。

八月三日第二軍知敵兵有退却之勢，以其先進部隊佔領海城，以騎兵旅佔領牛莊，四日更進出於艾塔堡子言堡子大堡屯之線，搜索鞍山站附近之敵情。第四軍於三日到達石門嶺英城子（海城東南二里）之線，知敵兵已退，即在該地停止。

八月上旬滿洲軍總司令官，察知俄軍兵力目下已較我優勢，而至八月中旬以後，增加兵團尙繼續來到，擬乘其增加隊未到之先，開始攻擊。遂策定攻擊遼陽計畫。內示於各軍，令其準備。

八月十四日各軍前進準備已竣，總司令官下令先攻擊前面之敵，而因十三日夜間大雨，各軍方面往往交通斷絕，十六日不得已中止攻擊。

第三軍推進攻圍陣地之兩翼，自八月十九日開始第一回總攻擊，試行強襲，僅佔領盤龍山東西堡壘，至八月二十四日之朝，損害過甚，遂決取正攻法，逐次奪取其堡壘。

第二節 遼陽會戰

遼陽陣地，構築堅固，其南正面鞍山站首山堡等處，尤爲著名之數線配備，其對東方，則據數層之險峻山地施行防禦。

俄將克魯巴金大將，決心於該陣地採用內線作戰，於增援軍未到兵力未優於日軍以前，僅用輕戰，漸次退却於遼陽設堡陣地，若此時增援來到，則行決戰，否則仍欲向北退却，今將其兵力及配備概要述如次：

東部兵團，以第十軍團位置於遼陽之東及東南約五十吉米之寒坡嶺附近，即日軍第十二師方面之地區，以西伯利第三軍團，位置於遼陽東南方約四十吉米石門嶺湯河沿附近，即日軍第二師近衛師方面之地區，以第十七軍團之一部，位置於本溪湖附近。

南部兵團，以西伯利第二軍團，位置於鞍山站陣地之左地區，即日軍第四軍方面，以西伯利第四軍團位置於鞍山站陣地中央地區，即日軍第三第六師方面，以西伯利第一軍團，位置於鞍山站陣地各地區，即日軍第四師方面。

軍總預備，奉天東烟台間，有步兵約四十營，砲八十餘門，又因遼陽陣地之防禦工事，由東部南部招致之兵，合之遼陽附近之兵，共約步兵二十六營，騎兵十七

連，砲百六十三門，重砲二十八門，工兵十四連。

合計步兵約百九十營，騎兵百六十連，其中在遼陽以南之兵力，步兵約百五十營，騎兵百五十連，砲五百五十門。

日本軍接前述，更列其編成如左：

第一軍，近衛師，第二十二師，近衛後備步兵旅。

第四軍，第五第十師，後備步兵第十旅。

第二軍，第三第四第六師，後備步兵第十一旅，騎兵第一第二旅，砲兵第一旅，

徒步砲兵隊，（預定後備步兵第二旅逐次來到）

合計第一線得用之兵力，爲步兵百十八營，騎兵三十五連，砲四百八十六門。

日軍計畫，係用第一軍從東方向敵左翼猛烈攻擊，同時以第二第四軍從正面擊滅敵人。

八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第一軍攻略寒坡嶺弓張嶺浪子山之線。

八月二十六日，第四第二軍攻擊前進，二十七日突破石橋之鞍山站之線，自二十八日各軍總攻擊前進，近迫遼陽。

八月三十至九月三日，第四第二軍攻擊遼陽南面之敵，此時第一軍逐次擴張右翼，渡過太子河，其第二師進出黑英台附近，第十二師更進出於其北方，俄軍司令官顧慮後方連絡線之危險，向第一軍方面轉取攻勢，卒被日軍擊退，因此苦戰之第四第二軍亦擊破當前之敵，四日攻取遼陽。

俄軍各方面努力戰鬪，迨勇敢之攻勢轉移，歸於失敗，形勢漸次不利，尤以黑木軍現出於其背後，遮斷與奉天之連絡，自九月四日向奉天退却，七日移全部於渾河右岸。

此後日軍準備攻擊奉天附近之俄軍，待時而動，蓋奉天附近俄軍約十四師，兵力關係上，日軍未能即行攻擊，欲招致第三軍，而旅順攻擊又未能如期進展，總司令不得已遂集結主力於遼陽附近，以待時機。

第三節 沙河會戰

退却於渾河以北之俄軍，銳意備戰，陸續增加兵團，九月二十九日，其配備如左：

右翼兵團（大將比利德爾林古指揮五師）之主力在奉天南方。左翼兵團（意哇那夫中將指揮五師半）之主力在撫順，其一部遠在東方之興京。

寺塔啓里白爾古中將指揮二師，其主力在福陵，用爲上述兩兵團之聯絡。

美士漸俄中將之騎兵團（二十三）在軍之前面。

右翼掩護部隊（步兵六營）在高力屯附近。

左翼掩護部隊（步兵一營）在懷仁附近。

總豫備隊（步兵五十六營）在奉天附近。

奉天守備隊（步兵一營騎兵六連）。

合計十七師

九月下旬，苦魯巴金大將：知日軍正在備戰，亟亟於陣地之構築，且我軍增加兵團之來到，兵力遠優於日軍。（彼判斷日軍約十五萬失之過大，）遂欲恢復以前之名譽，轉取攻勢，十月四日發出宣言書，即行前進，其兵力共十六師，以一部於西方平地方面施行牽制，以主力從東方山地方面包圍日軍右翼，與以決戰的打擊，壓迫於渤海灣。

於是日本滿洲軍，決欲進取攻擊，十月十日第二第四軍由遼陽附近之陣地出發，擊破敵先進部隊而前進，第一軍亦擊破前面之敵，與之相連繫，全軍連日夜續行攻擊

，終壓迫敵人於沙河以北，時十月十六日也，然日軍終感兵力之不足未能如意追擊，俄軍依其後方兵團之掩護，仍得佔領豫先設備之沙河陣地，日軍不得已亦停止與之相對峙。

第四節 沙河對陣

十月八日在大連上陸之第八師先頭部隊，十月十九日，該師之步兵全部集合於烟台附近，爲滿洲軍總預備隊。

沙河會戰後，日俄兩軍隔沙河之小流相對峙，每日交換砲戰，遂經過戰爭之第一年

日俄戰爭經過概要

日俄戰史

(續第一卷)

此時所應特別記載者，爲旅順之攻略，美士漸俄騎兵團之來襲，日本挺進騎兵之活動，(二月上旬至下旬)及黑溝臺之會戰也。

第五節 旅順要塞之攻略

俄國欲以旅順口爲太平洋艦隊最堅固之根據地，於海正面築設多數砲台，陸正面之本防禦線，亦選定於二龍山松樹山椅子山太陽溝高地白銀山高地相連之線，其正面約十九吉米。分爲東北正面(東鷄冠山以南)北正面(由東鷄冠北砲台至松樹山砲台)西正面(椅子山以西)之三正面，又前進陣地設於大小孤山至水師營南側之線及(一〇三高地附近，且近接市街，作全長七吉米之中央複廓，其工事開戰前尙未完工，爾後鏡意進行，於本防禦線被圍以前告竣，強度益臻。

日第三軍(乃木大將率第一第十師及攻城特種部隊)五月三十一日已奉戰鬪序列，軍司令官六月六日於戰地上陸執行指揮，是時攻城重砲未到暫維現狀而已。新增後備步兵第一旅，從六月廿四日逐次到達戰場。

六月廿六日左翼之第十一師驅逐敵人，佔領劍山小羊島之線。

劍山在水師營東北方約十五吉米小羊島在其東南約

米

七月二日，變更第三軍戰鬥序列，增加第九師，後備步兵第四旅，及其他多數砲工兵部隊。

俄國關東軍司令官士德止西爾中將，欲奪還劍山附近陣地，七月二日至四日以步兵五十五連砲約二十門之部隊，施行出擊，卒被日軍擊退。

第三軍由二龍山東鷄冠山兩砲台間施行正面攻擊，其部署以第一第九第十一師之順序，由右向左展開，八月十八日攻擊準備已完。

第三軍欲以強襲攻取旅順，從八月十九日開始攻擊，未見進步而受大損害，廿四日午後中止攻擊，損害一萬五千八百餘人。

第三軍受第一次攻擊之懲戒。決改用正攻法，增加二十八生榴彈砲，從九月一日開始攻擊作業，以後逐次攻略敵之前進陣地。

九月下旬二十八生榴彈砲運到，各師進行作業，十月廿六日開始總攻擊，雖大加奮勉，僅佔領敵本防禦線之一角，十一月一日復中止攻擊，損害三千八百餘人。

俄之波羅的艦隊已出發東來，第三軍奉命排除萬難，實行第三回總攻擊。

十一月廿六日佔領望台一帶高地，雖開始攻擊，亦不成功，廿七日又中止正面攻擊，決奪取二〇三高地。

第一師廿七八兩日，對二〇三高地及赤坂山反復突擊，雖一度佔領復被敵人擊退。

赤坂山在二〇三
高地正西一吉米

廿九日更增加第七師於該方面，十二月五日僅乃佔領之，遂與該要塞以致命之打擊，蓋該高地能對港內之敵艦觀測砲擊，使失其戰鬥力也。

日軍損害一萬七千餘人。

日軍第三次總攻擊後，軍司令官見已逐次奪取各堡壘，遂決心強行坑道作業，爆破敵本防禦線之堡壘而佔領之，次年一月一日俄軍開城乞降。

此後日軍以第十一師爲鴨綠江軍之主幹，經大孤山鳳凰城轉進於賽馬集方面。

日本營因保全韓國及牽制俄軍之目的，應於撫順方面新增一軍遂以後備第一師加入第十一師編成鴨綠江軍，(司令官川村中將)

第三軍其餘團隊，併合遼陽附近之第八師列入滿洲軍之左翼，分爲三縱隊，從一

月十五日開始運動，向北前進。

第六節 美士漸俄騎兵團之來襲

沙河會戰後，日軍未行大追擊，而對峙於僅少距離之處，前面無騎兵活動之餘地，於是克魯巴金上將，以騎兵三旅及其他部隊，編成騎兵師，命美士漸俄將軍率之，欲以延長右翼之戰線。

俄軍有如是之大騎兵團，如作戰順利，足可破壞日軍後方之鐵橋，粉碎其倉庫，該騎兵團於一月四日奉命令成立。

一月八日，美士漸俄指揮下之騎兵，集合於四方台附近者，共六十九連，人員七千餘名。

一月九日，該兵團分四縱隊由四方台及其附近出發，到處蹂躪日本騎兵及少數之步隊，九日至大灣島旁牛附近。十一日至牛莊城奪取該地通信所，惟鐵橋尙未被毀，十三日再出發得至橋梁之處，該騎兵二日間通過百二十俄里，宿營於藍旗堡新開嶺附近。

十二月二日，攻擊營口車站，注射砲火，編成突擊隊卒未成功，十三日退却，十九日解

散擬進隊，其騎兵仍位置於四方台。

日軍之後方守備隊，雖被若干損害，而於全般並無大影響，僅第七師之一部於營口用鐵路輸送赴援，稍有混雜，未幾即恢復原狀。

第七節 黑溝台會戰

俄軍將騎兵團解散後，右翼遂感危險，遂次以兵力出於渾河左岸，遂以二師增加於西部支隊當時俄國有革命形勢，俄軍有再取攻勢之必要，第二軍司令官古里咨朋白爾克條陳向日軍左翼取攻勢之意見遂蒙採用，即以該軍進攻，一月二十三日該軍（四師半）在四方台附近，次日開始運動，向日本軍左翼攻擊前進。

是時日第三軍僅司令部到達遼陽，軍隊尙在行軍中其先頭漸達香平附近，左翼方面僅有秋山支隊。

日軍總司令官因黑溝臺方面俄軍攻擊激烈，遂以總預備隊之第八師及後備一旅編成薩時軍，攻擊敵人，次又增加第五師及第二師，第二軍預備之第三師，亦由沈且一支部參加戰鬪。

在旅順之第三軍第九師，其大部用鐵道輸送於遼陽附近。

克魯巴金因日軍攻擊激烈，並得謊報謂日本大軍由左翼方面逆襲而來，遂中途變更決心，命第二軍無須深入，於是九萬衆之第二軍，從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於雪地苦戰連日，復退於長灘四方臺之線。

第八節 奉天會戰

二月二十日第二軍按前進集中完畢。

日軍總司令官，於結冰期末，其作戰方針如左：

以鴨綠江軍脅威敵左側。

命第一軍於情勢所許，務以多數兵力脅威敵左翼。

第四軍於現地準備攻擊。

第二軍向敵右翼攻擊。

第三軍前進於渾遼兩河之中間地區，向敵右側背機動。

二月八日下令變更戰鬪序列。

總兵力，合併後備旅共約十九師。

俄軍之配備。

第一軍，廉尼威止上將率十師半，守備高台嶺至萬寶山，更以支隊遠出東方馬羣丹以東，加以守備。

第三軍，比利德爾林古上將率七師半，在萬寶山經李大屯北方本道東西所亘地區。

第二軍，喀里巴爾士上將率十師半，連繫第三軍之右翼，亘四方台之地區。總預備，三師半（第二師在中央後，餘在右翼後。）

合計二十師半

日本鴨綠江軍二月廿三日擊破清河城之敵，廿八日攻擊地塔馬羣丹之敵陣地，延至三月七日不能拔。

第一軍之右翼第二師逐次進攻敵陣地，三月二日至高台嶺之綫，以後戰况無甚發展。

第三軍二月廿七日起運動，三月二日擊滅敵右翼據點之四方台，逐次勝利，施行預定之迂回行動。

第二軍之左翼與第三軍相連繫，攻擊前進。

俄軍自始似無確定之計畫，當日，鴨綠江軍於東方出現時，克魯巴金恐仍如遼陽由東方山地崩潰，急派預備隊於東方，迨發見日本第三軍之活動，將預備隊仍調還西方，爲時已晚，日本第三軍已近迫奉天西側。

三月三日日本第三軍主力到達奉天西面舊鐵道堤，五日到達奉天西側之陣地前。

是日日本各軍攻擊前進，六日各方面無大進步，七日第三軍方面稍有進步其餘無甚變化，夜間知前面敵軍正在退却，八日全軍行總追擊。

九日，鴨綠江軍到達渾河左岸。

第一軍之第二師對葛布街之敵移於渾河左岸，其第十二師，則在該河右岸。

第四軍亦於日沒後渡過渾河。

第二軍到達奉天之西南。

第三軍愈迫近敵之側背。

十日第三軍之第七師一部夜襲北陵佔領之。

鴨綠江軍佔領撫順。

第一軍佔領葛布街台布溝，其近衛師佔領大洋山，射擊敵之退却部隊。

第四軍逕追奉天東側。

第二軍進入奉天。

既而各軍以一部向鐵嶺追擊敵人，餘在現地整頓隊伍。

三月十六日追擊部隊佔領鐵嶺一帶，秋山騎兵團亦繼續追擊。

五月上旬鴨綠江軍至英額邊門，其餘各軍至開原附近。

六月上旬第一線更進至威遠堡門昌圖慶平之線。

俄軍於奉天會戰後愈增加兵力，約有十七軍團，以主力佔領公主嶺，堅守海龍奉化之線，日軍亦漸次增加兵力，有即將施行大決戰之勢。

第九節 日本海海戰

旅順要塞陷落後，俄國東洋艦隊已全滅，其海參崴艦隊亦不敢大肆活動，日本聯合艦隊集結於朝鮮海峽附近，專候俄國波羅的海艦隊之東航。

五月廿八兩日，日本海大戰，俄艦隊殲滅，以後遂無海戰。

第十節 樺太之佔領，(樺太即庫頁島)

奉天會戰後，日大本營規定攻略樺太之作戰方針，以增設之第十三師任之，該師之

一部七月上旬上陸於樺太南部，主力七月下旬上陸於樺太北部，擊破各處敵人，八月上旬平定樺太北部，下旬平定其南部。

當時守備樺太之俄軍，在北部有步兵約四營，在南部有步兵約一營，並有若干義勇兵乘馬兵砲八門至十門，北部之守備兵約六千人，南部約三千一百人，俄國樺太島軍務知事兼島軍司令官里耶布那夫中將以下約四千四百名八月一日降於日本。

第十一節 北韓作戰

日大本營對於進入北韓之俄軍，最初以原口少將所指揮之韓國駐紮軍當之，明治三十八年一月欲擊退俄敵於圖們江以北，增派以後備第二師爲基幹之部隊，併合原有駐紮軍，新編作戰軍，以長谷川上將爲軍司令官，其後備第二師第一次輸送部隊三月上旬上陸於城津，其餘四月下旬上陸於元山，五月中旬集結兵力於城津附近六月初十日前進十九二十日佔領鏡城及輪城，七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佔領富居及富寧北方之線，九月一日佔領會甯，以後休戰，但作前進準備。

當時對於北韓軍之俄軍，爲沿黑龍江集成哥薩克騎兵旅，及支援此騎兵之東狙兵二團砲兵二連，稱爲韓國支隊，安尼時模夫少將指揮之。

第五章 戰爭之終局及結果

第一節 戰爭之終局

本戰役日本陸海軍每戰迭勝，三月奉天會戰及五月日本海戰尤得勝利，六月十日美國遂乘機勸告議和，是時滿洲軍已爲北進準備滿韓要地均爲日軍佔領，制海權亦歸日本，日政府因已達戰爭之目的，遂聽從美國勸告，八月九日兩方全權委員相見於帕士麻，二十九日協定媾和條件，九月一日加印於休戰議約，其結果滿洲軍於九月十六日實行休戰，惟北韓方面日俄佔領地尙未協定不停戰。

海軍日俄兩方九月十七日於羅津浦港外議定中立地帶，十月十六日公布議和條件，其主要條項如左：

- 一．俄國承認日本在韓國政事軍事及經濟上有特殊之利益。
- 二．俄國於一定期間全撤滿洲之兵。
- 三．俄國所得於中國之遼東租借權，讓與日本。
- 四．俄國於長春（寬城子）旅順口間之鐵道及其附屬一切權利及財產，得經中國之承認，無條件讓與日本。

五・割讓樺太南部。

第二節 戰爭之結果

本戰役日本之損失概如左：

一・人員 約十二萬人

死亡及除役 約十一萬八千

其他 約二千

二・馬匹 三萬八千三百五十頭

三・艦船 九十一艘

軍艦十二艘

水雷艇 偽裝砲艦 閉塞船 二十五艘 運送船及其他五十四艘

四・臨時軍事費 約十五億二千三百三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元

陸軍 約十三億八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九百三十三元

海軍 約三億三千九百九十三萬二千二百七十六元

俄國損失雖未詳，然人員約十一萬五千軍費約二十一億八千萬元，其為日本所收容

俘虜及兵器艦船主要如左：

- 一 俘虜七萬九千四百五十四人（內准尉以上二千二百三十六人）
 - 二 鹵獲馬 三千九百八十三頭
 - 三 軍旗 三面
 - 四 火砲 九百五十七門
 - 五 小槍等 十四萬九百四桿
 - 六 擊沉及鹵獲之艦船 九十八艘
 - 七 扣留及解除武裝之軍艦 七艘
- 戰利品爲日本所利用者尙多

本戰役由仁川海戰開端至翌年十月議和，閱時凡二十個月，其作戰地域，陸軍由韓國北部亘滿洲南部波及樺太島，海軍由日本海黃海之全部亘中國海鄂霍次克海之一部並及太平洋之一部

日
俄
戰
史

第二篇 日俄兩軍之作戰計劃

一 俄軍之作戰計畫及其實施之概要

俄國兵備以對西境作戰爲主，其團隊配置，動員計畫，皆以此爲準據，故關於東亞，尤其關於日本之作戰計畫，不甚措意，然至西歷一千九百一十年（日本明治三十四年）設置沿黑龍軍管區司令部，及關東州司令部，同時制成戰鬪一般之基準，其內容如下：日人整頓戰備，較爲迅速，最初即以優勢之兵力相臨，然所恐者，惟韓國之被佔領，未必卽侵入滿洲及俄領土。俄因兵力輸送之關係上，可將韓國委之日本，無須加以攻擊，若彼佔領韓國後，更侵入滿洲及南部烏蘇里，卽可迎頭擊之。然於兵力未能十分獲勝以前，務須避免決戰爲要，又俄之艦隊僅能妨害敵之上陸，故烏蘇里及關東州之軍隊，宜各任該方面之守備，其餘諸隊除守備滿洲內地外，宜悉數集中於奉天遼陽海城之地域，敵若來攻，宜極力遲滯其動作，徐徐退却於哈爾濱，而南部烏蘇里軍及滿洲軍之行動，有密切關係，故沿黑龍軍管區至金州陣地所有滿洲全軍之指揮，均歸沿黑龍軍管區司令官屈羅德可夫上將，金州陣地以西之獨立防禦，則由關東州司令官安黎克西抑夫中將指揮之，由是觀之，多蘭俄米羅夫上將

此等布置，極東問題盡委於上述兩司令官，全然不在歐洲解決，似不以日本軍爲念也。

嗣後對極東之作戰計畫，屈羅德可夫與安黎克西抑夫各自獨立調製，至次年

一千九百二年

安黎克西抑夫申明意見，謂南滿洲及關東州之兩軍，須確實聯絡，一致動作，故其軍隊須全屬於關東州司令官之下，又南滿洲之戰略要點如能佔領，似不必退至哈爾濱，惟南滿洲兵力過於薄弱，有增加兵力之必要云，此意見不爲中央部所容，又次

年一千九百三年復痛論關東州兵力之薄弱，始得增加兵力。在沿黑龍州屈羅德可夫是年之初，新定作戰計畫，欲安全集中滿洲軍，其地域宜選定於開原鐵嶺懿路一帶，而沿

黑龍軍管區之全軍，區分爲南部烏蘇里及滿洲之兩軍，前者與海參威要塞守備隊全然獨立，任南部烏蘇里之防禦，必要時以增援滿洲軍方面，後者以遲滯日本軍之前進，與關東州軍隊相協力，日本軍如佔十分優勢，則受後貝加爾州，黑龍州，西伯利軍管區及歐俄之增援。

此兩作戰計畫，是年夏，陸軍大臣克魯巴金上將至極東，除將集中地點改定於遼陽外，其餘完全採用，嗣又增兵於關東州，八月，克魯巴金上奏俄皇，謂我軍雖進出

於奉天遼陽海城附近，若敵全軍侵入，開戰之初，欲固守南滿洲，殆不可能，豫料旅順必成長期之孤立，故欲勦滅敵軍充足之兵力，非退至哈爾濱方向不可云，此意見又不蒙採納。

然至九月間，仍將關東州司令官安黎克西抑夫之權限，擴張及於極東之全軍，始製成統一之作戰計畫，其概要如左：

日本軍上陸作戰，得用之兵力約十師，全兵力十三師，以三師守備國內，對此欲得優勢兵力，除極東軍外，須派遣西伯利軍管區之二師，步兵三十二營哥羅兵，三十六連砲六十四門，歐俄二軍團，及堪察尼軍管區之四師。

開戰之初，日本軍有較俄軍二倍之優勢，故必取攻勢，其主作戰地，就一般形勢觀之，必在俄軍戰略正面之右翼，即南滿洲及遼東也，其對海參崴，僅爲示威運動而已。

將來戰場既預期在南滿洲及遼東半島，故宜減少南部烏蘇里之防備，而集中極東軍之主力於遼陽海城附近。

日本軍震於俄國艦隊之勢力，當於韓國沿岸上陸，俄軍動員後一月，鴨綠江附近

可得步兵十八營，哥騎兵二十四連四分之三，砲六十八門，動員後兩月，更於海城遼陽間，集中步兵四十四營，哥騎兵四十連，砲九十二門，當據鴨綠江分水嶺附近之險，以遲滯敵之前進，而集中於海城遼陽之俄軍，可脅威旅順敵軍之側背，以和緩其攻擊，誘致之於北方。

此持久戰之間，從西伯利軍管區及歐俄來到之增援隊，預期動員七個月之初，可得較敵優勢之兵力，日本軍此時僅能增加留防本國之三師雖可編成後備隊而缺乏戰鬥力，不能用於主作戰，故宜斷然將集中於南滿之軍隊，速行輸送，待日本軍主力進擊北滿十分明確之時，將南滿軍隊用鐵道移於北方，此際能在吉林拒止日本軍，雖可預決，然當確實不容其進至哈爾濱，故當於吉林，伯都訥，哈爾濱地域，施設防禦工事，而哈爾濱之工事，尤宜成爲堅固之支撐點爲要。

實行此計畫，其最要者，中東鐵道須能確實運行，然該鐵道通過中國兵占領及馬賊充斥之地方，且馬賊行動，當發動員令後，其性質必愈加劇烈，故應嚴行警戒爲要。

據上述理由極東軍之配置如左：

野戰軍。

於遼陽海城間配置由西伯利第一第二第三軍團及其他部隊所成之第一兵團，步兵六十營騎兵六十五連（少一大排）砲一百八十門及工兵二營，以歷寧威止中將指揮之，其步兵十八營東狙兵第一軍三旅及其第十九團騎兵二十八連及三大排，砲七十六門，工兵一營，守備鴨綠江方面，任魏子窩沿岸之警戒。

於拉查多里那伊海參崴北方約十二里波西圖間，配置步兵八營以步兵第三十一及第三十五師之一部編成混成旅騎兵

六連，砲三十二門，工兵一連。

由西伯利軍管區及歐俄開到之增援軍，西伯利第四軍團第十第七軍團及哥軍管區之四師先集中於哈爾濱

，其兵力爲步兵一百六十四營，騎兵三十六連，砲二百五十二門。上述野戰

軍之總兵力，爲步兵二百三十二營，騎兵一百七連，（少一大排）砲五百四十

四門，歐俄增援軍來到，更編成獨立兵團，南滿洲共有二兵團，第一獨立兵團由西伯利四

軍團而成，歷寧威止中將指揮之，第二獨立兵團由第十第十七軍團及埃察尼軍管區之四師而成，男爵比利德爾林古大將指揮之。

要塞守備。

於旅順配置步兵十四營，（少一連）東狙兵第七旅及第五團（少一連）哥騎兵一連，五十七密米

砲六門，要塞砲兵二營，要塞工兵一連。

於海參崴配置步兵八營，東狙兵第八旅，要塞砲兵二營，要塞工兵三連。

於尼古拉抑士克配置步兵一營，動員時擴張爲二營，要塞工兵二連。

上述要塞守備之總兵力，爲步兵三十二營，哥騎兵一連，砲六門，要塞砲兵四營，工兵六連。

後方地區之防禦。

大連及柳樹屯，各配置步兵一營，補充第三第四營

海拉爾，齊齊哈爾，寧古塔，哈爾濱，配置步兵七營，騎兵五連，砲十二門，預定以滿洲守備兵定員外之砲兵編成之。

佔領營口牛莊新民府，使用後貝加爾軍管區之護境兵部隊。

搜索遼河以西，及蒙古方面，用後貝加爾軍管區騎兵六至八連，及砲四門，編成騎兵支隊。

於哈巴羅夫斯克及尼哥利斯克配置步兵四營，及一隊。

於布拉俄修斯克及沿黑龍江哨所，配置步兵二營，砲十門，及一隊。

於後貝加爾州，配置步兵六營及一連，騎兵一連，砲二門及二隊。

於樺太(庫頁島)配置四隊。

東亞之鐵道保護，以護境兵團各隊，及鐵道兵二旅後黑龍江及烏蘇里鐵道旅。任之。

俄國擁有絕大兵力，東亞作戰僅使用其一部，且加入多數之豫備部隊，其主要原因，雖因對於隣邦兵備及國內鎮壓，力避移動歐洲及中央亞細亞兵力之不利，而又蔑視日本軍之作戰能力，謂即此已足一舉而粉碎之，不用大兵，職此之故。

兩國國交斷絕後，旅順艦隊，爲敵軍所襲擊，殆失制海權之大部，日本軍到處可以上陸，遂不得不增大旅順及海參崴兩要塞之防備，並講對各方面掩護主力軍作戰之方法。

當時多蘭俄米羅夫上將，其對俄皇之間，謂俄軍應集中於哈爾濱，又參謀本部長沙哈洛夫中將，謂忖度日本之意圖，其對旅順艦隊之打擊，蓋欲挫折我攻擊力，使運送船行動自由，次必陷落旅順，全滅我艦隊，更北進以佔領哈爾濱，使黑龍沿海兩州，與本國離隔云，然安黎克西押夫總督於二月下旬，其奏章則謂，豫想日本軍之行動，既以四師兵力之第一軍在韓國上陸，必向北行動，恐又有同數之第二軍續行

上陸，共向鴨綠江，其他三至五師之第三軍，不攻擊旅順，而上陸於韓國之西岸，與他二軍相連合，攻擊鴨綠江畔之我部隊，日軍雖絕對不向南部烏蘇里及吉林行動，其第三軍若向營口及其附近上陸，則我軍極感苦痛，蓋在鴨綠江之我部隊，因此必受後方斷絕之害也，然此附近之沿岸，不適於大部隊上陸，且有我軍確實佔領，日軍出此，究屬冒險行動，總之，目下日軍行動神祕，故我應以一部隊守備關東州沿海州及鴨綠江方面，集中主力於南滿洲，日軍於何處上陸，即取應付之策云，此計畫與開戰以前相異，三月上旬，忽謠傳日軍於山海關上陸，與清軍連合前進，遂更計畫集中地退於鐵嶺以北，尋至四月，麥加羅夫海軍中將戰歿後，極願慮敵軍於關東州上陸，是月上旬，又得情報，謂日軍有三師至四師將於吉林或寧古塔試其策動，因增加南部烏蘇里及吉林地方之守備，最重要之哈爾濱，僅駐有西伯利步兵第一師，欲俟確知日軍不運動於南部烏蘇里及吉林方面，再輸送於南滿洲，海參崴除衛戍兵外第六第八團，尼爾秦士克即尼布楚步兵團之二營及補充兵二營，砲兵四連，哥騎兵三連，吉林有東獵兵有尼爾秦士克步兵團之五連，黑龍江騎兵營之一連，波西圖有東獵兵第七團砲兵一連，騎兵二連，俄軍屢次紛更，均因不明日本軍之行動所致，其後南滿洲集中大見進步，而貔子窩方面距集中地過遠，不徒無妨害敵人上陸之謀，反憂其不進入滿洲云。

三月下旬，滿洲軍司令官克魯巴金上將。赴任遼陽，於最初作戰方針，概無變更，惟因不明日本軍之企圖，僅豫想其行動，而爲相當之準備。欲俟兵力已達豫期之優勢，施行一大決戰，

此等意圖，於八月中旬以前，必無大規模之攻擊，觀於該上將之宣言及其俄都臨心集中，此時敵若前進亦毫不介意，俟貯蓄十分兵力攻擊之準備已成，然後大舉前進，此等準備雖須長時日，然必得最後之勝利，吾人須能忍耐此困難之時日云。

其判斷，謂雨季前日本軍必不踰遼陽南方之山脈施行攻擊，我軍於此期間集中完畢，綽有餘裕，並孜孜研求掩護之策，縱日軍越鴨綠江更近進於遼陽，而我之攻勢行動，亦非得策，因此遂增加該方面之兵力，以遲滯日軍之前進，嗣又感覺右翼方面，形勢漸次危險，

開戰以來，滿洲南部馬賊橫行，苦力亦拒絕鐵道及其他工作，居民不應家畜糧食之徵發，又謠傳日軍於山海關附近上陸，與中國軍連合向新民府前進，安黎克西抑夫總督遂疑慮遼西馬玉崑部隊之行動，欲制其機先擊擾之，因此常牽動俄軍司令官之意志，且克魯巴金上將亦疑日本第一軍侵入滿洲，同時於他方面企圖上陸，亦屬必然之勢，因於該方面愈增危懼。

更增加遼河支隊之兵力，以掩護遼陽方面集中軍之右側，且以監視遼西之中國軍，當時按黎克西抑夫雖任極東總督，而滿洲軍及後方諸機關之大部，均屬克魯巴金上將之令下，惟艦隊沿黑龍軍管區內之部隊，及後方機關之一部直轄於該總督。

因此作戰上屢次發生異議，滿洲軍臨時司令官歷尼威止中將先會建議謂旅順要塞至爲重要，宜以東狙兵第九旅增援之，克魯巴金上將亦同意，安黎克西抑夫總督則謂備增加東狙兵第四旅之二團已足，不欲減少南滿洲集中之兵力，竟不從其言，又該總督之西伯利第一師駐於哈爾濱，克魯巴金謂該地距海甚遠無虞敵襲，且以後輸送至南滿亦極不便，縱日軍進出於吉林方面或南島蘇里可用歐俄來到之部隊適時赴援，總督則謂該師係戰略預備並能隨時派遣於滿

洲，不用其言。迨十月間，該總督調還俄都，全軍遂歸克魯巴金統率。

先是俄國知日本軍能力不可侮，雖增遣若干部隊，而克魯巴金欲從遼陽取攻勢，仍感兵力不足，更求增派，輸送未終，已有遼陽會戰，竟退却於奉天方向，迨增遣兵來到，遂轉取攻勢，而有沙河之會戰，是皆不外欲實現作戰計畫中集結優勢兵力施行大決戰之旨也，然事與願違，僅得保有沙河右岸之地，知非注入大兵力不能挽回形勢，幸得由歐俄盛遣增援諸隊，作戰第二年初（日本明治二十八年），其大部到達奉天，將作一大決戰，復被日軍所破，遠退於四平街陣地，遂又考慮鐵道之輸送效能，及補足物資所許之範圍，集合其兵力，集中將次完結，而兩國休戰議和。

二 日本軍之作戰計畫及其實施之概要

俄國陸軍之全兵力，戰時雖等於日本兵力之七倍，然據日本參謀本部之判斷，其得用於極東者，必不能對日過於優勢，列國之離合向背雖不可豫知，而就東亞之利害關係推測之，大概皆處局外中立，可無疑義，且日本與英國為同盟，若俄國連合歐洲之他二國，則英國亦必與日連合，勢必促成全世界之戰爭，觀察列強對峙之現勢，俄國必不能以全兵力使用於極東，蓋兵力配置一失，其權衡影響於外交不少，故必。

留兵力之大半以備之，就中俄國視爲最重要者爲德奧兩國，次卽土耳其勃牙利間之紛擾，漸使巴爾幹半島紛紛多事，他如高加索，土耳其斯坦等屬地，亦不可附之等閒，凡充此等之用，大約須全兵力七分之五以上，以其餘對日本，卽七分之二也，而其限制極東用兵之最大原因，尙別有在，卽給養困難是也，蓋東部西伯利人烟稀薄，地方物資不足以供給全軍，馬糧及副食物之一部，雖可得之於滿洲，而給養之大部，必仰待本國之供給，以一線單軌之鐵道輸送給養諸品戰用器材及補充人馬等，其效程自屬有限，尤其在貝加爾迴湖線，因線路建築設備未完尙未通行，太減少其輸送效程，故決不能給養三十萬以上之兵力，且當時俄國形勢，國內動輒大亂，以此推算，愈決其不能運用三十萬以上之兵力，其戰鬪員僅能用二十五萬內外而已，日本得用於海外之戰鬪員，殆與之相等，可望始終以對等之兵力相交戰也。

俄軍之集中地究在何處，是爲一大問題，惟俄軍於尙未判明日軍主作戰地在南滿洲或烏蘇里以前，必集中於便於前赴此兩地之處，故其烏蘇里部隊，似集中於尼古拉伊斯克附近，南滿洲之部隊，似集中於奉天，或遼陽附近，以其餘駐紮關東州，其由西伯利及歐俄前來之各隊，必先集中於哈爾濱，然其銳意經營之南滿洲，委之於

日軍，任其蹂躪彼烏能忍，故必逐次輸送兵力於該處。合之原來軍隊，據一月下旬調查隊，若後貝加爾州以東諸隊動員，除護境兵補充隊外，有步兵九十六營，騎兵七十五連，砲兵三十連及一大排（二百三十門），工兵八連，要塞步兵一營，要塞砲兵十七連及一部隊，要塞工兵一連。共謀對日之策，若然，則日軍可集結兵力以擊破之，若俄不用前策，而命烏蘇里及南滿洲諸隊，與日軍保持接觸，漸次誘致日軍於北方，卽於此時待主力軍集中完畢，再圖南下，則日之主力軍，務殲滅南滿洲之敵，再向前進之敵主力攻擊。當時日軍之作戰大方針，在引導主作戰地於滿洲，求敵主力，遠擊攘之於北方，艦隊則前進擊破敵之太平洋艦隊，獲得極東之制海權，本此方針，其陸戰分爲二期計畫，大概如左：

第一期作戰計畫

第一軍由韓國進出鴨綠江右岸，牽制敵軍，第二軍乘機占領遼東半島東南岸之一點，構成根據地，第三軍亦上陸，監視旅順要塞，必要時則攻略之，第二軍與第一軍相策應而北進，卽於此時，於第一第二軍之中間，或渤海東北岸，以第四軍上陸，各軍相呼應，以佔領遼陽。

第一期作戰計畫

第一期作戰開始，如在春季，則其成功當在秋季，故在遼陽以北形勝之地，施行冬營，以整頓休養其兵力，待次年陽氣回復，求敵以擊滅之，使不能復起。於兩期間適當之時期，攻略樺太。（即庫頁島）

俄國雖迭次增大其極東艦隊，而當國交切迫之際，其海軍力尙未能凌駕日本，故兩國于戈相見之際，俄海軍應將其艦隊全力改主力，集合於旅順，以待增加艦隊之來到，或即舉現在之艦隊，迅速與日軍決戰，或分置其艦隊於日本海及黃海，伺機而動，皆不可知也，第二第三策於日有利，恐其必選用第一策，若然，則決戰甚難，曠日持久，陸戰或能佔日本之機先，畢竟日本有一日之延緩，則俄國多一日之戰備，故日本應不待海戰之結果，輸送有力軍隊於韓國佔領其京城，朝鮮及對馬海峽，有日海軍確實佔領，此舉決非冒險也，縱兩方各以一師向京城，日軍有較先佔領之成算，因此開戰後日軍即一部隊於仁川上陸，迅速佔領京城，恢復被俄國壓迫之韓國地位，嗣以一師上陸於韓國南岸或東岸，開進於京城及其附近，以待海戰之結果，他如俄軍涉圖們江由北前進，因地形險峻路程遙遠，殆事所必無，不足爲意也。

日軍若已得海戰之勝利，則速派强大之兵力進據韓國之西北，既以確實佔領韓國，且以期初戰之勝利也，於是以第一軍之主力二師，上陸於韓國西岸，與先發之師併合，進入南滿洲，而俄軍若由南滿洲烏蘇里及莫斯科軍管開進三師於韓國北境，至少須動員後百餘日，若不動關東州及烏蘇里之兵，而於遼陽附近置戰略之豫備，待日軍上陸始就運動，則所須時日尤多也，此判斷既已明瞭，日軍若以鎮南浦爲上陸地，以大同江清川江間爲開進地，必能先敵以三師之兵開進完畢，此三師內含派遣於京城之一師，然當結冰之際，日方不可不於仁川上陸，而開進地亦必變更於大同江左岸之黃州附近，以致遲延若干日，然敵到達該地，亦必增加若干日，故日軍先敵佔領大同江左岸，必非難事，因此第一軍主力之上陸，應於獲得制海權後實行之，其上陸點在結冰期以仁川爲本上陸地，以海州爲補助上陸地，在解冰期以鎮南浦爲上陸地，爾後第一軍前進佔領鴨綠江右岸，第二軍^{三師及騎砲兵各一旅}依其掩護，顧慮敵海軍之妨害應在遠隔旅順之遼東半島東南岸上陸，且因兩軍宜近接相策應，其上陸地選定於大孤山附近。

上述作戰計畫，係開戰以前所決定，其第一期按計畫施行無阻，而因撲滅敵艦隊，

著手攻略旅順，敵軍頑強抵抗，費時甚多，主力軍作戰，大受其影響，當實施第二期計畫時，忽起沙河會戰，雖能挫折敵人，而未能獲得豫期之成效，究因兵力寡少之故云，次年歲初，陷旅順，更以一兵團進向北韓，嗣有奉天附近之會戰，大破敵軍，更命滿洲軍擊攘面前之敵於遠驅之於北方，別遣一軍攻略樺太，又增加北韓兵團速入韓國，驅逐敵人，是皆作戰之大方針也，然俄國兵力，其資源滔滔不盡，鐵道效程亦大見增加，若俄軍勢力再振，對此之日軍準備，極爲廣大，不易告竣，又攻略樺太，及北韓兩軍之前進，皆因波羅的海俄艦隊之東航，日海軍忙於迎敵，不能得其援助，遂未實行，迨日本海海戰，日軍大捷，復按照當初方針，先攻略樺太，以北韓軍擊攘韓國之敵，以其餘兵力增加滿洲軍，欲待秋高馬肥再試一決戰，準備甫竣，適遇休戰議和，最後之決戰，遂不果行。

日
俄
戰
史

第三篇 日軍佔領韓國及遼東半島之概況

當西歷一千九百零三年，即日本明治三十六年四月間，日本因中俄交涉不易解決，遂自與俄國交涉，至次年一月下旬爭論未已，以後情況愈非，已證明非戰爭無解決之希望，然尙在再維持殘局，直至二月一日，日本參謀本部所知之情況如左。

一．俄艦隊主力集中於旅順港，其一部在海參崴，均各整頓戰備，其巡洋艦及砲艦各一艘在仁川，似欲防備韓國。

二．俄國增加艦隊在紅海，五六星期後可與主力艦隊相合。

實際俄增加艦隊由威廉尼士少將統率，二月下旬到達紅海之南部，因中立國補充煤炭甚難，且恐日軍偵知，不克與主力艦隊併力破敵，二十三日在地中海奉命駛歸本國之波羅的海。

三．在關東州之東狙兵第三旅，受命令監視鴨綠江沿岸，其步兵約二營砲兵若干，一月二十一日出發至遼陽附近爲宿營準備，徵集車輛，將糧食被服送至鳳凰城，又於東三省收買中國馬二萬頭。

四．俄軍分爲南北兩軍，計畫集中於南滿洲及烏蘇里，又其準備派至極東之軍隊，在歐俄有第十第十七兩軍團，豫備步兵第五十四第六十一第七十一第七十八之四師，砲兵第五十四第六十一第七十一第七十八之四旅，在西部西伯利，

有西伯利步兵第一第二第三之三師，西伯利哥騎兵四團，及西伯利預備砲兵若干，其集中計畫，似於遼東半島集中東狙兵四旅，計步兵四營，二營在烏蘇里南部集中東狙兵四旅，及第三十一第三十五師之各一旅，計步兵四營，二營在哈爾濱齊齊哈爾間，集中預備四師，步兵四十八營，砲兵二十連，及西伯利預備部隊，步兵六十一營騎兵十連，砲兵若干。在海拉爾集中一軍團，步兵廿四營騎兵十二連，砲兵十一連工兵一營等，在赤塔集中一軍團，步兵二十四營騎兵二十連，砲兵十三連等。在貝加爾湖以東之兵，集中於滿洲及烏蘇里，將西伯利全部之預備步兵八團，編爲軍團，又新設東狙兵第九旅，將東狙兵旅改爲師，並將去夏派來之步兵第三十一師之一部，改爲戰時編成，因此所須之人員，均由歐俄增遣。

五. 由一月二十三日起，每日開七列車將軍需品送至極東，目下尚在輸送，其軍隊輸送，預定於二月四日開始。

六. 俄國參謀本部長及陸軍大臣，已製成作戰計畫呈准，又俄皇以全權委任於安歷克塞抑夫總督，該總督雖決心戰爭，而欲遷延戰爭開始時機，以待威廉尼士所率增加艦隊之來，及西伯利第三軍團編成完竣，並旅順船渠之竣工。

日方判斷上述情況，已明瞭俄軍之真相，及今不圖，必陷入俄之術中，不可挽回，

其勢甚明，戰爭既不可避，須乘其戰備未完時開戰，日參謀總長大山巖二月一日以此意上奏，并向政府當局陳述。

二月五日平和破裂。八日，日軍臨時派遣隊於仁川上陸，即日佔領其京城，日海軍於仁川及旅順兩港，擊破俄艦，其陸軍可逕向韓國西海岸上陸，大本營遂將原定之

馬山浦露梁津之上陸作罷，第十二師師長井上光逕向仁川上陸，十六日於該處上陸，遂次入韓京，尋即占領平壤。

又命第一軍司令官黑木爲楨主力近衛師及第二師待解冰期，於鎮南浦上陸，以第十二師屬之

，然俄軍似據鴨綠各岸以待之，故又加重砲兵團，十一生的榴彈砲四門之四連及多數架橋縱列材料

，第一軍遂於四月二十一日開進於韓國義州，及其以南，先是第一軍前進於平安北

道，其兵站線以海路爲主，故編成韓國駐紮軍，掌大同江以南之兵站，兼任韓國之

綏撫，嗣後海戰情況愈佳，第二軍可於大連灣附近上陸，前此大本營對於主力軍上

陸之計畫有三，一爲主力軍一舉即向大連灣附近上陸，速斷絕關東州之交通，於該

灣爲大根據地，二爲於大孤山及其以東上陸，於第一軍近相策應，三爲於大沙河河

口至登沙河河口之間上陸，然四月下旬，敵似於遼陽附近集結約四師，金州蓋平及

鳳凰城方面集結各約二師，旅順約一師，故第一案於敵人來攻，計算其時日，對於

陸軍不徒不足畏，且爲作戰上最所希望，惟對海軍頗有危險，第二案不徒上陸不便，且有以後作戰進行遲緩之害，然最安全，故遂採用第二案，以待海軍情況，可用第一案之時機，因此第二軍之戰鬪序列，爲第一第三第四師，騎兵第一旅，野戰砲兵第一旅，蓋計畫時顧慮作戰地域，用有山砲之師，今於大連灣附近上陸，地形平坦，顧慮守兵之防礙可充分使用野砲矣。

四月四日，聯合艦隊司令官東鄉平八郎，更施行旅順口第三次閉塞，大本營卽以此規定陸海軍聯合作戰之基礎，如閉塞能以四月底以前成功，則於大連灣上陸，否則於大沙河河口上陸，預定以是月二十五日爲上陸第一日，十一日更製定閉塞成否之兩作戰計畫，成則於大窰口小窰口及大連灣上陸，不成則於大沙河河口至登沙河河口之海岸上陸，與第一軍相策應，求敵以攻擊之，然至二十二日，更本於艦隊司令官之決心，第二軍確定於五月一日，不問閉塞之成否，決行上陸，兩軍配置參照附圖第二

第二軍 司令官 奧保鞏 第四師主力 第一第三師及 因聯合艦隊之準備延期， 四月三十日集合於大同江口，與第三次閉塞相連繫，五月五日，命其第一次輸送部隊，於大沙河河口之西南海岸上陸，且命第一軍於第二軍上陸之先，進出鴨綠江右岸，牽制敵之南進，於是五月一日，第一

軍攻擊敵人，出領鴨綠江右岸，尋即進至鳳凰城，不料遼陽蓋平附近之敵，無南進之意，即金州及旅順附近之敵，亦不敢妨礙上陸，第二軍上陸極容易。

第一第二軍之中間，有廣大地域，慮為敵人所分斷，遂命一師於大孤山附近上陸，運動於岫巖析木城方面，與第一或第二軍協同動作，遂編成獨立第十師，該師上陸雖不可不與第二軍同時，而因運送船之不足，因輸送第二軍傾注全力，且追送第一軍軍需品須用船舶之故，五月十九日開始上陸，雖未受敵之妨礙，而因上陸地不良，艤陸效程極為遲緩，

又同時計畫以一師於威鏡道上陸，亦因對敵之海參崴艦隊，不能分割我艦隊之力，且輸送力缺乏，遂變更計畫，暫待情況之推移。

第二軍及獨立第十師，於遼東半島之南岸，已得立腳點，遂準備北進及旅順攻圍軍之編成，以第五第十一師編入第二軍之戰鬥序列，先是，大本營據聯合艦隊之報告，大連灣之掃海，非於陸上佔領金州半島之咽喉，不能實行，遂命第二軍當之，當時俄兵守備金州南方之南山附近，第二軍於五月廿六日擊退之。廿九日正午佔領大連。既而第五第十一師之戰鬥部隊，逐次上陸。以第一第十一師編成第三軍，司令官乃木希。使當旅順之敵。命第二軍準備向北轉進。當時俄艦主力蟄伏旅順，為待機姿

勢。其勢力不可侮。非從陸上覆滅其根據地、無策可施。又日陸軍須於大連形成大根據地，以爲滿洲各軍之主策源地，遂取攻略該要塞之策。

六月上旬，得遼陽蓋平附近之敵，漸次南進之報。因急以第六師增加於第二軍。且鑑於南山之攻擊。以後備步兵第一第四旅各旅均在編成增加第三軍。而第一軍之右側，常有強大之敵騎動作。欲於該軍前進中確實掩護其兵站線。編成近衛後備步兵旅第一團之各第一營已出征守備兵站。並將後備步兵三營，增加於第一軍。又獨立第十師，愈前進愈感其兵力不足，遂編成後備步兵第十旅以增加之。

第二軍六月十三日於普蘭店大沙河之線出發。十五日戰於得利寺附近，大破敵軍。十七日達得利寺長嶺子得利寺西北約五里半之線。第六師之先頭部隊。是日合於軍當時有俄波羅的艦隊來航之報。

大本營欲乘其未到殲滅旅順之敵艦。訓令第三軍勉其迅速攻略旅順要塞，以覆敵艦之根據地。

六月中旬，日大本營欲以第一第二軍及獨立第十師滿洲兩期前，進出遼陽平野。擊破敵主力。以此爲作戰大方針。規定以後計畫概要如左。

一・第三軍增加第九師。必要時並增加野戰砲兵第二旅。

二、第一軍以約一師之兵力，進至草河口附近。依其掩護於通遠堡蓄積三師約二十一日量之糧秣。

三、第十師於七月六日以前，蓄積二師二十日量糧秣於岫巖。新開嶺支隊，依蓋平方面之戰况協同動作爲要。

後備步兵第十旅，從七月一日於大孤山上陸，追及第十師。

四、第二軍從六月十九日，向蓋平前進而佔領之，以強大之先進部隊，佔領大石橋及營口。

熊岳城以北之給養，用海路運搬之糧秣。

以上計畫如能按預定施行，且爲情況所許。各軍可向遼陽附近繼續前進，如不能按預定施行而入雨期中，則在當時位置經過之。

大本營根據此計畫，欲迅速進出遼陽附近攻擊敵人，六月十九日訓令第一第二軍及獨立第十師，第一軍以一兵團進至草河口附近集積糧秣於通遠堡附近，第二軍務續進至蓋平，獨立第十師駐主力於岫巖附近，卽於該處集積糧秣，又命兵站總監於第一二軍佔領熊岳城後，糧秣可於熊岳河河口積陸。

此時欲隨作戰之進行，利用中東鐵道，編成野戰鐵道提理部，派遣於大連。六月二十日，第一軍司令官觀察目下情況，欲以全力擊攘賽馬集及分水嶺附近之敵。並請調歸淺田支隊。大本營訓令該軍，於後備步兵旅增加第十師以前，不准調歸淺田支隊，雖許以必要兵力前進，惟不得進出分水嶺以北，於是第一軍從六月二十三日著手運動。

第二軍得利寺戰鬪後。雖豫定向蓋平前進。而因兵站輸送不繼，未能實行。迨奉到十九日之訓令。欲不失機宜，以策應友軍。冒險於二十二日前進至李官村河之線。是時熊岳城附近之敵，早已退却，日騎兵之一部，於二十一日佔領該地。軍司令官遂與聯合艦隊協議，糧秣自二十五日起於熊岳河河口磯陸，全軍自二十四日起準備向蓋平前進，然二十三日據聯合艦隊通報因海面情況不穩，糧秣輸送宜暫停止，而陸上運搬力未能跟隨軍之前進，遂變更計畫。暫駐於現地，將來之前進期，殆難於計畫。獨立第十師仍在岫巖附近，按豫定集積糧秣，並於析木城附近，有集積一師增加給養品之希望。

先是，大本營欲隨作戰進步，於滿洲統率數軍，六月二十日。命編成滿洲軍總司令部。

，以大山巖爲總司令官。兒玉源太郎
爲總參謀長越三日，編成完結，執行滿洲軍之指揮，是日，

大本營訓令滿洲軍總司令官，規定其所屬之野戰軍第一第二第三軍
及獨立第十師其關於聯合艦隊協

同之動作，可與該司令長官協議之，又命令第一第二第三軍及獨立第十師，入於滿洲司令官指揮之下。

附記 俄國夙昔所建之策略，如兩國開戰先以一部據鴨綠江之險，而集中野戰軍主力於南滿洲，然延至千九百零三年一月上旬，極東總督乃有主張，謂非取自衛上必要之處置，必被日本制其機先，宜速將極東及西伯利之軍隊動員，且以前進部隊，佔領鴨綠江畔，一月八日，俄皇雖許其準備動員，而佔領鴨綠江畔，非最後之時機不可，故以兵力送至該處，實爲二月下旬，以後遂坐視日軍之佔領韓國，屢次變更其北方限界，然二月八日，俄皇所與極東總督最後之詔勅，其要旨如左。

戰爭開端當使在日本，而日軍於南韓及元山以南之東海岸上陸，不必對之有何等處置，惟日艦隊超越北緯三十八度，不問其陸軍如何，宜即攻擊之。此訓令於受日艦隊襲擊後，方至旅順，遂失其攻擊時機。

開戰前俄國觀察其艦隊勢力，豫想日軍僅能於韓國東岸或鎮南浦以南之韓國西岸上陸，迨二月八日旅順艦隊，受日海軍之襲擊，損傷主要之三艦，失去制海權之大部，日軍於三四星期解冰後，其形勢不徒可於韓國西岸上陸，並可於遼東半島上陸，當時歷寧威止中將爲臨時滿洲軍司令官，報告陸軍大臣克魯巴金謂日軍可用於遼東之兵力爲十三師，卽一百七十五營，故欲得確實之勝利，我至少非有二百營不可，如日本編成後備隊，派遣一部於滿洲，其隊數不下二百五十營，總之目下滿洲軍兵力極薄弱，不得不暫與優勢之敵相交戰云，嗣於二月八日，極東總督由旅順至奉天，與歷寧威止中將議決將來作戰事件，其概要如左。

一·對日軍主力於遼陽海城間集中。

二·因旅順守備薄弱，留置東狙兵第十三第十四團於該處。

三·速遣預定之部隊於鴨綠江畔，但在判明情況以前。因右翼有危險，留置步兵約一旅於鳳凰城。

四·置預備隊於海城，嚴密警戒蓋平熊岳城沿岸，特於營口設防備，遮斷遼河

河口。

二月下旬，極東總督因熊岳城附近不便上陸，且海岸尙未解冰，遂命東狙兵第九旅之一團，與守備該處沿岸東狙兵第十團交代，俾東狙兵第三旅集合於鳳凰城，嗣又派遣東狙兵第一旅於鴨綠江畔，於海城集中強大兵力，以東狙兵二團營^四沿海州龍騎兵團，及後貝加爾哥騎砲兵第二連，任營口蓋平熊岳城沿岸防禦線之守備，以後更本克魯巴金之意見以東狙兵第九旅之一團代任營口之守備，派遣該處之東狙兵第十五團於關東州，增加旅順守備隊，又命歷寧威中止將以東狙兵第一旅之一部駐遼陽，派遣東狙兵第三旅於鴨綠江左岸，爲米士漸俄支隊之收容隊，以避決戰。

當時克魯巴金上將，豫想日軍在營口附近上陸，當在三月上旬至中旬，其由韓國進出鴨綠江附近，當在三月下旬，並特別顧慮營口方面，三月二日電報極東總督，作戰計畫所定東狙兵第一旅及其第十九團，中止派往鴨綠江方面，務速以東狙兵第一第五第九旅，集中於海城，以強大部隊守備營口熊岳城之海岸。此時俄皇訓示極東總督，謂戰爭初期保護中東鐵道，尤應傾注全力以守哈爾濱

，又對於日軍之攻擊，雖應從鐵道線遠向南方支持之，而於兵力集中不足以前不可決戰，旅順雖須有強大之防備，而海參崴要塞，沿海州地方，對於敵攻擊亦應配備相當兵力，特於滿洲集中優勢兵力，然後與敵以大打擊，以遮斷其陸軍之連絡，於是極東總督，三月三日，於奉天議決之要旨如左。

一· 豫定於哈爾濱築設堡陣可容三十營之守備，僅以後貝加爾哥步兵營及護境兵隊駐之。

二· 增加鐵道掩護兵，必要時可組織義勇團隊。

三· 於鳳凰城及鴨綠江畔，配置以步兵一旅爲基幹之前衛，此前衛戰鬥力雖不充份，而佔據鴨綠江之險，有支持長時間之希望，以騎兵行動於敵背後亦爲必要，遂以「威爾夫尼秦士克」哥騎兵團，據貔子窩向大孤山方面遊擊，以騎兵二三團，附以乘馬獵兵及騎砲兵，以興京爲根據，向寬甸及懷仁方面遊擊，其他使用多數小別動隊，亦爲必要。

五· 對於敵上陸於營口蓋平海城地域堅固守備，特於旅順移置六「就母」砲

約十三生的半

於營口，若敵於該方面上陸，則於預先構築之鞍山站陣地極力抵

抗。

六、派遣護境兵於北中國鐵道方面，對中國取防禦之策，利用馬賊佔領新民府附近之渡河點。

七、派遣東狙兵第十五團，要塞砲兵第二營，及水雷連，增加關東州之兵力

。防禦關東州使用步兵二十營要塞砲兵三營，及砲兵三連已足，且因滿洲軍野砲兵不足，由要塞撥砲兵一連編入滿洲軍。

八、組織軍團之部隊，爲西伯利第一軍團。

東狙兵第一第六第九旅，沿海州龍騎兵團，黑龍哥騎兵團。

西伯利

第二軍團

東狙兵第五旅步兵第三十一及第三十五師之各第二旅。烏蘇里哥騎兵團「安爾古尼」哥騎兵第一團

西伯利第三軍團

東狙兵第三旅西伯

利步兵第一師後員加爾哥騎兵旅。

關東州之兵備雖有限制，而歷甯威止中將，呈請更增加二團，克魯巴金上將許之，乃與極東總督交涉，決以東狙兵第十六團及東狙兵各團之第三營，派往旅順，於是最初集中計畫關東州之守備兵，由步兵十四營（少一連）改爲步兵二十七營（少一連）。

當時歷甯威止中將，恐日軍以一部由錦州方面上陸，爲中國軍之中堅，不意間現出於遼河方面，故佔領大灣

遼陽西方約十二里

認爲必要，然過早侵犯中國之中立，亦

屬不利，欲見機施行之。

克魯巴金上將，奉令為滿洲軍司令官，三月二十七日到遼陽。以南部支隊指揮官沙哈洛夫為參謀長

歷甯威止中將為烏蘇里軍司令官，是時滿洲軍及關東州兵團集中如左。

東部支隊 指揮塔他林士幾少將，含有美士漸俄及麻多里托夫兩支隊

該支隊為東狙兵第三師，以旅改師尙未完成共八營機關砲連，東狙砲兵第三旅 以營改旅尙未完成共二十四門

東部西伯利山砲第一連 八門「赤塔」「威爾夫尼秦士克」，「安爾古尼」各哥騎兵

第一團，及烏蘇里哥騎兵團 計二十連 後貝加爾哥騎砲兵第一連 六門 東部西伯利工兵

第二營，工兵二連 東狙兵第十五團之乘馬獵兵一隊，各隊均在鴨綠江方面。電信一連

南部支隊 三月十五日其兵力為東狙兵第九師，沿海州龍騎兵團，東狙砲兵第三旅第一連，後貝加爾哥騎砲兵第二連，計步兵八營，騎兵六連，砲十四門，至同月二十日，東狙兵第九旅（三連）到與東狙砲兵第三旅第一連同派往鴨綠江方面，又白列仰爾齊夫中校所率遼河支隊，（護境步兵四連騎兵六連砲六門）亦屬於該支隊，以後隨滿洲軍集中，逐次增加兵力，其指揮官為沙哈洛夫中將，該中將調任滿洲軍參謀長遂以第一師長劫命古洛夫少將暫代嗣後塔啓里白爾古中將為軍團長，指揮該支隊。

其兵力為東狙兵第一師 九營半，東狙兵第九師 八營半，東狙砲兵第一第九旅 各二十門

沿海州龍騎兵團 六連，後貝加爾哥騎砲兵連，該支隊在海城附近。

總預備隊

東狙兵第十七第二十團計七，東狙砲兵第五旅二門，東部西伯利工兵第一營一在鞍山站。

東狙兵第二十二第二十四團計五，東狙兵第三十一師第二旅五營，東狙兵第三

十五師第二旅八營，東狙砲兵第六旅二十門，赤塔哥騎兵第二團六連，黑龍哥騎兵團

半，東部西伯利工兵第一營工兵及電信各一連，在遼陽。

東狙兵第二十三團三營，東狙砲兵第四旅第二連四門，黑龍哥騎兵團之半連，在奉天。

滿洲軍在集中地帶者共步兵五十四營半，哥騎兵三十九連，砲一百五十

關東州兵團指揮官士德止西里中將

東狙兵第四第七師各十營，東狙兵第五團三營，補充步兵二營，東狙砲兵第四旅

東狙砲兵第七旅三連，「威爾夫尼秦工克」哥騎兵第一團第四連，要塞砲三營

，關東工兵一連，關東地雷一連，皆在關東州，其主要任務在防備旅順要塞

先是，西伯利步兵第一師，按計畫應於四月二十一日到遼陽，偶得情報謂日本

有一軍由波西國或造山浦圖們江江口上流約二里之右岸向吉林，或甯古塔哈爾濱行動，極東總

督呈准留該師之三團地一團留守後方於哈爾濱。俟日軍情況判明後再向東方或南方移動，該師在哈爾濱下車後，僅以西伯利步兵第一團之二營遵總督之命向奉天輸送，其原在該地任警備之東狙兵第二十三團，輸送至遼陽。

由三月下旬至四月下旬，東狙兵各團之第三營，東狙砲兵旅之第四連，皆從歐俄來。且變更軍團之編成，以東狙兵第一第六第九師東狙砲兵第一第六第九旅，沿海州龍騎兵團，黑龍哥騎兵團後貝加爾哥騎砲兵第二連，東部西伯利工兵第一營，編成西伯利第一軍團。以東狙兵第五師，步兵第三十一第三十五師之各第二旅，東狙砲兵第五旅，砲兵第三十一第三十五旅之各一營，「安爾古尼」及烏蘇里各哥騎兵第一團，東部西伯利工兵第二營，編成第二軍團。以東狙兵第三師，東狙砲兵第三旅，西伯利步兵第一師，「威爾夫尼秦士克」及赤塔各哥騎兵第一團，後貝加爾哥騎砲兵第一連，東部西伯利山砲兵第一連，編成第三軍團。另以後貝加爾哥騎兵師，後貝加爾哥騎砲兵第三第四連，歸軍司令官直轄。

軍司令官克魯巴金，其一切措施雖遵照以前之作戰方針。而疑韓國之日本軍已

達四師之衆。急欲增加東部支隊之兵力。四月一日，與安黎克塞押夫總督議定。從西伯利第一軍團分割東狙兵第六師增加於東部支隊以查士利止中將任指揮官。加入美士漸俄少將支隊。豫期兵力共步兵二十六營，哥騎兵二十二連，砲六十二門，以步兵第二百二十三團之一營，黑龍哥騎兵團之四連，砲兵第三十一旅之二門，及白離仰爾齊夫中校之護境兵，步兵四連，哥騎兵六連砲四門，屬於遼河支隊。掩護營口遼陽間之主力，及南部支隊之右側背。監視遼河與北中國鐵道間之地區。且掩護遼河之渡場三處。並與中國軍民親善，使其守局外中立、且窺知其意嚮。

四月下旬，滿洲軍之概況如左，參照附圖第二

東部支隊 指揮官查士利止中將

其兵力爲東狙兵第三師，及其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四團，九營及三連，東狙砲兵第三第六旅，各二十一連，東部西伯利山砲第一連，八門「安爾古尼」及「赤塔」哥騎兵各第一團，各六連，烏蘇里哥騎兵團，「威爾夫尼秦士克」哥騎兵第一團，各五連，後貝加爾哥騎砲兵第一連，六門，該支隊主力位置於安東縣九連城附近。以一部

警戒。鴨綠江上流至碧潼之對岸。又以他一部守備鴨綠江口經西方大孤山至貔子窩沿岸。麥多里托夫中校支隊烏蘇里哥騎兵團之一連高加索義勇隊一連東狙兵第一十五團之獵兵二連亦屬於該支隊。在韓國。

該支隊之增加隊，東狙兵第二十三團之一營，東狙砲兵第三旅之一連八門，及其第六旅之四門，由奉天出發向鳳凰城行進中。東狙兵第二十三團之二營，東狙砲兵第六旅之四門，亦由奉天出發，向賽馬集行進中。

南部支隊

其兵力為東...兵第一第九師各十二營，東狙砲兵第一第九旅各三十門，沿海龍騎兵團六連，後貝加爾哥騎砲兵第二連六門，在營口蓋平大石橋熊岳城各處。

遼河支隊

指揮官鄧咨洛 夫士歲少將

其兵力為步兵第百二十三團之一營，砲兵第三十一旅之二門，黑龍哥騎兵團之四連，護境步兵四連，哥騎兵六連，砲四門，在大灣及遼河沿岸。

總豫備隊

步兵第三十一師第二旅七營，步兵第三十五師第二旅八營，砲兵第三十一旅第二

營^{二十}二門，砲兵第三十五旅第二營^{二十}四門，東狙兵第五師^{十二}營，東狙砲兵第五旅^{三十}二門，黑龍哥騎兵團之一連半，後貝加爾哥騎兵師^{十九}連，及其騎砲兵第二、第四連，在遼陽海城間。

奉天守備隊

西伯利步兵第一團之二營，黑龍哥騎兵之半連

四月十三日，艦隊司令長官麥加洛夫戰歿。極東總督兼攝其職。十四日至旅順。該總督常自信旅順要塞防禦力。屢反對增兵。及親至該地視察，遂變更意見。二十五日訓令克魯巴金謂因旅順要塞守備兵不足，及海軍根據地關係該港必須維持。當受敵攻擊之際。須能迅速救援之。故滿洲軍當於鴨綠江及分水嶺拒止敵人。守備營口蓋平熊岳城沿岸及遼河方面。必要時有應援旅順之任務。

日
俄
戰
史

日俄戰史

(續第二卷)

五月一日，東部支隊戰敗於鴨綠江。四日由鳳凰城退却於分水嶺一帶高地。當時克魯巴金雖亦討論支援之策。迨得日本軍從魏子窩方面上陸之報。五日，報告極東總督，其要旨如左。

一．於集給十分兵力，全軍左翼已得安全以前。不可以一部與東狙兵第四旅協同取攻勢。

二．情況上必要時，集中西伯利第一軍團於遼陽。放棄營口。

三．日本軍如以優勢兵力向正面壓迫或脅威我退路。我當退却於奉天及其以北。俟集中十分兵力，然後轉取攻勢。

此後總督歸奉天，六日，與克魯巴金有所商議，七日，克魯巴金受領訓令，其要旨如左。

旅順要塞受日軍之攻圍，目下我兵力不足，雖不能救援，而行動於日軍之背面，究能使彼感覺危險，而牽制其若干，故宜從南部支隊，派遣一小支隊於

普蘭店方面，施行脅威爲便，因此將控置於哈爾賓西伯利第一軍團之各隊增加於滿洲軍。

彼我兵力若無大差，當在遼陽擊退日軍，蓋遼陽奉天有失，不徒對中國失去威嚴，恐彼更公然左袒日軍。

南部支隊之守備區域，欲減少日軍上陸之公算，其守備不可在一師以下，又取營口砲台及軍艦「守止」之大口徑砲，編爲砲兵預備，然營口亦屬重要，於軍退至集中地帶以前，當加以守備。

克魯巴金上將於受領此訓令以前，已將與總督會議之要旨，及救援旅順，分割滿洲軍不利之意見，通報於陸軍大臣沙哈洛夫中將，故十一日俄皇訓令極東總督，謂東部支隊已退去鴨綠江，日軍於貔子窩附近上陸，早晚滿洲軍與旅順必至斷絕交通，故旅順暫時不得以獨力防禦，又佔領營口於戰略上亦非必要，該處小支隊不能拒止日軍上陸，而有分散兵力之危險，對於最近失敗，欲恢復戰略之狀態，莫急於速完軍之集中，蓋以東徂兵五師，歐俄二旅，及西伯利步兵第一師之十二營，共八十八營，宜可對抗日本之一軍，若現兵力不足拒敵，

宜退至松花江，與增援軍相合云。又訓令克魯巴金，謂總督救援旅順之訓令，係在我軍佔有鴨綠江一帶之際，今情況一變，惟將散在各隊迅速集中爲要云。克魯巴金遂不顧旅順方面，專謀滿洲軍之集中，十六日之際，其情況概如左。

一、歷尼堪布支隊

東狙兵第二十三團，尼爾秦士克，哥騎兵第二團之五連，安爾古尼，哥騎兵第一團之五連及其第二團之五連後貝加爾哥騎砲兵第四連，東狙砲兵第六旅

一連。主力在賽馬集附近及橋頭，搜索黻陽邊門及太陽溝，一部在賽馬集之西南草河河谷。

二、東部支隊，

東狙兵第九團及其第十團之二營，第十一第十二團，並其第十七團之第五第七連，及其第二十二第二十四團，步兵第百二十四第百三十九團之各第一營，東

狙兵第十一第二十二團之乘馬獵兵二隊，威爾夫尼秦士克，哥騎兵團之二連，烏蘇里哥騎兵團之三連，「赤塔」哥騎兵團之四連，「安爾古尼」哥騎兵團之二連半，東狙砲兵第三旅之第一第二第四連，及其第六旅第三連之二門，東部西伯利山砲第一連計步兵第十九營半，乘馬獵兵二隊，騎兵十一連。以主力步兵十六營，砲十八門。位置於浪子山附近。以一部隊佔領大磨嶺連山關南

方二里半附近通遠堡附近及遼陽—鳳凰城街道上之分水嶺附近，其後方塔灣附近置有豫備隊，以爲分水嶺大磨嶺兩支隊之後援，警戒浪子山—岫

巖道上的分水嶺，及浪子山——山道嶺——黃花甸——岫巖之道路，並樣子嶺

附近，由滿洲軍預備隊以東狙兵第十團第二營進至其後方

三．米士漸俄支隊

「赤塔」哥騎兵第一團，「威爾夫尼秦士克」哥騎兵第一團之五連，警戒柞木城岫巖方向。後貝加爾哥騎砲兵第一連，與來士期卜校支隊，皆在分水嶺附近。

四．南部支隊，

東狙兵第一至第四團 第二十一團（少一連）第三十三至三十六團，第十三第十

一團之一連，東狙砲兵第一第九旅（名四連），沿海州龍騎兵團之六連，「威爾胡尼秦士克」哥騎兵第一連，護境步兵四連，護境哥騎兵三連，計步兵二十六營及三連，騎兵七連，砲七十八門。

主力。東狙兵第一師之三團，及其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團，之各二營，東狙砲兵第一旅之三連半營，守備海城車站，東狙兵第三十五團第三營掩護鞍山站附近之輜重及病院。

在海城附近，一部守備營口大石橋分水嶺，岫巖至海城道上 大山嶺附近，於析木城置有分水

嶺守備隊之支撥隊，又派遣一部隊於蓋平熊岳城，與日本軍接觸。

五．總豫備隊

東狙兵第五師，（步兵十一營半砲三十二門），步兵第三十一師第二旅（步兵六營砲二十二門），步兵第三十五師第二旅（步兵七營二十四門），西伯利步兵第四團

（四營十四日到），「威爾胡尼秦士克」哥騎兵第三團第四連，及後貝爾砲兵第三連。在遼陽。「赤塔」哥騎兵第二團第五連

任軍司令部衛兵勤務。

上述外有在奉天之滿洲軍編成外之部隊。西伯利步兵第二團及其第一團之一營半，一威爾排，及護境兵砲四門，任極東總督府本營之護衛。胡尼察士克一哥騎兵第二團中有勳績者集成三大

西伯利軍管區之動員各隊，即西伯利第四軍團，及西伯利哥騎兵師，由五月中旬到達遼陽。豫定以西伯利哥騎兵中之第四第五第七第八團編成西伯利哥騎兵師。師長寺莫那夫中將第六第九團屬於西伯利第四軍團，用爲師騎兵。

五月十五至二十一日，軍隊來到最多。尋西伯利步兵第二師，西伯利哥騎兵第五第八團計步兵十六營騎兵十二連，到達遼陽。暫駐布拉俄越寺漸士克之東狙兵第二十一團

，其一連亦經遼陽與原隊合。尋於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西伯利哥騎兵第四第七連，西伯利砲兵第一第二營，計騎兵十二連舊式砲三十二門，亦來到。

二十七日以後，增無援兵開到。至六月一日西伯利砲兵第三營到。三日西伯利第三師之先頭團到。五月中滿洲軍增加隊，計步兵十六營及一連，騎兵二十四連，砲三十二門。滿洲軍之總兵力，爲步兵百零二營，騎兵八十四連，砲二百五十門。

安犁克塞押夫總督，前此雖奉到俄皇訓令，而於撤去遼陽奉天，不能無嫌。故

於五月十六日，以此意示知克魯巴金大將。且加以訓示，謂俄皇訓令雖以救旅順爲本務。而該要塞能否支持二個月，不無疑問。俄軍若遠向北方退却，數月間不能救旅順，若在遼陽附近，於東方山地及遼河平野，擊破日本軍，掣其對旅順行動之肘，俾要塞易於防禦。卽以今日之滿洲軍，已能抵抗日本軍之攻擊。是卽仰副俄皇之命也。廿三日，總督又以滿洲軍攻勢作戰之二案，示知克魯巴金，令其採用其一。甲爲於旅順方向設置强大防禦線，防備日軍北進。以主力擊退鳳凰城方面之敵於鴨綠江左岸，嗣後以一部對該敵取守勢，舉其餘兵力救援旅順，目下滿洲軍兵力比日軍大爲優勢有奏功之望，乙爲對鳳凰城附近之敵，爲掩護背後連絡線，於各山嶺施行防禦，置豫備隊於海城附近，以一部救援旅順，其要著在將敵之二軍分離於東南兩方，俄滿洲軍在內線位置，不可不攻擊敵之一軍云，總督之意，蓋因俄皇與克魯巴金訓令中，有救旅順而非援旅順之語，故有此命令也。

克魯巴金初意，以爲旅順要塞有守兵二十七營，且有鞏固之設堡，糧食亦有一年之貯蓄，可以抵抗優勢之日本軍，於集中十分兵力以前不可轉取攻勢，迨十

六日，極東總督公報，知旅順糧食僅呈支持二三箇月，遂感覺須以一部兵力冒險對於要塞攻擊軍以全力誘致之於北方，因於二十七日至奉天，會見極東總督，謂第一策，對於黑木軍之山地行動，因無適當之輜重及裝具，難以實行，宜採用第二策，然非確知日軍主力傾注於旅順，則頗有危險云。總督因二十六日日軍攻略南山陣地，確定其將主攻擊引導於旅順方面，遂於二十九日上奏俄皇。謂日軍作戰目標在旅順，宜援救該要塞云。克魯巴金亦將會議所提意見，通報於陸軍大臣，然二十日由旅順至遼陽之古爾俄參謀上尉報告，要塞守兵併合海兵共有四萬五千，且糧食充足

麵包有一年量，徵發肉類可支八十日。

日軍優勢之程度，尙未明瞭

，克魯巴金遂再通報陸軍大臣，說明援救旅順太早之意見，同日總督已得俄皇同意，翌三十一日命克魯巴金速著手救援旅順，其兵力當用四師，是時，五月二十九日

滿洲軍之配置概如左。

參照附圖第三

一、歷尼堪布少將支隊，其主力騎兵十七連
半砲六門五月二十九日由賽馬集退至城廠，其

一部東狙兵第二十三團東部西伯利山砲第一連步兵三營
砲八門以主力佔領橋頭附近

，一部佔領分水嶺附近，警備支隊之背後，豫定以西伯利步兵第六團第二

營增加於分水嶺方面。

二. 東部支隊，指揮官啓爾廉中將步兵二十八營半騎兵十三連半砲五十門主力步兵十營砲十一門在浪子山附近，派遣一部隊於塔子嶺，分水嶺，大磨嶺附近，及遼陽—鳳凰城街道上之分水嶺附近，其豫備隊仍在塔灣附近，且以騎兵主力警戒守備線之前方。

三. 美士漸俄少將支隊哥騎兵十七連砲六門在岫巖附近。

四. 南部支隊指揮官寺他企里向爾古中將步兵三十營騎兵二十四連，砲一百門，以主力之東狙兵第一師，步兵十二營砲三十三連

月三十日，由海城赴大石橋。以一部隊守備營口大石橋分水嶺大山嶺附近。仍派遣一支隊於蓋平熊岳城。

五. 軍之最左翼，在本溪湖有伊哇那夫中校支隊步兵一營騎兵半連砲二門。與京，有克涉列

夫士幾中校支隊。步兵二連騎兵二連砲二門。懷仁附近有麥多利託夫中校之別働隊騎兵二連獵兵

二. 域廠有「赤塔」哥騎兵第二團第六連。奉天與京間有西伯利步兵第一團

第四連服兵站勤務。軍之最右翼有可沙俄夫士幾少將之遼河支隊步兵一營及二連騎兵七

連砲六門。

六. 軍總豫備隊。在海城有步兵第三十五師第二旅（少一營），及所屬砲兵隊。

步兵七營砲。在遼陽有東狙兵第五師及所屬砲兵隊步兵十一營半，步兵第三十二門，步兵第六營砲步兵六營砲，西伯利步兵第四團之二營半，「威爾

一師第二旅及所屬砲兵隊，步兵六營砲，西伯利步兵第四團之二營半，「威爾

胡尼秦七克」哥騎兵第二團之一連，黑龍哥騎兵團之一連半，西伯利哥騎

兵第四團六連。總計步兵二十七營，騎兵八連半，砲七十八門。

此外奉天有西伯利步兵第一團第一連及其第二團，並護境兵部隊若干。

嗣後增加於滿洲軍之部隊，西伯利第四軍團司令部，西伯利步兵第三師十六營，

西伯利砲兵第三第四營三十門，東部西伯利工兵第四營，六月一日至十日，到達

海城附近。此後即輸送「旺連布爾古」哥騎兵師第九至第十二團及騎砲兵第十一第十二連。然克魯巴金上

將，欲將極東總督使用於沿海州方面之烏拉爾哥騎兵旅，在「旺連布爾古」哥騎兵師之後方輸送，轉用

於滿洲軍。即以「旺連布爾古」哥騎兵師後尾之二團，與烏拉爾哥騎兵旅相交換

。總督許之。「旺連布爾古」哥騎兵第十一第十二團六月十二至十四日於大石橋

下車，其第九團輸送於沿海州方面，其第十團暫在奉天下車最初不加，其騎砲兵

第十一第十二連於十四日以後到達遼陽附近，在此期間東部西伯利白砲兵第一

連，於六月二日，護境山砲兵第二第四第六連於六月七日，西伯利砲兵第一旅

第四連於六月九日，皆至遼陽，

當時克魯巴金判斷日軍在岫嶺鳳凰城寬甸間有六十營

近衛第二第十第十
二師及豫備一旅

，至一百八

營

六師及豫
備六旅

，遼東方面有五六師、內第一第十一兩師之第三軍，攻圍旅順，其餘

三師編爲第二軍，俄軍因顧慮後方，派遣一軍團餘救援旅順，不無危險，如不得極東總督之同意，決不輕易實行。

先是，士德塞里中將呈出報告，經芝罘，於五月三十一到達遼陽，陳訴要塞防禦之困難，請求至少增派步兵三師，騎兵一師，克魯巴金謂其過於悲觀，而極東總督愈堅持前此之主張，遂有六月一日之勅命，此勅命卽以可得勝算之兵力，攻擊計畫也，此間克魯巴金欲擊破得利寺方面前進之日軍支隊，以東狙兵第一師 寺塔企里白爾
古中將指揮之由鐵道派至該地，於是寺塔企里白爾古中將率步兵十四營半騎兵二十二連，砲二十八門，六日，集合於得利寺附近，然日軍已離該處，當時營口蓋平附近，有康士拉唐伊少將支隊 步兵八營及一連騎
兵一連砲三十八門 監視沿岸歷越士丹少將支隊 步兵十營騎兵一
連砲二十四門 守備岫巖—海城道路方面。

六月四日，極東總督受勅諭，其要旨如左。

旅順運命，今在危機一髮之際，故當取牽制日軍之最後手段，其方法白屬於軍司令官之全權，又當滿洲軍轉取攻勢時機已熟之際，如不派遣援軍，則一入雨季妨礙軍隊行動，雖欲救援而不可，宜諭知克魯巴金負責救援旅順勿誤。

翌五日，總督將此勅諭轉達於克魯巴金，六日，更附以關於攻勢之詳細意見。

，有所要求，於是克魯巴金於七日決以西伯利第一軍團及步兵第三十五師第二

旅，步兵第三十二營騎兵二十二連砲百門為旅順救援軍，以步兵第三十一師第二旅步兵八營砲二十四門為其豫備

，以西伯利步兵第三師之一旅八營防備營口熊岳城沿岸，另以步兵四十營騎兵五

十二連，砲九十四門，對日本第一軍，配置於分水嶺岫岩海城道路上至賽馬集地域，總

預備隊中之東狙兵第五師在遼陽，西伯利步兵第三師之一旅在海城，即以此部

署報告於極東總督，總督雖覺攻擊軍兵力過少，然似無所干涉。

此時克魯巴金得日軍佔領岫巖之報，嗣知此佔領之部隊，屬於第十師及近衛師

，疑日軍或將集中第一軍之兵力，衝入寺塔企里白爾古中將之背後連絡線，更

欲鞏固分水嶺方面之防備，派遣海城總豫備隊中之一旅，於大石橋，以便隨時

使用於岫巖—海城道，或岫巖—蓋平方面，若日本第一軍集合主力於其左翼，

則東部支隊以二十四營向鳳凰城轉取攻勢，以寺塔企里白爾古中將所率之部兵三十二營騎兵十八連，砲一百門，護境騎兵三連半，及乘馬獵兵一隊，先集於得利寺附近，再前進於旅順方向，務牽制靛面敵軍之大兵力，以救援要塞。然十一日據士德塞里中將報告，已知旅順方面之日軍形勢，覺寺塔企里白爾古所率兵力過少，而因鳳凰城及岫巖方面，日軍有進攻之虞，不能增加，尋於十三日午前十時得日軍由普蘭店北進之報，將集合未畢之東狙兵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團守備營口海城之隊由鐵道輸送於得利寺，然寺塔企里白爾古已爲日本第二軍所破，退却於北方，當時其餘滿洲軍配置如左。

一．歷尼堪布少將支隊 步兵一團及一營騎兵二十連 山砲一連 騎砲兵一連 以古歷苛夫少將支隊 步兵四營騎兵二連 半砲十四門 主

力派遣於橋頭附近，其一部在草河長北分水道，歷尼堪布自率騎兵十七連餘位置於城廠，以一部位置於小市及藍河。城廠南方

二．啓爾廉中將之東部支隊 步兵二十六營騎兵十四連 砲五十門，以烏士迺士幾上校之塔子嶺支隊

步兵三營騎兵三連 半砲二門 主力位置於分水嶺及塔子嶺附近。警戒三家子。以洛馬那夫少將之大慶嶺支隊，步兵六營 砲十門 主力佔領大慶嶺，一部佔領其西方山道嶺附近

，及顧家堡子之隘路。以喀士他林士幾少將之分水嶺支隊，步兵六營砲八門
乘馬獵兵二隊主力佔領分水嶺陣地，派遣一部隊於通遠堡，草河城，草河口。東部支隊之豫備隊步兵十一營
砲三十門位置於塔灣及浪子山。其餘騎兵隊位置於青河口哨子河
河谷及林家台附近。

三．美士漸俄少將支隊，騎兵十一連
騎砲兵一連主力位置於劉家大院，與岫巖方向之敵相接觸。派遣一部於右側背之馬門街，下哈塔，坎子，附近。

四．查爾巴押夫中將支隊，步兵二十六營騎兵
九連砲五十六門以步兵二營砲八門配置於營口。以

步兵二營砲四門配置於蓋平熊岳城沿岸。派遣步兵二營於美士漸俄支隊。留步兵二營砲四門於蓋平。派遣步兵四營於得利寺。以步兵三營砲十六門，及新至之騎兵二連，駐大石橋。以一營護衛行李。以步兵十營，哥騎兵七營，砲二十四門，屬於歷越士丹少將，守備分水嶺（大嶺）及大山嶺。

五．軍最左翼之守備隊，在本溪湖有伊哇那夫中校，後以薛士丹俄
步兵一營騎兵半
連砲二門十五日
夫中校代之支隊。在與京有克涉列胡士幾中校支隊，步兵一營騎兵
二連砲四門。在懷仁有麥多利託夫

中校支隊，騎兵一連義勇兵一
連乘馬獵兵一隊

日俄戰史

六·軍最右翼遼河河畔，有苛沙俄夫士幾少將之遼河支隊步兵一營及二連
騎兵七連砲四門

七·軍總豫備隊之東狙兵第五師步兵十二營
砲三十二門，西伯利步兵第四團之一營半，黑龍

哥騎兵之一連半，西伯利哥騎兵第四團第一第六連，及其砲兵第一旅第四

連，東部西伯利白砲第一連共步兵十三營半騎兵
三連半砲四十八門在遼陽。步兵第三十一師第二

旅及其砲兵步兵六營砲
二十四門，在靠山屯海城大石
橋之間。總兵力步兵十九營半，騎兵三連

半，砲七十二門。

八·其他西伯利步兵第二團在奉天。西伯利步兵第四團之一營半，在遼陽附近

，警戒鐵道及從事衛戍勤務。

軍司令官十五日正午以後，未得得利寺方面之報告。而守備分水嶺方面之歷越

士丹支隊，其相對之日本軍，有攻擊前進之勢。十五日夕，有得利寺戰敗之訊

。遂命寺塔企里白爾古中將，將第一軍團整頓秩序，十六日退至熊岳城。十七

日集合於蓋平。與第四軍團相連繫。十六日夜更欲支援該軍團。以西伯利步兵

第三師之四營，前進於北瓦房店。是日之晨，得寺塔企里白爾古中將報告，知

戰鬥失利，損失砲十三門，向蓋平退却。

先是，軍司令官因東部支隊方面情況雖較穩靜。而慮日本第一軍從岫巖方面攻擊而來。十三日，命東部支隊以一部加入總豫備隊，前進於海城大石橋方面。十五日，又命東部支隊派遣六營於鞍山站。於是西伯利步兵第二師之六營及砲兵一連，十四日，發浪子山，十六日其大部到達海城。東狙兵第十一第二團，十五日發塔灣，十七日到達鞍山站。然岫巖——海城道上之分水嶺方面，情況穩靜，十八日仍歸東部支隊。

在遼陽總豫備隊內，東狙兵第十七十八第十九團，東狙砲兵第五旅之三連十七日，集合於海城。西伯利砲兵第一旅之三連，亦於十八日至海城。又屬於歷尼堪布之西伯利步兵第六團第二營至柞木城，復歸原團。

於是十八日集合於海城附近總豫備隊之兵力，爲步兵十五營，砲六十四門。嗣得美士漸俄報告，知日軍約二團佔領岫巖——蓋平道上之七盤嶺。十九日設司令部於大石橋。

從六月十四日至二十日，增援之步兵八營，騎兵十二連，砲六十門，到達烟台大石橋之間。

得利寺戰鬥後，至六月二十三日，南正面所成之新配備如左。

- 一、歷越士丹少將支隊，步兵十營騎兵七連砲二十四門 仍守備岫巖——海城道分水嶺附近。與集合於海城之軍豫備隊，步兵十四營騎兵十二連砲七十門 同屬於西伯利第二軍團長查士利止中將之指揮，其任務若日軍攻擊岫巖——海城道路方面，於南部支隊集合於海城附近以前，須極力阻止之。並爲軍之豫備隊，總兵力步兵二十四營，騎兵十連砲九十四門，此外有第十軍團之步兵百二十二團砲兵第三十一旅第一營，在鞍山站下車，二十五日至海城。

- 二、杏爾巴抑夫中將所率之步兵十八營，騎兵四連，砲三十門，六月二十日，集合於湯池，守備由岫巖通於大石橋及蓋平之道路方面，如敵兵優勢，則務避決戰，退却於大石橋 又美士漸俄之騎兵支隊騎兵十九連 砲兵六門 仍在下哈塔附近，任警戒。

- 三、侍塔企里白爾古中將所率西伯利第一軍團之步兵二十四營，騎兵七連，砲五十七門，主力在蓋平大石橋之間，一部在蓋平及其東方，山木索那夫少將所率之騎兵隊騎兵十八連及一部乘馬獵兵隊騎砲兵六門，在熊岳城附近任警戒。

四・步兵第三十一第三十五師之各第二旅，及砲兵第三十一第三十五旅，步兵十六營砲四爲查爾巴抑夫及寺塔企里白爾古之豫備隊，二十一二兩日，集合於大石橋附近。

五・守備營口有西伯利步兵第十一團第三第四營，及其砲兵第四營第二連。於是集中於海城、蓋平、熊岳城、分水嶺方面之全兵力，爲步兵八十四營，騎兵六十七連半，砲二百四十九門，軍司令官以爲擊破岫巖之日本第一軍而有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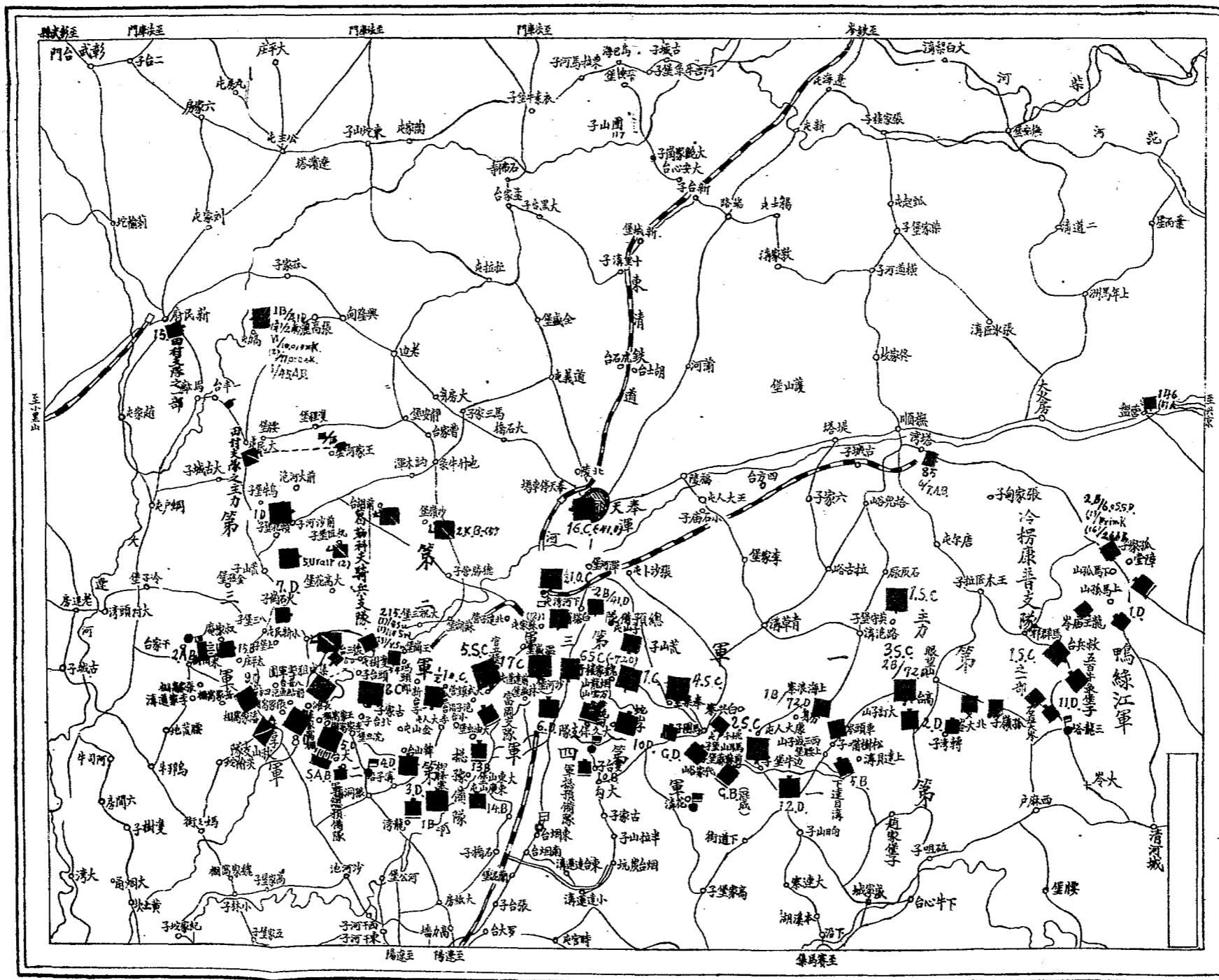
極東總督，以得利寺之戰敗，歸咎於克魯巴金不從已見，缺乏斷然之處置，關於以後作戰訓令，謂日軍似於熊岳城、岫巖兩方面相策應施行攻擊，其進出分水嶺附近之日第一軍雖較爲接近，而第十軍團正到達遼陽，故該方面毫不足顧慮，宜對南方取守勢，而向岫巖方面取攻勢云。軍司令官在此訓令以前，已有攻擊岫巖之計畫，即以查爾巴抑夫中將之十八營，從大石橋、湯池，下哈塔進擊，以歷越士丹少將支隊加入後方部隊。東祖兵第五師步兵第三十一師步兵第三十五師第二旅共四十八營由海城向柞木城及分水嶺進擊，以東部支隊之十二營，從塔子嶺，向三家子、高家堡子進擊，當時俄軍使用輜重車一千五百輛，並於奉天、鐵嶺、寬城子及營口，收集一

千六百五十輛，總督訓令之到達爲二十一日克魯巴金即回答如左之要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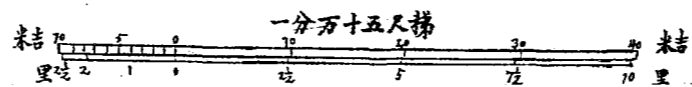
從金州方面北進之日本軍繼續運動，二十一日到達熊岳城，其第一軍運動中止，或將取兩軍齊頭面併立之勢，今欲阻止其前進且偵知其兵力，對金州方面當集合東狙兵第一師於蓋平，對大石橋岫巖方面當集合西伯利第四軍團之十六營於湯池附近，蓋因蓋平地形不便防禦，且日軍大部北進確信其主力進向海城也，若日軍進擊僅爲示威運動，則俄軍從岫巖方向對日本第一軍，須銳意取攻勢，其輸送隊目下正在編成中。

軍司令官集合六月二十二至二十四日到達戰地之步兵第三十一師第一旅，及其砲兵二營_{四十門}於海城，又得東部支隊正面，日本第一軍大部向岫巖移動之情報，欲圖安全，決以該支隊之一旅移於鞍山站，增加於總豫備隊。

奉天附近之會戰日露兩軍之配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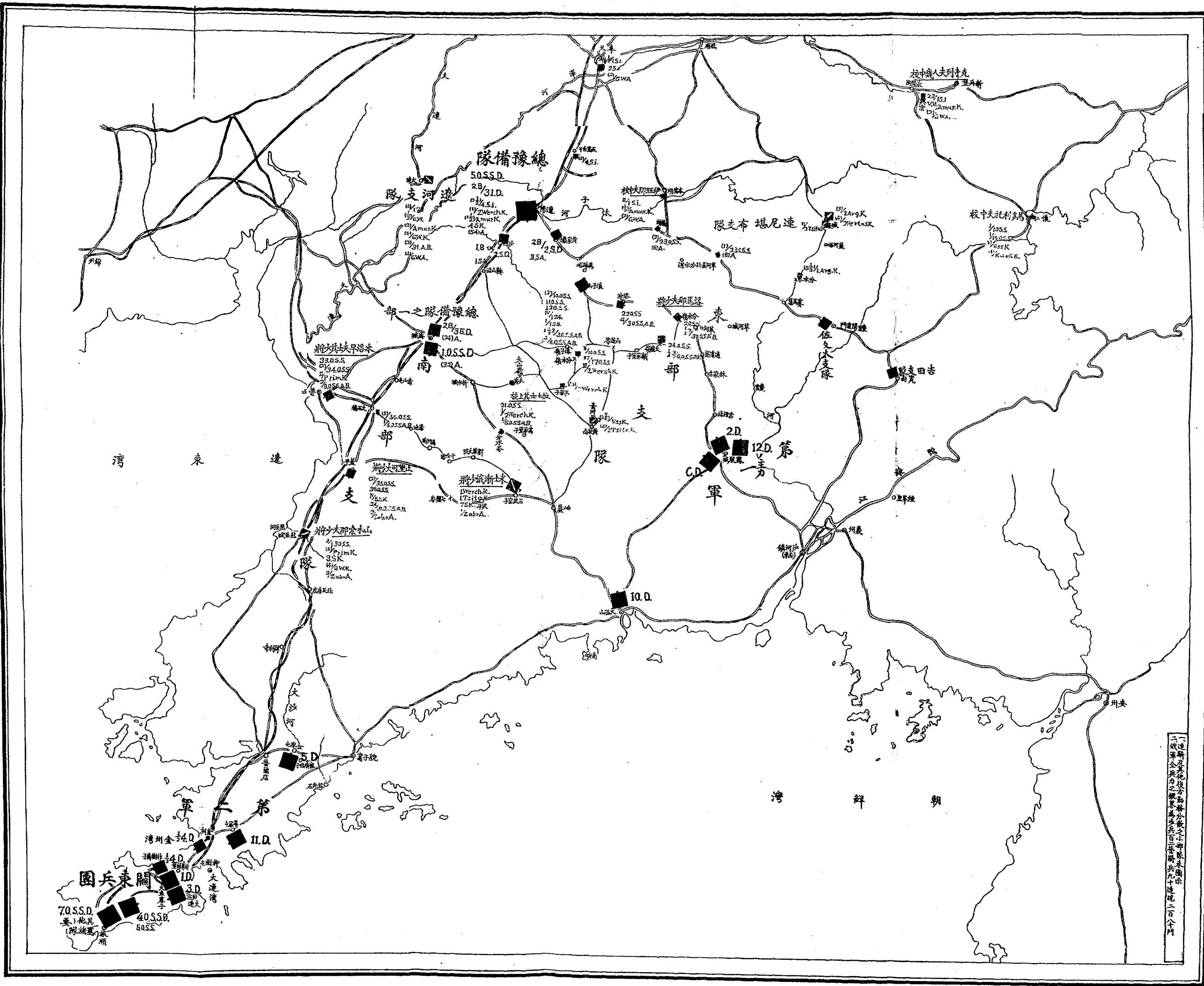
日俄戰爭圖卷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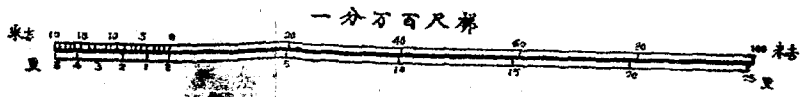
日俄兩軍之配置

五月

第十二期
附圖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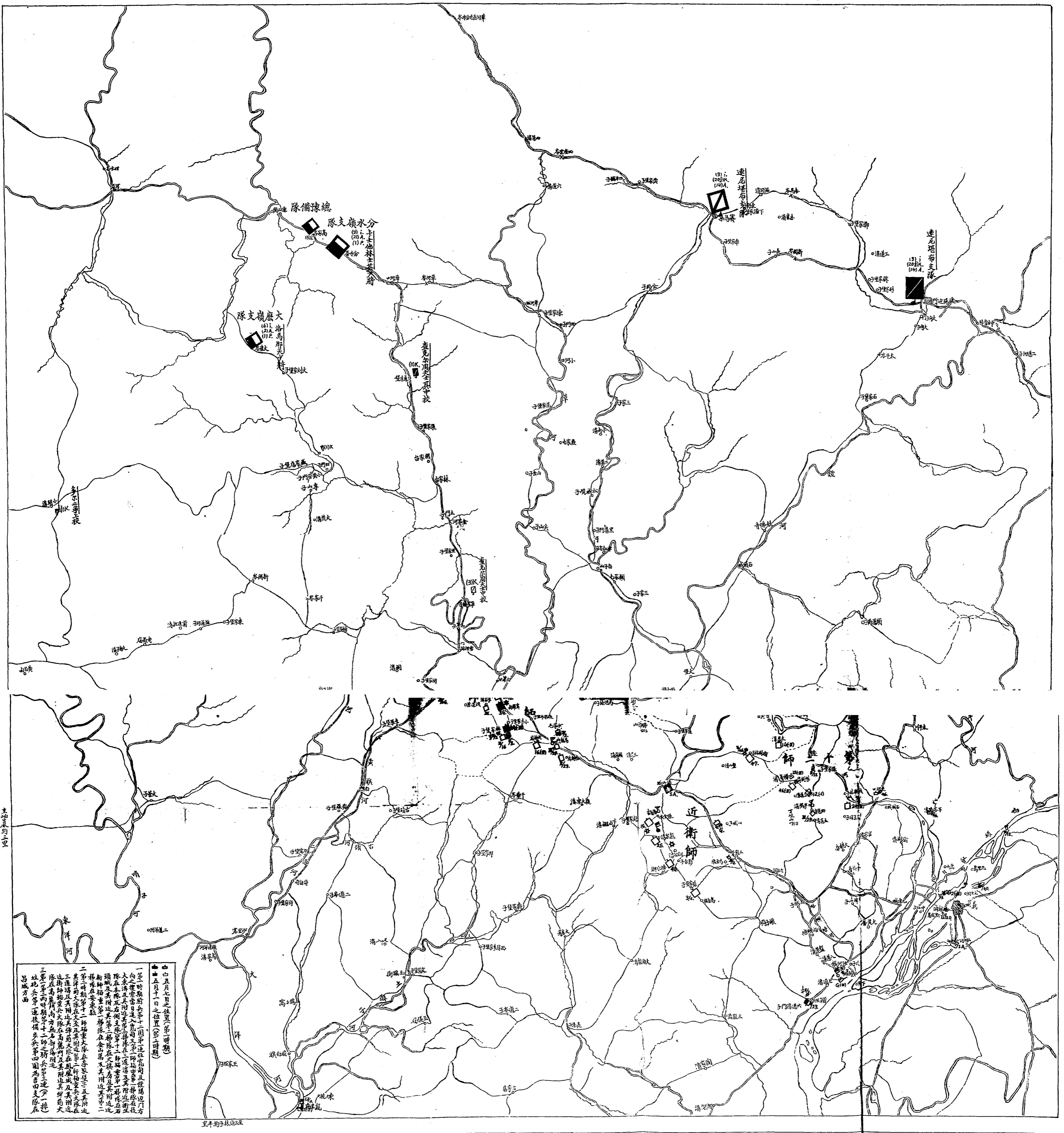
二連隊及以後分隊之小部隊未圖示
二俄軍全兵力之概算為步兵百餘營騎兵九十連砲二百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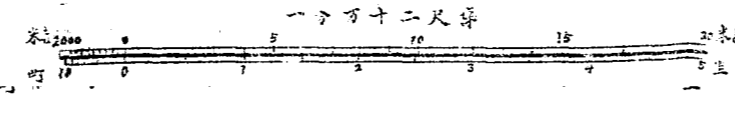
第一軍諸隊之位置

五月十七日

日俄戰史附卷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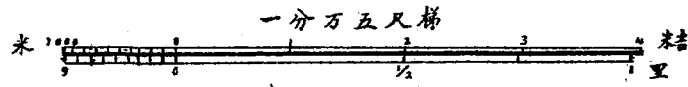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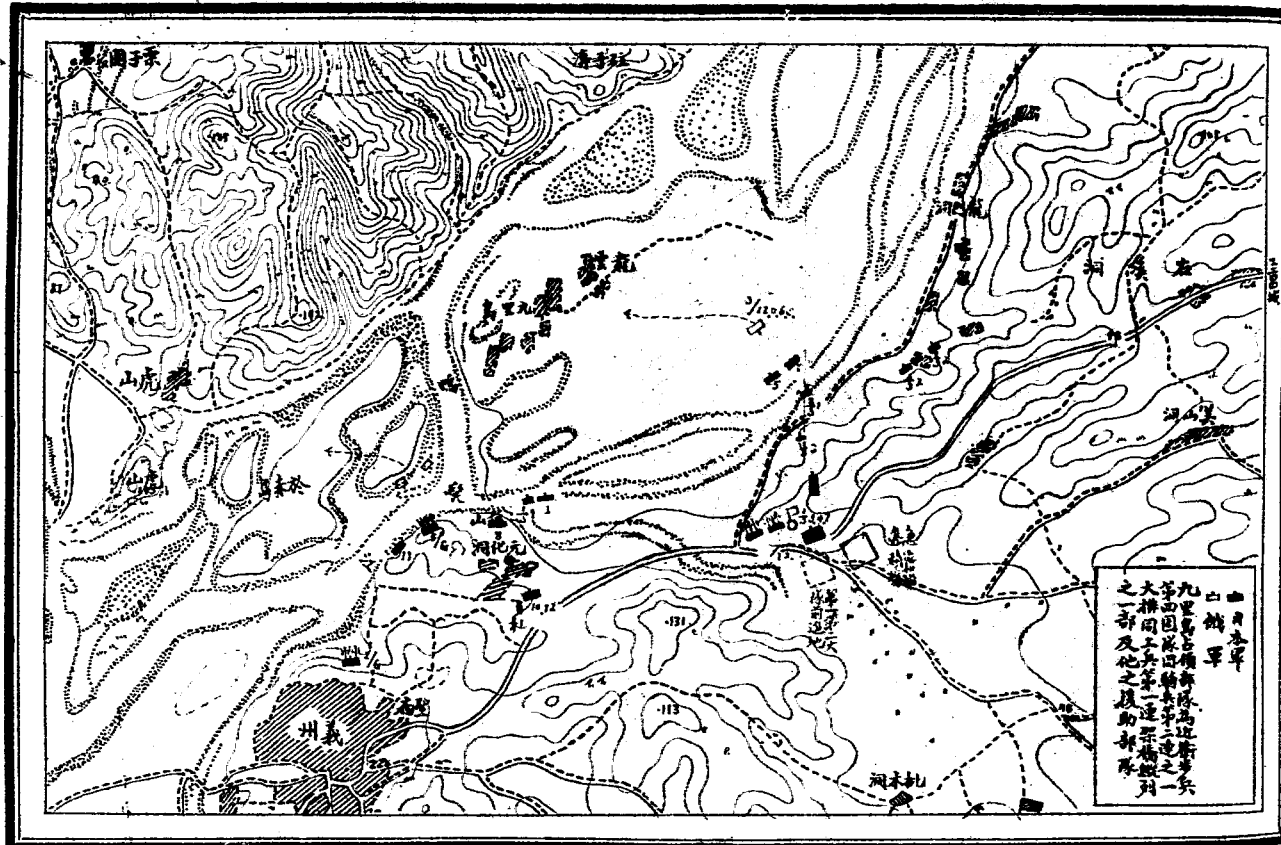


此圖之位置(第一軍)之位置
由五月十七日之位置(第一軍)之位置
一、第一軍之位置(第一軍)之位置
二、第一軍之位置(第一軍)之位置
三、第一軍之位置(第一軍)之位置
四、第一軍之位置(第一軍)之位置
五、第一軍之位置(第一軍)之位置
六、第一軍之位置(第一軍)之位置
七、第一軍之位置(第一軍)之位置
八、第一軍之位置(第一軍)之位置
九、第一軍之位置(第一軍)之位置
十、第一軍之位置(第一軍)之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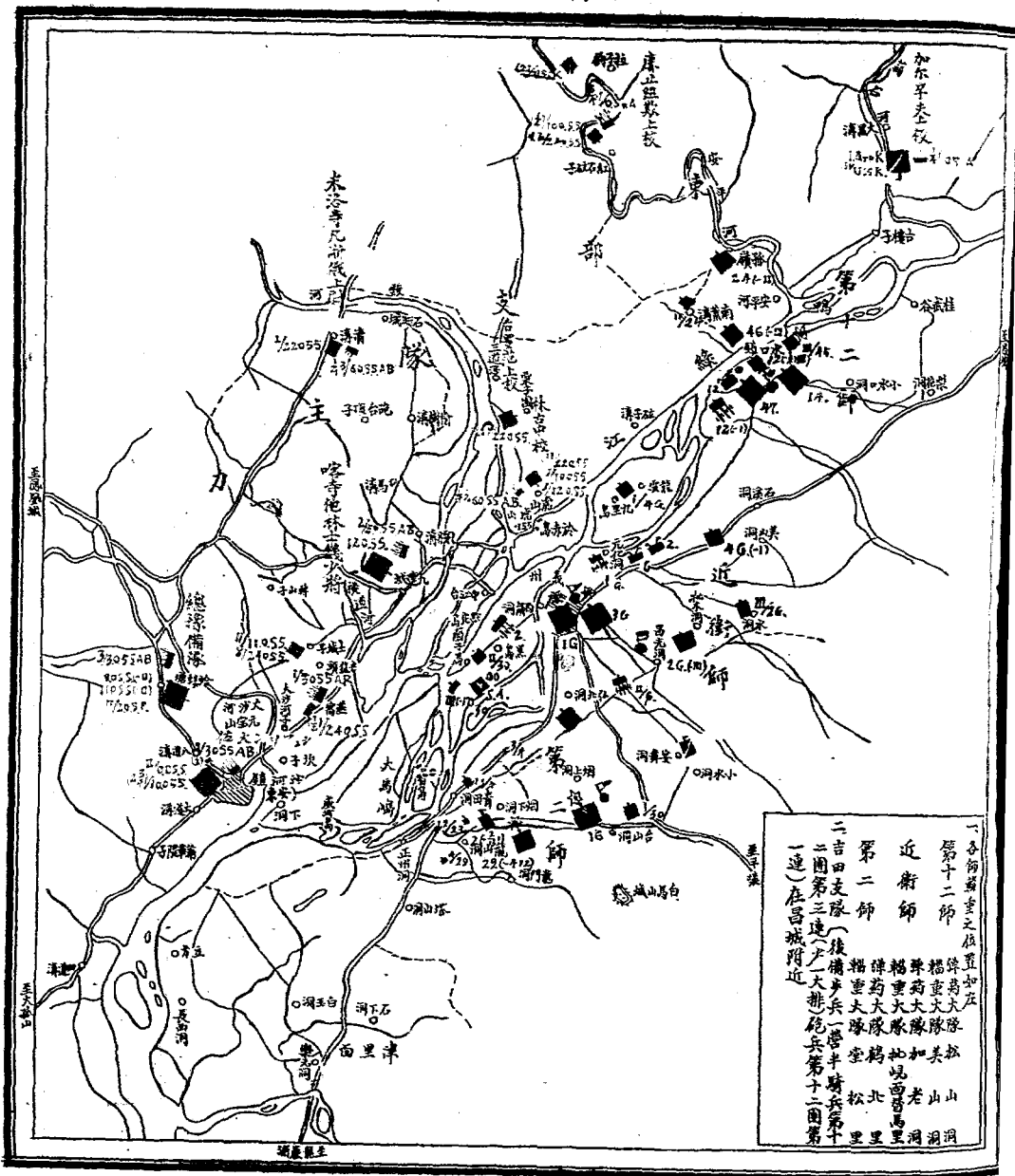
CS/300

近衛步兵第四團之九里島占領
 四月二十六日午前四時十二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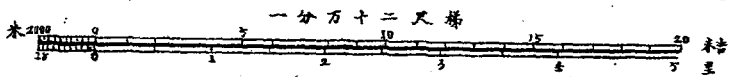


諸隊宿營地開縮之位置圖

日九十二月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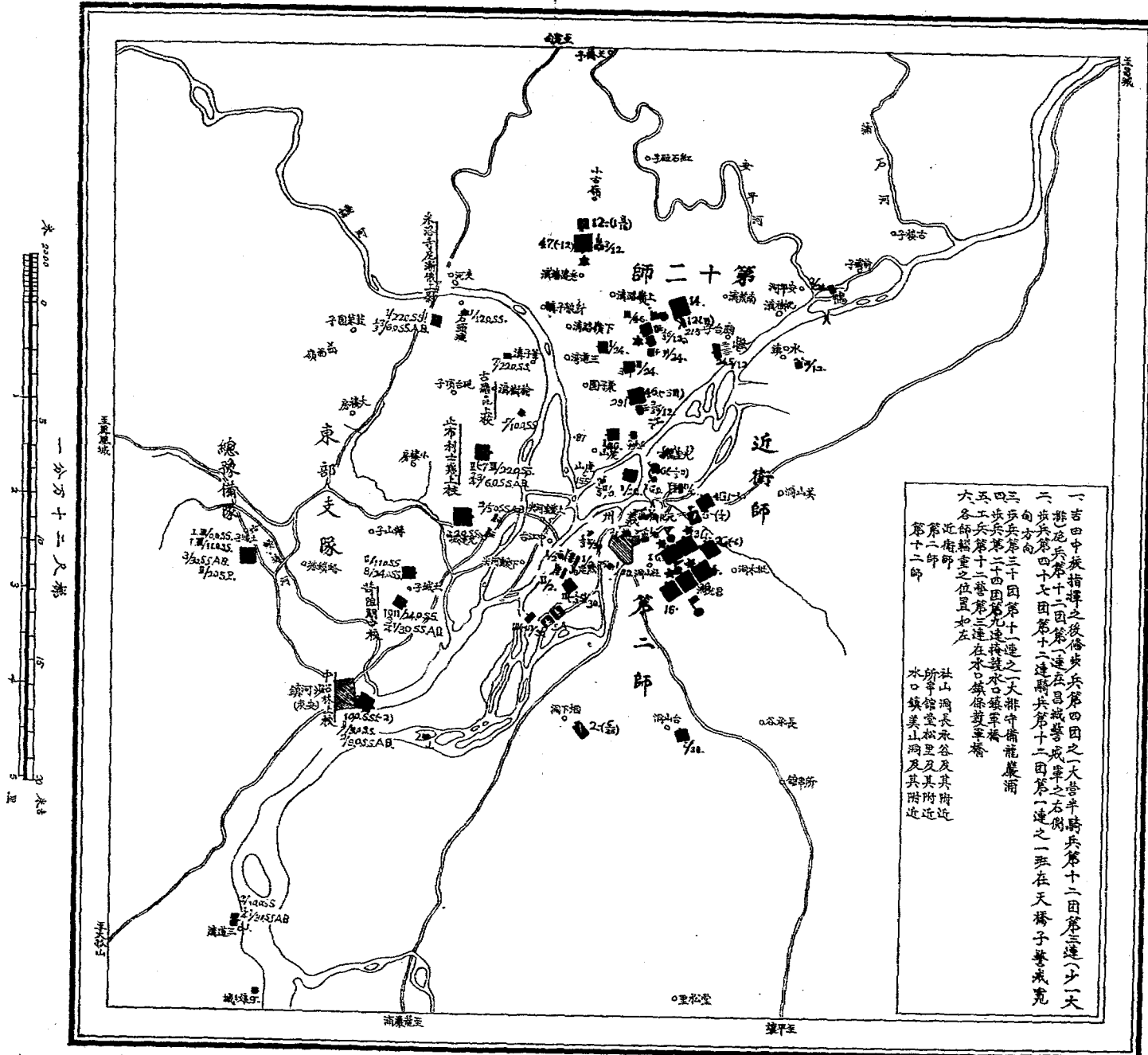
一各師宿營之位置如左
 第十二師 綏遠大隊 美松山洞
 近衛師 綏遠大隊 北山洞
 第二師 綏遠大隊 北山洞
 第二師 綏遠大隊 北山洞
 二團第三連(步兵) 綏遠大隊 北山洞
 一連(在昌城附近) 綏遠大隊 北山洞



鴨綠江畔第一軍之位置圖

四三月十日午後六時頃

地圖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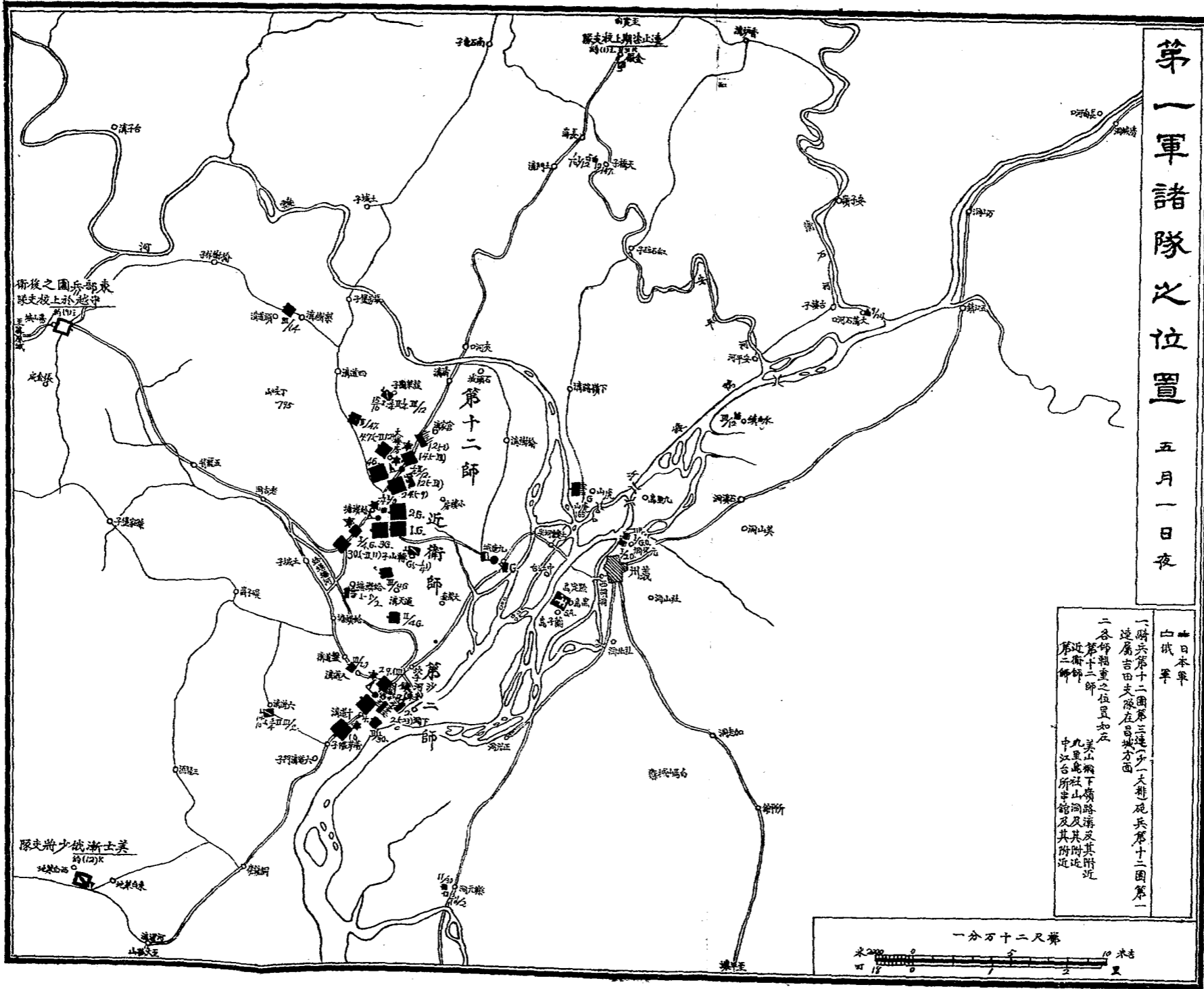
一 吉田中將指揮之後備步兵第四團之大營半騎兵第十二團第一連少一大
 二 步兵第十二團第一連在昌城警備隊之右側
 三 步兵第十二團第十七團第十二連騎兵第十二團第一連之一班在天橋子警備
 四 步兵第十二團第十四團第一連之一班在龍巖洞
 五 步兵第十二團第十四團第一連之一班在龍巖洞
 六 各師團之位置如左

近衛師
 第二師
 第十二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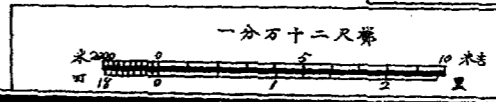
社山灣長承谷及其附近
 水口鎮美山灣及其附近

教官黃家濂

第一軍諸隊之位置 五月一日夜



一日本軍
 白旗軍
 一騎兵第十二團第二連(步兵)大懸砲兵第十二團第一連屬吉田支隊在昌城方面
 二各師團重之位置如左
 第十二師
 近衛師
 美山嶺下嶺路邊及其附近
 九里處社山嶺洞溝及其附近
 中江台所寺館及其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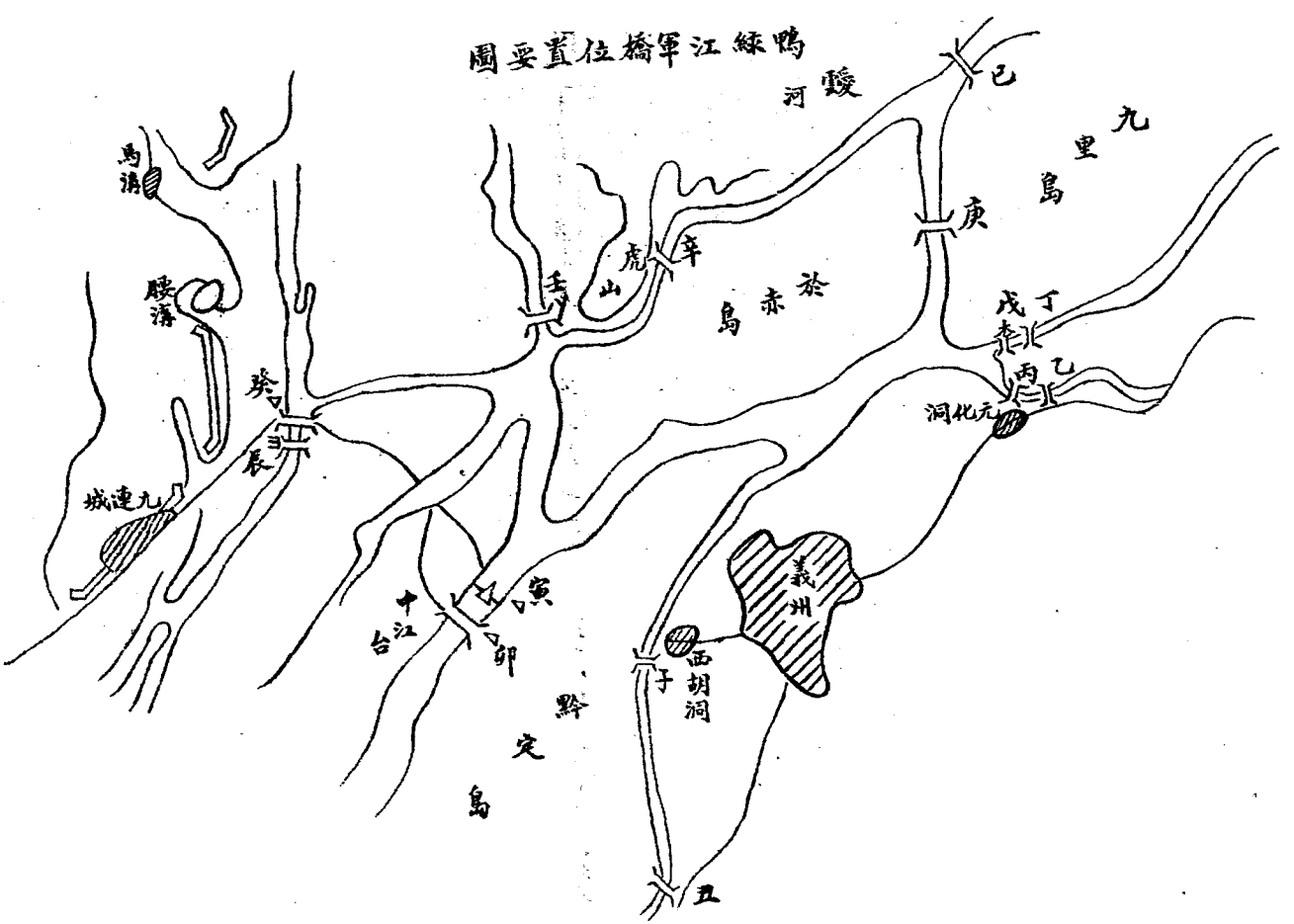


鴨綠江及駿河架橋一覽

日本明治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五月九日

符號	地名	材料之種類	橋長	橋脚之種類	架設部隊	架設月日	架設時間	架設時晝或夜	備考	計	
										定式材料橋	應用材料橋
甲	水口鎮附近	定式	三三	八五	六士	四月二十九日	十二時	間晝至夜	一、丙「成」子之三橋架初為晝間架設因受砲擊夜間完成之 二、庚以二十一艘之門橋使野戰砲兵第一團之一個營於攻擊之前夜在中江台附近之鴨綠江水流渡河此渡河所要時間為五時五十分間他之一個營於翌一日渡河 三、癸第三師架橋縱列監視員架設之 四、己之應用舟悉用急造船 五、寅之橋長乃揭示由二艘所成之門橋二十一艘與棧橋六個之長度所合計者	九	二
乙	元化洞之北方	應用	三三	六	六士	四月二十六日	三時五十分	晝		九	二
丙	同	應用	三三	七	七近	四月二十八日	八時四十五分	晝		九	二
丁	同	應用	一八	三	三近	四月二十七日	十三時三十分	夜		九	二
戊	同	應用	二二	五	五近	四月二十九日	十六時三十分	夜		九	二
己	九里島之西北端	應用	三三	六	六士	四月三十日	五時	間晝		九	二
庚	九里島間定式	定式	三三	七	七近	四月三十日	八時	間晝		九	二
辛	虎山之東南方定式	定式	三三	九	三近	五月一日	三時	間晝		九	二
壬	虎山之西方定式	定式	三三	四	二近	五月一日	六時	間晝		九	二
癸	九連城之東方定式	定式	三三	六	六近	五月二日	五時	間晝		九	二
子	義州之西方應用	應用	三三	六	六士	五月二日	四時十五分	夜	九	二	
丑	弘北洞之西方應用	應用	三三	二	二近	五月七日	七時四十五分	夜	九	二	
寅	中江台附近定式	定式	三三	三	三近	五月十四日	同	夜	九	二	
卯	同	應用	三三	六	六士	五月十四日	同	晝	九	二	
辰	九連城之東方應用	應用	三三	六	六士	五月十四日	同	晝	九	二	

甲在水口鎮附近



日俄戰史

(續第三卷)

第四篇 鴨綠江之戰鬥(參照第二卷印圖)

一 日軍鴨綠江渡河之準備

日本第一軍軍參謀長藤井茂太少將四月十六日，通報參謀本部次長兒玉源太郎，豫定於二十一日，全軍在鴨綠江左岸開進完畢，五月二日，可以渡河，乃十七日接大本營通報，命第一軍速報告渡河之豫定時日，參照附圖第一該軍遂電復四月卅日有渡河之希望，並請增加鐵山半島鎮南浦間之海上輸送力，惟是日大本營復通報以第二軍豫定於四月卅日五月一日或二日之間，於登沙河河口與大沙河河口之海岸開始上陸，至少須四十五日完結，且上陸以後之動作須籍第一軍佔領鴨綠江右岸受其間接之掩護故希望於四月卅日於鴨綠江實行渡河渡河後須佔領至湯山城間之堅固陣地以待與第二軍相策應而前進之時期於是軍司令官上將黑木維積決然電復勉於四月卅日決行渡河於是軍之渡河縮短二日。

對於預備彈藥及架橋材料之運搬特下命令，以屬於禁衛師及第二師之縱列，及各師彈藥隊，計禁衛師及第二師皆步砲兵彈藥各一縱列，第十二師步兵彈藥一縱列半，

砲兵彈藥二縱列半，戰列兵之一部，計禁衛師步兵千二百人，第二師步兵一千人，兵站輸送力之一部，計徒步車輛四百，兵站糧食縱列二，均至梨花浦，運搬至義州附近，並將架橋點指定，第十二師在九里島西南方禁衛師在義州北方第二師在下。河尖東南分流點並蒐集架橋應用材料，所有彈藥及架橋材料之運搬，於廿九日完畢，以上爲鴨綠江渡河豫定並彈藥及架橋材料運搬情形軍司令官當鴨綠江渡河之際，命寧邊及雲山附近之守備兵，協同佐佐木支隊，於鴨綠江渡河後守備軍之後方連絡。廿一日夜，命軍兵站監急遣後備步兵約一營於昌城，歸佐佐木少將指揮，於是後備步兵第四團團長中校吉田貞，率其第二營（少第七連），廿三日，由雲山出發，廿七日到昌城，第四第七連在新倉雲山附近任守備。

先是佐佐木支隊，預定經永甸城前進，於寬甸任軍右側之掩護，於軍渡河後，暫停於湯山城附近，以待北進時機，該支隊前進於遠方，有孤立之虞，若仍停止於昌城或永甸城附近，無所事事，殊屬非計，而鴨綠江渡河時，務須集結兵力，軍司令官遂決計招致該支隊，參與本戰，然義州前面鴨綠江河幅因雨後水漲及溶冰較豫想廣闊各支流及發河無處徒涉。歷來準備之架橋材料不足。因招致該支隊之架橋縱列於義州。

方面。故該支隊不能任獨立戰鬥，而第十二師之渡河點根據該師長中將井上光之意見在水口鎮附近。因於廿二日，更命該支隊廿六日由昌城出發，二十八日至梨花洞煙峯里間，復歸原師，僅命後備步兵第四團團長吉田中校，率步兵一營，騎兵一連，（少一排）直屬於軍，留防昌城。監視對岸及上流地區。嗣得寬甸附近有敵騎一千五百砲十門之報，遂於廿五日，復變更前命令，以後備步兵一營，騎兵一連，（少一排）由砲一連，山砲彈藥半縱列，由吉田中校指揮，隸於兵站監，警戒昌城方面掩護軍之後方連絡線。以上爲昌城方面情況及招致佐佐木支隊情形

第一軍竭力從事鴨綠江之偵察，然敵之步哨在九里島於赤島黔定島，時時狙擊我軍，不能達偵察之目的，軍司令官欲先取此諸島。期於廿五日夜，以禁衛師占領九里島，第二師占領黔定島，各推進其步哨，且變更警戒區域。第十二師警戒龍門洞北方之合流點至上流之地區。禁衛師警戒自第十二師左翼經九里島元化洞至義州通鳳凰城街道之線。第二師警戒自禁衛師左翼經黔定島至鴨綠江下流原來之地區。並將禁衛師第二師兩工兵營及廿四日到達義州附近之禁衛後備工兵連屬於軍工兵部長少將兒玉德太郎之指揮，任交通路之設備及龍門洞西方並弘北洞西方鴨綠江支流之架橋，又因

佔領九里島及點定島之際，於必要時，加以援助計，命禁衛砲兵第一營，（少一連）放列於元化洞及義州北端，其第二營，（少第六連）放列於西胡洞南方約千米之高地，砲兵第十二團第二營，（少第六連），放列於龍門洞，二十五日午後九時四十五分，任第二師警備之步兵第卅團，（少第一營及第十一連，團長爲上校馬場命英），於弘北洞西北，由工兵第二營第二連援助，以門橋八隻開始渡河，未受敵人抵抗，廿六日午前零時十五分，渡河完畢，佔領點定島。

在九里島方面以禁衛步兵第四團騎兵第二連之一排，工兵第一連，及架橋縱列之一部，任佔領該島之責，自前日起，搜索徒涉場，因流速甚急，水深亦大，遂出強行渡河之策。於廿六日午前二時，以第一營（少一連）及第二營集合於龍門洞南端，其第一連，集合於元化洞南端附近，第三營及騎兵一排，集合於元化洞附近，命第四連第十連之二排及第十一連之一排，援助砲兵進入陣地，命工兵第一連，準備龍門洞及元化洞附近之支隊渡河，三時，命第二營開始運動，攻擊九里島附近之敵，命第一營（少一連）展開於龍門洞，至其南方高地之線，又命第一連於四時從元化洞附近渡鴨綠江支流，皆以援助第二營之攻擊。

午前三時，工兵第一連渡河準備完畢，步兵第二營，先將集積於龍門洞之急造和船十一艘，運搬於西北渡河點，三時卅分，月沒之際，遂次開始渡河，工兵第一連（少一排）任渡船操作，四時五分，第八連之廿名，先行上岸，越五分，該連之第二第三船，將達彼岸，前方約百五十米突，有俄兵約二十名突開始射擊，日軍先到者即散開彼岸應戰，船中數名，忽爲敵彈所斃，後續部隊，繼續渡河，四時廿分，第八連之全部到達彼岸，第五連亦將次來到，俄軍乃向西退却，（此俄軍爲東狙兵第二團之乘馬獵兵隊，將校二員，士兵六十名，二十五日夜，置乘馬於虎山之麓，渡過於赤島九里島，正在構築散兵壕，受日軍攻擊，死將校一員，死傷兵士十八名），左岸之第二第三連，四時十一分，射擊前岸之俄軍監視哨，援助第二營渡河，照參第一俄軍於午前三時後，屢在九運城方面用探照燈照右岸各地，四時廿五分，焚燒九里島民居於赤島中江台及下洞之俄軍警火相繼，四時五十分，日本將校斥候，追俄軍至九里島西北側，是時俄軍尙有正在乘船者，跟隨該斥候之第五第八連，聞報急進，第五連之一排，先進出龍雲西北，受鴨綠江本流對岸之俄軍射擊，然天未全明，不能分別俄之乘船部隊，因於距該島東岸約五百米之地散開，與對岸俄軍，交換火戰

日午前五時十分完成，弘北洞之橋，二十八日午前六時卅分完成，又九里島佔領後，禁衛工兵營，二十六日午前六時，着手元化洞北方二支流之架橋，二十九日晨告竣，然二十六日午前十時以後，九連城附近俄軍砲兵約八門時時射擊元化洞及西湖洞附近之架橋點故作業多在夜間後夜間亦行射擊射彈落義州城內連日如是日軍未之願以上爲支流架橋完成情形

軍司令官，廿五日下午六時卅分，復奉大本營訓令，須與第二軍五月三日上午陸計畫相策應，於是顧慮架橋進行之程度，決定於五月一日實行鴨綠江渡河，是日午後五時，海軍第七戰隊，以砲艦摩耶宇治及水雷艇裝砲汽艇各二艘，爲援助軍之戰鬥，於龍巖浦入港。先是四月一日，大同江口第七戰隊司令官少將細谷資氏通報第一軍，於鴨綠江渡河之際，以艦隊若干，加以援助，嗣後軍司令官，常與該艦隊協議協同作戰事項，既而到達該地之軍參謀步兵少校福田雅太郎，與艦隊協定，於廿九日正午，以艦隊砲擊安東縣，五月一日拂曉，以水雷艇及小汽船，更進航於其上流，援助軍之總攻擊。

軍司令官，同日又奉大本營訓令云，第二軍之上陸動作，延至五月四日施行，第一

軍豫定於五月一日之動作，亦希望延期三日，然第一軍各種準備多已實行且敵兵屢次鞏固其陣地延期實非得策且於第二軍上陸前數日攻擊敵人於全軍反爲有利故仍按豫定之期日決行攻擊並將此旨及與海軍協同作戰之要旨報告大本營，於是第一軍五月一日開始攻擊，愈加確定，以上爲渡江日期之決定，及陸海協同作戰情形。自廿七日沒後，砲兵第二團及野戰重砲團，著手構築鞏定島陣地，且以人力竊運彈藥集積於該陣地直至翌日之夜不絕。

二十八日，軍司令官指示九連城附近之攻擊計畫並下鴨綠江渡河之軍命令其要旨如左。

一、第十二師，（少騎兵一連^{少一} 山砲一連）於水口鎮附近渡河，迄至卅日夕，

佔據下嶺路溝附近，至栗子園東南標高二九一高地之線，以掩護軍主力之渡河，至五月一日拂曉，占領豺狼子溝，且栗子園西方高地之間。

但派遣一部，沿鴨綠江右岸，於卅日午後二時，佔領虎山東北標高一九二高地，若情勢許可則更遣一支隊於夾河口威脅敵之左側背。

二、第二師，（少步兵一團，及騎兵團，^{少一}）於卅日午前十時以前，集合於社

山洞西北低地，自是夜十二時，渡過九里島西方軍橋。經虎山山頸，佔領虎山西端，亘下灤河尖東部之間。

野戰砲兵第二團，於卅日午前十時以前，集合於南山洞西南低地，是夜進入黔定島北方陣地，天明，射擊九連城之敵。

三．禁衛師，（少步兵一團，騎兵團，少一）三十日午前以前，集合於義州東方低地，是夜隨行於第二師後渡過軍橋五月一日拂曉前，佔領栗子園谷地亘虎山西角之間。

四．野戰重砲兵團，卅日夜，就黔定島附近陣地。天明，射擊九連城高地之敵。

五．禁衛步兵第四團，步兵第卅團，（少龍巖浦守備隊，）禁衛騎兵團，（少一排，）騎兵第二團，（少一排半，）爲軍之總豫備隊，五月一日四時以前，集合於九里島軍橋之東方。以上爲關於渡河各種準備情形。

此外，另以步兵第卅團第二營，掩護黔定島之砲兵，該團第十一連，守備龍巖浦，軍司令官，截至廿八日止根據調查材料。作敵情判斷如左。

鴨綠江上流距昌城約五十里之通溝至石柱子間及楚山附近，有騎兵九連，大荒溝

蘇甸間，有步兵一連，騎兵八連，砲八門，化樹溝附近，有東狙兵二十四團之步兵三連，騎兵四連，鳳凰城附近有步兵一營，騎兵五連，北部蝦蟆塘附近有步兵三營九連。城附近有步兵十三營（屬於東狙兵第十二，第廿二，第廿三，第廿四團），騎兵八連，砲十六門，機關槍八桿，此外有高等司令部，大荒套附近，有步兵一營，（東狙兵第廿二團）騎兵一連，短砲八門，安東縣附近至大東溝附近，有步兵三營，（東狙兵第十團）騎兵十連，射廿二門，短砲五門，大孤山附近，有騎兵二連，共計步兵廿二營，騎兵四十七連，（騎兵中有止達及安爾古尼兩哥騎兵團，烏蘇里哥騎兵營），砲七十五門，就中近在前面之石頭城（夾河口南方）及安東縣附近其基幹部隊約步兵十八營野砲三十門。

二十八日，軍司令官顧慮第十二師渡河之際，敵人或有異謀，因於是日縮小各師之宿營地，以騎兵半排增加於第二師之龍巖浦守備隊，該師撤去前哨以前，派遣一部隊於正州洞及樂元洞，警戒軍之左側，以是日到達義州之第二師後備工兵連（兩排又一班）屬之，以上爲四月下旬軍司令官之敵情判斷

俄軍查斯利中將，根據軍司令官訓令，派遣參謀將校數名，偵察大孤山鳳凰城間

諸道路，其蝦蟇塘經孫家堡子至湯山城之路，及九連城經梨樹溝至湯山城之路，均在偵察之列，於是知湯山城至鳳凰城間，僅有一路可通，欲使輜重不致將道路擁塞，命將師輜重留置於鳳凰城。第二輜重留置於湯山城。各隊僅攜行第一輜重，各兵站地，亦減少糧秣之屯積，俾退却之際，可將全輜重移於鳳凰城，又顧慮敵人之追擊，於湯山城西北隘路及高麗門附近，構築防禦陣地，又命米士漸俄少將，爲渡過大洋河及二道河之準備，須於適當時機，預將一隊派遣於渡河點，將全輜重送至二道河左岸之詩訝甸。

以上爲查士利止中

將安排輜重情形。

俄軍右翼方面，四月廿五日午前八時，日本軍艦四艘，砲擊娘城。在安民山之後，貝加爾哥騎砲兵連之一排，午後四時，向鴨綠江口之日砲艦及水雷艇各二艘，施行射擊，未能命中，反被日艦六吋砲六門應射，遂撤去陣地，以避損害，而米士漸俄少將，是日夕，見日本輪船曳小舟由龍巖浦向挂網溝方面進航，欲妨礙其上陸，並配置赤塔哥騎兵第一第三第六連及砲兵一連於安民山附近，廿七日，聞海洋島有日艦三十五艘，遂命閉鎖大洋河口。

以上爲俄軍東部支隊右翼方面情況。

多爾瓊夫少將，防守馬溝一帶高地。廿五日，屢傳日軍將渡鴨綠江，又得情報，謂

黔定島已落敵手，集合舟艇二百於該處，且敵人於鴨綠江東方支流架橋，義州上流亦開始架橋，又聞敵步兵約二千，騎兵二連，砲一連，由於赤島附近渡過，向栗子園前進，多爾瓊夫少將，遂將所得情況報告於喀寺他林士幾少將，且求應援，而查斯利止中將所命令於多爾瓊夫者，要在守備堅固搜索驪河左岸妨礙敵人渡河若敵過於優勢。則漸次退却於梨樹溝。云多爾瓊夫，遂於廿六日夜，命原在九連城之東狙兵第二十二團，及其砲兵第六旅第三連，（東狙砲兵第六旅，旅長勉士特爾上校指揮之），於清溝掩護退却路又命豫備隊之東狙兵第十一團第二營，及其第二十四團第八連，於九連城西南土城子附近任九連城安東縣兩陣地間之防禦。命東狙兵第十二團，以其新到之第三營，及東狙砲兵第六旅第二連，同駐於九連城陣地，於是勉士特爾上校，廿七日午前七時，到清溝佔領陣地，派遣斥候於驪河左岸，然多爾瓊夫少將因葦子溝附近有徒涉場頗存危懼命該上校派遣步兵一營砲二門於葦子溝西方高地是時在葦子之東狙兵第廿二團第七連之斥候二十六日夜於栗子園遭遇敵步兵四十騎兵四名楊子士二等上尉是日夜間潛入於赤島之鴨綠江沿岸認元化洞及九里島附近。有敵之大露營火九里島方面並聞有架橋音響以上爲俄軍東部支隊中央方面之情況

監視古樓子附近至大荒溝附近之多爾平上校，二十四日，得日軍於長甸河口渡河之報。命烏蘇里哥騎兵團長，率其第三第四第五連及「安爾古尼」哥騎兵第一團第五連移於香爐溝。詳偵以後情況，二十六日離香爐溝，復歸長甸城及蘇甸附近。

廉止阻幾上校，是日派遣東狙兵第二十四團之乘馬獵兵於安平河口及古樓子間任九連城之連絡。該上校與多爾平上校之間，原設有電信線於鳴綠江岸，嗣因不通，改設遞騎哨於安平河口及古樓子之間，亦不適於用，故派遣該獵兵。

二十七日，查士利止中將，奉軍司令官命令，命其恢復多爾平上校間之聯絡，並將小部隊步兵，附屬於兩翼騎兵，雖至退却，亦不可與敵失其觸接，惟安平河口須確實占領。云。同時又受部下要求謂東部支隊之中央陣地，因騎兵不足，應於「赤塔」「安爾古尼」及烏蘇里三團中，各取其一連，編成師騎兵云。同時，又得增派之東狙兵第三十三團及其砲兵第三第六旅之各四連，並「赤塔」哥騎兵第二團，於是該中將於是日未明，命令廉止阻幾上校如敵兵占領粟子園。應將東狙兵第廿四團第一營。退却於紅石砬子。必要時，再行退却，與哥騎兵旅主力相合，於是該上校是夜命步兵約三連砲四門，佔領紅石砬子陣地。又因警戒安平河口及古樓子之間，留置東狙兵第

廿四團第一連之一排，乘馬獵兵十五名，於安平河口下流，二千米之處，以其第二連留置安平河口。以東狙兵第十團第十連，山砲二門，留置於古樓子。上述各隊，以東部西伯利山砲兵連長古西夫指揮之，而烏蘇里奇騎兵團第一第二連，亦任安平河口至長甸河口之監視。多爾平上校是日至永甸城，該處之「安爾古尼」第一連，監視通於小鋪石河之道路，烏蘇里哥騎兵團第三第四第五連，「安爾古尼」第五連，位置於長甸河口及其附近。以上爲俄軍東部支隊左翼方面情況

四月廿八日東部支隊之配備大致如左（概略位置與插圖同）。

東狙兵第九團第二營及其第十團之二營及二連，第廿四團之二連，東狙兵第九第十第十一團之乘馬獵兵隊，及其砲兵第三旅第一第二連，機關槍連，（八桿）由寺忽林上校指揮，位置於安東縣附近。東狙兵第十一團第二營及其第廿四團第八連，位置於土城子。九連城支隊，（步兵七營，又一連獵兵二隊，野砲十六門，二十八日，以加士他林士幾代多爾瑣夫少將指揮之），以東狙兵第十二團之三營及第砲兵第六旅第二連，（指揮官布利士欺）配置於九連城附近。東狙兵第廿二團（少一營）及其砲兵第六旅第三連，（少二門，指揮官勉斯得爾上校，廿九日以後，古羅范上校指揮之），配置

於馬溝、榆樹溝附近東狙兵第二十二團第一營及其砲兵第六旅第三連（少二門，指揮官古羅范，二十九日以後，以米洛寺尼漸俄上尉指揮之），配置於清溝附近。東狙兵第九團（少一營）及其第十一團（少二營）砲兵第三旅第三連，東部西伯利工兵第二營第二連，在中部蝦蟆塘附近爲總豫備隊。其右翼方面，有米士漸俄少將所率之騎兵支隊，（以東狙兵第二十一團之二營及兩連爲基幹）仍警戒魏子窩、東方至鴨綠江口之挂網河口。左翼方面，有廉止阻幾上校支隊，（以東狙兵第十團之一連，及其第二十四團第一營爲基幹），及加爾卒夫上校支隊，（二十八日，與多爾平上校相交代，其兵力爲「安爾古尼」哥騎兵第一團少第二連之半部爲基幹），前者警戒安平、河口、古樓子附近。後者警戒其上流，掩護寬甸至賽馬集之道路。又鳳凰城配置東狙兵第二十四團之二連，遼陽至鳳凰城道路之分水嶺，以該團第七連及步兵第二百二十四團第一營守備之，大慶嶺配置步兵第卅九團第一營，又以東狙兵第二十四團第二連，守備大孤山海城間之兵站，以步兵一營及一連守備遼陽兵站，以上爲四月二十八日東部支隊之配備。
查士利止中將，是日得軍參謀長之通報，知增援東部隊，將集合東狙兵第六師各隊，其第二十四團尤應速行集合，惟以上部隊，散在遠方，須至二十九卅兩日，方可

將東狙兵第二十三團之二營，赤塔哥騎兵第二團之四連，及東狙砲兵第六旅第四連之半部，派遣至鳳凰城，其東狙兵第二十三團之一營，（在寬甸附近支援加爾卒夫騎兵旅）東狙砲兵第三旅第四連，及其第四旅第四連之半部，於五月一日，經安平至賽馬集之道路，派遣於寬甸云，以上爲東部支隊增援隊之派遣。

二 戰鬥前之情況

第十二師遵軍司令官之命，四月二十八日，避敵眼，到達梨花洞附近。工兵第十二營（營長，中校二宮五十槻，其第二連，於四月二十四日，營部及第三連，於二十五日後，均在梨花洞小水口洞及水口鎮附近，從事架橋材料之蒐集，及箱船製造），轉宿於小水口洞。從事架橋一切準備（第十二師野戰電信隊，仍屬該師，其架橋縱列，歸工兵部長指揮），佐佐木支隊。四月二十七日午前六時，由昌城出發。於二十九日午前八時卅分，到梨花洞。後歸於師，是日，禁衛師於義州批木洞間，第二師於小水洞、龍山洞間，各閉縮宿營。其龍巖浦守備隊（隊長上尉馬目辨治，指揮步兵第卅團第十一連，騎兵第一連之二班）留一排，以主力至樂元洞。騎兵第二團至烟下洞。以上爲各師宿營地之閉縮，參照插圖第二。

此時軍司令官，因元化洞北方軍橋附近，落下敵彈不少，三十日爲掩護軍主力渡

河點之架橋工事，改正二十九日以前命令，命禁衛師之步兵一營，於午後六時，佔領虎山東北高地線。又於卅日未明，命禁衛砲兵團就元化洞及西胡洞附近陣地砲兵第二團及重砲兵團，就黔定島陣地各爲射擊準備，嗣於午後零時卅分，更改正軍主力渡河點附近工事擔任，及渡河順序如左。

一 工事擔任區分

工兵第二營

第一軍橋（架橋點，在九里島西北通於虎山南麓之支流與本流合渡點之上流，以應用材料爲半形舟橋）之架設，並修改該橋沿山麓經虎山至上鬮河尖之道路，又於東南支流，架設軍橋，（應用架柱橋）。

禁衛工兵營

第二軍橋（架橋點，在九連城虎山延線上北方第一軍橋之下流，用定式材料之全形舟）之架設，並設備由該軍橋通虎山之道路，及至上鬮河尖東南之交通路。

二 渡河順序

禁衛師（除軍總豫備隊及砲兵團）於午後八時，通過第一軍橋，第二師（除軍總豫備隊砲兵掩護隊龍巖浦守備隊）通過第二軍橋，禁衛砲兵團，在第二師後通過第二軍橋，軍總豫備隊（除砲兵掩護彈）渡河時刻，臨時指示，以上爲軍主力渡河之部署

是日，第十二師長，欲渡過鴨綠江，午前十一時，部署渡河事項如左，（當時所知敵情，古樓子附近有敵約二百五十，安平河附近約五十，化樹溝附近約卅，蟒牛哨附近約二十）。

- 一、工兵第十二營，用補助渡河法，使架橋掩護隊渡河，適時開始架橋。
 - 二、砲兵第十二團，於烟台谷及水口鎮附近陣地援助架橋掩護隊之渡河。
 - 三、木越縱隊，（隊長少將木越安綱，步兵第二十三旅，砲兵一連，衛生隊半部），以步兵第二十四團爲架橋掩護隊，正午，於烟台谷附近之渡河點渡河，擊攘古樓子及安平河附近之敵，掩護架橋，其餘諸隊，於軍橋完成後，進出鴨綠江右岸，本夜佔領南荒溝附近至蟒牛哨東北高地之線。
- 三十日，留一部掩護軍橋，其餘於同日夕佔領下嶺路溝南側高地至標高二九

一附近及虎山東北標高一九二高地。

四。佐佐木縱隊（隊長佐佐木值，步兵四十七團，騎兵第十二團，（缺四排）砲兵一連，衛生隊半部），於木越縱隊後渡過軍橋，本夜至礪山溝附近，三十日黃昏以前，佔領老邊牆溝附近。

五。本隊以師司令部，騎兵排，砲兵第十二團，（缺三連）步兵第十四團，挨次於佐佐木縱隊後渡過軍橋。

二十九日未明，砲兵第十二團第二營，（團長，中校佐籬室湊次郎，營長，少校玉置鐵次郎），於水口鎮南方高地腹，其第三連，在小水口洞西北高地，布置放列，步兵第二十四團，留若干監視兵於前哨線，集合主力於小水口洞。午前十一時，砲兵見敵騎約四十，砲二門，由安平河谷前進，向之射擊，敵不應射，向谷中退却，又步兵第四十六團第十二連，由水口鎮進出，展開於該地西方砂磧，射擊前面中洲安平河化樹溝之敵。走之是日，古樓子，蟒牛哨間俄軍，約步兵二百，騎兵六百，砲二門，其主力退却於蒲石安平兩河谷上流。其一小部經化樹溝向西退却。正午，煙臺谷補助渡河法準備完畢，於是步兵第二十四團（團長上校原田輝太郎）由水口洞集合地

進出，藉工兵第二連之援助，以鐵舟十隻開始渡河。午後六時完畢前在中洲射擊之敵已退，最先頭之步兵第二十四團第三營，午後一時，渡河完畢，第十連占領安平河，餘向古樓子前進，二時卅分，占領該村，後留第九連於該地，夜至孤嶺。營第一營于渡河後，先向古樓子前進，因情況上已無此必要，亦向孤嶺轉進，第二營於渡河後，直至南荒溝任西面警戒。

附記 俄軍派在安平河口任守備之屈西夫中校（指揮東狙兵第十團第十連，及其第二十四團第一連之一排，及第二連，及乘馬獵兵十五，烏蘇里哥騎兵第一第二連，山砲二門）二十九日午前十時，知有日本步兵約千百六人，藉砲位十二門之掩護射擊，由水口鎮渡河，遂將東狙兵第二十四團第二連，配置於安平河右岸，其第十團第十連，配置於左岸，各就豫定陣地，妨礙敵軍渡河，然因敵軍砲火熾盛，且其步兵漸向兩翼迂回日兵負傷者四人，該中校亦受傷，十時五十分，遂命各隊退却，以哥騎兵與敵保持接觸，並與加爾卒夫上校相連絡，廉止阻幾上校欲奮勇相助，率東狙兵第二十四團第三連，由紅石砬子出發，途中遇古西夫中校來歸，遂與退却之步兵五連山砲六門，再圍紅石砬子，惟烏蘇里哥騎兵第一第二連，加

入加爾率夫部隊，經蒲石河河谷退於香爐溝嶺（紅石砬子北方三里）查士利中將得報，（此時紅石砬子九連城間連絡斷絕）判斷日軍僅作小企圖，欲增援廉士阻幾上校再擊敵於鴨綠江左岸，派遣古羅范上校，率東狙兵第二十二團之一營於紅石砬子，又命該團之獵兵隊至安平河方向，古羅范上校受命，是夕向栗子園前進。

先是木越少將，察河流形勢，深恐軍橋未能及時成就，當架橋掩護隊步兵第二十四團渡河已畢，欲命步兵第四十六團，（團長上校平井正衛）用補助渡河法，以其二營，着手渡河，然是時鐵舟四隻，已回至架橋點，午後十時卅分，其餘鐵舟，亦中止補助渡河，回至架橋點，遂用對岸之中國船（中乘步兵百人）於十一時五十分，僅以步兵第一營（缺第三第四連之一部）渡河，該團其餘各隊，集合於架橋點，第一營前進於化樹溝附近任前哨。此時水口鎮東北約千。米所架長二百三十米之軍橋於午後二時着手至卅日午前三時始成。於是集合於水口鎮附近河濱之各隊，均由該橋通過，翌日，午前十一時渡河完畢。以上爲第十二師之渡河及前進

禁衛師長中將男爵長谷川好道，是日，亦作明卅日之部署如左。

一。工事掩護隊，（隊長少校太田廣三郎，步兵第四團第一營），三十日拂曉，

前進於虎山附近，掩護架橋，及該處之肩牆構築。

二、架橋隊，（隊長，禁衛工兵營長中校岡田謙吉，率禁衛工兵營，（缺一部）其後附以禁衛後備工兵連，及禁衛師架橋縱列），三十日正午，於九里島西北鴨綠江本流及虎山東南之支流架設軍橋。

三、道路改修隊，（隊長少校石澤盛松，率第二團第一營），改修於赤島及九里島之砲兵通路。

四、肩牆構築隊，（隊長砲兵少校武富牧太郎，率砲兵團及工兵營之一部），日沒後，於虎山附近，構築肩牆，及開設砲兵進路。

五、砲兵團，黎明，於元化洞西方高地，義州北側鎮北樓附近，及西胡洞南方高地，並西胡洞東南高地附近，各布置一營之放列。

六、本隊（禁衛步兵第一旅，（缺第二團之一營）第二旅師令部，又第三團騎兵一排，及衛生隊），三十日午前五時，第二團集合於批木洞東側，其餘集合於元化洞東南。

七、禁衛步兵第四團，（缺一營）及騎兵團，（少一排）三十日集合於龍門洞西南，

五月一日午前四時，至九里島爲軍之總預備隊。以上爲禁衛師架橋部署
第二師師長中將男爵西寬二郎亦作三十日之部署如左。

一、步兵第三十團，(少第十一連)騎兵第二團，(少一排半)爲軍之總預備隊，惟該團第一營，於翌晨未明前，歸所屬團長指揮。

二、其餘各隊(除砲兵工兵)及衛生隊，(少擔架一排)午前十時前，集合於社山洞西北低地。

三、砲兵團(附擔架一排)於明日未明，進入黔定島陣地。

四、工兵營從三十日正午着手鴨綠江架橋。

五、高目上尉所屬部隊，(步兵第三十團第十一連，騎兵第一連之半排)，在樂元洞附近，派遣一部於正州洞，警戒軍之左側，以上爲第二師渡河部署

先是軍主力方面，二十八日，禁衛師長，爲掩護虎山附近之偵察，派遣禁衛步兵第四團第四連於虎山，該連用虜獲河船渡鴨綠江，同日午後，占領虎山其一排更前進於栗子園擊退俄步兵約三十人，於該地附近任警戒，翌二十九日午後五時，(在已下關於次日師命令之後)，俄騎約一百，從腰溝方向向虎山前進，據虎山西方襲河

支流之左岸，開始射擊，該連卽應射，未幾乘馬獵兵二百騎砲三門，從榆樹溝東方，前進於栗子園方向，又受榆樹溝東南熾烈之敵砲擊，該連遂向九里島西北分流點之渡場退却，適工兵第三連之一部，正在偵察河川，遂將所用鐵舟二隻及備用之河船四隻，與步兵協力開始渡河，此時俄兵由渡河點西方標高一九二高地，向日軍射擊，日軍受九里島前哨，及義州北方附近砲兵之收容，卒於六時退至九里島（此際日軍兵卒死四人，傷七人，俘虜一人）。

虎山既失，軍司令官所豫定，當晚以步兵一營佔領虎山掩護架橋工事，遂不能實行，而集積于九里島架橋材料之運搬，亦不得不告中止，於是三十日架橋及其他動作非先驅逐虎山之敵不可。午後四時以後，敵於中江台，上下鑿河尖，縱火於各村落，該地附近，似無一兵，西胡洞附近，遂無配置砲兵之必要，軍司令官，遂下令於翌日禁衛砲兵團由元化洞及九里島向虎山射擊砲兵第二團及野戰重砲兵團由黔定島射擊九連城蓋軍司令官初意，擬於五月一日未明，突然開始砲擊，而因上述情況，及應援第十二師渡河前進，遂不得不先行砲戰也，禁衛師長，亦因翌日當與第十二師渡河部隊相連絡之決心，強行渡河，遂命工事掩護隊，暫停出發。

附記，查士利止中將命東狙兵第三師參謀長林古中校於二十九日，指揮該師第二十二團第二營，及其第十第十二團，乘馬獵兵隊，（各百名）砲二門，依榆樹溝附近砲火之援助，於虎山渡河向日軍強行偵察。

午後一時，東狙兵第十第二團之獵兵於腰溝附近渡襲河先隱蔽於虎山高地斜面，馮溝附近之砲四門，向虎山及其東北高地開始射擊，其第二營從襲河徒涉點附近，向虎山東北高地攻擊前進，而佔領虎山東北高地之日本兵，即行應戰，迨俄砲二門前進於栗子園於該村西方低地附近佈置放列日本軍即開始退却獵兵即前佔虎山步兵營於午後五時二十分，奪取虎山東北高地，敵向北方及東方退却，義州附近之敵砲兵掩護之，（此際戰死二人，負傷十三人），此支隊至晚，知九里島及於赤島有強大之日軍且其一部有於安平河口渡河之報，遂於虎山作固守之準備。摩耶支隊，增加裝砲汽艇二艘，於四月二十六日，冒敵火偵察鴨綠江水路及對岸。午後至龍巖浦，是日，日軍前進之機已熟，雖牽制俄軍於安東縣之下流，摩耶艦仍投錨於龍巖浦之上流，宇治艦投錨於娘娘城之下流，水雷艇及裝砲艇，仍溯航射擊對岸俄軍及砲臺，此時安民山附近之俄後貝加爾哥騎砲兵第一連之一排受日艦砲擊

並未應射。以上爲摩耶
支隊之行動

第十二師之先頭木越縱隊，（隊長木越少將，所屬以步兵第二十三旅爲基幹），於三十日午前六時三十分渡河畢，與已在右岸之各隊相合，以原任古樓子附近守備之步兵第二十四團第九連，於安平河附近，警戒古樓子方向，並掩護軍橋，其餘分爲左右二縱隊，右縱隊（隊長原田上校，所屬以步兵第二十四團（少第九連）爲基幹），于八時二十分，出發南荒溝西端，經標高二一五北方及三六八高地前進，排除小部隊之抵抗，於十一時三十分至午後三時，佔領下嶺路溝南方高地。至栗子園東北標高三〇一之間。左縱隊（隊長平井上校，以步兵四十六團（少第三營）爲基幹），沿鴨綠江右岸，向通於虎山之道路前進，佔領虎山東北標高二九一及一九二高地。徹夜佐佐木縱隊，（隊長佐佐木少將，所屬以步兵四十七團爲基幹），於午前八時十分渡河畢。向安平河谷前進，途中驅逐俄軍小部隊，午後三時，到紅石砬子附近，派遣步兵第四十七團第十二連，騎兵第一連之一班於天橋子掩護側背主力更前進，五時三十分，至老邊牆溝北方宿營。

本隊（師司令部外，以步兵第十四團，砲兵第十二團（少第一第三第六連）爲基幹）

渡河後，沿鴨綠江右岸前進，從化樹溝右折。午後二時，到南荒溝西南標高二一五北方高地附近，五時，於該處西南各地露營，當時葦子溝一帶高地。不見敵人亦無工事。以上爲第十二師鴨綠江右岸之占領。

附記 是日支隊最左翼之加爾卒夫上校，知日軍將渡過安平河，率在長甸河口及在蘇甸長甸之烏蘇里哥騎兵第三第四第五連，及「安爾古尼」哥騎兵第五連，搜索其右側背，經蒲石河谷移轉於香爐溝。多爾平上校，率「安爾古尼」哥騎兵第一第三第四第六連，及第二連之半部並砲二門，由永甸向寬甸退却。

軍主力方面之各砲兵隊，本軍之命令，於未明前各佈置放列。禁衛砲兵團（團長上校隈元政次）第三營，在九里島第一營，在元化洞及義州北方。敵兵第二團，（團長上校多田保房）在中江台對岸之黔定島野戰重砲兵團，團長中校酒井田子郎在砲兵第二團陣地之南方，午前六時十分，敵步兵約一排，於虎山鞍部，作防禦工事，禁衛砲兵第六連，向之射擊，敵隱於高地背不即去，十時復出，禁衛砲兵第五連射擊之，第三連亦參加，於即不見，九連附近之俄砲兵，於二十六日以後，屢逞威力，本日反未見開砲。惟見多數敵兵暴露於該高地稜線上，專注視虎山方面，而於黔定島之日軍砲兵。

似全未覺察。因此日砲兵亦恐陣地被其發覺，不射擊，然至十點三十分，中江召附近，則量鴨綠江水流之步兵第三十團斥候，小舟忽被九連城東北高地之敵砲二門對之射擊，操舟甚危，於是砲兵第二團第一營，亦射擊九連城北方之俄砲兵，其第二營，則射擊摺鉢山砲台，未幾，重砲兵亦向九連城西北砲台，及其西方現出之部隊，幕營繫馬場，並九連城西南砲台，開始射擊，敵之全砲兵，（摺鉢山二門，九連城北方高地六門），亦即應射，遂起激烈之砲戰，然九連城東北高地之敵，忽棄砲後退，暫時復出應射。日重砲兵之一部，亦猛射該高地，十時五十分，九連城附近敵砲兵漸失威力，十一時六分，全然沉默，日砲兵亦中止射擊，是日砲戰間，俄砲彈皆集於日砲兵第二團重砲兵團。始未受一彈。蓋重砲陣地在小樹林後方，故未被發見也。

此時日禁衛砲兵第二營，午前十點五十分，見虎山東北鞍部有停止之俄步兵，向之射擊敵退。十一時六分，馬溝東方，又現出俄砲兵，向下流架橋點開始射擊，同營第三連又擊之，沉默焉，十一時十五分，禁衛砲兵第一連，於義州東北端附近，見虎山西北凹地，似有敵砲兵，擊之九里島之第六連亦參加，午後零時二十分，馬溝東方俄砲兵，再向元化洞附近日砲兵開始射擊，禁衛第三連及重砲第一營皆應戰，此時虎

山附近俄軍，縱火焚民居，向西退却，禁衛砲兵團及重砲兵團第二連擊潰之。午後零時五十六分，雙方射擊皆停止。

九連城俄砲兵沉默後，過午，復向日砲兵第二團開始射擊，於是該團及重砲兵團應戰，至一時五十分，使之沉默而重砲兵團射擊俄砲台，台壞，露出火砲，遂奪其戰鬥力，使不能射擊，二時四十分，日重砲兵團第一營，向九連城背後之幕營及擊馬場第二連，向九連城附近各砲台散布射擊。至五時停射，是日，日砲兵僅第二團死目兵三人，軍官負傷十六員，目兵十八人俄軍遭重砲射擊，燬壞砲車彈藥車各一輛，以上爲日軍主力方面之砲戰。

附記 午前十時，俄東狙砲兵第六旅第二連，在九連城東北高地，（每半連。約隔千米。占領暴露陣地。）見中江台附近，有日兵渡過鴨綠江向之射擊，而對定島之日砲兵，計野砲二十四門，十二生的砲十二門，亦由陰蔽陣地，向該砲兵射擊，砲火漸烈，第二連未向日本攻城砲應戰，專向其野砲對戰，卒歸沉默，馬溝附近之第三連，（四門）亦向義州北高地開始射擊，而受日本重砲之縱射亦被撲滅，至午後一時，第二連再開始射擊，復受日本全砲兵之猛射。藥箱飛散。破壞火砲一門。至

二時又沉默，加寺他林士幾少將，見砲戰不利，令停戰，日沒時，撤退陣地。砲于五時向九連城附近，散布射擊，信號所及電信所之守兵，大爲所苦，在砲兵陣地之加寺他林士幾少將，頭部受輕傷，仍繼續指揮，砲兵第六旅旅長，勉斯特爾上校及砲兵第二連連長皆負傷。砲兵第二第三連，死傷將校七員，日兵六十七人，東狙兵第十一第十二團，死傷將校三員，日兵二十六人。

禁衛師是日午前五時起，集合於元化洞南方及批木洞附近，知第十二師開始渡河，遂命令架橋隊，從九時準備作業，正午，着手架橋。工事掩護隊，隨第十二師進出，擊攘虎山之俄軍，先佔領標高一九二東北高地，道路改修隊，於工事掩護隊到虎山附近後，着手作業，十一時，虎山俄軍有退却徵候。師乃作左述部署。

- 一．禁衛步兵第一旅，（缺第二團第一營）明五月一日未明以前，於栗子園西方暨河分流點附近，亘虎山西北標高八七高地之西端，佔領暨河支流之右岸。
- 二．禁衛步兵第二旅，（缺第四團本部及二營）明日未明以前，連繫於第一旅之左翼，佔領暨河支流右岸。

三．禁衛砲兵團明日未明以前，於虎山北方鞍部附近對榆樹溝東南高地至九連城

東北高地間布置放列。

四。禁衛步兵第二團第一營，及騎兵一排，爲師之總豫備隊，位置於虎山西北標高八七高地之北麓附近。

五。各隊于本三十日午後九時過元化洞北方上流二橋梁。集合於九同島村西側。

正午，俄軍砲火已衰。禁衛工兵營，（缺第二連）及其後備工兵連，着手九里島西方之架橋，轉上流所架設之急造船橋，由元化洞附近上航，以致未能繼續作業，架設費時極多，又工事掩護隊，藉工兵第二連之援助，由午後零時四十分，於九里島西北分流點附近渡河，三時到虎山北方三叉路附近，搜索栗子園附近，禁衛步兵第二團，第一第四連，任道路改修隊，於工事掩護隊後渡河，至於赤島，改修砲兵道路，其餘在九里島，從事同一之作業，又肩牆構築隊（各砲兵連砲手，及工兵第二連之一排），跟隨道路改修隊後渡河於日沒後着手虎山北方鞍部之肩牆構築及開設進入路十一時完成。以上爲禁衛師渡河準備及攻擊準備之部署

附記 古羅范上校在栗子園，三十日晨，因日軍一部隊，從於赤島上流渡河，向

虎山開始攻擊，其砲兵同時向虎山，至其後方澗河地域射擊，遂命東狙兵第二十

二團第十第十一連，向虎山轉進，與該地同團第二營及獵兵並砲二門，妨礙日軍之前進。是時，又接敵三縱隊由安平河方向前進之報，遂向其左翼及中央兩縱隊之先頭，暫時交換射擊，正午，奉加寺他林士幾少將之命，向驤河右岸退却，進入榆樹溝附近陣地。支隊死員兵九人，傷四十一人。

第二師，是日午前九時二十分以後，集合於社山洞附近，午後二時，作左述部署，（時工兵第二營之二連，於九里島西北分流點附近，運搬軍用材料，其第一連，於九里島西南端分流點附近，構造門橋。此橋使用於中江台附近），

一 步兵第三旅，（缺一營）午後七時，由社山洞出發，經九里島西方鴨綠江上流之軍橋向虎山北方山頭，渡過虎山西角之北方支流佔領該處西北約三百米沙地田地之交點至上驤河尖之間。

二 步兵第十五旅，（缺一團）續行第三旅後，佔領該旅左翼至上驤河尖西南，約八百米，本道上十字路附近之間。

三 步兵第二十九團第三營，及現駐黔定島之步兵第三十團第二營，直轄於師，（第二十九團第三營，隨第十六團之後，至上驤河尖東南約八百米斷崖東側

，爲豫備隊，第三十團第二營，本夜在砲兵之前，由門橋渡過本道附近之鴨綠江掩護砲兵變換陣地。

四 砲兵東夜，隨步兵第三十團第二營後，由門橋渡過鴨綠江於中江台附近，選定陣地，明日天明，開始射擊。

五 工兵任務畢後，至總預備隊。

以上爲第二師攻擊準備陣之部署

是夜，第十二師長作左述部署。

一 木樵少將，以步兵二十三旅及騎兵一班，明日拂曉前，佔領三道灣高地之中央部。至栗子園西方之間。

二 佐佐木少將，以步兵第四十七團及騎兵二班，（內一班在天橋子）佔領豺狼子溝西南高地至步兵第二十三旅之間。

三 騎兵第十二團，（少四大排及三班）明日拂曉前，主力在豺狼子溝附近。搜索製河上流及其右岸。

四 砲兵第十二團，（少一連）明日拂曉以前，於栗子園西方高地附近。布置放列。

屬於木樵及佐佐木兩縱隊之砲兵連，明日於栗子園或老邊溝與團合併。

工兵第十二營，以兩排附於砲兵團修理道路。

五。其餘各隊，明日午前五時以前集合於三道灣，北方約一公里，三叉路附近爲總預備隊。

軍主力之禁衛師及第二師，由日暮開始運動，集結於元化洞附近，待軍橋成後渡河。

軍司令官，午後八時，亦至該地，（參照插圖）以上爲第十二師攻擊準備陣之部署

備考 海軍艦長摩耶支隊，本夜於四道溝行威嚇砲擊後，歸龍巖浦。

附記 是晚喀寺他林士幾少將，（在九連城西北約二千米）得其參謀長林古中校偵

察報告，及古羅范上將報告，知強大日軍正午，由安平河口進入饒河左岸之山地。

豫期是夜有敵來襲並將砲戰之狀況，呈報於查士利中將，嗣命九連城陣地防禦

地區指揮官止布里士幾上校，增加中江台之守兵。拂曉前，於散兵壕配置直日排，

又命東狙砲兵第六旅第二連，日沒時，變換陣地於九連城西南中國舊兵營附近。

午後十一時喀寺他林士幾少將，得各報告，知敵於明五月一日開始總攻擊。止布里

士幾上校之團，本日砲戰損害極多，明日陣地，甚難維持，又知古羅范上校，發

見虎山東北，有多數步兵及山砲兵約三連，正在渡河，且鴨綠江右岸，聞有車聲，而該上校因夜暗及地形困難，不能變換陣地，該少將遂命古羅范上校，如遇激戰，可將輜重送至清溝，並爲防禦綏河徒涉場，須派遺機關槍，又命東狙兵第十二團之獵兵隊，設一遞騎哨。以聯絡九連城及榆樹溝，其餘獵兵與預備隊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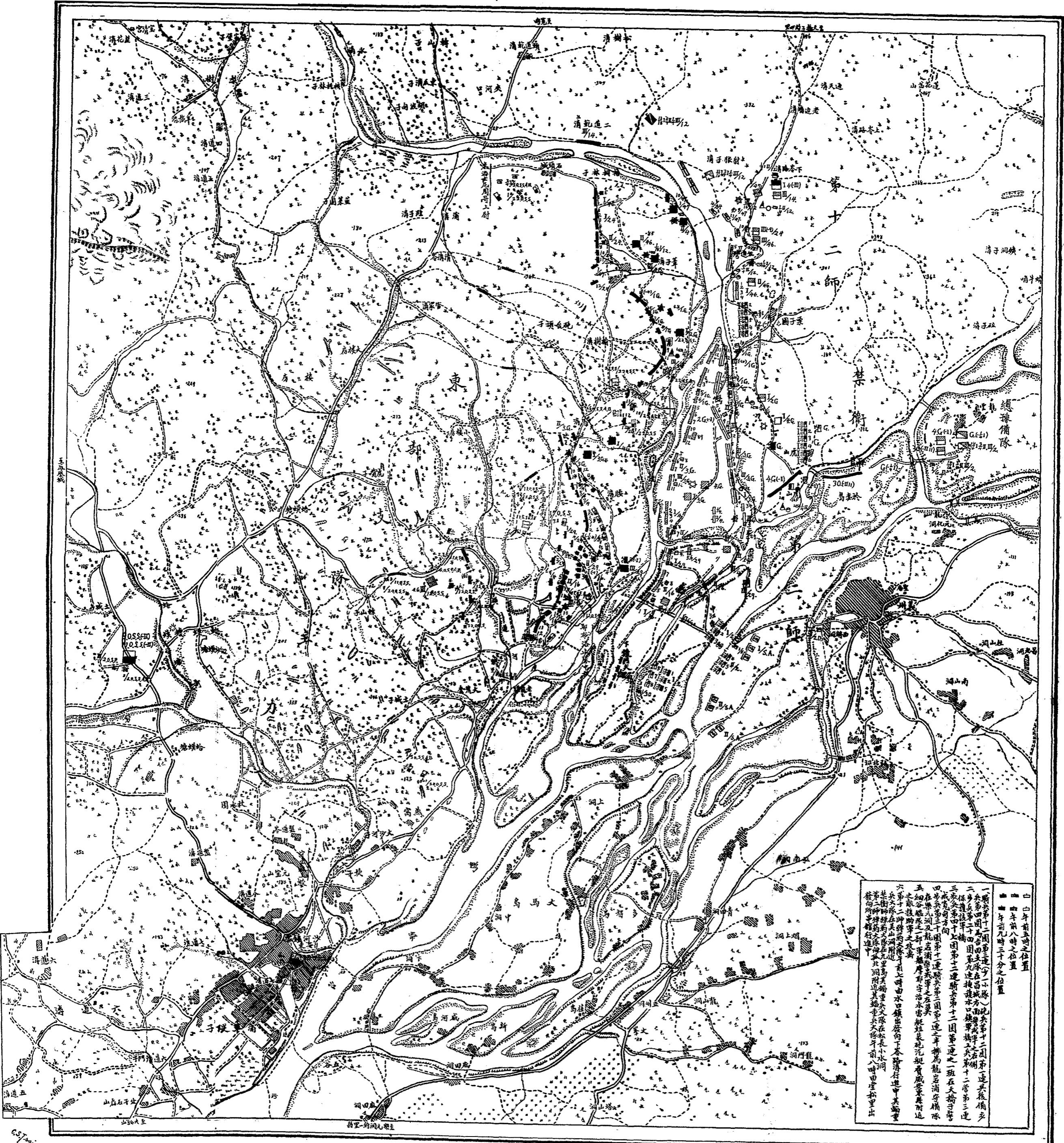
喀寺他林士幾少將，是夜，又將以後情況，報告於查士利止中將，並申明意見，請將九連城防禦地區之監視隊，本日留於前線，本夜，佔領九連城後方高地，拂曉方撤去監視隊，未見許。

日俄戰史 第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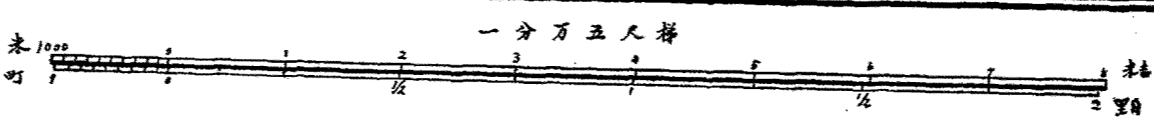
鴨綠江畔第一軍之戰圖

五月一日

日俄戰史附圖第...



一、前哨隊之位置
 二、前哨隊之位置
 三、前哨隊之位置
 四、前哨隊之位置
 五、前哨隊之位置
 六、前哨隊之位置
 七、前哨隊之位置
 八、前哨隊之位置
 九、前哨隊之位置
 十、前哨隊之位置
 十一、前哨隊之位置
 十二、前哨隊之位置
 十三、前哨隊之位置
 十四、前哨隊之位置
 十五、前哨隊之位置
 十六、前哨隊之位置
 十七、前哨隊之位置
 十八、前哨隊之位置
 十九、前哨隊之位置
 二十、前哨隊之位置
 二十一、前哨隊之位置
 二十二、前哨隊之位置
 二十三、前哨隊之位置
 二十四、前哨隊之位置
 二十五、前哨隊之位置
 二十六、前哨隊之位置
 二十七、前哨隊之位置
 二十八、前哨隊之位置
 二十九、前哨隊之位置
 三十、前哨隊之位置
 三十一、前哨隊之位置
 三十二、前哨隊之位置
 三十三、前哨隊之位置
 三十四、前哨隊之位置
 三十五、前哨隊之位置
 三十六、前哨隊之位置
 三十七、前哨隊之位置
 三十八、前哨隊之位置
 三十九、前哨隊之位置
 四十、前哨隊之位置
 四十一、前哨隊之位置
 四十二、前哨隊之位置
 四十三、前哨隊之位置
 四十四、前哨隊之位置
 四十五、前哨隊之位置
 四十六、前哨隊之位置
 四十七、前哨隊之位置
 四十八、前哨隊之位置
 四十九、前哨隊之位置
 五十、前哨隊之位置



日俄戰史

(第五卷鴨綠江戰事完)

三 九連城附近之戰鬥(參照插附圖)

第十二師各隊，由五月一日黎明前，開始運動，木越縱隊，(步兵第廿三旅騎兵第一連之一班)於昨卅日午後八時，由宿營地出發，佐佐木縱隊，(步兵第四十七團騎兵第一連之二班)午前二時，由宿營地出發，經老邊牆溝，騎兵第十二團，(團長中校相浦多三郎)三時由宿營地出發，經老邊牆溝，砲兵第十二團，(缺第一連)午前零時卅分，由宿營地出發，由標高二六八高地，經上嶺路溝，老邊牆溝，其餘各隊，二時由宿營地出發，上述各部隊，至五時卅分，均展開於靉河左岸豹狼子溝西方高地。至栗子園西方高地之間。(安平河栗子園間地形，步騎兵通過，均極困難。)
以上爲第十二師之前進

第二師，以步兵第四團(缺第三營)爲前衛，卅日午後七時，由集合地出發，其餘各隊續行，至同時四十分，逐次開進於九里島西方之架橋點，八時十分軍橋完竣。即行通過，十時五十分渡畢，師先頭於午後九時四十分，到達虎山山頸東方支流之架橋

點，因軍橋延至午後八時着手，經三點鐘始竣，亦開進於此附近，十一時十五分橋成。始得通過，一日午前一時至四時五十分，漸次展開於虎山西方約一千米砂地附近。至上、穀河尖南端斷崖之線。此際前衛，以步兵第四連之半排，配置於虎山西北十字路。以步兵第三第四連，（缺半排）配置於虎山西方約一千五百米之地點。掩護展開。

初，軍司令官因黔定島砲兵過遠，遂命砲兵第二團，於中江台渡河前進，命野戰重砲兵團，變換於砲兵第二團之舊陣地，于卅日午後十時，砲兵第二團及其掩護之步兵第卅團第二營，以門橋渡河，先步兵，後砲兵，該處河幅爲三百六十，流速九十生的，拂曉時，砲兵猶未能全渡，僅第一營渡河，就陣地，中間受敵砲射擊，傷江兵三人，門橋廿一隻之中，一受九彈，一受七彈，橋板破壞其一，砲兵第一營，於中江台東北布置放列。作工事掩護之步兵營，展開於中江台西方支流之線。砲兵第二營，仍在舊陣地，重砲兵團，亦僅第一營前進至野砲之舊陣地。以上爲第二師之渡河禁衛師卅日午後九時卅分，由元化洞北方橋梁出發，開進於九里島，先是上流架橋有不易完成之說，（該處急造船橋三百十米，午後五時着手，十時始成。）乃於十時

五十分，隨第二師之後，渡過九里島西方軍橋，五月一日午前三時，渡畢。但零時五十分，師先頭雖達虎山東北之小流，而第二師尙未渡盡，因開進於該地附近，變更行軍序列，以衛生隊爲步兵之後尾，一時卅分，由虎山山頸東方之軍橋出發。其步兵第一團，（團長上校山田忠三郎）於栗子園西南徒涉，渡過鬮河支流，第二團於虎山西北標高八七高地之西北約八百米，徒涉鬮河支流，第三團二時卅分至三時卅分之間，渡過虎山村西南之徒涉場，以上各步兵團，於四時展開於栗子園西方鬮河分流點附近。至虎山西方約一千米砂地之線。又砲兵團午前五時五分，於虎山鞍部，入夜間所築之肩牆，師總豫備隊之禁衛步兵第二團第一營，同時達虎山附近，而衛生隊及野戰病院亦到，師長亦於同時十分。至該村西北高地。以上爲禁衛軍總豫備隊之禁衛步兵第四團，（團長上校梅澤道治，缺第一營，）步兵第卅團，（團長上校馬場良英，缺第一營及第十一連，）禁衛騎兵團，（團長中校加瀨倭武，缺第一連之一排，）騎兵第二團，（團長秋山房次郎，缺第一連之半排，及第二連之一排，）五月一日午前二時卅分至四時集合於九里島西北端附近。以上爲軍總豫備之集合

三十日夜間，各部隊未受敵之抵抗，五月一日午前四時四十五分至五時卅分，隔鬮

河展開於敵左翼之前，卽構築散兵壕。以備逆襲。拂曉，各於前面派遣多數斥候，搜索敵情，偵察鬻河徒涉場，五時，天漸明，除午前四時，腰溝附近，鬻河本流兩軍斥候衝突外，敵情全不了然。鬻河徒涉場亦偵察不詳。

重砲兵團，因欲聲援步兵，向九連城東北高地，及九連城附近各砲台，開始射擊，敵不應戰，五時四十分，中止射擊，軍司令官是日待砲戰成果，攻擊前進，然是日之晨，敵火未開，六時已過，依然沈寂，同時四十分，榆樹溝東方約千八百米標高七十七高地上，及該村東南高地脚，突有俄步兵約三連，向禁衛師前面運動之斥候開始射擊，嗣至七時，馬溝東方高地之俄砲兵，向日禁衛步兵第二旅豫備隊方面開始射擊，禁衛砲兵團卽行應射數分鐘後俄砲全部沈默。又野戰重砲兵團，亦向腰溝及馬溝附近，散布射擊，軍司令官，遂命總豫備隊前進於虎山東側。以上爲五月一日拂曉之敵情

先是第二師第一線所派遣之斥候，拂曉前，雖侵入鬻河右岸高地，未遇敵人，天明敵狀仍不明，該師長疑敵人或已退却，午前七時，命第一線各隊，搜索敵情，然步兵第三旅長少將松永正敏，已派步兵第四團第一營（缺第二第四連）向前搜索，迨奉軍命令，更遣該營殘餘及步兵第廿九團第一營助之，又步兵第十五旅旅長少將岡崎

生三，擬命步兵第十六團（缺第二營，團長爲谷山隆英，）展開於第一線，於是兩旅之步兵部隊均取攻擊姿勢，第三旅向腰溝南方高地，第十五旅向九連城北方舊堡壘高地前進。於是隱匿不見之俄步兵，突現於腰溝南方高地之散兵壕，及九連城附近之舊堡壘線，向日軍猛烈射擊，日軍亦即應射，而砲兵第二團，重砲兵團，及禁衛砲兵團之一部，亦向九連城附近之俄步兵集注射擊，援助步兵前進，日軍搜索隊遂次接近敵人，遂達鬮河左岸。時正午前八時也。

第二師師長，見搜索隊情況甚佳，將有徒涉鬮河之勢，且因禁衛師第一線亦開始前進，八時廿分，遂命兩旅攻擊前進。總豫備隊亦於左翼後前進。前派之搜索隊，已於七時卅分，越過鬮河，八時卅分，左翼部隊，突入九連城東北高地南方之俄軍陣地，右翼部隊，突入腰溝西方高地，俄兵向西潰走，各隊追擊，由八時五十分至九時卅分，佔領九連城附近一帶高地。向前面谷地潰走之俄軍，施行追擊射擊，在搜索隊後方續進之第二師主力，亦於八時五十分，到達敵陣地。當時九連城之俄砲兵，寂無聲響。第二師長，率總豫備隊之步兵第廿九團第二營，於午前八時四十分，出發虎山，九時五十分，到達九連城附近。而午前九時卅分，俄軍收容隊，於九連城四方約二千

米高地，以礮約六門，機關槍一桿，收容友軍，其步兵一部佔領九連城西方約一千八百米本道屈曲點之低地，及其西方高地，師遂命兩步兵旅，若占領九連城之高地端。應整頓隊伍以待後命。當各隊進駐高地端時，敵向淮注礮火甚烈。以上爲第一師九連城附近之攻擊

禁衛師長，午前七時四十分，日擊第二師步兵向鑿河之線前進。等候軍司令官指示，八時，第二師第一線達鑿河，見十二師之一部亦有前進之勢。遂命兩步兵旅攻擊前進。於是禁衛步兵第一旅，（缺第二團第一營，旅長少將淺田信興，）八時五十分，以第一團（缺第二營）向榆樹溝東方標高七七高地，攻擊前進，以第二團（缺第一營）向標高一二二高地攻擊前進，淺田少將，同時十五分，復命豫備隊之禁衛步兵第一團第一二營，（缺第七第八連）增加於兩團之間，同時廿分，該旅第一線，到達鑿河左岸，猛烈射擊，俄軍有動搖之勢，又禁衛步兵第二旅，（缺第四團之第二營，旅長少將渡邊章，）以第三團向腰溝東方高地之目標前進，豫備隊之第四團第一營，亦在左翼後續進，午前八時十分，第一線到達鑿河左岸，向腰溝及馬溝高地之俄軍，開始射擊，然俄軍稍稍抵抗，於同時十五分，漸次退却，第一線即向之集注射擊，又見馬

溝東方標高一二高地之俄砲兵，向馬溝附近退却中，亦向之猛烈射擊，禁衛師之第一線，八時廿分，徒涉鬢河，同時二十五分至卅分之間，第一團第三營，占領標高七七高地，第二團之第十一第十二連，佔領一一二高地，其第二旅之第一線，佔領第一旅左翼至腰溝北方高地之線。均向退却之俄軍，猛烈射擊，未幾，淺田少將，以俄軍敗退榆樹溝方面，遂命第一團殘餘及旅豫備隊向標高七七高地之北方進迫。退路於是九時五分，第一團之主方，及旅豫備隊同團第六第八連，佔領榆樹溝東北高地，第二團佔領馬溝東北高地線共施追擊射擊。俄軍潰亂退却於砲台頂子及其南方標高一五一高地方向，各隊先於略取地方整頓隊伍後，步兵第二旅第一線，午前九時十分，前進至馬溝西方高地至腰溝之線。豫備隊徒涉後，整頓部隊，更向馬溝附近前進，其左翼與第二師之右翼相連繫。

先是禁衛砲兵團，欲援助步兵之攻擊前進，午前七時五十分，以腰溝東側之散兵壕及馬溝東方之俄砲兵陣地附近爲目標開始射擊。但第四連專援助第二師，射擊九連城東北高地脚之俄軍散兵壕，八時十分，俄步兵退却，各連射擊之，同時馬溝東方之俄砲兵，向前進之日步兵，再開射擊，日砲兵以二連火砲之射擊沈默之，八時卅分

，俄砲兵向馬溝谷地退却，乃擊覆其砲車一輛，俄軍棄其後續砲車於馬溝西南鞍部潰走，各連續向退却之敵步兵射擊，八時卅五分，日步兵佔領對岸高地，同時停止射擊，作前進之準備，然附近驪河支流不能徒涉，遂暫停於該地。以上爲禁衛師榆樹溝及馬溝附近之攻擊

第十二師長，午前七時卅分以後，見禁衛師及第二師攻擊前進，而該師前面，尙無強大之敵，未命令攻擊前進，第一線步兵，發見極不完全之徒涉場二處。七時四十分，砲兵第十二團第五連，於葦子溝南方高地上發見俄步兵開始射擊，未幾，砲兵第一營，（缺第一連）射擊馬溝東方之敵砲，以援助該方面禁衛師步兵之前進，八時十五分，第十二師長，下攻擊命令，同時總豫備隊之步兵十四團第三營，及騎兵第十二團，（缺第一連之三連第二連之一排第三連之三排）協力向夾河口前進。脅威俄軍側背。然左翼隊之步兵第廿三旅，於未受攻擊命令之先，已與禁衛師攻擊運動相連繫，開始前進，七時五十分，徒涉驪河。八時卅分，其先頭之步兵第廿四團第三營，已達葦子溝北方高地，該旅主力，亦陸續渡河。九時十分，全部達驪河右岸。又右翼隊之步兵第四十七團，八時五十分，受領師之攻擊命令，開始渡河，九時廿分，全部到達對岸。當時葦子溝附近俄兵甚少，並不抵抗，日軍接近後，即逐次退

却，其一部逾砲台頂子，他一部退却於石頭城方向。

在葦子溝附近之步兵第廿四團，聞砲聲，午前八時四十分，由該地出發，向砲聲前進，步兵第四十六團第一營，亦連繫於其右翼，共向石頭城續進，步兵第四十六團之主力，及第四十七團隨之，於是第十二師長，欲窮追石頭城方面之俄軍，從大樓房方面進出於俄軍退路九時廿分命，總豫備隊及砲兵第十二團，共渡巵河前進，於是砲兵團十時卅分，步兵第十四團，（缺第二營，團長今村信敬，）同時四十分，各於三道灣豺狼溝子間。徒涉巵河，於第一線諸隊後續進。

各師午前九時前後奪取葦子溝附近至九連城之巵河右岸陣地軍司令官初意欲就第十二師方面敵守備最薄弱之處攻擊前進而因第二師搜索部隊惹起本戰軍之攻擊遂由該方面開始而於九連城附近發現激烈之戰鬥焉。以上爲第十二師葦子溝附近之攻擊

軍司令官，午前八時，命軍總豫備隊向九連城前進。尋至虎山，欲追擊俄軍前進於蛤蟆塘河之線九時下令，以第十二師主力前進至大樓房。一部前進於石頭城方面，佔領老古洞。蛤蟆塘河上流高地警戒鳳凰城方向。以禁衛師向北部蛤蟆塘前進。警戒前丁子南方高地。至蛤蟆塘南部之線。以第二師佔領安東縣警戒元寶山至七道灣。且

與艦隊相聯絡。以上爲第一軍之追擊部署

第十二師師長，午前十時，奉軍命令，以步兵第廿三旅砲兵第一營，（缺第一連）屬於木越少將至大樓房，守備梨樹溝，至古老洞之間，其餘諸隊，集合於大樓房，然木越少將，已先於葦子溝附近，續行追擊前進，其步兵第廿四團，九時廿五分至十時卅分之間，逐次達石頭城附近，俄軍陣地之前方，是時俄軍，佔據沿砲台頂子高地脈所構築之散兵壕，及肩牆，瞰制日軍前進地帶，兵力雖少。（步兵約一營餘砲數門）而抵抗頑強。日兵迫近四百米距離。仍抗拒不下。木越少將，更以步兵第四十六團第一營，展開於右翼，戰鬪益烈，未幾，俄軍向西南方潰走，於是日軍第一線前進於俄軍陣地時午前十時卅分也，各隊於石頭城西方，整頓隊伍後更向蛤蟆塘追擊。師長亦承認木越少將此等處置，以主力繼續前進，此時步兵第四十七團第三營，（缺第十一連）奉佐佐木少將之命，展開於步兵第四十六團之右翼，遂未開戰，惟第十一連混入第二十四團之左翼，參加攻擊。以上爲第十師之前進

禁衛師長，率總豫備隊，午前九時卅分，到榆樹溝東方標高七七高地，是時第十二師，似未全渡發河，右側情況，敵人似有回復攻擊之舉，然因各隊情況不明，遂招

致其命令受領者，軍命令適於此時到師，而因招致費時，至正午始下命令，以禁衛步兵第二旅，（缺第四團本部及二營）即前進於蛤蟆塘北方約一千米之三叉路。警戒該村南方高地附近。以步兵第一旅，於虎嘴子西南約二千米之三叉路附近。以工兵營屬於砲兵團，於現在地附近，各行宿營。（是日禁衛工兵營午後一時，於虎山西角右側附近，着手架橋，七時始成，橋用定式材料，長卅四米餘，因運搬材料，費時甚多，）於是禁衛步兵第二旅（缺第四團本部及第一第三營）午後一時卅分，出發馬溝附近，師長率第一旅續進。以上爲禁衛師之前進

第二師午前九時卅分，於九連城北方高地，受領軍命令，是時前面俄軍，佔領九連城西北約二千米之高地，而在中江台之日砲兵第一營，先已進出下鞆河尖北端附近之第三陣地，射擊俄砲，因其在高地後。觀測困難。威力不揚。俄砲兵安於該處屢次變換位置。由各方面射擊日追擊隊。因此不克實行軍之命令，仍暫取現在之姿勢。以待右翼師之進出。以上爲第二師之追擊

軍司令官向九連城前進，正午，至鞆河右岸之高地麓，午後一時四十分，因九連城西方高地俄軍開始退却，遂命九連城東北高地南麓附近正在集合之總豫備隊，以其

騎兵第一團，向安東縣追擊，其餘由梅澤上校，指揮由九連城至鳳凰城之道路追擊，並命第一師之砲兵一營（缺一連）追及各隊，同時又命禁衛騎兵團即時出發，與梅澤上校同一方向追擊俄軍。

先是軍總豫備隊，由禁衛步兵第四團團長梅澤上校率領，午前八時十五分，出發九里島進合地，經虎山鞍部前進，十時卅九分，開進於綏河右岸九連城東北高地之東麓。以待前進時機。午後一時五十分，遵軍命令，命騎兵第二團於二時，禁衛騎兵團於二時五分，皆出發，追擊之前衛，（司令官，步兵第卅團團長馬場命英，率步兵第卅團團本部，及第一第三營，（缺第十一連禁衛騎兵第三連之一排，（缺一班）砲兵第二團第一營，（缺一連）二時十五分，經九連城通鳳凰城之街道其右側衛（禁衛步兵第四團第三營本部，及第九第十一連，禁衛騎兵第三連之一班）二時十四分，由九連城東方右折，經本道右側之平行道，其左側衛（禁衛步兵第四團之第十連）二時十分，經老龍頭轉山子，以上各隊共向九連城前進追擊之本隊續進。以上為軍進前追擊隊之

第二師隨命各隊集合於九連城西南田地，午後三時十五分下命令，右縱隊（隊長少

將松永正敏，率步兵第廿九團，騎兵第二連之一排，（少一班）同時四十分，由現在地出發，經土城子向元寶山前進，佔領盤道嶺至八道溝之間。左縱隊之前衛，（隊長少將岡崎生三，率步兵第十六團，騎兵第二連之一班，）同時五十分，出發九連城高地，經燕窩，向安東縣前進。師長率本隊，（步兵第四團，及步兵第卅團第二營，工兵第二營，）四時十分，出發九連城，在前衛後續進，砲兵第一營，（缺一連）直轄於軍司令官，其餘各隊，追及左縱隊。

在下驤河尖之砲兵第二團第一營，於正午撤去陣地，欲移至驤河右岸，然水深甚大。徒涉不易。至午後一時四十分，始於本道附近，由第三團先行徒涉，其彈藥由各兵肩負之，餘各連馬匹游泳，材料由工兵第二連之一排所備急造門橋，於三時卅分，移於驤河右岸，其中第二連第三連，追及追擊隊。第一連向安東縣前進。在鴨綠江右岸之砲兵第二團本部，及第二營，由門橋，午後零時卅分至五時卅分，渡過鴨綠江，逐次追及本師。

軍司令官午後四時十分出發九連城。東北高地麓五時十分至九連城。是時俄軍砲彈。屢由北部蝦蟆塘方向。到達該地左近。

以上爲第二師
向安東縣前進

是日，摩耶支隊，午前九時卅分，由龍巖浦離港砲艦摩耶於安子山附近，宇治於六道溝附近，各施二小時之威嚇砲擊。艇隊由娘娘城溯航至四道溝附近，砲擊後，於回港時，與安子山俄軍野砲對戰約卅分鐘而沈默之裝砲汽艇，於安東縣下流，與俄步砲兵交戰約卅五分鐘，擊退之，午後二時，各艦艇均歸龍巖浦。以上爲摩耶支隊之行動

附記 五月一日之晨，俄軍九連城支隊耶布羅止琴中校，率東狙兵第十一團第二營，（缺第七連）及第廿四團第八連，配置於九連城及其南方高地。止布里士幾上校，率東狙兵第十二團，（缺第一連第五第十第十一連）配置於九連城東北高地。至腰溝南方之間。古羅范上校，率東狙兵第廿二團第十第十一連，東狙砲兵第六旅第三連之六門，及東狙兵第十一團第七連，第廿二團第十二連，並東狙兵第廿二團第五第九連，配置於馬溝榆樹溝向驪河右岸之高地。米洛寺尼漸上尉，率東狙兵第廿二團第一營及其砲兵第六旅第三連之二門，配置於清溝附近。以東狙兵第十二團第一第五第十第十一連機關槍連，及東狙兵第六旅第二連，（配置於九連城西南，中國舊兵營之右方），爲豫備隊。位置於九連城西北約二千米。

左翼監視隊之獵兵諸隊，因疲勞，於卅日夜，退入豫備隊，古羅范上校，因派遣

東狙兵第五連於陣地最左翼之前。

是日拂曉，東狙兵第十二團第一營，（缺第一營）及其第六連，分遣於巖河右岸之監視隊，受日軍壓迫，退至本陣地，午前五時廿分，中江台及其東方之日砲兵，射擊九連城，約廿分鐘後，暫時沈寂，而巖河左岸，六時，發見日軍稀薄之散兵，其後方有密集之步兵隊續進。於是中央陣地第一線之各連，開始射擊，未幾，日步兵於九連城東北高地之東，開始徒涉巖河，東狙兵第四第六連，雖向之射擊，而日軍益增加新銳部隊繼續前進。七時，砲擊愈猛，東狙兵第十二團，受害最大，有連長四人及多數目兵，離去戰線，止布里斯幾上校，僅留豫備隊（時共四連）內之一連，護衛軍旗，其餘逐次加入戰線。

右翼陣地東狙兵第十一團之二連，見日本步兵，紛向九連城東北高地，雖向之斜射，而日軍愈擴張正面續行前進。其砲兵亦於中江台方面集注火力以援助之。散兵壕之一部遂成彈巢土石飛散烟塵凶鎖致不克望見目標。以上爲俄軍九連城支隊之狀況

先是查斯利止中將，得日軍渡河之報，并聞喀寺他林士幾少將有退却之主張，遂於午前六時，經中央陣地，至橫道河谷之東狙兵第二師司令部，會見該少將，是

時日軍砲擊愈熾，各方面火戰亦極激烈，八時，九連城方面之部隊先行退却。蓋橫道河谷，既遭敵火，而榆樹溝方面，槍聲復熾之故也，於是該中將乃決心退却，謀於喀寺他林士幾先遣東狙兵第六旅第二連及機關槍連於九連城西方約二千米橫道河右岸之高地佔領收容陣地。又命古爾米沿民士幾參謀上尉，至北部蛤蟆塘，招致東狙兵第十一團（缺第二營）及其砲兵第三旅第三連，至收容陣地，並下退却命令於全支隊。十時至蛤蟆塘。

此時腰溝南方之中央陣地，受日軍之猛烈砲火，馬溝方面進入之有力日軍，包圍中央戰地之左翼中央及左翼兩陣地間有將被突破之勢。止布利士幾上校遂決心退却。午前七時卅分，東狙兵第十二團撤去散兵壕，暫停於九連城高地之頂上，射擊向高地麓前進之日本兵。

右翼陣地指揮官布洛止幾中校，見中央陣地守兵退却，欲收容之，先命第廿四團第八連及徒步獵兵，退却於北部蛤蟆塘附近。次率第十一團之三連，退却於橫道河谷，以上爲俄軍九連城支隊之退却

榆樹溝附近之左翼陣地，是日午前五時，見日軍乘曉霧前進，東狙兵第廿二團各

連，即開始射擊，七時，日砲兵由中江台，虎山，栗子園附近，用野砲山砲及攻城砲，開始射擊，並有步兵二營以上，由虎山方面，向陣地之右翼前進，俄砲兵第三連（六門）擊之，未幾，即爲敵砲所沈默，是時古羅范上校，見敵兵約四營至六營從三道灣附近涉鬢河，向陣地之左側背前進，遂決心將陣地之左翼。後退至砲台頂子之山脈。先命第七連退至該高地，命豫備隊速防守馬溝北方高地，嗣得砲兵第三連之報告，知敵兵壓迫愈急，即決心退至榆樹溝經石頭城至清溝，道路以南之高地。命東狙兵第廿二團第七第十連與砲兵，共任退却之掩護，預備隊（第六第八第九連）先退，第一線由右翼起。逐次向通於清溝之道路退却。九時，里士多巴托夫上尉所率之豫備隊，及陣地左翼之第五第十二連，向榆樹溝經清溝之道路退却，然砲兵連未奉退却命令。已向九連城疾驅而退。東狙兵第廿二團第十一連及其第十一團第七連續退，其任砲兵退却掩護之東狙兵第廿二團第七第十連，亦向該道路續退，又砲兵連雖奉古羅范上校之命，再回榆樹溝，而中途與掩護隊相失，不斷受鬢河左岸之敵火，古羅范上校，恐榆樹溝經石頭城至清溝之道路遮斷不通，迨步砲各連來到，遂收集東狙兵第廿二團之五連（第五第六第八第九

第十二連)向清溝退却，與砲兵相失之第七第十連。中途會合。

古羅范上校，到達砲兵頂子東麓後，因日步兵六七營，沿巖河右岸急進，達葦子溝北方丘阜，遂決心轉向西方。出清溝至大樓房之道路，命清溝陣地之東狙兵第廿二團第一營，砲二門，佔領清溝嶺，該隊於十一時卅分，退至該地，於清溝南方隘路，射擊該地附近河谷中之日步兵，暫時阻止其前進，該上校暫駐於砲台頂子山嶺陣地，是時里士多色托夫上尉，與日軍換槍火後，退却於大樓房附近。旅奉東部支隊長之命令，率所部(此時另加入東狙兵四連)轉進於九連城至鳳凰城道路。其第廿二團之殘餘，(缺第十一連)仍在後續進至湯山城，又前與砲兵連共退之東狙兵第十一團第七連，及第廿二團第十一連，初向九連城退却，後成一線，轉向西山方地，其第七連，退於中部蛤蟆塘西方土城子方向，第十一連中途奉喀寺他林士幾少將之命，參加虎嘴子南方標高一九二附近之戰鬥。

此時擬歸榆樹溝之砲兵第三連，途中既與掩護隊相失，而清溝道路被日軍所斷，再向九連城道路，謀退至馬溝方向，而該地隘路亦爲日本軍所據，受猛烈之槍火除向西方山地開一血路外，別無方策，然該地險峻。卸駕毀械。僅乃得出九連城。

至鳳凰城之道路。失將校此下廿三人，馬卅八匹。

喀寺他林士幾少將，是日午前八時卅分至九時之間，於橫道河右岸高地配備收容隊。布列東狙砲兵第六旅第二連之四門於陣地之中央，其右翼配置機關槍八桿，及東狙兵第十二團第七第八連，以該團第一連爲豫備，以東狙兵第十團之乘馬獵兵任右側之警戒，十時，東狙兵第十二團之第二第三第五連，集合於砲兵陣地之左翼，東狙砲兵第六旅第二連之三門，受步兵掩護，於最左翼橫道河左岸高地。布置放列。任該河谷之縱射。此時止布利士幾上校所率東狙兵第十二團第四第六連，及其第三營，受大損害，退至橫道河谷，午前九時十五分，耶布洛止琴中校，率其第一團之三連退到，遂命其掩護退却，然九連城東北高地已爲日軍占領，該中校卽於西方小阜展開二連，維持該陣地約二十五分鐘，東狙兵第十二團退却方畢，後經橫道河谷，退却於中部蛤蟆塘西方土城子方向。

四 蛤蟆塘附近之戰鬪(參照附圖)

木越少將將石頭城附近俄軍擊破於大樓房方向後卽行追擊使俄軍無蘇息之餘暇並欲遮斷九連城至鳳凰城之道路命步兵第廿四團追擊敵人，前進於北部蛤蟆塘，佔領其

東北高地，又命步兵第四十六團第一營，在後續進，是時步兵第廿四團整頓隊伍，雖未全畢，於午前十一時卅分，先以既集合之第八第十第十一連爲前衛，向北部蛤蟆塘急進。其餘爲本隊續進，午後零時卅分，前衛之先頭，到大樓房東北約千百米之處，俄步騎兵約四百，正在大樓房附近退却，其收容隊，佔據該地道路兩側高地，於是前衛，除第八連歸原營外，午後一時，展開於大樓房西南高地。前進於安東縣至寬甸道路之西側。後續部隊，急行開進於其右翼之後，此時俄軍之大縱隊，陸續由北部蛤蟆塘附近，向西退却，同時四十分，步兵第廿四團第五連，展開於本道東側，第十連之左翼，沿官家溝南方高地脚，逐次躍進，步兵第四十六團第一營，亦展開於標高二三三高地。與前衛相連擊而前進。大樓房附近俄軍，雖暫時頑強抵抗，而受日步兵之壓迫，主力向大樓房西南方高地退却，一部向北蛤蟆塘退却，於是步兵第廿四團追之，其第四十六團第一營，進出於大樓房西方高地，瞰射其前面谷地，向西退却之俄步兵及輜重，俄軍向西方澗谷潰走，在前丁子北方標高二二九高地附近之俄軍收容之，於是旅之主力。沿安東縣至寬甸道路。向北部蛤蟆塘前進。二時，俄步兵約一千，出北部蛤蟆塘西北標高一五九高地，遂命步兵第四十六團弟

一營，攻擊前丁子北方高地之俄軍，其餘諸隊，向標高一五九高地之俄軍前進。主力位置於道路西側，漸次壓迫俄軍左翼。由此時至二時卅分之間，俄步砲兵出北部蛤蟆塘東南高地上及其斜面，以野砲約八門，機關槍約七桿，向日步兵猛烈射擊，三時，步兵第四十六團第三營，到大樓房西南約二千米之丘阜，爲豫備隊，同時該團第二營，開進於大樓房附近，是時步兵第廿四團與俄軍接近戰鬥最烈。其左翼蒙優勢之敵火，死傷尤多，於是步兵第四十六團第二營，（缺第七連）三時卅分，向北部蛤蟆塘西北高地前進，展開於第一線之右翼。

木越少將部下之砲兵第一營，（缺第一連）午後三時十分，至大樓房附近，知日第一線步兵被俄軍砲火所制壓，急行至該村南方高地放列，時止二時卅分，又砲兵第二營，與師本隊同進，三時四十分，於通過大樓房時，得悉此情況，命其第五連，於第一營陣地右翼前佈置放列，共射擊北部蛤蟆塘附近之俄步砲兵。援助步兵之攻擊。而砲兵第四連，在第一營之後方開進，第六連，在其左翼前開進，皆爲待機姿勢，按照師命令，未參加戰鬥，同時稍前，俄步兵從東方至北部蛤蟆塘，出於其東方約一千米之高地，漸次擴張戰線，包圍日軍突出之左側，四時前後，俄軍突然逆襲

而至，日左翼步兵在砲兵援助射擊之下待其近迫猛射以擊退之。此際與俄軍最迫近之步兵第廿四團第五連，獨立支持戰鬥至二小時，彈藥垂盡，復受逆襲，損失奇大，然遂使友軍得包圍敵軍之機會。以上爲第十二師之追擊

附記 午前十一時以後，戰場暫歸平穩。安東縣支隊方面。亦無異狀。左翼陣地，古羅范上校，雖絕無報告，而喀士他林士幾少將，信賴其清溝之步兵一營及砲二門，不以爲意，命新來之東狙兵第十一團，佔領第二收容陣地，該團於午前十一時前，赴北部蛤蟆塘東南標高一九二高地，途次，聞左翼隊在榆樹溝及清溝戰敗，遺棄軍旗及砲而退，日軍前進至官家溝附近，遂命獵兵隊將校搜索該方面之狀況，得報告，知日本步兵約一團，從清溝向大樓房前進，尙有騎兵三連續進，同時喀寺他林士幾少將，因東狙兵第十一團（缺第二營）及其砲兵第三旅第三連到標高一九二高地附近，遂命其佔據該高地並欲決定以後之處置，親自前赴北部蛤蟆塘至清溝之道路，而遇日本軍到，遂不果行，適奉查士利止中將向鳳凰城退却之命令，又遇左翼陣地退却而來之東狙兵第廿二團第十一連，即命其對南進之日本軍。佔領陣地。而命轉山子東方林古中校所率之第一收容隊，退却於土城子，

以後遂親至土城子，作退却之處置。

林古中校受命後，先命豫備隊之東狙兵第十二團第一連退却，留第五連於現陣地任掩護，其餘以機關槍連，砲兵第二連，^七東狙兵第十二團殘部之順序退却，是時日本軍。從標高九一二高地之西高地。猛烈射擊。該中校遂命第九第十一連逆襲。第六連亦從右翼參加之。未幾，受日本軍優勢之射擊而止，而第六連長拉克秦上尉，更併合第七第八連，再行逆襲，擊退日本軍若干，使團主力退却容易，後由東狙兵第十一團之掩護，於午後二時五十分。進入標高一九二高地之西南凹地。幸得通過隘路到達土城子。此戰鬥該第十二團將校，大部死傷，因於土城子改編爲六連。

軍追擊隊之前衛前兵，（步兵第卅團第二第二連）午後二時十五分，出發九連城東北，經九連城至鳳凰城道路，向北部蛤蟆塘，同時五十分，進出九連城西北端，見標高二四南方高地，有俄步兵約一排，因散開於九連城西端，欲前進射擊之，俄軍更退却於西方標高九五高地之北端，該前兵遂佔標高二四南方高地。

同時，追擊隊之右側衛，其先頭第九連散開於標高二四東北約八百米之高地，左側

衛至考龍頭，三時卅分標高九五之俄步兵約二連，向日軍射擊，前兵應射，同時右側衛，以第九連爲第一線，向標高二四西北高地，同時卅六分，轉山子西北高地之俄砲四門，向前兵開始射擊，未幾，俄步兵約二百，佔領轉山子北方標高一九二高地之南部，前衛本隊。遂開進於前兵之左翼後。同時四十五分，右側衛至標高二四北方高地，與其西方標高一九二高地之俄步兵及砲約四門，激烈交換射擊，追擊隊之本隊。卽開進於前衛之後方凹地。四時三分，前衛本隊，以第一第四第九第十連，增加於前兵之左翼，向標高九五高地之俄軍開始射擊。俄砲兵於北部蛤蟆塘東南約一公里之鞍部，射擊日散兵線，同時卅分，追擊隊之本隊，前進於標高二四南方凹地，是時在前衛之步兵第三十團，向標高九五高地，冒轉山子北方高地之俄兵約二連之射擊，繼續前進

以上爲軍追擊隊之行動

先是禁衛步兵第二旅旅長渡邊少將，以其第四團第一營爲右翼，第三團（缺第三營）爲左翼，攻擊前面俄軍，以第三團第三營爲豫備隊，於左翼後續進，是時知有俄步兵約一營，砲約六門，佔領九連城西北約二千五百米標高二四附近，於是午後一時四十五分，禁衛步兵第四團第一營，至小樓房東方高地，對該村南方高地俄軍開始

射擊，俄軍暫時抵抗，卽行退却，是時步兵第三團（缺第三營）至標高一五一高地線，同時五十分，渡邊少將。在馬溝西南高地。得報告，知前面俄軍退却，二時廿分，以禁衛步兵第三團第二營爲前衛，向北部蛤蟆塘前進。餘爲本隊，經本道續進，四時五分，前衛到本道上標高二四附近，聞西方有熾烈之槍砲聲，卽命第三團攻擊前進，第四團第一營爲豫備隊續行。於是前衛之第三團第二營，四時十五分，散開於標高二四南方高地。當時軍追擊隊之一部，正向標高九五高地攻擊，卽參加之，開始激烈火戰，此際，軍追擊隊左側衛，禁衛步兵第四團第十連，到達轉山子東南約五百米高地，縱射標高九五高地俄軍，俄軍抵抗，雖極頑強，卒棄陣地向西退却，禁衛步兵第三團，及軍追擊隊之一部，均向標高一九二高地。及轉山子西北高地俄軍。攻擊前進。同時，在標高二四北方高地軍追擊隊之右側衛，與禁衛步兵第三團之右側衛，先後冒敵火，向該高地西北約一千五百米之高地前進，猛射標高一九二高地之俄步砲兵，然俄兵優勢，故軍追擊隊右側衛先頭之第九連，暫陷於苦戰，同時十八分，軍追擊隊長梅澤上校，命本隊之禁衛第四團第十二連，經步兵第三十團之左側，向轉山子前進。而禁衛步兵第二旅之殘餘，亦與追擊隊本部，均向第一

線部隊續進。以上爲禁衛師之追擊

於是。由。各。方。前。進。之。日。各。部。隊。不。期。而。二。面。包。圍。北。部。蛤。蟆。塘。附。近。之。俄。軍。然。該。軍。尙。頑。強。抵。抗。其。砲。兵。似。知。退。却。無。望。決。然。射。擊。各。方。面。惟。死。傷。漸。增。四。時。二。十。分。標。高。一。九。二。高。地。俄。軍。遂。開。始。退。却。其。他。砲。兵。更。於。北。部。蛤。蟆。塘。東。南。鞍。部。布。置。放。列。

同第一線，更前進攻擊北部蛤蟆塘東南高地之俄軍，然該軍增加步兵約二連，戰鬥最烈，四時三十分之際，軍追擊隊，及禁衛步兵第三團，展開於標高一九二高地，至轉山子附近，共攻擊前面之俄軍，五時五分，禁衛步兵第四團第十連，攀登標高一五四高地，猛烈縱射高地上之敵，此際第十二師之步砲兵，亦從北方猛烈攻擊，而步兵第四十六團第二營，五時稍前，佔領北部蛤蟆塘西北標高一五九高地繼續攻擊該地西南約千五百米標高二三八高地之俄軍。於是長時間頑強抵抗之俄軍陣線漸次動搖五時十分，遂潰亂，棄其野砲十二門，機關槍八桿，死傷約五百，大部向九連城至鳳凰城之道路，一部向土城子敗走，禁衛步兵第三團，及步兵第三十團之一部，更攀登蛤蟆塘東南高地，與禁衛步兵第四團第十連，共掃射敗退之俄步兵第四十六團第二營，亦驅逐標高二三八高地附近俄軍，佔領該高地，共射擊退却俄軍，

此時軍追擊隊之豫備隊，及禁衛步兵第一旅之豫備隊，續行前進，五時十五分，雖到第一線後方，而未參加戰鬥，又屬於軍追擊隊之砲兵第二團第一營（缺第一連）遂次追及，因無適當之陣地，遂未使用。以上爲蛤蟆塘附近之攻擊

附記 午後二時前後，東狙兵第十一團第一營，佔領標高一九二高地，其第三營及東狙砲兵第三旅之第三連，並機關槍連，停止於其後方凹地，三時，因日本軍已壓迫第一收容陣地之部隊，出陣地前方，遂命第三營增加於第一營之右翼，更以步兵第三連之半部，附於砲兵第三連之第一排，佔領標高一九二高地之南方郊阜，與迂回陣地右翼之日本相對抗。

喀寺他林士幾少將，顧慮砲兵或至閉塞其他退却路，先命砲兵第三連向土城子退却。於是木拉胡士幾中校，見該連彈藥車八輛，於蛤蟆塘附近，雖受日兵射擊，仍得疾驅通過，遂命除右翼掩護第一排外之六門，由本道退却，是時標高一九二高地之西北斜面，見日本軍，該中校命第四排，布列於北部蛤蟆塘附近，掩護其餘各排退却，然第二第三排之先頭，將達第四排放列線附近，從約三百五十至五百米之距離，受日軍之射擊，失馬匹數頭，該兩排不得已，亦於第四排左方約三十

五米前，布置放列向日本步兵作霰彈射擊。然彈藥漸次缺乏，死傷纍纍，兩排僅餘殘兵五名，嗣彈藥已盡，苛士漸俄亦負傷，遂除照準機棄閉鎖機及火砲與生存者共退却於第四排陣地。當時該連，尚存木拉胡士幾中校以下將校四名，故第四連仍持續射擊，嗣日步兵益迫近該排，其後方並見有密集隊續進，遂向之猛射。雖暫滅殺其火力，而彼方兵力愈增，火力再熾，友軍損害更多，除退却外無他策，是時，機關鎗連，在砲兵第四排後續行，受日軍射擊，不得退，亦至砲兵第四排陣地參與戰鬥，砲兵第六旅之第二連，(七門)午後四時，亦退至該地，布置放列，

以上爲俄軍第二收容隊之戰鬥

午後四時，戰鬪愈烈，在標高一九二高地之各隊，受日軍三面合擊，死傷疊出，東狙兵第十一團之右翼部隊，及砲兵第三連第一排，受日軍突擊，退却於標高一九二西南高地，雖仍極力防戰，而大樓房方面前進之日軍，逐次增加，並受大樓房北方標高二二三高地附近砲兵三連之射擊，而日軍一部，復出標高一九二高地之南方，受其背射，遂不能維持其陣地。四時二十分，從右翼開始退却，日本軍於同時四十分，更進於北方，欲斷其後路。

是時東狙兵第十一團團長來泯古上校，與參謀長林古中校決議，向北方進退路之日。本軍施行突擊。即以第三營當之。該突擊隊，從標高一九二高地斜面，向北部蛤蟆塘東南鞍部，冒敵火猛進，砲兵第三旅第三連及第六旅第二連，（四門）向通於北部蛤蟆塘道路西方高地之日本軍，集注射擊，以援助之，而東狙兵第十一團第三營，受敵包圍，損傷極大，當其突進於土城子道路隘部時，適遇日軍及山砲一門，從清溝方面進出，遂停滯不能進，團長來泯古以下，相繼死傷，至五時，各連喪失過半，進退維谷，幸砲兵從後方射擊日軍乘其火力稍衰，各兵隨其將校，再行突進，由五時十五分至卅分，該團殘部，僅乃得脫，七時前後，從土城子道路突進，與後衛一部之東狙兵第十一團之一營相合。

先是砲兵第三旅第三連，及第六旅第二連，援助突擊部隊，開始射擊，遭日本軍山砲兵，占隱蔽陣地，從北方遠處射擊，幸未受其損害，未幾，日本步兵，出標高一九二高地斜面，機關鎗連之攜行彈藥已盡，欲藉步兵援助運搬彈藥，又因斜面過於急峻而不果，遂驟棄槍身及閉鎖機，是時新銳之日本軍，及山砲，又出標高一九二高地斜面東方之砲兵陣地後方，即以第二連之二門，及第一連之一門，

與之相對，數分鐘後，前車及彈藥車之輓馬，皆爲敵火所殲，嗣後此等砲兵隊，抵抗至午後五時，殆爲日軍槍砲火所殲滅。前由掩護右翼退却而來之砲兵第三連第一排，亦破壞火砲而退。第二連之二門，射擊標高一九二高地以西之高地，任正面之防禦，該連之二門，及第三連之一門，專對東面之步砲兵。第二連所餘二門，更射擊東南方日步兵部隊。然皆死傷相繼，彈藥缺乏，無法補充，火力漸衰，掩護隊亦大半敗滅，與砲兵隔離，是時日軍，愈取包圍射擊，生存將校四員，目兵約四十名，棄閉鎖機攜帶照準機測角器等，踰險峻之山地，跟隨退却縱隊而去，以上爲俄軍蛤蟆塘附近之苦戰

佐佐木少將所率之步兵第四十七團，於石頭城附近整頓隊伍後，在步兵第二十三旅之右側後前進，午後一時四十分，進出四面嶺東南高地，適遇日步兵第四十六團第一營所擊破之俄步兵及輜重，逃向前方谷地，因射擊而潰亂之，更擊退其西南高地之敵，欲參與北部蛤蟆塘附近之戰鬥。轉進於該方面四時四十分，雖到大樓房西南，因無展開餘地，遂停止於該處。第十二師總豫備隊，（步兵第十四團（缺第三營））亦於午後四時，到大樓房，停止於步兵第廿三旅之後方，未參加戰鬥。

相浦騎兵中校所率之步兵第十四團第三營，及騎兵第十二團，（缺第一連之三班，第二連之一排，及第三連之一排），進出夾河口。方面任威脅敵之側背。午前八時廿分，出發豺狼子溝，於鬢河左岸山腹道前進中，受石頭城附近俄砲兵之射擊，避於北方山中，以致行進極緩，步兵營雖於十時卅分，到夾河口附近，已在軍前進於大樓房方向之後，遂欲獨斷遠進於湯山城，遮斷敵之退路，於核桃林子附近渡過鬢河。途中擊攘敵騎兵，午後七時，到北部梨樹溝附近，騎兵第十二團行進更緩，午後四時十分，始至夾河口渡鬢河，七時，至韭菜園子，各自宿營。

禁衛師師長，在步兵第一旅之先頭，午後二時卅分之際，將至九連城，聞轉山之方向，有熾烈之槍砲聲，正在視察狀況，得第二旅報告，知該旅與軍追擊隊方併力攻擊轉山子附近之敵，遂續進至該地附近，而戰鬥終結，是役軍死將校以下九十五傷三百七十九。

第二師途中未遇敵抵抗向安東縣前進其騎兵第二團午後四時佔領該地

以上
同前。

附記 安東縣支隊，（支隊長守越林上校）五月一日，派遣東狙兵第九至第十一團之乘馬獵兵隊，於三道溝附近及威河島，以東狙兵第十團第二連，及其砲兵第三

旅第一連之二門，配置於三道溝，以東狙兵第廿四團第十十一連，及其砲兵第三旅第一連，（缺一門）配置於燕窩附近陣地。其餘諸隊，（以東狙兵第十團爲主體）在安東縣西北高地附近。即任該方面之警備，是日之晨，日本艦隊之砲艦水雷艇各一二艘，進入鴨綠江，與俄軍砲兵連交戰，少間，退往下流。

守越林上校，午前十時奉查士利中將焚棄軍需品，即時向土城子退却之命。即命三道溝部隊，向高麗門或鳳凰城退却，其餘諸隊中，以東狙兵第九團之半連爲前衛，按輜重，東狙兵第九團之殘餘，東狙砲兵第三旅第二第一連，東狙兵第廿四團第十第十一連之順序續退，若東狙兵第十團第一第三連到，卽入該團第二營爲後衛。在現地掩護退却。是時各隊退却準備極費時，而於收集哨兵爲尤甚，迨後衛出發安東縣，已至正午，先是午前十時，哈耶咨伊寧少將，指揮東部支隊豫備隊之殘餘，（第九團第一營之半部，及第三營，西伯利工兵連），由中部哈蟆塘至老古洞附近，待安東縣支隊到，於午後二時，共向北方退却。

守越林上校，午後零時卅分，奉東部支隊長命令，就任後衛司令官，遂於土城子附近，收集由前方退來之東狙兵第十一、第十二、第廿二團及砲兵連等混淆部隊合成

一縱隊，至土城子，遇喀寺他林士幾少將，該少將欲縮短行軍支隊，命砲兵第三旅第一第二連，輜重隊，及第九團之一營，由老古洞經其西方間道，向第七兵站部（在湯山城）退却，（哥爾來中校，指揮各隊行進約七千米，因路難復歸本道），又欲東狙兵第十一團退却及傷者搬運之安全。命東狙兵第十團之一連，進出前丁子隘路，配置東狙兵第十二團之乘馬獵兵於老古洞北方，命守越林上校以一營佔領老古洞東方高地，於是該上校命俄爾士期中校，率第十團第二營，（缺第六連）附乘馬獵兵隊，派至老古洞高地，且與之偕行，該營午後六時至高地，拒止日本軍前進約二小時，收容負傷者十二人而退，而日軍之一部，進攻該高地，因再停止應戰，守越林上校，亦命第十團第三營展開於右方隘路口。援助第二營。

同時喀寺代林士幾少將，命由清溝退來之砲兵第六旅第三連之二門，與第十團第一營，（營長侯爵巴拉托夫中校）佔領老古洞南方本道附近陣地。

此時守越林上校，命第三營及第二營之獵兵隊，展開於本道，於最終退却部隊，及負傷者通過第三營所在地後，再行退却，命東狙兵第十團之一連與第一營併合。任後衛。是時第十二團之獵兵隊，掩護其第九團之一營及砲兵通過之道路，未幾日

沒，支隊經本道向湯山城退却，（後衛於午後九時開始行進），於該地休息約二小時後翌二日午前四時卅分再出發向鳳凰城嗣後日軍即不敢追擊。以上續前附記

五 戰鬥後之情況

蛤蟆塘附近戰鬥後，第十二師宿營於大樓房附近，禁衛師宿營於北部蛤蟆塘附近，軍追擊隊進出於稍前方，在蛤蟆塘河之線，警戒湯山城方向，騎兵第二團，午後四十分，佔領六道溝附近第二師七時卅分佔領安東縣皆宿營於該地附近。但砲兵第二團內之第一連，於九時五十分，第二營，於十一時，方至安東縣復歸於師，是日，軍司令部宿營於九連城野戰重砲團宿營於黔定島又步兵第十四團第三營，及騎兵第十二團，五月二日晨，更前進，午前十一時，到湯山城俄兵北去，不見蹤影，遂搜索湯山城鳳凰城間之高麗門附近復歸於師。以上爲戰鬥後軍之宿營

附記 美士漸俄支隊五月一日午前在鴨綠江口受日本艦數艘砲擊於三道溝附近陣地以槍火應戰午前十時美士漸俄少將於麻子溝大東溝北方二里附近奉查士利止中將命令着退却於高麗門方向掩護東部支隊之右側遂留置斥候於娘娘城，銅鑛嶺等處，與東部支隊主力相連絡，在大孤山附近東狙兵第廿一團，奉該少將命退却於鳳凰城

，然命令未達，故該團及「烏沿爾胡尼泰士克」哥騎兵第一第二第三連，仍在大孤山附近，又該奇騎兵第四第五連，在魏子窩警戒海岸。

歷止咨期上校支隊，（東狙兵第十團第十連，及其第廿四團第一營，烏蘇里哥騎兵第一，第二連，山砲六門）四月廿九日以後，位置於天橋子（安東縣至寬甸道上之安平河右岸）附近，卅日，見有日軍斥候，因於五月一日晨，命哥騎兵第一第二連監視支隊兩翼，以該騎兵半連與東部支隊主力相連絡，然於主力退却毫無所知。截至三日仍停駐原地。

加爾卒夫上校，（率烏蘇里哥騎兵第三，第四，第五連，「安爾古尼」哥騎兵第一團，第五連），五月一日晨，位置於天橋子東北香爐溝附近，獨斷退却於寬甸方向。是夜，宿營於香爐溝北方之蒲石河谷。

多爾平上校，（率「安爾古尼」哥騎兵第一團之五連，山砲二門），四月卅日以後，在寬甸，五月一日夜，得優勢日軍前進之報，亦獨斷於午後十時，以一連駐該地。主力退却於賽馬集方向。東部支隊，五月二日，狼狽達高麗門，耶咨伊甯少將，指揮東狙兵第九第十團及其砲兵第三旅第二連，占領高麗門附近。爲前衛東狙兵第十

一，第十二，第廿二團，及其砲兵第三旅第一連在鳳凰城，與同在該地之東狙兵第廿四團之四連爲豫備隊。

參與此戰鬪之日軍兵力，爲步兵卅六營，騎兵八連，野山砲一百二門，十二生的榴彈砲廿門，工兵第九連，戰鬪總員約四萬二千五百。死傷九百卅二，鹵獲速射野砲廿一門，砲彈約一千五百廿發，機關槍八桿，小鎗一千廿桿，其餘多數彈藥車輜重車等，俘虜將校以下六百十三，馬六十三。

附記 俄軍直接參與戰鬪之兵力，步兵約十六營，野砲四十門，機關鎗十六桿，工兵一連，將校以下，戰死六百十四，負傷一千一百四十四，失蹤五百廿六，馬匹死傷二百零八，其他損失，野砲廿二門，機關鎗八桿，及多數車輛。

彈藥消費數雖不詳，然東狙兵第十二團攜帶彈藥全部射盡。從彈藥車受補充，東狙兵第十一團，從午前十一時至午後一時，攜帶彈藥射盡，招致連及營之彈藥車於陣地，補充之，至午後三時，又射盡。機關鎗連豫備彈藥四萬發皆盡。五月一日所費之彈藥恐不下八十萬發。又二日間所費砲彈，東狙兵第三旅第三連，一百六十八發，其第六旅之二連，一千三百卅一發，按之戰况，較爲少數，蓋因日軍

砲火猛烈，尙未十分射擊，已被制壓故也，

以上爲兩軍損傷彈藥消耗等情形

戰鬪後，軍司令官雖欲續行追擊至鳳凰城附近，而因任務及給養關係決暫停於現在地方。五月一日夜，下命令，其要旨如左。

一 禁衛師宿營於蛤蟆塘附近，警戒丁岐山至五家溝之間。

二 第二師宿營於安東縣附近，警戒起禁衛師警戒線至鴨綠江之間。

三 第十二師宿營於禁衛師宿營地境界線以東，至驪河本流間之地區，警戒起禁

衛師警戒線至驪河之間，尤應注意寬甸方面，並以一部掩護水口鎮軍橋。

同時軍工部長少將兒玉德太郎，指揮禁衛工兵營，（缺第三連）工兵第十二營第三連，禁衛後備工兵連第二師，後備工兵連，（缺一排及一班）及禁衛，第二第十二師之各架橋縱列，於義州通九連城道路架橋於鴨綠江及驪河翌二日，軍司令官前進至安東縣命各師宿營於現在地附近，以騎兵遠出追擊俄軍，又以第十二師搜索寬甸驪河邊門方向，禁衛師搜索雪裏站方向，第二師搜索岫巖大孤山方向，兒玉少將所率各工兵隊，於三日，以應用材料架橋於九連城東北之驪河及中江台附近之鴨綠江，九日橋成。

以上爲戰鬥後之軍命令及完成架橋情形

評論

1. 凡屬軍隊或小部隊，在某一緊張情況之下，應隨在與敵人保持接觸，戰線以內，不可有疏漏開却之部分發生，日軍司令官，以渡過鴨綠江爲急務，故爲集結兵力計，招致佐佐木支隊，誠懼該支隊在他一方面，無所事事，反爲不利也。
2. 九連城，於赤島，黔定島三地點，皆極扼要，爲偵察敵情，隱祕本軍行動及企圖，非先行奪取不可，惟其關係位置，同在一線上，而接近敵線，比較全體地面狹小，布置多數兵力，則損害亦大，布置少數兵力，則不能壓迫敵人，且過早積極動作實無異將渡河地點昭示敵人是輕易與敵人以注意也若俄軍有相當實力，加以火器之進步則日軍當時，未必有成功矣。
3. 世有致疑於鴨綠江之戰，日軍所爲，是否強渡河者，則請語之曰，在絕對優勢之軍隊，本可以強渡河，彼時俄軍砲火雖劣，在最近時期不能判定俄軍必無砲火接濟前來因此等河川險要，日軍準備渡河，亦需相當時期，假使配備適當，而具有乘日軍半渡邀擊之決心，詎能安心在敵前渡過耶，且日軍動作，究不免於輕率耳。

4. 日本軍三師以上之兵力，集中義州附近，其對敵正面，不過廿公里，似嫌狹小各部隊集中地段，亦稍嫌密集，而近於鴨綠江口，不可爲訓，當其時偵察機關及砲彈轟炸力量，雖未臻極盛時期，然假使俄軍以所有之砲火威力集中要點，必可與以相當之損害。觀於該軍砲彈向義州城射擊，可以見其一般。惜未積極爲之。由今思之，日軍應以一師出安平河以北，求得渡河地點，則動作安全。正面稍稍疏闊，損害減少。且上流渡河地點，亦較易選得也。

5. 日軍爲渡河減少損害起見，或於日暮着手，或終夜從事，固此等動作，程度之優劣，要以軍紀之善否爲標準。今後之偵察，與通信機關之進步，欲完全以夜間動作，盡掩蔽之能事，殆未可必。

6. 虎山形勢，在鴨綠江畔，一如南山在金州附近之險要，可以左右兩軍之勝敗。惜乎兩作戰軍均於臨時始發現其爲緊要地點。甲午中東之役，在此地爭奪，彼此損害亦不在少數，日軍得而復失，終乃克之，亦云幸矣，在日軍始則忙於渡河工作，故一度得而復失，繼在鴨綠江右岸，得有相當地位，仍不能不以虎山爲樞紐，否則不惟對於魏河方面部隊與尚在鴨綠江左岸之左翼部隊有失連絡指揮之

勢且並不能瞰制九連城矣。

7. 俄軍東部兵團之作戰方針，據俄軍四月十八日之軍命令，既云利用地形，妨害敵人渡河，又云避免與優勢敵人決戰，並指示將來退却之線，是無異爲敵宣傳而沮喪士氣也。其妨害敵人渡河程度，可想而知，而其所謂作戰方針，無非欲徐退却，引人入勝，是非以愚人之策而自愚乎。

8. 查士利茲將軍，常受軍司令官掣肘，夫掣肘固爲兵家所忌，然東部軍司令官，遠在遼陽，諸事不能兼顧盡善，何能統籌裕如，在查士利茲將軍地位上言之，只有應付目前實在敵情，獨斷專行，努力以求戰勝，庶幾名將之選，一味盲從，機宜累失，貽害全局，可勝浩歎。

9. 河川配備，原極複雜，以劣勢兵力，爲顧慮實力消耗程度與所需要時間對於敵之渡河點附近適宜集結兵力則其妨害力大而進退亦極便易。俄軍不此之計，而沿河線全部、連接配備，所謂作繭自縛者也。

10. 查士利茲中將，僅注意附近地段，而不能見及其稍遠地方，故兢兢以九連城方面之兵力稀薄爲慮，不知原來兵力甚少，而守備正面過廣，則到處兵力，皆覺

稀薄，此必然之勢，若僅於其要點配置主力，此外相機應付以爲補救，其庶幾乎。

11 俄軍兵團指揮官，派遣參謀到安平河口，傳諭其部隊官長，不須固着於安平河口，若敵人占領栗子園，可向紅石拉（一作礮）子退却，此等處置完全與河川防戰主旨不合。在持久防禦時，其第一線部隊，須極力妨害敵之渡河設備，並妨害其渡河實施，在攻勢防禦時，其河川監視部隊，須偵知敵之企圖，與其渡河兵力，並觀破其主力之攻勢時機，尤須靜察其攻擊時機之來，故在此等情況之下，均不得命其前線部隊，有輕易離開河川前線之事，况在安平河口部隊最爲扼要。假使該方面部隊取適當動作，則襲河方面之渡河與斜行進攻動作應受極度牽制或竟不能成功，乃皆不會顧及，而徒以各個擊破爲可慮，求一部分之安全，致退却失之過早，全部防禦軍隊，遂因此處於盲目地位，不亦慎乎。

日
鐵
職
史
第
五
卷

一
六
八

第一軍戰鬥序列

軍司令官陸軍大將 黑木為貞
陸軍少將 藤井茂太

師 二十 第	師 二 第	師 衛 近						
<p>光上井將中軍陸長師</p> <p>傳原少佐大兵砲軍陸長謀泰</p>	<p>師二第西 爵男將中軍陸長師</p> <p>藏健橋石佐大兵砲軍陸長謀泰</p>	<p>道好川谷長爵男將中軍陸長師</p> <p>雄熊兒重校上兵砲軍陸長謀泰</p>						
<table style="width: 100%;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tr> <td style="width: 50%; border-right: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2px;"> <p>旅三十二第兵步</p> <p>團四十二第兵步</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p>團六十四第兵步</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td> <td style="width: 50%; padding: 2px;"> <p>旅二十第兵步</p> <p>團四十第兵步</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p>團七十四第兵步</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td> </tr> </table>	<p>旅三十二第兵步</p> <p>團四十二第兵步</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p>團六十四第兵步</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p>旅二十第兵步</p> <p>團四十第兵步</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p>團七十四第兵步</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table style="width: 100%;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tr> <td style="width: 50%; border-right: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2px;"> <p>旅五十第兵步</p> <p>團六十第兵步</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p>團十三第兵步</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td> <td style="width: 50%; padding: 2px;"> <p>旅三第兵步</p> <p>團四第兵步</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p>團九十二第兵步</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td> </tr> </table>	<p>旅五十第兵步</p> <p>團六十第兵步</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p>團十三第兵步</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p>旅三第兵步</p> <p>團四第兵步</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p>團九十二第兵步</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table style="width: 100%;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tr> <td style="width: 50%; border-right: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2px;"> <p>旅二第兵步衛近</p> <p>團三第兵步衛近</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p>團四第兵步衛近</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td> <td style="width: 50%; padding: 2px;"> <p>旅一第兵步衛近</p> <p>團一第兵步衛近</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p>團二第兵步衛近</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td> </tr> </table>	<p>旅二第兵步衛近</p> <p>團三第兵步衛近</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p>團四第兵步衛近</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p>旅一第兵步衛近</p> <p>團一第兵步衛近</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p>團二第兵步衛近</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p>旅三十二第兵步</p> <p>團四十二第兵步</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p>團六十四第兵步</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p>旅二十第兵步</p> <p>團四十第兵步</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p>團七十四第兵步</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p>旅五十第兵步</p> <p>團六十第兵步</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p>團十三第兵步</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p>旅三第兵步</p> <p>團四第兵步</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p>團九十二第兵步</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p>旅二第兵步衛近</p> <p>團三第兵步衛近</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p>團四第兵步衛近</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p>旅一第兵步衛近</p> <p>團一第兵步衛近</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p>團二第兵步衛近</p> <p>營三第 營二第 營一第</p>							
<p>團二十第兵騎</p> <p>連三第 連二第 連一第</p>	<p>團二第兵騎</p> <p>連三第 連二第 連一第</p>	<p>團兵騎衛近</p> <p>連三第 連二第 連一第</p>						
<p>團二十第兵砲戰野</p> <p>營二第 營一第</p> <p>連六第 連五第 連四第 連三第 連二第 連一第</p>	<p>團二第兵砲戰野</p> <p>營二第 營一第</p> <p>連六第 連五第 連四第 列段團 連三第 連二第 連一第</p>	<p>團兵砲戰野衛近</p> <p>營二第 營一第</p> <p>連六第 連五第 連四第 列段團 連三第 連二第 連一第</p>						
<p>營二十第兵工</p> <p>連三第 連二第 連一第</p>	<p>營二第兵工</p> <p>連三第 連二第 連一第</p>	<p>營兵工衛近</p> <p>連三第 連二第 連一第</p>						
<p>重輜師</p> <p>≡</p>	<p>重輜師</p> <p>≡</p>	<p>重輜師</p> <p>≡</p>						
<p>隊信電戰野師二十第</p> <p>部站兵師二十第</p> <p>蕭久喜谷大將大軍陸監站兵</p> <p>植幸片藤校中兵砲軍陸長謀泰</p>	<p>隊信電戰野</p> <p>≡</p>							
<p>部 站 兵 軍</p> <p>明在谷滋將大軍陸監站兵</p> <p>師二第時原校中兵砲軍陸長謀泰</p> <p>≡</p>								

第十二師及第十二師野戰電信隊最初獨立作戰至九月軍司令官於鎮南浦上陸時加入軍之戰鬥序列
三月二十四日增加野戰砲兵團該團於六月三十日配屬於第三軍

組編之軍俄南戰江綠鴨與泰

隊支部東 止利士查將中長

加斜線之部隊表示未直接戰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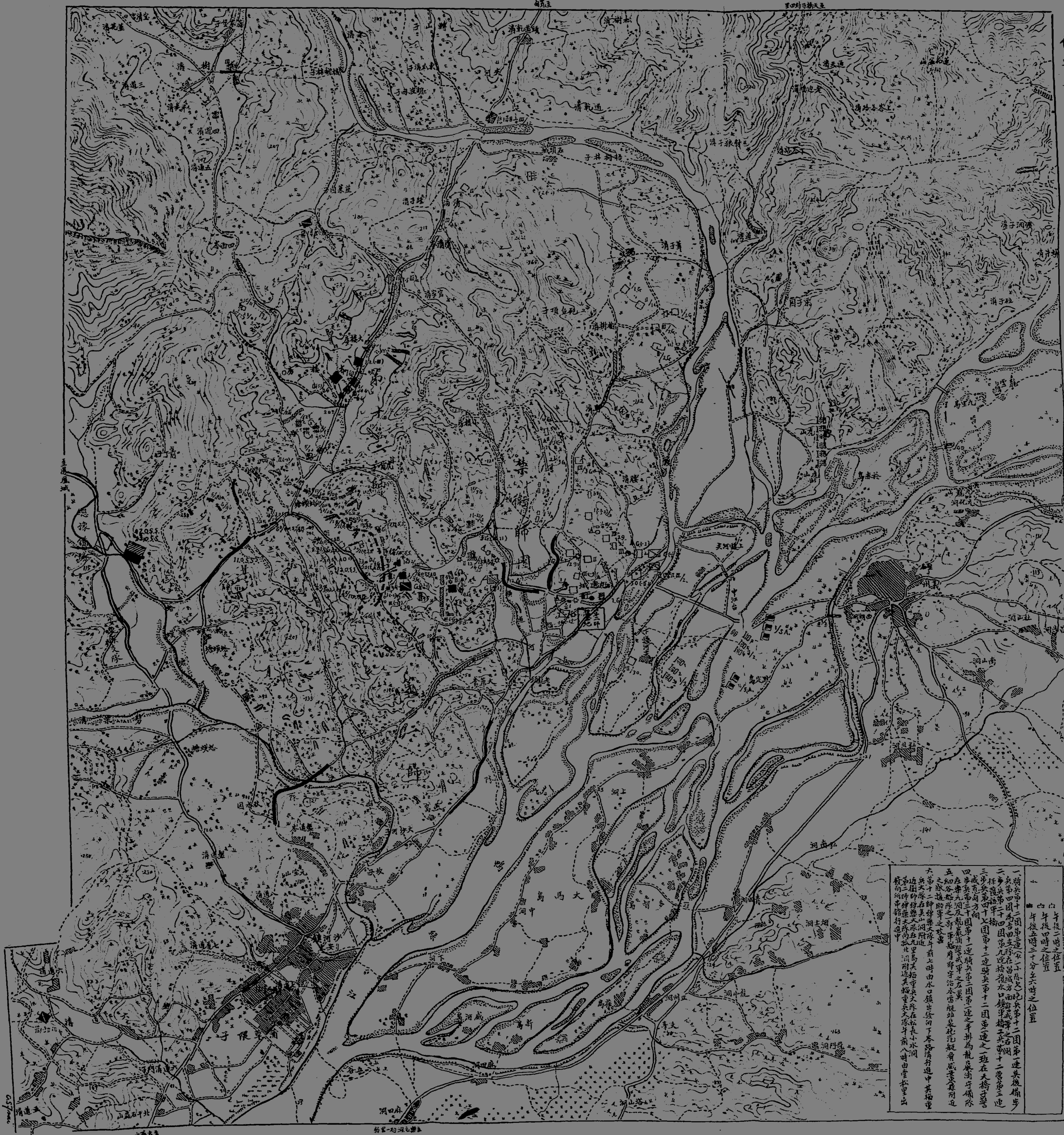
師六第兵狙東 夫瑞尔平將少長		師三第兵狙東 期士林他士路將少長	
旅二第 其士泰林克將少長	旅一第 連卒養將少長	旅二第 里托士將少長	旅一第 夫那連尔查將少長
團三十二第兵狙東 夫哥尔忽校上長	團一十二第兵狙東 期士士末校上長	團一十第兵狙東 古沃末校上長	團九第兵狙東 夫柳平士免校上長
■ ■ ■	■ ■ ■	□ □ □	□ □ □
團四十二第兵狙東 期阻士利校上長	團二十二第兵狙東 汪洛古校上長	團二十第兵狙東 幾士里布止校上長	團十第兵狙東 洛提提校上長
■ □ ■	□ □ □	□ □ □	□ □ □
何吉 旅六第兵砲狙東 尔特斯免校上長		何吉 旅三第兵砲狙東 林越雙校上長	
■ ■ ■ ■		■ ■ ■ ■	
團二第兵騎哥塔赤 期士夫提尔克查校中長			
■ ■ ■ ■ ■ ■			
連一第兵砲山利伯西部東 夫西古校中長			
■ ■ ■ ■ ■ ■			
旅兵騎哥爾加貝後 俄漸士美將少長			
團一第兵騎哥(尼古尔安) 平尔多校上長	團一第兵騎哥(塔赤) 夫洛巴校上長		
■ ■ ■ ■ ■ ■	■ ■ ■ ■ ■ ■		
團一第兵騎哥(克春尼胡尔旺) 期士夫柳阻馬校上長	連一第兵砲山騎加貝後 夫基林雅校中長	團兵騎哥里蘇烏 夫洛那多校上長	
■ ■ ■ ■ ■ ■	■ ■ ■ ■ ■ ■	■ ■ ■ ■ ■ ■	
連二第營二第兵工利伯西部東			
□			

精安方行動於大敵方面(即在兵團之左翼方面)

鴨綠江畔第一軍之戰鬪 (其二)

五月一日午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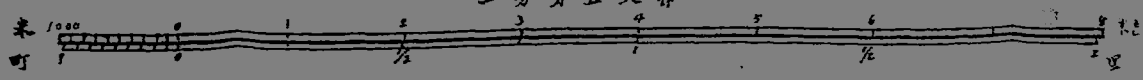
日俄戰史附高第 八



六月後二時之位置
 六月後四時之位置
 六月後五時三十分至六時之位置

一 騎兵第十二團連(不)下馬也地兵第十二團連其後備步
 兵第四團為吉田支隊在昌城方面由俄軍之吉田
 二 步兵第二十四團第九連控後水口鎮俄軍之吉田
 三 步兵第四十七團第十二連騎兵第十二團連之一班在天橋子驛
 四 步兵第三十團第十二連騎兵第十二團連之一班在天橋子驛
 五 步兵第九團及龍巖前線軍之左翼
 六 步兵第十二團連騎兵第十二團連之一班在天橋子驛
 七 步兵第十二團連騎兵第十二團連之一班在天橋子驛
 八 步兵第十二團連騎兵第十二團連之一班在天橋子驛
 九 步兵第十二團連騎兵第十二團連之一班在天橋子驛
 十 步兵第十二團連騎兵第十二團連之一班在天橋子驛

一分五尺



摘譯克羅巴德金回想錄

(日俄戰史參考附件)

日俄戰史參考附件之克羅巴德金將軍回想錄譯印趣旨

日俄戰史譯義，取材於日本參謀本部編纂之日俄戰史，茲爲參互研究起見，特又擇譯當時俄國在滿洲統帥者克羅巴德金將軍回想錄備考，其中雖大處落墨，少涉及戰術細微之處，以及將軍欲迴護己短，不免有於日軍過爲頌揚之處，然終不失爲日俄戰史一種有價值之參考資料，并以爲鑒往知來之助。

原第七章

日本人戰勝之原因

千九百四，五年間，俄國派遣陸軍於極東與日本戰，竟不能勝。

數十年前，未有經制軍，吾人視爲第二等國之日本，於海上對俄國占全勝，陸上亦能戰勝吾有力之陸軍。果何故耶。

研究此問題，爲多數歷史家之目的，吾人對此問題，亦可得廣汎之答解，本書單就極東方面日本制勝俄國一般之原因列舉之。

此原因中認爲最緊要者，爲左之一事。

吾人於日本之物質力，就中精神力之真相，不能洞曉，至與日本戰，不能發揮十分真面之態度。

請於此原因，更詳加研究之。

當彼得大帝時，吾人既占領堪察加與日本隣接，且因千八百六十年北京條約不費一兵，而占領廣漠之烏蘇里地方，直達於朝鮮國境，以出日本海，日本諸島及朝鮮之東岸，相擁成一內海，於同海沿岸有至大價值，自同海出大洋之門戶，雖掌握於日本人，設吾人奪取之，當非難事，唯經長時間結冰之韃靼海峽，由北方出口之庫頁島，在吾人掌握之中，吾人已占領烏蘇里地方，事在四十年前，但沿岸依然荒蕪，惟海參崴迅速發達，當時隣邦日本，例之吾國，正作別箇之生活，吾人從未加以注意，蓋視同弱國故也，且吾人對日本人，認爲長於技藝，富於忍耐之勞動，吾人亦嗜好其物品，賞贊其巧緻之作業，與鮮麗之色彩，而於其軍事上之關繫，全然未放在意中，我海軍軍人，尤以特別之同情，評論其國之人民，就中最愛淀泊於日本之長崎，長崎人對海軍軍人，亦存良好之記念，然我之旅行家，外交家，及海軍軍

人，於日本人氣力之富，獨立心之強，人民之覺醒，却等閉視之。

千八百六十七年，日本之兵力，總計一萬人，由步兵八營，騎兵二連，砲兵八連編成，此兵力爲現時陸軍之基幹，聘法國軍人訓練之，其服裝做效法國。

千八百七十二年，日本頒布徵兵令，千八百七十乃至千八百七十一年普法戰爭後，日本以德國教官代法國教官，其陸軍之編成，亦做德式，每年派遣士官到歐洲留學，中日戰爭之際，日本陸軍僅八師，海陸兵力尙嫌薄弱，故不能利用戰勝之結果，乃傾注全力，期可派遣有力之陸海軍保護其本國之利益，根據千八百九十六年三月十日改革陸軍之勅令，於七年間，擴張陸軍之二倍，於千九百三年完全完成之。我陸海軍部於數字之關係，忽略日本陸海軍新設之膨脹，蓋我報告雖記載其各軍艦之新造，各師之新編成等，吾人均蔑視此種設計，故於摹倣歐洲制度所編成之兵力，並未想到真個之戰鬥力。

參謀本部每年關於日本軍隊之編成，及兵數之詳密報告，隨時訂正刊發，並對其軍隊戰術準備，及動員準備之價值，加以評論。

該報告於千八百九十四年乃至千八百九十五年之中日戰爭，及參加千九百年中國拳

匪(庚子)之變，關於日本軍之兵數，揭載統計如左。

第一 千八百九十四乃至千八百九十五年之中日戰爭。

千八百九十四年之中日戰爭，日本傾全國之兵力，將當時所有七師之兵力，全數動員，隨戰局之發展，逐次由廣島輸送於戰地。

日本未宣戰之先六月初旬，向朝鮮輸送第五師之半部，宣戰日，即八月四日後，由廣島輸送第五師之下餘半部，及第三師全部於朝鮮，此二師編成第一軍，九月十五日，擊破在平壤之中國軍，十月二十五日，掃蕩敵人途次，渡鴨綠江跋涉滿洲之東南方，向奉天進軍，鴨綠江海戰後，九月十七日，召集第一師及第六師之半部所編成第二軍於廣島，此軍上陸於貔子窩以北，經十一月二十一日之奮鬪，攻克旅順，千八百九十四年之末，在南部滿洲戰場之日本軍計三師半，兵員約五萬二千，千八百九十五年之初，第六師之他半部，上陸於山東省，是為第三軍，總數約二萬二千，於是截至至千八百九十五年之初，輸送於中國境之日本兵，共約七萬五千餘。

日本政府關於軍隊之海上輸送，徵發平時曾受補助之汽船公司汽船三十隻。

各種給養品之陸上輸送，因戰場地形斷絕，專以民夫編成輸送隊，其大部分募集於

日本，其他由朝鮮及滿洲之苦力募備之。

最初之戰爭費，由國庫支出四千五百萬圓，此外政府又募集內國公債一億五千萬圓，此項臨時費，現經清算終結，計日本中日戰爭費，約二億圓，其中一億六千四百二十萬圓，爲陸軍部經費，其餘三千五百八十餘萬圓，爲海軍部經費。

第二 千九百年中國拳匪（庚子）之變。

是年七月，以步兵三營，騎兵一連，工兵一連，合計三千人，由第五及第十一師動員，編爲一部隊，後發布第五師全部動員令，（動員令之發布，爲七月二十六日，）約過一箇月，由宇品出征，向大沽輸送軍隊，由日本郵船公司借汽船二十一隻，不加上最初之軍隊，計算輸送兵數約一萬九千，（第五師全部，野戰砲兵三十連，東京衛戍兵，鐵道大隊之一部，苦力，即穿軍服代轎重隊，馬匹一部分用之雇役，六千乃至七千），與附屬第五師之苦力，同時輸送者，總計有二萬二千人，給養物品，悉由日本輸送，全戰役中（即截至千九百年十月止），後送傷病者約六千人，又戰役中損失騎兵及砲兵之半數，並轎重兵馱馬四分之三，此戰役支出戰費，爲三千八百萬圓，乃至四千萬圓，由豫備費（軍艦製造及備荒儲蓄費總計達五千萬圓）支出

之。

千八百九十四年乃至千八百九十五年之中日戰爭後，日本專由中國受領之賠款，於七年間，增加其兵力至一倍，使中國向日本賠付戰費，實因俄國居間媒介。

日俄戰爭前，日本軍戰時定員數，據參謀本部報告如左。

常備軍之兵數，（除臺灣駐屯軍）照平時定員表所定，將校八千一百十六人，士兵十三萬三千四百五十七人，然因經濟之關係，平時實際在營將校，總計六千八百二十二人，士兵約十一萬人，其中一萬三千五百人，在歸休之中。

日本軍之兵數，照戰時定員表，將校一萬七百三十五人，（不算補充（1））士兵二十四萬八千七十四人，爲達戰時定員，補充陸軍，將校，（2）約須增加三千九百人，士兵約須增加二十四萬人。

（1）補充隊將校之定員不明，但照概算，補充隊將校約千一百人，乃至千三百人之數。

（2）以上未加入補充隊，將校，如加算約爲五千人乃至五千二百人，照千九百三年七月一日調查，補充隊將校約二千二百二十四人，故將校不足約三千人。

照千九百一十一年一月一日之調查，在日本常備軍補充隊及後備役將官及校官，總計二千九十八人，尉官及特務曹長八千七百七十五人，士三萬五千二百四十八人，准尉及軍官候補生六千九百六十四人，兵二十七萬三千四百七十六人，總計將校一萬八百七十三人，士兵三十一萬五千六百八十八人。

此外將校相當官，（軍醫，軍需，獸醫等，）二千七百十六人。

常備軍之兵數，以將校八千一百十六人，士兵十一萬人計，千九百一十一年一月一日在補充及後備役，將校爲二千七百五十七人，士兵約二十萬五千人。

以上將校及士兵之數，由陸軍之平時編成，增至成爲戰時定員所需要之員數相比較，則千九百一十一年一月一日全部所需，殆未能補充，蓋將校缺額，即補充隊所需要之員數，而士兵不足約三萬五千人。

據千九百一十一年一月一日之調查，算入補充及後備役，將校有二千七百五十七人，除戰時補充外，須增加二千六百十九人之將校，以爲補充常備軍及後備軍之將校要員，因之補充隊所剩，僅百三十八名之將校，其不足明甚，（將校不足約千人）

每年新募兵概數，假定爲四萬五千人，並斟酌各兵科服役期限，千九百三年一月一日在補充及後備軍兵數，共可二十六萬五千計。

補充十四萬五千人。

後備十二萬人。

因此陸軍補充，於不得已時，更可召集豫備兵五萬人，其中大半完全未經教練。前記調查中，預備兵全未記載，故僅爲戰時編成之準備，預備兵額按召集兵數，殆增加常備兵三分之一。

吾人關於日本陸軍兵數之編成及教練，在最近所調查，係根據派遣於日本之陸軍武官上校參謀萬洛斯基之報告，千九百三年赴日本視察之上校參謀阿達巴秀，當時向參謀本部紀凌斯基少將所呈報告中，對於日本關於預備兵編成之準備提出最緊要之報告，其報告以與萬洛斯基上校所呈之報告，全然相異，紀凌斯基乃置之不理，以後經數月之久，派在日本之海軍武官海軍中校茹莘向海軍軍令部報告中，亦有日本豫備兵編成，海軍軍令部乃將關於此編成之部分，抄送參謀總長薩哈羅夫將軍，後雖明悉此報告之正確，然當時紀凌斯基及薩哈羅夫二將官，尙未之信，祕之於篋底

，千九百三年及千九百四年印刷日本兵力調查之參攷書，關於預備兵，猶未插入一
言。

日本有很良好多數之後備諸隊，吾人亦未加以評價。

根據我派在日本陸軍武官之報告，照參謀本部之計算，則日本常備軍及後備軍，並
出征之補充兵之總數，約四十萬有餘。

今以日本軍醫總監小池醫學博士關於日俄戰爭，日本軍之損失，發表於公報者，照
其統計，日本軍在戰役中所損失如左。

戰死者 四七、三八七人

負傷者 一七二、四二五人

合計 二一九、八一二人

日本軍之戰死及傷病者，照參謀本部之調查，損失總計爲五十五萬四千八百八十五
人，日本對於吾人出戰向後送之傷病者，照吾人計算，多於日本之計算，爲三十二
萬人。

照他處報告，日本人單在東京埋葬名譽戰死者，有六萬六百二十四人，此外因傷病

死亡者有七萬四千五百四十五人，根據此數，日本人於日俄戰爭戰死者，實在可假定爲十三萬五千人。

據克阿達利吉氏譯殷馬怒愛氏所著日俄戰爭一書中，所載日本人在戰爭損失爲二十一萬八千人云。

以是戰鬥員數超過於參謀本部所記者三倍以上。

我國關於日本對我軍出戰之兵力調查，殊不充分也。

預備軍之編成，不在吾人計算之中，千九百三年十一月在旅順口與日本人衝突時，關於展開極東之軍隊，所作成之作戰計畫，計算日本人對吾人能出之兵力幾何，即日本將後備軍之編成至完結止，開戰當初，可得充野戰之任者，爲現在十三師中之十師，即步兵百二十營騎兵四十六連，工兵十營，混成一大隊，總計十二萬五千人之戰鬪力。

此計算係根據駐日陸軍武官中校參謀沙謨諾夫所送來報告，予滯留日本時，沙謨諾夫中校向予報告云，對日本十三師，吾人僅需十師即可敷用，於預備軍竟未提及。參謀總長於千九百四年一月三十日向予提出參謀本部之作戰計畫案，據現在之調查

，所記日本戰爭十三師中，只能出十一師，須留二師屯駐本國，此提案亦未述及預備隊。

以後備軍編成之手段，與補充兵輸送較近之距離觀之，吾人於日本軍之動員，可斷定其準備甚周到，又其軍隊動員完結日期，可推定爲三日乃至四日，給養及後送部隊，爲七日乃至十日。

照吾人計算日本之輸送材料，其數量頗多，千九百二年，七日間，可徵集排水量二十二萬四千噸之運送船八十六隻，十四日間，可徵集二十六萬八千噸之運送船九十七隻。

動員師所須之運送船，在四十八小時間以上之行進，約四萬噸，四十八小時間以內之行進，約二萬噸。

日本之運送材料，於動員完結後，四十八小時以上之行進，可按六師動員之輸送計算，如係短距離，可將常備軍全部輸送。

日本軍之戰術養成，我滿洲軍於戰爭前，由參謀本部得有調查材料，關於各兵種大部隊行動，參謀本部所調查如左。

各兵種部隊行動之特徵，見諸演習者如下，(一)防禦時，有延長占領陣地之傾向。(二)進擊時，不拘周圍之情況，將軍隊平等配置。(三)行軍運動之際，並戰鬥間，不注意側面。(四)行軍時，主力與前圍相隔太遠，故前圍獨立行動之時間，往往過長。(五)於攻擊戰，不指示攻擊地點。(六)預備隊之使用，非常迅速，對迂回及包圍，缺抵抗之方法。(七)重視戰鬥，而輕視白刃戰。(八)避遮蔽地，就中以山地戰爲最。(九)不好迂回，專從事於正面攻擊。(十)防禦時，蔑視被動防禦之設備，所設陣地，僅有散兵壕，及砲兵肩牆。(十一)絕無追擊之意圖。(十二)必須退却之時，行之極其迅速，退時令步兵主力先去陣地，次及砲兵，最後撤退其餘步兵。(十三)不好夜間運動，(十四)由兩師以上所成之部隊，該部司令官缺少統一之指揮，致令各師不互取何等聯絡，獨立行動。

千九百年之中國拳匪事變，就散見於日本新聞紙上所詳日本軍之行動，日本軍小部隊行動雖佳，大軍衝突之際，比之歐洲軍隊，殆難免相形見絀云云。
千九百三年最後之大演習，軍隊教練習熟之形跡，有足稱者，下級將校之間，

頗具隨機應變之策略，上級將校則反之，一般治軍興味極濃，知行合一，至於戰術之巧妙，砲兵及步兵行動之敏捷，騎兵馬術之優長，雖前途皆有希望，惜未知利用之法，以無此習慣也，騎兵行動，除教練有相當成績外，無他表見，就中山砲隊之陣地進入之迅速，頗惹人注目，十三連之砲兵，由縱隊移於展開，直以砲步進入陣地，約過三分半鐘，即開始砲火。

按照以上所述，負有實地研究日本軍隊諸人，對各自之義務，如何欠缺注意，可以想見。

中日戰爭後，以驅逐日本人出遼東半島，次由我國占領關東結局，自此以後，日本人則敬敬汲汲準備與俄國戰爭。

千八百九十三年，千八百九十四年，及千八百九十五年，日本軍之軍事費預算，僅超過二千萬圓，為止，然至千八百九十六年，驟增至七千三百萬圓，千八百九十七年，爲一億三百萬圓，千九百年，更增至一億三千三百萬圓，至千九百二年，以準備完全，預算乃減至七千五百萬圓。

由千八百九十六年至千九百二年間，日本所支出軍事費中，歸入陸軍省之新編成費

者，七年之間，達四千八百萬圓，歸入製艦費者，九年之間，達一億三千八百萬圓

更須附言者，日本一方面擴張兵備，一方面即準備與吾人戰爭，故該國人陸續赴歐洲研究軍事，並到俄國，又以滿洲爲未來之戰場，詳細視察，到處聯絡，其將校以犧牲之精神，懷視察我國情之目的，至不惜躬執賤役，於極東各地，因此博得大好結果，我陸軍派遣員到日本後，除蔑視日本人，他無所知，不智孰甚。

就編制上說，關於常備軍，我所調查，尙較爲詳密，其補充兵之數，及後備之豫定編成，亦爲吾人所知，然吾人僅準備自半數之預備兵與日本人戰，日本亦準備預備軍之廣大編成，於我軍遲遲集中之際，即從速編成完畢，日本之豫備兵中，編有已滿兵役之補充兵，我之現役期剛滿之補充兵，轉覺分子薄弱，日本軍以舉國一致，具有蓬蓬勃勃之愛國心與敵愾心，故其豫備軍奮鬪激戰之狀，勇敢不劣於野戰軍，有時或且過之，此我將校在戰場所目覩也。夫開戰之初，戰場即觀預備兵，此豈我軍意料所及哉。

吾人雖視日本軍有力之補充兵編成機關存在之價值，無足輕重，但其常備軍各團，

皆有補充營，能迅速補充其團之損失，以後多數之補充營，增加連數，其兵力達千五百人以上又補充兵之一部分，輸送於滿洲，在戰線附近，有時撥充戰鬥部隊，有時派令守備現役兵已放棄之陣地，但補充兵之主要任務，在補充軍隊之損失，此項任務之遂行，頗爲良好，又營數較少於我之日軍，往往突然補充兵數，凌駕我軍之上，作長時間之戰鬥，蓋日本軍各營兵數，敵我一營半之數，甚至有時等於我二營或三營之數焉。

我軍之補充甚失時機，具如下文所述，且有帶偶然性質者。

吾人於日本軍備之物質的方面，雖能明瞭，而對於其兵力之精神價值，反等閑視之，評論之詞，多不得其當，日本對於國民教育，費多年之時間，致力於愛國與尙武精神之鼓舞，其教育事業之設施，在養成愛國心，並同時着手於幼年在小學校時，準備其將來可充軍人之選，日本人以服務軍隊爲榮，一般人民對於軍隊之信仰與尊敬，均極深刻，軍隊紀律嚴肅，軍隊將校具武士道氣象，凡此各節，吾人均輕輕看過，即吾人於奪取日本人中日戰爭勝利所得之結果，日本人由是對吾人敵愾仇視之氣象，亦全然不明其真相，朝鮮係日本人公認爲該國死活問題，吾人竟不了解，日

本血性男兒，早即主張與俄國疆場相見，爲其深謀遠慮之政府所抑制，戰爭開始以後，吾人始覺察以上情形，然已晚矣。日俄戰爭，不但世界輿論不表同情，即俄國人民，亦莫明其理由，日本則舉國一致，儘量發揮其愛國心，使其子弟奮勇臨戰，至有爲人之母，因所生身體羸弱，不爲軍隊收編，以此爲辱而自裁者，抱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請纓殺敵者，多至不可勝數，將校士兵出征之際，表示爲祖國戰死，有自舉行葬式者，開戰之初，日本將校身被捕虜者，輒即自殺，全國壯丁，悉欲從軍，華貴家族，或身在勤務，或命其子服役，或獻其所有，以助國家，某團將士高呼萬歲，達我遮蔽物前，將物破壞後，積屍狼狽，或踐戰友之屍，侵入我要塞，盡全國民與軍隊同知日本此次戰爭之緊要重大，了解事件之價值，故爲博取勝利，不惜犧牲一切，國民與陸軍及政府上下一致，此即日本之勢力，此種一致，遂使日本軍得勝利，返觀吾國，則吾人民之意響，實足以消耗陸軍之勢力，而欲以之應付舉國武裝之日本國民，情見勢絀矣，日本人於極東所派出偵探員，或祕密，或公然，不下數百人，視探我海陸軍之軍備，不遺餘力，吾人關於日本之兵力及資力，不作深刻之調查，僅派參謀將校任之，惜乎其將校之人選，亦未得當，當開戰前，海參

藏有日本通一人，聲言戰爭之時，日本兵須三人，方足敵俄國一人，至開戰之劈頭，日本軍既博勝利，忽和緩其詞，謂日本兵出一人，俄國亦須出一人應付之，匝月後，日本軍連得勝利，則又言日本兵一人，可敵在戰場之俄國兵三人云。

有曾派赴日本之某陸軍武官，在預言千九百四年五月時，旅順口即將陷落，海參崴當亦將遭同一之運命，予曾痛責此種造謠者之怯懦，並言有關於日本軍之優勢，及我軍之微弱，作有害之流言者，不得已時，當由軍隊放逐之。

予於中日戰爭，詳加研究後，對於日本陸軍起尊敬之念，每見其膨脹，危懼不已。千九百年，日本軍與我軍一同參加中國拳匪（庚子）之變，予此時乃確悉日本人爲良好軍人，予滯留日本時日甚短，於日本之國情及軍隊，雖無暇十分視察，但予考其軌近二十五年乃至三十年間進步之結果，有足驚者，日本風光明媚，其人民勞動不倦，所在活動，躍躍然富愛國心，與將來發展之確信，充溢眉宇間，其陸軍學校施行斯巴達式之教育，軍官學生以木刀木槍及木棒練習之狀，予在歐洲從未見過，其方式在獎勵奮鬥激戰，奮鬪之餘，互相搏擊，勝者扼敗者之胸，不至敗者降服不止，當練習猛烈時，互相吶喊，及聞中止號令，立即挺身整列，復歸於冷靜之態度。

日本諸學校各種課程中，兵式體操占首要之位置，少壯之輩，均喜練習，關於陸軍運動，則練習利用地形，試行迂回，並實習不意之突擊，與跑步運動等，諸學校研究日本之歷史，以養成其愛國心，使確信日本不被他國擊破爲主，就中枚舉日本戰績，盛稱各戰役間之勇將猛卒，表示日本軍之有勝無敗。

予親見日本兵工廠製造槍枝多桿，其作業正確而迅速，費用亦極低廉。

予於神戶及長崎，注意視察，其造船廠，不但能單獨製造水雷艇，並能製造裝甲巡洋艦，工人技手，皆本國人，其指揮工事者，亦係本國技師。

大阪博覽會所陳列織物，製作品，最複雜之器械樂器等，皆經日本工人，用日本之材料，（由中國及歐洲輸入之棉花及鐵除外）製造，頗能發揮工藝之精神，至於日本觀覽人之注意周到，敦禮儀，崇品格，惹起外人注意，視博覽會陳列品，並不多讓。

日本之田，多存古風，而極發達，耕田之法，頗爲緻密，雖寸土悉闢爲田疇，以糧食品產額之不足，日本人民遂感覺其島國之狹隘，以朝鮮問題爲死活問題，誓在必爭，日本染歐洲之風，亦極迅速，予旅居其漁村者十日，知之甚悉，唯村民近來以

納稅過重，日用品之騰貴爲憂，未免美中不足耳。

予參觀日本軍隊（禁衛師，第一師二團，多數之砲兵連，與騎兵二團，）之閱兵式，其訓練周到，步伐整齊，兵卒之動作，堪比肩我之軍官候補生，其戰術演習，亦頗足稱，日本陸軍之尉官，及司令官各人，予曾親會見，並發生好感，予與以上各種人接交，時日雖短，至彼等軍事教育與智識，在任何邦國之陸軍，信其均能占名譽之位置，予於千八百八十六年參觀法國列瓦利將官之第十七軍大演習，邂逅日本陸軍大臣寺內中將，此外如山縣、兒玉、福島、野津、長谷川、村田諸將官、伏見、閑院二親王、均獲親炙焉。

天公似爲日俄兩國同盟，或更加親睦起見，先築設一牆壁，勒令作一次慘憎之戰爭，予個人直至今日對以上所述東京各知己，無限同情，就中每一念及彼等愛國之熱忱，與對其皇帝之忠順，不禁肅然起敬，亦惟彼等人物足以當此無愧。

予於他一面曾與許多政治家交好，如伊藤、桂太郎、小村等是已。

予漫游日本後，所作報告中，稱日本兵力，在價值上殆等於歐洲之兵力，當防守之際，我之一營可與日本之兩營對抗，攻擊之際，我軍對日本軍，須有兩倍之兵力，

方可匹敵，徵之實戰，益信予言不謬，此役日本軍有時以少數之營，將我軍由占領地方擊退，是由我軍指揮錯誤，或因我營之兵力，非常寡弱之故，其後奉天會戰，若干旅，僅有千人以上之戰鬥員，日軍對此兵力寡少之旅，爲求戰勝，曾出二、三營之兵力焉。

日本人生爲天然之海員，及漁夫，亦勇敢，亦老練，此由天性愛海，精通海事，故海軍可徵得良好之兵。

凡關於日本軍備，及其極東之經常事項，以予見聞研究所及，如能與日本平和協商，避免交戰，雖於我國家體面不無辱沒，而實有大讓步之理由，本書第五章，予曾提議將關東之旅順口還付中國，並賣却中東鐵道南部之支線，亦所不辭，讀者當能記憶，予洞見與日本戰爭，輿論不表同情人民不明此戰爭之目的，故無從動其愛國心，而轉爲反對政府黨徒所利用，適足增長俄國之內訌而已，然我之敵手日本人，於實地表現有機敏之動作，高尚之愛國心，及勇氣，即予亦未曾完全料及，此余所以對日本開戰，於測定適當之時日，亦不免有錯誤也，余曾假定日期當在一年半以後，惟須顧及我鐵道之準備之不足，而將上陸戰爭，延期至二倍之日期，總之吾人

較全世界所判斷者，成績尤劣，而日本人則較其已身所期待者，成績較多，何其有幸有不幸耶。

伯林陸軍大學少校教官殷馬怒愛所著日俄戰爭，評論日本之性格如下『日本陸軍編成訓練，饒有德國風，又能同化國民之特性，於臨戰之時，其武裝準備，亦極完善，陸軍將校團精神之陶冶，完全無缺，令人起敬，海軍爲國家死活之要素，日本人爲天然海員，本其知識與經驗，操縱最新之軍艦，咀嚼現世紀之文明，以融和國民之特性，動作有時不甚敏捷，而能了解戰爭之本意，一般有蓬蓬勃勃之生氣，有必死之志，有深思熟慮殺敵致果之概，數者兼之，可謂難能矣』。

夙稱敏腕著作家觀察家，兼日俄戰爭中之觀戰者、普國陸軍少將佛郎扎爾、芬、秀蘭道夫所著『日本野戰軍六箇月從軍記』一書，評論日本陸軍之條，稱『日本之紀律，與神經，無異於鐵』云。

戰時從軍於日本軍之英國中將哈米爾登於所著『日俄戰爭參謀官日記』一書，斷定日本陸軍之營，其性質可凌駕歐洲陸軍營之上，評論日本軍之特性曰『日本兵之愛國心，殆由先天而來，日本政府更以制先、機敏、深慮諸美德接種之，苟非學校教

育以武勇爲教科書之首目，未易臻此』

然日本人有其長處，亦自有其弱點，此種弱點難保不演於將來之戰爭，予不能備舉，唯覺其當勝負躊躇將決之際，日人轉敗之時機頗多，誠匪一言可盡，又有時指揮錯誤，而免於敗，古人曰『勝者不受裁判，』予謂勝者之受崇拜，理固宜然，觀於日本人之得此結果，可以知之矣，評論日本人之言，皆稱譽彼等不置，日本人之頭腦，縱如何堅實，恐亦不免由賞贊而得意忘形，又其甚者，我國託爾斯泰伯，非偉大之著作家並哲學家乎，彼揭載於外國雜誌之論文，斷定日本軍之對我軍制勝，乃由於日本人今日武勇之愛國心與有力之主權，並由於其爲世界最強之人民，其陸海軍亦同時爲任何人所不能破滅云云，然乎否乎。

照前所述，戰爭前吾人評論敵人之物質力既不適當，於精神力之價值尤欠明瞭，顯然可見，日本奏功於日俄戰爭，其他之原因，列舉如左。

與日本戰爭，主要動作，厥爲海軍，海軍軍令部，亦如陸軍參謀本部，對於日本海軍之軍艦，曾精細計算，我極東之海軍當局，對噸數，砲數，口徑等有所計算，結局我東洋艦隊，比較日本之全艦隊得滿足之解決，千九百三年，（予報告書第三卷

第一章所述）以爲目下我海軍力與日本海軍力對比，我艦隊決不至被日本艦隊擊破，日本軍於營口，及朝鮮灣上陸，決做不到，此卽我對日本軍作戰計畫之基礎也。

與日本交戰，陸軍計算，關係於下三點，（甲）日本軍能派遣至滿洲及俄領之兵力，（乙）我海軍力，並（丙）我軍集中時鐵道之能力。

若我海軍能擊破日本艦隊，則陸上戰爭，卽可以免，縱令不能全然擊破日本艦隊，在制海權未被日本掌握以前，日本因保護該國沿岸，自須留多數之兵力，其最大困難，卽在不敢冒犯上陸於遼東半島之險，因此迫不得已，只有進兵朝鮮之一法，我軍卽可於此延長集中之時日，日本人於宣戰以前，對我旅順口之艦隊，突加夜襲，一時制勝我之艦隊，握取制海權，因卽大行利用此優先權，我之艦隊，於馬閣洛夫司令戰死以後，日本軍之集中時機，卽戰爭中最緊要之期間，對日本軍已無何等抵抗運動，日本軍於旅順口附近上陸時，吾人亦絲毫不能試行妨害其運動，結果我陸軍乃陷於狼狽不堪之境界矣。

我海軍部原假定日本軍不敢上陸於朝鮮灣，乃日本軍開始卽上陸於關東之遼東半島

沿岸，以威嚇吾人阿列克賽夫總督主張以薄弱之陸軍之兵力，散布各地，即意在邀擊日本軍於鳴綠江營口關東等處也，總督又主張散布海軍，結局吾人乃到處薄弱。

日本軍根據旅順口所調查，按照預定計畫，不獨於朝鮮上陸，且利用多數之運送船，以三軍上陸於遼東半島，惟以一軍在朝鮮上陸，對旅順口僅留一軍，其他三軍，則堂堂正正向南滿洲之海城遼陽間，從容不迫，以行集中，對我遲遲集中之滿洲軍進擊，日本人既握制海權，今又制陸上之機先矣。

日本既得制海權，其本國之沿岸防禦，無須顧慮，乃出其全力專對我之陸軍，在是日日本所爲，悉反吾人之豫定，開戰初期，即以優勢之兵力，對我出戰，最初接戰，既占勝利，由是日軍之志氣益旺，而我軍之志氣益沮。

日本既爲海上之主人翁，一切軍需品，均能迅速由海上輸送，我軍依靠薄弱鐵道，輸送，重量物品，須經過數箇月者，日本可於數日間輸送得之，於日本最關緊要者，即因其掌握制海權，我之艦隊，毫無用處，因此由歐美所訂購之槍砲戰艦給養諸品，馬匹畜類等，均能在日本諸港及武庫安全受領焉。

日本軍之交通，既安全縮短，比之俄軍，距給養地點，遠在八千俄里，僅恃一薄弱單線之鐵道與本國聯絡，一利一害，直有霄壤之別。

當我軍由薄弱單軌鐵道，作八千俄里之遠距離輸送遲集中之際，日本已編成戰時新銳部隊開抵戰場矣。

戰爭初期，日本卽知機關槍之於戰鬪，價值之大，故供給多數之機關槍於各部隊，滿洲戰場，日本人因有中日戰爭之經驗，夙所知悉，其氣候之嚴寒暑熱，以及驟雨，泥濘、山岳、高粱等之障礙，日本人在故國時，卽無不知，就中我軍所苦者，以山岳爲甚，而日本人之在此等地方，無異於在本國動作也。

日本十年以來，汲汲於戰爭之準備，不僅對滿洲視察研究，且在當地爲陸軍方面養成有力之偵探，其待遇中國人雖嚴重殘酷，然當日俄戰爭時，中國人仍左袒日本人，我騎兵之員數優勢，日本人能知我之兵力及其配置，吾人則往往彷徨於五里霧中。

日本軍攜有炸裂猛烈之砲彈，多數之山砲，機關槍，許多爆發物，防禦及破壞材料，（鐵條網地雷，手榴彈）皆極豐富，我軍不如遠甚。

日本之編制武裝及輜重，適合於戰場，我軍不能比之。

日本軍工兵之數遠出我軍之上。

日本軍之教官，有裨於發達，制先，及獨立之氣象。

據戰時外國從軍武官所視察，日本兵富於制先，機敏，深慮，如前所述。

日本軍臨出征時，所受領戰鬪訓令，實戰之際，變更甚著，例如禁止夜襲，曾見訓令，其後日本軍知夜襲之利，乃累累利用夜襲。

德國陸軍少將李德威子爵著『千九百四，五年，東亞戰爭時日本軍之進擊』一書，其結論斷定，日本人爲圖攻擊容易計，雖不選擇手段，然其成功之祕訣，在努力接近敵人，否則不肯罷手，有此意氣，故攻擊往往成功。

日本之國民教育，較我國發達，故其軍士程度較高，其中不乏長於執行將校之職務者。

日本將校團之在實戰，其勇氣其知識其指揮得宜之才能，其堅強不屈之意志，至爲明顯，其將校在日本軍中，威望甚高，高級將校之在戰場，生活簡陋者，不一而足。

雖然日本軍博取勝利之主要原因，係由彼等之高尙德義精神，爲求勝利，犧牲萬事，有所不顧，下自兵卒，上至司令官，全軍意志頑強，卒以此博勝利。日本軍之位置，有時支持頗困難，或前進須非常努力之時機甚多，於是日本將校至射擊友軍之退却者，以圖勝利，此爲他國民所不堪，而日人毅然行之，日本兵竭身心之力，不顧死生，以得勝利之事，不一而足，若非愛國心長，與全國民一致後援之感覺，通軍隊之上下，了然於戰爭重大之價值，其將校指揮官，縱令如何盡瘁，戰爭終必歸於無效，何者前進命令，不得國民之後援，則負擔過重，雖欲樹功，不可得也。

日俄戰史 第五卷

日俄戰史

(續第五卷)

第五篇 南山附近之戰鬥

第一章 日本第二軍上陸至十三里台子附近之戰鬥

第一節 第一次軍主力之使用於北方及第四師之轉進

日本明治卅七年，即西歷一九〇四年，三月六日，第二軍諸團隊，將上陸於大連灣附近策應第一軍北進，十五日，發表該軍之戰鬥序列，如附表，及軍兵站部之編成。

第二軍於四月十五日，奉大本營令，開始由海路出發，率第一輪送隊，於廿至廿五日，由宇品駛往大同江口，其第四師，於廿二三日，由大阪駛往大同江口，廿一日，軍司令官于舟次，接受大本營陸軍參謀交到第二軍聯合艦隊協同作戰方針，付與該艦隊司令官訓令，及第二軍訓令，並所與第一軍司令官十七日之訓令，同時由該參謀得知大本營意圖，將來以第三第四第五師向北方，以第一第十一師另

編爲軍使向旅順方面第二軍由此訓令，得知任務如左。

軍由遼東半島登沙河。至大沙河口之海岸上陸。北則占領由普蘭店至大沙河之線。南則占領金州大連附近。以大連灣附近作根據地。嗣後即與第一軍相策應。求敵而攻擊之。第二軍第一次輸送部隊，於五月五日在猴兒石一帶開始上陸。雖地點不良，天候惡劣，卒按照豫定，至三月十三日夜，約經過九日登陸。其第一次輸送部隊如左。

第二軍司令部。

第一師野戰部隊，第一機關砲隊，第一步兵彈藥縱列，第一砲兵彈藥縱列，衛生隊，第一第二野戰病院，

第三師野戰部隊，第二機關砲隊，第一步兵彈藥縱列。第一砲兵彈藥縱列，第一第二野戰病院。

第三野戰電信隊，及第一第二第三補助輸卒隊。

第四師野戰部隊之一部。（步兵第七旅，「缺步兵卅七團第三營」步兵第十九旅）。

野戰砲兵第一旅戰鬥部隊及彈藥之一部。(第一第二砲兵彈藥縱列)

先是四月廿二日，變更第二軍戰鬥序列，增加第五第十一師及騎兵第一旅，(如附表B)於是，將第二次應輸送之部隊。合之增加部隊。變更爲三次輸送。以第四師戰鬥部隊之殘餘，及輜重之一部，第五第十一師，騎兵第一旅，第四，第五師野戰電信隊，及兵站諸部隊之一部爲第二次，以一、三、四、五、十一各師及野戰砲兵第一旅各輜重之殘餘，第十一師，野戰電信隊，及兵站諸部隊之一部爲第三次，其餘兵站諸隊之大部爲第四次，由張家屯附近上陸。但第二次輸送至五月十八日始行上陸。

第二軍第一次輸送部隊上陸後，逐次擴張掩護陣地，最後時機(五月十日以後)第三師一師占領臥龍屯(魏子窩至金州街道之南側)經轉角房東南二公里之吳家屯附近。宜吳家屯南方三公里之邢家屯附近之間。(如附圖)

第二軍司令官，至十三日，綜合所得諸情報。大要如左。

「金州附近之敵，以步兵約一旅(步兵約一旅，騎兵若干，砲兵約三連。)爲基幹，其大部守備南山高地，其一部似占領十二里台子東方高地，金州城及劉家店，

(金州城東北約十二公里，在金州城至魏子窩道上。)附近，又普蘭店及五房店附近，僅有少數之敵，似不至有大兵前進，但據所聞，遼陽海城蓋平附近之敵，其一部，於五月五日以後，開始向東方及北方移動。一

日本第二軍司令官，依右戰情況判斷，顧慮北方之敵，或向第一軍方面前進，軍果有迅速北進與第一軍相策應之必要，決以主力占領普蘭店大沙河之線。一部占領金州附近。於大連灣附近。確實構成根據地。作北進之準備。十三日午後八時所下之命令，要旨如左。

第二軍命令之要旨

第三師十五日午前七時以前，占領大沙河右岸魏子窩至金州街道北側之花兒房西端高地亘台山寺高地之線，掩護軍之運動，第四師（附野砲第十三團之二營及工兵第三營之一連）十五日午前六時，出發周家溝附近，驅逐普蘭店附近之敵，佔領由孫家屯營廬店東方約八公里至普蘭店南方高地，第一師，十五日以主力前進魏子窩至金州街道。以一部前進普蘭店至金州街道。驅逐面前之敵。佔領金州北方高地線。

第四師之步兵二營、野戰砲兵一旅，（缺一營）十五日午前七時，出發林家屯附近，集合於轉角房北方乾田地，

日本第二軍司令官，下前記命令後，思於金州附近敵兵強大時，使第四師主力轉進，並擬於十六日準備攻擊，十七日實施攻擊，十四日，派軍參謀於第一師司令部，密示右述意圖且使該參謀與第一師同行，視察金城方面之情況。

二。日本軍司令官，十四日夜以前得知情況如左：

1. 五月十三日，大本營消息，本月七日，由海城方向到岫巖之敵，約千五百人，似係東狙兵第十八團，於八日退却於析木城，續向海城方向退却。

同消息，本月九日，蓋平附近之敵，爲步兵五百，騎兵千餘，此外敵向遼陽方面，正在輸送兵員。

2. 據第三師將校斥候報告，瓦房店之敵，似爲步兵二百，騎兵百，砲四門。

3. 據十三日由第一師派遣之偵察隊報告，敵步兵約一營，騎兵約一百，占領貔子窩至金州街道上清雲河西方約五公里附近陣地，以步兵殆屬狙擊第十六團無疑。又該師將校斥候，十三日進入曹蘭店，確知該處無敵兵，又由土人聞知，敵步

兵二三百退却於北方騎兵七八十退却於南方。

五月十三日由第一師電話報告

4. 五月十四日大本營消息敵之第三軍團長「斯帖色利」中將以防禦司令之名，四月中旬，確在旅順口，第四師之大部，亦正在金州半島。

5. 據本月六日到金州土人之言，當時南山有東狙兵第五團之二千人，及騎兵約三百人，大連灣有東狙兵第十三團之三千人，及騎兵約五百人，青泥窪有東狙兵第十四團之二千人，其在大連者，係由南關嶺方面增加，其後一部復歸還原地。

五月十四日於大桃屯直接得之土人中

6. 十四日夜半據間諜之言，北方之敵，益見減少，南方即金州附近之敵，漸次增加，似達一師以上之兵力。

於是軍司令官十四日夜，綜合以上諸情況，判斷北方之敵漸少，而金州附近之敵，反由旅順方面逐次增加，已約一師以上，擬即減少防備北方之兵力。加於南方，使攻擊金州附近之成果，速而且大，因以收緒戰之效，將調第四師主力。(步)

兵旅(第九團缺第一營附近野戰砲兵第十三團，工兵第三營第二連，第三師衛生隊半部，及第二野戰醫院。增加于金州方面。與豫定十七日策動於金州灣及大連灣方面之海軍協力。而擊退金州北方及其東北高地之敵。以十五十六

日。完結準備運動。十七日晨。以第一師由東方。第四師由東北方。相互連繫。以攻擊敵人。計畫既定，乃於翌日即十五日午前六時卅分，下令於第四師通報第一第三師，同時使野砲第一旅長，派野砲第十三團本部及第一營，與步兵第八團第三營，直追及第四師，入該師長指揮之下，又命步兵第十九旅長安東少將，指揮步兵第九團第一營及第卅八團（缺第三營）。目下即直屬軍司令官，以主力佔領普蘭店南方高地。一部佔領普蘭店東方約八里之孫家屯附近高地。軍司令官，午前七時，在野砲第一旅先頭，出發大姚屯，午前十時卅分前後，達轉角房。

三、根據前記軍主力佔領陣地之命令，第三第四師及野戰砲兵團，均如所命，由清晨開始行進，後因軍司令官變更決心，第四師決留一部於大沙河方面。以主力轉進於復州街道。（午前七時卅分前後）命步兵第十九旅長安東少將，率步兵第九團第一營，及步兵卅八團（缺第三營）受軍司令官之指揮，其主力乃新設前衛，經趙家屯，梁家屯，三房身屯，李家屯，向大王溝前進，午後五時過，以其先頭達大王溝，四道河子屯之線，向卅里堡方面警戒，宿營於該地附近。此行軍，第四師除師部衛兵外，殆無騎兵。祇有八騎服傳令連絡等勤務，不能使

用於搜索，於是將近距離搜索，專由步兵担任，計行程約廿八公里，道路屢屢橫斷河川，河谷概爲砂地，加之夜雨，泥濘沒踝至四五寸，因此人馬上陸後，體力未能恢復，落伍者非常之多，行軍長徑，甚形延長，而土門子西方山徑，道路尤爲險惡，雖使工兵妥爲修理。僅憑馬力。仍未能通過野砲。乃加派步隊援助亦未能如預定行動。直至師長已下宿營命令後，接砲兵隊報告如左。

一、砲隊本夜，徹夜努力通過土門子西方山頭，但截至十六日，欲全部通過，尙屬困難。

二、步兵第九團之一營，工兵第二連，未能如期到達，援助砲兵。

三、大行李野戰病院，未能按預定時刻達到。一當時師以搜索不易，僅綜合間諜土民之言，雖知東小山後南方高地。並蘇家屯附近有附若干砲兵之敵步騎兵。但其以南之情況則無所知。

於早師長決心，明晨停止現地附近，待砲兵一部之來，並搜索此間前方，然後占領卅里堡附近。午後九時卅分，下達明日偵察敵情之命令。

四、是日第三師，並步兵第十九旅之主力，照所命由大沙河河口，占領普蘭店及南

方高地附近之陣地，砲兵第一旅，派一部屬第四師長之指揮，其主力即開始前進，午前十時，達轉角房，開進於其北方之乾田地，由兩團長偵察陣地，作占領陣地之計畫，但因軍司令官之變更企圖，更使步兵第八團第三營。野砲兵第十三團。（缺第二營）追及第四師。其他則宿營於轉角房西北方地區。

第二節 第一師方面之情況

其一 五月十三日至十五日之行動

一、第一師長，於十二日，據土人言，劉家店附近，有多數敵步騎兵及砲十二門，又青雲河岸高地線，有敵之監視部隊，欲搜索此等敵情，於十三日，金州至子窩道以北，由第一旅，以南由第二旅，各派一營之偵察隊，第二旅偵察隊，特使師參謀同行，同日將夕，偵察結果，知在陳家店劉家店間。有敵步騎兵（砲兵未詳）混成一支部隊。但此部隊。似係偵察隊。或支援騎兵。而附以步兵一部者。可判斷非優勢之敵。

同日午後十一時，關於前記之前進，傳達以軍命令，師參謀長，由軍參謀長轉達注意之事項如左：

第一師之任務，雖在佔領金州北方及東北方高地，但佔領該地之後，因情況更須前進，我艦隊之一部，十六日在營口與蓋平之中間行牽制砲擊，翌十七日，該艦隊。應更由金州灣砲擊蘇家屯高地及金州城，故十七日應進出於金州城，又我艦隊之一部，由十五日前後應向大連灣及大窰口附近動作。如須艦隊援助可直接與該艦隊協議之。

二、於是，師長根據前記偵察之結果及軍命令，判斷情況如左：

陳家店至劉家店間，確有若干敵兵，然陳家店附近之敵，以在師前方一日行程以內，不可不於前進第一日擊攘之，然陳家店東北約五公里之亮甲店以南，其地形不能展開多兵，在此地區，欲排除敵之抵抗，正賴有力之側支隊，且金州至魏子窩街道附近，雖爲通過野砲之唯一大道，但道路不良，行軍長徑之延伸，殆不可避免，欲除此害，亦以分割有力部隊於側方爲有利，至騎兵完全不能使用於本道上，僅可使用於十三里台子以北。驅逐金州至普蘭店間敵之小部隊。十四日，集各團隊長，關於明日之前進，下左記要旨之命令：

以IBB(15)及1K、1P爲右側支隊，續行於前兵後尾，由賀家屯分進經小李

家屯，達子屯，西溝屯，崔家溝附近，向高麗城附近前進，應搜索十里台子方面。

以K、21爲獨立騎兵，經達子屯，向半拉井子附近前進，搜索金州至復州街道。

以21B（-2）16K，/（-3）/A，/p（-2.3.），1S爲前衛，經叢家屯，短家屯，出金州至魏子窩街道，向衣家屯前進。

其餘爲本隊，隨行前衛之後。

以21（-1），16K爲左側支隊，出發趙家屯，經楊家屯，高家屯，大林家屯，江家屯，向劉家溝前進，特別須搜索老虎山南方諸道路。

三、十五日，師如預定，開始前進，警戒甚嚴，午前八時，師長接軍通報，得知第四師主力之轉進，並得悉敵情如左：

據間諜之言，五月四日前後，南山有狙擊步兵第三旅第十三團，約一千名，砲二十門，金州有步兵五十六名，金州城北門上有砲四門，南關嶺有步兵五百名，又五月十三日前後，由旅順方面派步兵七千，砲六門北進，停止於十三里台

子。

嗣後師於途次陳家屯，家屯衣附近，雖遭遇少數敵軍抵抗，但此外無大障礙，至午後四時卅分，達於所命之地點。右側支隊，露營於尹家屯附近，主力之前衛，露營於衣家屯附近，左側支隊，露營於蔣家溝附近，師司令部，宿營於衣家屯。

是日由騎兵團派出斥候，爲三富特務長所率之一隊，（六騎）搜索前石河驛附近，歸途達五十里堡附近，知有敵監視兵，爲欲攻擊之，迂回其東方高地，進入於該地之南端，時在約五十米之近距離，受敵軍官指揮士兵七八名之射擊，於是斥候立即應戰，斃敵兵二名而擊退之，敵再退於五十里堡北方高地，聯合其本站人員，約十名一同抵抗，斥候長奮勇擊敵，斃敵一等上尉以下二名，敵乃降伏，被補斥候七名，並收容車站若干戰利品，午後六時卅分，歸團。

四、當日第一師安然到達目的地，但金州南山，不許土人接近，且山地運動困難，騎兵部隊，不能充分活動，關於敵之主力，除接午前八時軍通報外，更無所知，故十五夜，師長對金州附近之敵，不敢冒險獨行攻擊，擬待第四師之協力，但據清晨所得情報，敵仍停止金州附近，抑或進於十二里台子附近不明，因嗣

後作戰，必須先向十三里台子至關家店西方山地，偵察敵情，決於翌十六日，施行威力偵察，而金州至魏窩街道之左右山地，不便大兵運動，而十三里台子附近，地形開闊，比較適用大兵，以此威力偵察結果，判斷師主力，應使用於此方面，於午後九時下達關於明日之命令。（兵力區別
概同前日）

行軍中之所感

天候極良好，溫度亦適於行軍，故步兵行軍較爲容易，但前夜第一線露營，睡眠不足，出發稍早，口糧亦不足，加以乘船以後，暫脫行軍習慣，致有若干兵落後。

因道路過於乾燥，輓馬在船內之衰弱，尙未恢復，故野砲行進，尤以其彈藥車預備品之行進，最爲困難，故多滯滯。

機關砲隊亦然，輓曳者卸背囊于牛車，作輕裝，終不能與步隊取同一速度行進，但稍遲即難追及，故將來須用馬匹輓曳，不然則由行軍而移於戰鬥，決於能適時使用之（當日天候在第四師前進路附近，似已降雨。）

其二 五月十六日十三里台子附近之戰鬥（參照插圖）

一、根據前夜命令，第一師諸隊，由午前六時至六時卅分之間出發，值細雨霏霏，更加濃霧，行進甚苦，然上陸以後，決死官兵，亟欲與敵一戰，勇氣勃勃，隊伍整齊，冒雨前進，當時魏子窩至金州道路不良，師之主力，由該道北側山地腳前進，本道上僅步兵第二團第三營與砲兵隊前進而已。

滿州天然道路，一經降雨，條成河床，天際晴朗，復成道路，山蹊小徑，尤多類此，當日降雨之際，本道不良，路外草地，反易運動，第一團僅俟一部前進於路上，以主力前進於路外之草地，

二、午前八時，主力前兵，在關家店北方高地，擊退敵兵八九騎，同時由本道前進之前兵一部，（第七連之一排）驅逐關家店附近敵兵約卅騎，次對金州道上鐘家屯附近前來之敵步兵約六十名，用一齊射擊。擊潰之於西方。是爲第一師第一次之勝利。

嗣後主力之前衛。卽占領關家店北方高地。搜索敵情。

三、右側支隊，午前七時十五分，達前半拉山屯東方高地，照所命占領該地附近，

不見敵影，故以一部任敵情之搜索，此際左側支隊之前衛先頭，午前八時卅分，達夏家溝東方高地，擊退寡婦屯北方高地之敵騎兵約卅騎。

師長行進中，聞前方槍聲，午前九時卅分，急馳抵二台子，接諸報告及親目所見，知十三里台子附近，有砲八門及步兵若干，又在前衛正面及大房身南北高地，有若干步兵，作緩徐射擊，遂決心先向十三里台子附近之敵，施行威力偵察，午前十一時廿分，命砲兵第一團，以其一營向關家店北約一千二百米之高地附近占領陣地，使射擊十三里台子附近之敵砲兵，並使本隊步兵第二團第二營，及步兵第十五團，（缺第一第三連）開進於砲兵陣地之右翼後，又以威脅敵退路之目的，使左側支隊，前進於寡婦屯東南高地。

左側支隊長渡邊上校，午前十一時四十分，為攻擊寡婦屯東南方高地之敵兵，覺正面攻擊不利。使前衛由老虎山勝水寺之北方急斜面下前進，以一部出寡婦屯東北高地，使掩護前衛之攻擊前進，然敵之陣地，瞰制日軍，而占領大房身北方高地之敵，向日軍側射，使日軍前進，尤感困難，乃增加預備隊，逐次前進，劇戰四十分鐘後，午後一時零五分，遂擊退此敵，但敵更止於葛大溝西方

高地憑據地物，賴地形之險，再行頑抗，又大房身北方高地之敵，益射擊日側背，乃以一部占領寡婦屯西方高地。使對該敵掩護右側。以主力攻擊前面之敵。然敵非易與。卒亦未分勝負。

師長知此情況，午後一時卅分，使達關家店北方高地之砲兵第二營，射擊大房身、南北高地之敵，使協力於左側支隊之攻擊，敵不堪日軍步砲兵之猛射，遂退却於東石門子方面，於是左側支隊，以猛烈射擊追擊之，更以一部前進，午後二時十分，占領葛大溝西方高地敵陣地，尙欲前進，但當時敵人停止於東三里莊、東北高地及肖金高地，又午後二時廿分，敵砲兵十二門，現於東三里莊北方高地，射擊左側支隊，該支隊暫避於高地稜線後，既而回復元來位置。此際師主力並右側支隊，概在前陣地搜索敵情中，午後一時卅分過，知前面之敵，業經退却，乃着手追擊前進，午後三時前後，進出於九里莊附近，亘前、泡子溝附近之線，追擊敵軍，又騎兵團在廿里堡附近，警戒師之右側，且任第四師之連絡，午後一時卅分，追擊逃敵，進出於九里莊附近。

此後第一師之諸隊，從軍命令，以一部占領九里莊北方高地，經大房身，亘葛

大溝東方高地之線，其他宿營於駝家子、韓家屯附近。

四、是日戰鬥，所收容敵之死傷者，計四五十名，第一師直接參與戰鬥之兵力，爲步兵十二營，騎兵三連，工兵二連，砲兵卅六門，機關砲廿四門，死傷計百六十九名。

因以上威力偵察，師得知之敵情如左：

根據第一師戰鬥報告，查該遺棄日記體書類，知對日俄軍，爲東狙兵第五團之二營，第十三第十四團之各一營，及由北方某地退却而來之砲四門，並與前記步兵共同前進之砲四門，合計八門。

但此項部隊之上一日行動不明，又乘馬步兵及東狙兵第十六團，亦有若干。

第三節 五月十六日第四師及軍司令部之行動

一、五月十六日，第四師諸隊，各集合於警急集合所，一面搜索卅里堡附近之敵情，此際野砲兵第十三團，昨日起，毫未休息，繼續努力，僅有砲位八門，通過土門子西方山徑，其團段列，停頓於登沙河支流附近，今晨更遣步兵第九團第二營爲之援助，第二軍上陸之初，野砲之行軍困難。不僅第四師。即第一師與

野砲兵旅全部皆然，此因上陸以來，船上疲勞，尙未恢復，馬多疾病事故，至各輓馬不能適切協同，加以降雨及土質不良，住東京附近平地之砲兵，平時無通過山地之經驗，登降山地之輓曳，與平地輓曳不同，東京附近之砲兵，僅於習志野附近之矮小丘阜，演練坂路之登降，至通過滿州之山地，爲夢想所未及，故國軍全般之訓練，與衛戍地之關係，作戰地方，與使用團隊之選定等，事屬細微，亦須顧慮也。

二、午前九時過，師長綜合諸報告，知昨晚敵之騎兵約四十，步兵約百廿，由卅里堡北方高地，撤退至十三里台子，該地似尙有砲兵五六門，蘇家屯附近無敵兵，又知第一師本日行動計畫，並知軍司令官由十七日清晨，以第一第四師，攻擊十三里台子高地之意圖，決先前進於十一里台子，午前九時四十五分，在大王溝下達左記要旨之命令。

一、前衛（步兵第卅七團（缺第三營），午後零時卅分，出發卅里堡北方約二公里之高地線，向前行進，左側衛（步兵第八團第三營），與前衛連繫出發，向寶石山及其西南約二公里標高一〇二之東側行進，努力遮蔽，前衛應占領卅

堡南方高地。左側衛應占領石門子西方高地。

二、其餘爲本隊，以東小山後北方約四公里之山咀屯東南三叉路爲先頭，應於正午以前，以途上縱隊，集合於金州至普蘭店道上。

三、日用行李於人馬整頓後出發，向東小山後前進。

根據右記命令，前衛並左側支隊，均開始運動，午後零時五十分，各以先頭達卅里堡。並標高一〇二高地附近，當時南方盛聞砲聲，官兵湧躍前進，午後二時卅分，前衛占領卅里堡南方標高一三四高地附近，左側衛占領石門子西方標高一四七高地警戒，師本部開進於卅里堡北側田地，砲兵隊之先頭，此時勉強達東小山後南方高地。

三
軍司令官於是日晨，欲向卅里堡前進，午前九時前後，在三房身屯附近，追及野砲第十三團，見其砲車各個散在泥濘之中，其行軍長徑，甚形延長，人馬車輛，共沒泥中，不願上陸以來疲勞之未復，不眠不休，努力前進，深恐明（十七）日第一第四師攻略金州東方時，砲兵不能參加，乃將直隸之步兵第卅八團第三營，暫留後方，援助砲兵，午前九時卅分，追及第四師司令部於土門子，

承認該師長之竊圖，旋於正午十二時，達五十里堡，休憩，適聞南方砲聲隆隆，漸趨激烈，即派軍參謀步兵上尉金谷範三前往，視察情況。

前記軍司令官，以明（十七）日，第一第四師有實施攻擊之企圖，曾通知該兩師，而第一師，自信不違戶軍司令官之企圖，獨斷作真面目之戰鬥，及砲聲不止而反益激烈，軍司令官反顧第十三團之行軍困難，以爲敵已察知日本砲兵行軍滯滯，向第一師轉取攻勢，大爲憂慮，且以目下之敵兵力判斷之，亦不能出此企圖，但欲第四師前進，苦於距離過遠，又係山地，加之該師本無砲兵，又其直轄之步兵一營，已暫留後方，更無應此危急之手段，萬一第一師戰鬥不利，非招致北方之新銳兵力，不能挽回，因此派出副官，赴第三師，命砲兵旅長指揮砲兵一團及步兵第十八團（缺一連），向亮甲店急行，

其後砲聲漸止，至午後二時左右，接派往南方金谷參謀報告，知十三里台子之敵情，並第一師右側支隊及第四師之行動，漸釋憂慮，午後二時四十分左右，達東小山後高地，得知一般情況，又接敵已退却之報告，於是軍決停止於九里店——大房身之線，乃命第四師占領九里店附近，及其以西地區，第一師占領

由第四師左翼百大房身附近，該夜宿營於該地附近，軍司令官宿營於東小山後。

第四節 日軍上陸後，夫呵克支隊之行動

一、五月六日，俄軍以關東兵團中夫呵克少將支隊，應付日本軍上陸並前進。

南山之守備 金州支隊（隊長那跌音少將，率東狙兵第五第十三團，「各缺一營」東狙兵第四補充營，及第五第十三第十六團各乘馬獵兵隊，砲兵二連）

大連及旅大間中央道路之守備 大連支隊（隊長伊爾滿上校，東狙兵第十四團之一營與一連，及第十六團，砲兵一連）。

預備隊 南關嶺支隊（隊長蘇伊起上校，東狙兵第十三團之一營，及第十四團「缺一營及一連」砲兵二連）。

右前哨 東狙兵第十三團之一營，附砲一門，在鐘家屯及鹿圈子間之高地，監視老虎山以南之金州道。

中前哨 東狙兵第五團之一營，附砲一門，駐衣家屯，一連出趙家屯，掩護通

金州之道路。

左前哨。以徒步獵兵隊，出十二里堡停車場，監視金州通遼陽街道及鐵道。

以後隨日本軍一部之前進，郭隊有種種之移動變更，研究此配備，知夫阿克少將，因常判斷日本軍當由金州及大連附近上陸，其後第二軍之第二次第三次之輸送，并我海軍之行動，皆不出夫氏所料。

十五日午後四時卅分，前石頭子及衣家屯附近之獵兵隊，受日本軍之壓迫，退却於大房身，又在卅里堡附近之東狙兵第五團之乘馬獵兵及護境連，亦見日本軍進出，退却於十三里台子附近。

是日「斯帖色利」中將，接有力之日軍部隊，向衣家屯及卅里堡前進之報，命夫阿克少將由當時守備大連附近之東狙兵第四師，派一支隊，向北方強行偵察，且由旅順增援，更添派東狙兵第十五團東部西伯利砲兵第七營第一第二連五十七密米砲連「威爾夫利烏金斯克」，哥騎兵第一團第四連。

二、夫阿克少將，是夜配置東狙兵第十六團之乘馬獵兵隊，及同第五團之徒步獵兵隊於大房身附近，配置同第五團之乘馬獵兵隊及護境兵連於十三里台子附近，

配置同團之四連，同第十四團，（二營）砲兵第四旅之第三連（砲六門）於闡家樓東方鐵道橋附近，綜合諸情報，知日軍一部之前進。欲偵察且阻止其前進。十六日午前一時，在闡家樓東南鐵道橋附近，下達命令，由是諸隊於同日午前七時以前如附圖要領，各保其配備。

通覽配備之全體，凡通於日軍上陸地之主要道路，即預想日軍主力前進之方向如十三里台子方向，配備較多之兵，而大房身方向，則並一門之砲位而無之，而夫阿克少將之任務，在務與日軍以大損害，然後退入要塞地帶，逐次作防禦之持久戰，故保持多數之豫備隊於後方，而對於日軍將由金州大連附近上陸，十分加以顧慮。

三、十六日午前七時前後，右翼隊方面，有附屬砲兵之日軍數縱隊，出劉家店附近以無砲兵故。不能制敵於遠距離。日軍未蒙損害。向河頭溝及十三里台子兩方面分進。九時卅分左右，先由右翼方面，開始步槍戰鬥，漸趨激烈，日軍六至八營，對右翼攻擊甚明，故右翼指揮官色伊夫林上校，增加第一線，拒止日軍之前進，敵利用谷地，益行肉搏，遂不勝壓迫，於正午前後，先由右翼開始退

却，其一部退鐘家屯西南，該地附近之部隊，均受日軍右翼之猛射，其他一部，退却於大房身南方標高一九七高地，再對抗日軍，僅退却廿米，卽再行抵抗，亦山地之特性使然也，其時雖更得東狙兵第四團第三營（缺第十二連）之增援，但其右翼，受韓家屯南方遮蔽陣地日本砲兵之猛射，遂不得已而退却。

右翼隊方面，七時廿分，先由東狙兵第五團之乘馬獵兵隊開始射擊，八時三十分，對進至韓家屯附近之日本步兵縱隊，開始砲火，嗣後日軍未由正面攻擊，利用谷地由東南前進而來，東狙兵第五團長安列起雅可夫上校，使陣地左翼之步砲兵退却，然其退却部隊，後爲夫呵克少將所阻止，配置步兵二連於兩翼之中間，使任連絡，使砲兵占領標高一六二高地端陣地，對抗日軍。

午前十一時左右，日軍砲兵，由十三里台子東方三公里高地，開始射擊，砲兵應戰甚力，死傷接踵，至使馭者補充彈藥，以行激戰，然爲前半拉山屯及韓家屯兩方面前進之日軍所壓迫。遂退却於十三里台子東南高地。

夫呵克少將觀狀，下令，使左翼隊沿鐵道而退，同時使東狙兵第十三團第十一第十二連，同徒兵獵兵隊，及砲兵第二連，占領最右翼陳家屯北方標高二四

二同一八五兩高地，防備敵之迂回，又配備收容隊（東狙兵第十三團之第五第六第九第十連，砲兵第一連，）於東石門子附近之高地，而左翼隊由先據鐵道線路西方高地之東狙兵第十三團第七第八連所收容，右翼隊由東狙兵第十四團第二營（缺第五連）所收容，旋即開始退却，嗣後諸隊，於午後五時卅分。集結於金州停車場。露宿該地後。更於午後十時。退金州陣地中露營。

第五節 第二次軍主力使用北方之動城並決定攻擊南山之經過

一、第二軍，無甚困難，佔領十三里台子附近及金州東方一帶高地後，軍司令官，夙知敵佔領南山高地，且其防禦工事極堅，若輕舉攻擊，反爲失計，又當緒戰之際，慎重指導，原欲得一最大之結果，因此變更豫定。決於十七日。堅固佔領現在之線，偵察敵情，使兩師各佔領現在之線。偵察金州附近。特由第一師。派出一部隊於塞子河附近。警戒軍之左側。謂之塞子河支隊。

十七日，午前七時，軍司令官由宿營地東小山後出發，午前九時，至十三里台子南方高地，偵察敵情，結果，知金州城僅有少數之步砲兵守備，南山則在狹小地域之中央，瞰制金州平野，其後方控有可以側防兩側之南關嶺高地，且其

工事強固，約有砲台十座，備重砲若干，天險人工，二者俱擅，且日軍無重砲，野砲受敵瞰制，不能於有效距離，選出適當陣地，若急速攻擊，恐受損害過大，又本日清晨，接聯合艦隊司令官通報，得知大窰口及大連灣，有無數之水雷，甚屬危險，在兩處使陸戰隊登陸，或利用爲根據地，毫無希望，（因濃霧，不能認識金州灣內日軍艦隊之來，故砲擊迄正午止，未能實施。）

於是日軍司令官，鑑於上述情況，謂目下速攻南山，必受巨創，以不能直卽利用大窰口及大連灣，甯由十八日，以第一師，及步兵第七旅，（屬第四師）並野砲十三團，（屬於第一師長指揮，）使於現在佔領線，封鎖金州半島，主力則集合於普蘭店大沙河之線，準備以後之行動，在此時間，請求配屬榴彈砲，（最好第一軍之榴彈砲，轉屬本軍，）俟砲到，然後攻擊南山，午後二時，於十三里台子下命令，先使兩師在現地撤夜，午後七時，更下命令如左：

命令要旨

與第一第四師長：

第一師自本日起，指揮部下全師，及步兵第七旅，野砲第十三團，堅固佔領金

州北方及東方之高地線，第四師長率殘餘之部隊，明由金州——夏州街道北進，至普蘭店附近，併合在該地之步兵第十九旅，占領孫家屯附近至普蘭店南方高地附近之間，第三師，目下置左翼於台山高地附近，沿其東方高地線，占領陣地。

步兵第卅八團第三營，自本日起，歸還所屬。

野戰砲兵第一旅長，（砲兵第十五團，及步兵第十八團「缺一連」，是晚受砲兵旅長之指揮，宿營於陳家店及其附近，旅長在陳家店，）明日以步兵一營，留駐亮甲店，歸軍司令官直屬，應以其餘歸舊宿營地。

復次，將右記情況，并決心要旨，報告於大本營。

二、十八日清晨，第一第四師長，按照預定行動，野砲第一旅長，遵軍司令官，命令，以步兵第十八團第一營，留駐亮甲店，率野戰砲兵第十五團，及步兵第十八團（缺一營，及第二營本部，第十一第十二連，）午前七時，出發於陳家店附近，午後一時卅分左右，歸還金家店，使各隊宿營於舊宿營地之粉皮牆廟附近。

軍司令官午前七時，由乾家子出發，向車家屯前進，午前十時，在衣家屯接第十師川村中將通報，知該師自十九日，開始上陸於大孤山附近，業經佔領陣地，同時將軍目下之情況，通報於該師長及第一軍司令官。

午後五時卅分，軍司令官在車家屯，接大本營訓令如左：

訓令要旨

- 一、執事判斷，敵由北方壓迫一層，似不迫切。
 - 二、以後軍隊及需要材料，務須能提前利用大連灣轉運爲要。
 - 三、執事應由陸上掌握大連灣，使易於掃海，不問艦隊協同援助之有無，以軍所能使用之最大兵力，迅速努力擊攘前面之敵。
 - 四、應報告左側支隊之作戰，及目下之位置。
- 於是軍司令官決計攻略南山，續擬進出至安子山磨盤山之線，當時兵站司令部及輜重之大部，均未上陸，攻擊之先，應運搬集積糧秣彈藥於適宜之處，且務使用多兵，將北方正面部隊之大部，招致於金州方面，以其一部及近日上陸之第二次輸送團隊，屬於第五師長之指揮，以便佔領普蘭店大沙河之線，掩護軍。

之背後，因決定預完周到之準備後，即著手實行，當時第四師上陸之疲勞，尙未恢復，已在前進中。

第二次輸送部隊，及輸送順序之預定，如左：

第四師戰鬥部隊之殘餘（騎兵第四團，野砲第四團，工兵第四營，）及該師輜重之一部。

第五師（缺輜重之大部）。

騎兵第一旅。

第十一師（缺輜重之大部）。

各師輜重之大部。

野戰砲兵第一旅彈藥營。

兵站諸部隊。

但第四師戰鬥部隊之第二次輸送諸隊，由五月十八日開始登陸，預定廿二日，登陸藏事，第五師十九日開始登陸，至廿日已登陸者，爲步兵五營，砲兵一連，工兵三連，其餘諸隊，逐次開到登陸。

三、十九日，軍司令官在車家屯，集合幕僚及砲工兵處長，並經理處長，策畫嗣後之作戰，對十八日大本營訓令，復電報如左：

金州南山之敵，防禦工事甚堅，砲台約有十座，我砲兵對此，於適當之距離，竟無適當之陣地，有此顧慮，若強襲該高地，損傷必大，軍目下以第一師及步兵第七旅，並砲兵第十三團，使佔領金州北方約五公里之高地大和尚山北方陳家屯（一名大房身）南方高地之線，仍以一部扼大和尚山東南方塞子河附近，在此時間，請求配屬榴彈砲到，然後攻擊南山，此本原定計畫，茲奉訓令，自應遵即攻略該高地，並繼續行進，出安子山雞冠山（一名磨盤山）之線，但實施攻擊，因軍無運搬機能，其運搬糧秣，以用地方材料為主，不得已，擬利用彈藥縱列之車輛，預集積之於前方，因此需要若干時日，其時日隨後報告，目下軍所有全彈藥，計每一槍砲，不過約二百七十發，若數次交戰，不免感覺缺乏，請於適當時間添給之。

又命第一師長，嚴密封鎖現陣地，除日軍信用之間諜外，即中國人，亦嚴禁其通過攻圍線，且使偵察由衣家屯至塞子河附近間野砲可通之道路，及敵行動於大和尚山

西麓及南麓與否，使之監視，第三師仍在前日之位置，第四師長所指揮之部隊。是日午後二時至三時，達預定陣地之後方，回復建制，且遵軍命令，派一部担任龍口以北之鐵道，電線，並其附屬建築材料之保護，（是日騎兵第四團本部及第一連，野砲第四團本部，第一營，及第六連，與第四第五連之一部，團段列一排，並第一砲兵彈藥縱列之大部，衛生隊，第一第二野戰病院，均已登陸。）

第六節第一師攻圍線之構成（參照附錄及附圖）

一、十八日第一師長，使幕僚野砲第一第十三團兩團長，及工兵第一營長隨從偵察構成攻圍線之陣地，策定砲兵陣地之選定，及其進入路，並工事等之計畫，其中不觸敵眼之部分，即由晝間着手動工，使野砲兵第十三團（附工兵第二連）在八里莊西方，以得射擊金州城及肖金山附近，又使野戰砲兵第一團（附工兵第一連）在八里莊大房身間，以得射擊金州城及肖金山附近，各於夜間構築陣地。

先是步兵第一團長小原上校，爲欲偵察金州城及南山附近之敵情，與地形，且確知肖金山高地之敵情，乃獨斷派遣第八連長，率部下二排，前進偵察。

偵察隊午後一時卅分，達肖金山，偵察金州城及南山附近之地形與敵情，午後三時五分，達肖金山北方高地，驅逐山頂之監視敵兵二名，再行前進，受據守

陣地約二排之敵軍射擊，相距五十米，對戰約卅分鐘後，擊退之此戰鬥，排長以下死傷五名，同時敵步兵約一營，散開於金州城南門外高家店附近，開始前進，又該地附近之野砲二門，亦向日軍開始射擊，連長負傷，士以下死傷六名，仍令特務曹長鈴木重誠代之，指揮全排，收容死傷，並即退却，午後六時，得歸還於團，此行以貴重犧牲，遭極大危險，結果得知肖金山無敵兵，其南高地，有約一連之警戒部隊，金州南門外附近之敵，爲步兵約一營，砲兵一排，及騎兵若干。

在開始攻擊尙未能預定之時，如上述冒險偵察，是否必須，爲一大疑問，蓋偵察由高級指揮官於統一綿密之計畫下實施，始得綜合或部分之效果，且其間得以應付敵之企圖，第一線指揮官，於不緊要時，無何等其他連繫，獨斷實施，效果有限。

二、十九日，師長策定對南山陣地構成攻圍線之計畫，下達命令，其中堡壘並副防禦之設置計畫，如附錄，爲攻擊南山，軍主力集結金州附近以前，其第一期工事已完成，其第二期正在着手。

軍二第本日

圖要通經張擴地陣護掩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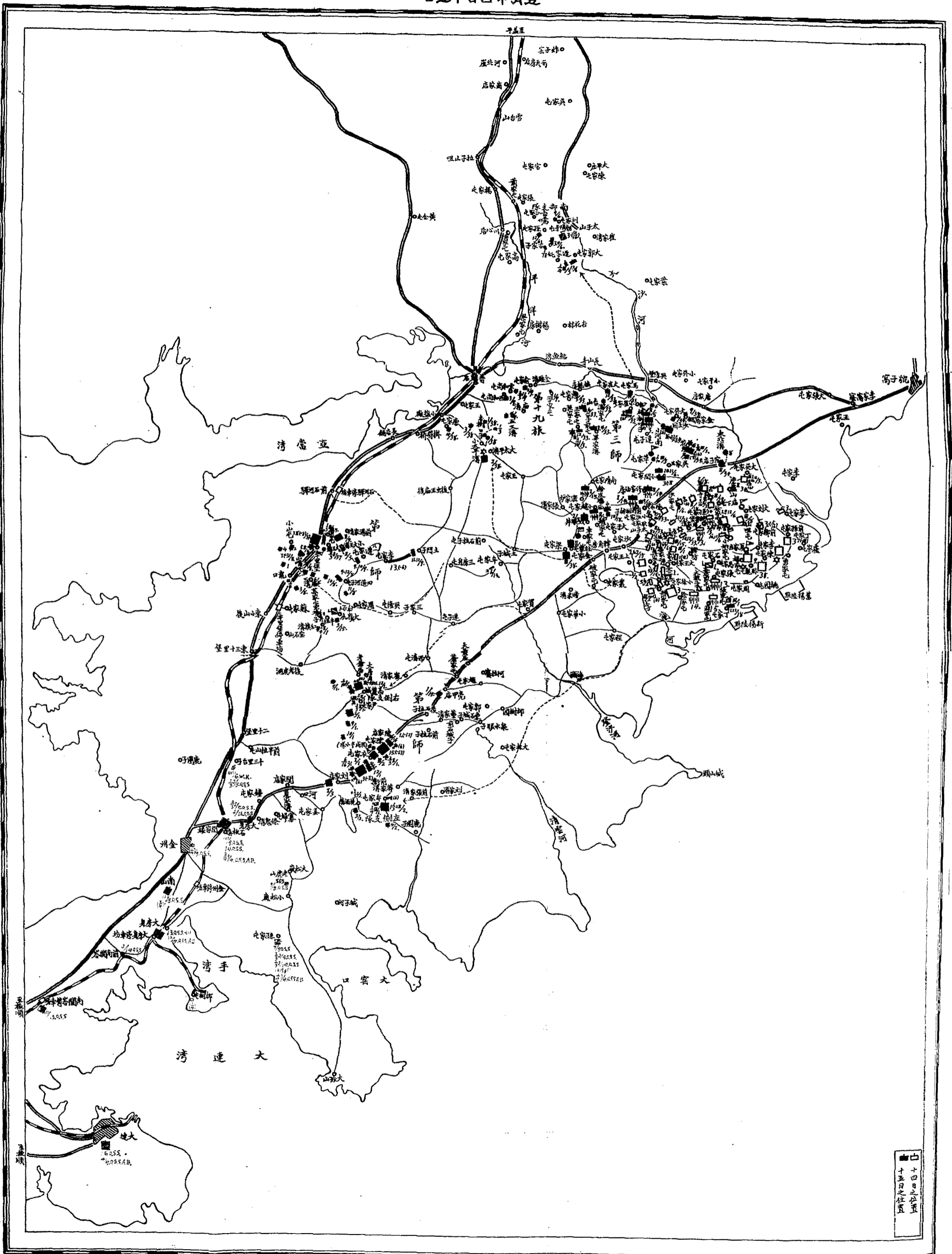
日俄戰爭史附錄第九



第二軍諸隊之位置

五月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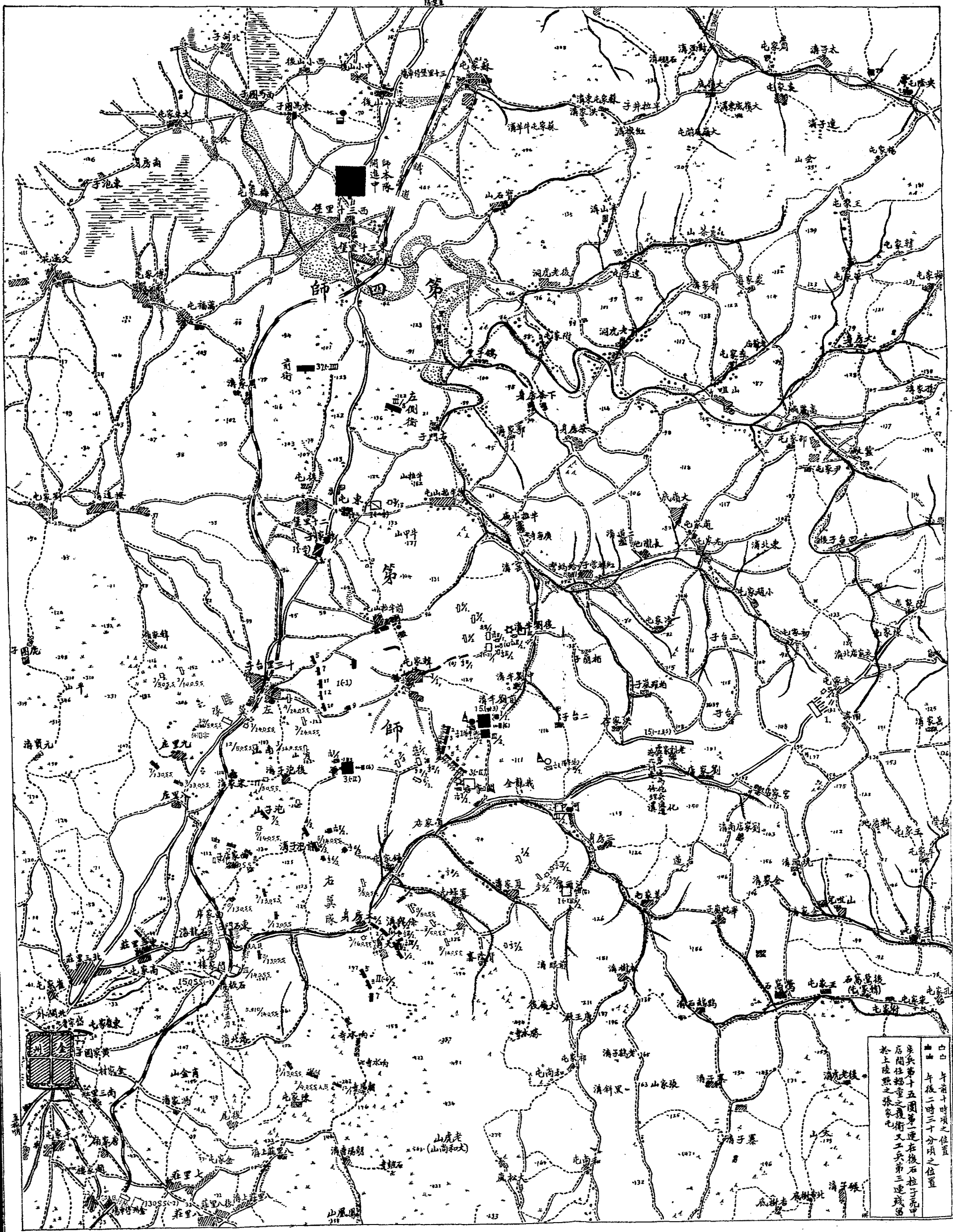
日俄戰史附圖第十



序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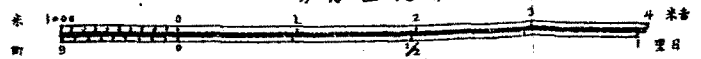
三十里台附近第一師之戰

五月十六日



白山 午前十時頃之位置
 山 午後二時三十分頃之位置
 第一師第十五團第一連在後石拉子瓦甲
 后間任砲臺之護衛又工兵第三連殘留
 於上陸點之孫家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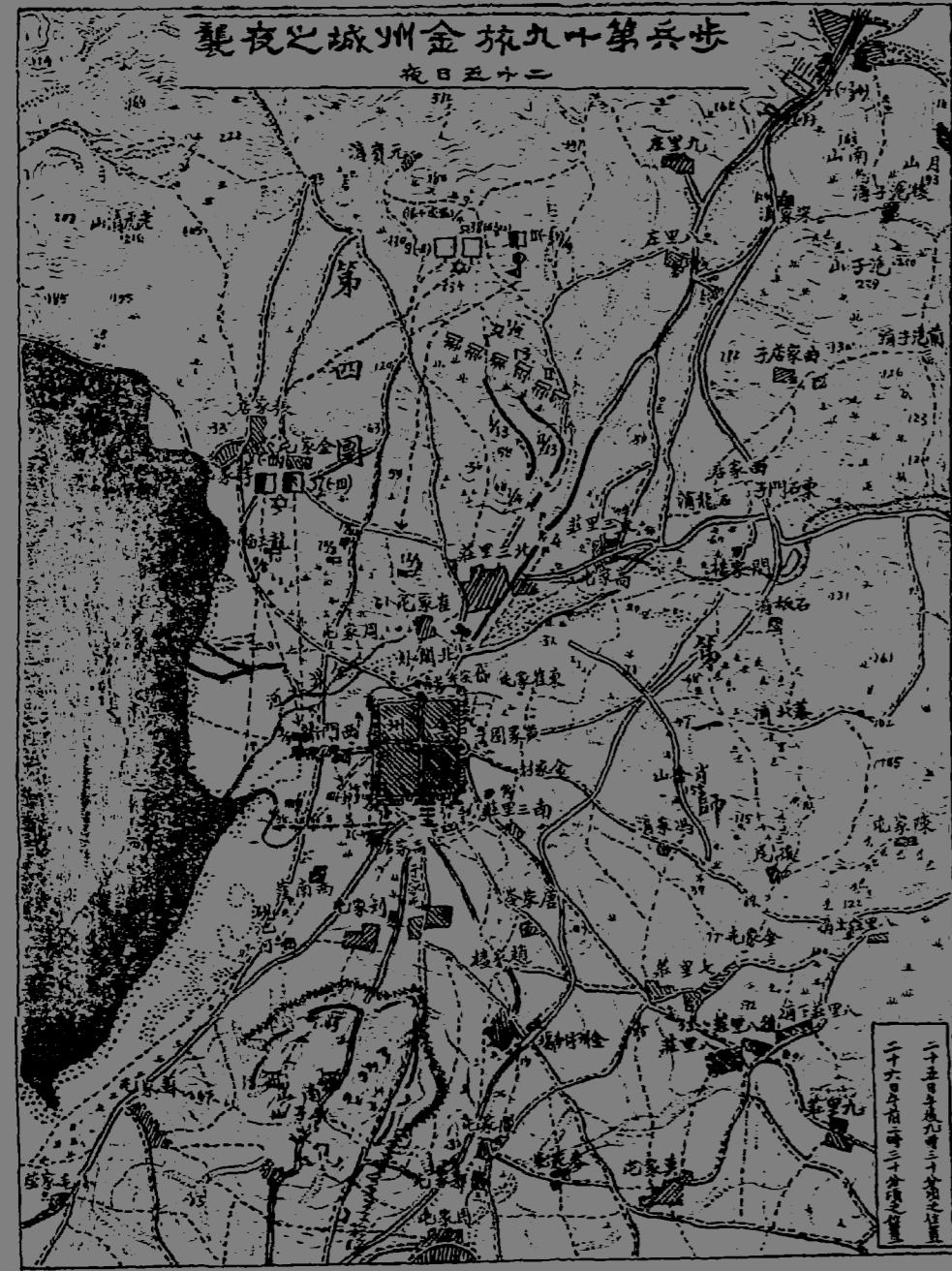
一分五尺標



實係

金州附近第二軍主力之位置

五月二十五日午三時三十分



一、步兵第九十旅之位置
二、步兵第九十旅之位置
三、步兵第九十旅之位置
四、步兵第九十旅之位置
五、步兵第九十旅之位置
六、步兵第九十旅之位置
七、步兵第九十旅之位置
八、步兵第九十旅之位置
九、步兵第九十旅之位置
十、步兵第九十旅之位置

一分五尺



中

日俄戰史

(續第六卷)

南山附近之戰鬥(續)

第二章 南山之攻擊準備

第一節 南山攻擊計畫之策定

一、二十日，軍司令官，在車家屯，策定攻擊南山之作戰計劃，轉進軍主力於金州方面，各師於廿一日，完整諸準備，廿二日起程，第四師，由復州方面行動，第三師約在金州至貔子窩道以南地區行動，砲兵旅約由金州貔子窩道向老虎山及其東南側地區行動。軍司令官廿二日，出發車家屯，於金州屯途次，與其直轄之步兵第六團第三第四連合併。是日午後，到劉家店宿營。

第一 攻擊南山作戰計劃之要旨

一、使用兵力

第一師

第三師(缺步兵三營，騎兵二連，砲兵一營。)

第四師(缺步兵二營，騎兵二連。)

砲兵第一旅

工兵第五營(缺一連)

二、軍主力 以二十三日集合於十二里台子至大窰口西北岸之線。

三、二十四日拂曉起，開始運動，第四師由復州街道方面，第一師由老虎山西側地區，第三師由老虎山南方地區前進，占領金州西北約一公里之高地附近。經肖金山、金州東南方約五公里高地之線。砲兵旅長統轄砲兵，隨第一線前進，擬攻擊金州城內之敵。

四、二十五日，各團隊由前進部隊掩護，施行攻擊，攻擊正面之諸準備，在此以前，已將糧食及彈藥，集積於附近地方。

五、廿六日拂曉前，全砲兵入陣地。天明，向南山開始射擊，接續實施攻擊。

六、擊退南山及南關嶺附近之敵後，軍擬前進至安子山至磨盤山之線止。

七、軍之殘餘，在普蘭店至大沙河之線，掩護軍之背後。

根據右作戰計畫之大綱，軍砲兵處長及軍經理處長，所策定之彈藥補充，及給養

計畫之概要，如左：

第二 彈藥補充計畫

一、目下軍所有之預備彈藥，在轉角房，計步兵彈藥，七百十八箱，百零三萬三千九百廿發。砲兵彈藥，榴霰彈，六百卅一箱，三千百五十五發，榴彈，九十六箱，四百八十發。

二、爲運搬此彈藥，使第一師步砲兵彈藥各一縱列，第三師砲兵彈藥半縱列，及第六師補助輸卒隊二隊，第十四及第十六隊及暫行配屬於砲兵處長。

三、右彈藥之運搬，約三日方可完畢，（實際由廿二日開始輸送，廿四日已全部集積於河口。）

目下各團隊所有彈藥縱列，各師僅有步砲彈藥各一縱列，及野戰砲兵第一旅之彈藥二縱列，且預備彈藥亦少。當各隊請求逐次補充時，恐不敷各隊需要。軍砲兵處長，預將集積於河口之預備彈藥，平均交付於各縱列，更擬將近日由內地輸送之彈藥，集積河口，供嗣後之補充。（據大本營通報，二十一日，由宇品出發之第一師第四師野戰兵器廠，行將輸送於上陸地

第三 給養計畫

一、軍之給養以倉庫給養爲主。

軍野戰倉庫之位置，在河口金州附近，另爲運動於雞冠山（亦云磨盤山）方面之師起見，使其師開設師野戰倉庫於北沙河河口附近。

二、河口倉庫，預計集積軍所需七分之二之糧秣，使軍糧餉料，速設倉庫於該地，以亮甲店及轉角房兩倉庫之貯藏品移充之；其輸送使用中國車輛約六百輛。

三、使兵站司令部，逐次開設於上陸地，轉角房，及亮甲店，擔任上陸地至亮甲店間之糧秣輸送。

四、使各師及獨立旅，勉爲現地調辦，以節約追送糧秣。

五、各人馬爲準備非常食用，增加攜帶二日分之糧食。

六、使軍政委員，進至前方，協助地方物資及運搬具之蒐集。金州陷落後，尤須計劃利用之方。

七、使補助輪卒隊，專在前方，從事糧秣之運搬。

第二節 情況（自五月廿二日至五月廿五日）

廿三日情況

軍司令官，據近日諸情報，並攻圍金州部隊之報告，爲策定軍之攻擊計畫，由廿三日早，派遣各幕僚及砲工兵處長於諸方面，偵察南山附近之敵陣地，又各團體，亦偵察各方面之敵情而報告之。綜合其結果，並夜來所得，關於南山附近之敵情，判斷如左：

敵之右翼和尚島，面海，有重砲約八門。其中若干門，能射擊東北烏家屯方面。南關嶺之高地線，似有短少之散兵壕，九里莊西南高地線，似有短少之敵兵場，南山有砲台約八座，堡壘三，此外有散兵壕，又其絕頂有探照燈，時時照徹日軍陣地。據敵軍發射砲彈破片，似爲廿三生的砲，十五生的短加農，十生的半加農，八生的六加農，七生的六速射砲，約九生的曲射砲等，由南山東側圍家屯附近，經北麓迴西方至蘇家屯東北約千米止，一帶有鐵條網，由此至左翼，不見防禦工事。

金州城，仍有若干步兵及砲兵。

據第一師所派間諜言，數日前，俄人安置火砲若干門於南關嶺。

是日第四師轉進諸隊，大致於午前十一時前後，到預定地開進。師長率步兵第十九旅長，砲兵五兵隊長，至十三里台子西南高地，使步兵第七旅及野砲第十三團，復歸原部隊，親自偵察前面之敵情及地形。午後三時，歸宿營地。又第三師諸隊，午後一時前後，到預定地開進，師長於午後二時，與寨子河支隊相會，得通報，與該隊交代。旋即宿營，野砲兵旅主力，亦於午後一時達東董家溝。使第三師之砲兵工兵隊，復歸該師，並宿營於該地附近。第一師仍在原來陣地，着手第三期工事，益固其陣地。其寨子河支隊，與第三師交代，同夜宿營於寨子河北方高地。（董家溝應在寨子河附近）

廿四日情況

一、攻略金州南山之第二軍諸團隊，於二十三日，在十三里台子至大窩口西北岸間，集合完畢。但第四師，因道路不良，連日行軍，疲勞殊甚。於是軍司令官，是日將二十四日拂曉預定攻擊運動延期，擬利用該夜夜暗，推進前線，準備攻

擊，同時以一部隊攻略金州城，以廿五日拂曉向南山攻擊。

南山敵軍，有多數之重砲，日軍所有皆野砲，前地又皆在敵瞰制之下，遂行攻擊，痛苦殊多，故擬以砲數及步兵之優勢，果敢邁進，壓倒敵人，乃將各師砲兵，使內山少將統一指揮之。各師連繫，務求確實而不誤時間，以行動作，極為緊要！二十三日夜，軍司令官密示其意圖於各師長及砲兵旅長，使於攻擊運動開始之先，周密計畫，充分準備。

二、軍司令官給與各師及砲兵旅之意圖如左：

預定計畫，取金州後之次日，即攻擊南山。但因諸般情況，及各隊運動之結果，當夜開始運動，稍感困難。故擬明二十四日晚，推進前線，作攻擊南山之準備，同時以一部夜襲金州而攻略之。二十五日拂曉，向南山施行攻擊。

此攻擊運動，三師須皆不誤時期，連繫動作。故各該司令部，須十分注意，研究實施方法，各師保持相互之連繫，務使其攻擊出於一途，因此各須預定一基準隊。

目下軍司令官所最審顧者，為攻擊南山之砲兵陣地，及其進入方法等，故各師

務須偵察夜間可得進入之陣地及進入路。

各砲兵團攻擊南山最初之部署，由砲兵旅長指示之。

諸偵察結果，應報告軍司令部，今明兩日偵察之結果，務速報告。

第三師特別偵察大孤山半島，對敵行動，須作適當之警戒。

第三師之運動，最須對敵祕匿，免因敵軍察知我三團之動作，潛行引退，脫我掌握。

三、二十四日早，砲兵處長稅所少將，會晤砲兵旅長內山少將，請其計畫關於砲兵之戰鬥。其要領如左：

野砲兵第一旅長，根據稅所少將所告知之軍司令官意圖，招致全軍各砲兵團長於軍司令部，宣布區處要領。

(甲)各團之陣地及射擊目標。

砲兵第四第十三團，在金州城西方。其射擊目標，爲敵之砲兵司令部塔，其他專向西北面砲台。

砲兵第一團，在金州城東方，對敵十二生的速射砲。

砲兵第十四團，在九里莊高地，對敵十二生的加農。

砲兵第十五團，連接十四團左翼，對敵十五生的榴彈砲及同加農。

砲兵第三團，連接十五團左翼，對敵和尙島及南關嶺之砲兵。

(乙)各團於二十五日，(第十三團，應於二十五日砲擊金州城，當夜應進入陣地，)偵察陣地，同夜進入陣地。

軍於攻擊命令下達後，二十四日，使砲兵第三第四第十五團，步兵第十八團第一第二連，工兵第五營，(缺第三連)受砲兵上校藏田虎助之指揮，軍長並直接擔任其餘砲兵團之指揮，各團須於二十六日午前四時卅分，入豫定陣地，開始射擊。於是軍司令官所最顧慮之砲兵戰鬪計畫，因以完成。

四、午前十時九分，接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二十二日午後十時五分發，左記要旨通報，決定當夜開始運動。

附聯合艦隊電報

聯合艦隊，爲策應第二軍攻擊大連灣作戰，分派築紫、平遠、赤城、鳥海四砲艦，及第一水雷艇隊於金州灣，二十五日，砲擊蘇家屯高地之敵壘。廿六日早

，仍砲擊該敵壘，軍欲停止砲擊，即以見有日章旗爲號。捨蘇家屯而砲擊西海岸，牽制此敵於西方。但二十四日以後，如下霧或有暴風雨時，即停止射擊。根據以上情況，午後一時，下攻擊命令如左：

第二軍命令要旨

一、略。

二、軍擬明日攻擊南山之敵。

三、各團隊應準備另紙攻擊計劃，開始運動，以攻擊南山之敵。
但開始第三期之運動，另有命令。

南山攻擊計畫要領

第一期

一、各師各以一小部隊，以廿五日午前三時卅分爲期，第一師（缺步兵一團）占領金州城東北，約五百公尺附近，經肖金山附近，亘後尾東方高地之線。第四師，（附砲兵第十三團）占領連接第一師右翼，亘李家屯附近之線。第三師，（缺步兵三營砲兵一營，又附步兵二連於砲兵第一旅）占領王家甸子附近。各師主力

，於不受南山砲火之地，作前進準備。又第一第四師砲兵之一部，在同時以前，於不受南山砲火之地，對金州城布雷放列。

二、野砲兵第一旅，（缺第十二團，附第三師之步兵二連，工兵第五營，「缺一連」）位置於寨子河附近，作前進之準備。

三、第一師之步兵一團，二十五日午前二時卅分，於大房身附近，爲軍總預備隊。

第二期

四、已入陣地之第一第四師，砲兵之一部，與艦隊之開始砲擊，同時砲擊金州城。

第三期

五、第一師由金州城東側，及南山東北端之線以東，至八里莊閻家屯中央之線以西之地區，向南山攻擊前進。

六、第三第四師，連繫第一師，包圍南山攻擊之。同時以第四師之一部，攻略金州城。但此攻略，或於第二期行之。

七、全砲兵，按砲兵旅長山內少將所預示之陣地，及分配之目標，進入陣地，開始射擊。

八、軍總預備隊，移肖金山北麓。

九、第三期之開始運動，臨時命令之。

二十五日之情況（參照附圖第十）

一、諸隊根據前記軍命令，由二十四日夜半，開始行動。二十五日午前三時卅分，到所派位置，黎明，敵情無大變化，日軍將士持滿不發，以待艦隊之砲擊。惟是日早，大風兼薄霧，遮蔽金州之陸海，雖便於庇匿日軍部隊之行動，而於日艦隊之行動，頗有妨礙，故不能照預定施行砲擊。

日本海軍，爲協助第二軍，雖已派遣築紫、平遠、赤城、鳥海四艦，及第一艇隊之支隊，該隊二十五日午前八時，達金州灣。以第一艇隊，任偵察並測深，其他軍艦，因東南風大，避入螞蟻島，更得第一艇隊報告，被任金州灣之掃海，因波濤洶湧，不克按照預定以施砲擊。乃使赤城、鳥海及第一艇隊，警泊該島，築紫、平遠，避入葫蘆山灣。（金州灣北岸西端附近）先是午前六時，當由宿營地劉家店出發時，軍司令官，派遣參謀步兵少校山梨半造於第三師，與該師長以訓令。日軍二十六日早，預定實施本攻擊，防備敵軍萬一企圖逆襲左翼方

面。第三師勿比第一師過早接近敵人，尙須以多數兵力，使用於左翼方面云云，使該少校留第三師視察情況。

二、是日野砲十三團及第一團第六連之二門，按照預定，向金州及南山開始緩徐射擊。敵由金州城以速射砲二門及南山重砲應射。午前約八時，日砲兵已停止砲擊，但敵砲兵到午後約六時，向設想日砲兵及第四師方面集合軍隊之所，頻頻探射。日砲兵雖無大損害，但當時第四師爲與海軍聯絡，曾植立日章旗於龍王廟高地，射彈落下集合於其東北凹地之步兵第七旅附近，將校以下，負傷七名。此雖爲間接射擊，而敵之彈着，漸次正確。因此師長欲使移轉於後石灰窰子附近。適李家屯西方海岸中國一漁人，登附近高地，爲南山之敵作信號，被日軍發見，卽射殺之，並另捕中國漁人四名。又發見李家屯西北高地上，亦有中國人一名作信號，亦捕之。其後俄軍對該方面射擊中止，該旅仍停止原地。

三、午後約三時以前，第二軍司令官，綜合由第一線部隊所到各情報，與日本情況無大差。至午後二時卅分，日艦隊尙未到。軍司令官仍本前決心，准於明拂曉攻擊南山之敵，日沒時下令如左：

第二軍命令之要旨

一、各師固守現在陣地，期於明日，即二十六日午前四時卅分，第一師，由金州城東南角，達連亘七里莊南方約五百公尺之線。第四師，連繫第一師之右翼，達連亘金州北河河口之線。第三師，連繫第一師之左翼，達吳家屯亘韓家屯之線。嗣後如攻擊計畫要領第三期所示，施行攻擊。但金州城應於本夜十二時以前，由第四師攻略之。

二、全砲兵由午前四時卅分，開始射擊，援助步兵之前進。

三、軍總預備隊，今晚位置於大房身附近，明二十六日午前四時卅分，達肖金山北麓。

第三節 南山戰役間俄國各指揮官之態度

縱觀俄國戰史，或研究其歷史事實，每於一事件之決定，異論百出，優柔不斷，聽其放任，不能得最後之結論，其例屢見不鮮。有時協議決定，各持意見，對於上級意圖，無努力犧牲之意志者多。是爲俄國國民性與軍隊指揮官之資質所構成之一種特性。比之日本軍之不苟然諾，一旦受命，則致身報主，雖或有反於己意之事，苟

屬國家利害所關，一軍一隊存亡危急之際，往往翻然捨棄本身意見，協同一致，抵死以求其事之成功。其犧牲精神與夫積極觀念之強，終非俄人所可幾及。故俄軍之失敗，實以前述諸要素爲重大之原因，吾人不可不注意及之！

南山旅順陣地，其構築及其形式之決定，因各人意見之不同，幾度變更，尙未至於着手。日俄開戰之初，經日本艦隊襲擊旅順港，俄軍震駭，於是掃除浮議，始着手於陣地構築及增築，南山陣地之防禦戰鬪指導。各責任者間意見紛歧，相持至戰鬥結局，終歸失敗。其經緯之概要，試述之於次：

極東總督安黎克西、夫總司令官、苦羅巴金均欲以輕易之戰鬪，遲滯日軍之前進。比因東部鴨綠江之失敗，失却大批戰鬥資財，又於將來滿洲軍並旅順要塞之戰鬥力，有感於維持之必要，故五月二十五日，苦羅巴金上將，致斯帖色利將軍之電報如左：

『……………最重要者，宜乘機將夫呵克軍隊，調還旅順守備兵之組織中，所有砲位，撤去砲門，乘戰火車，由金州陣地運去，不勝希望！否則，委砲四十門於敵，其痛苦尤大。……………』

又直接守備之長官，東祖兵第五團長多列嘉可夫上校，以為必須作頑強之防禦，於斯帖色爾中將之意見，極為贊許。五月二十三日，該上校送致夫呵克少將報告中之一節，可以見其決心之堅固。茲摘錄如左：

『吾人目下，不可不以陣地作頑強防禦，若用數團防禦此陣地，敵斷不能奪取之。』

茲夫呵克少將，關於南山陣地之意義及防禦，思想完全不同。至最後與斯帖色利及多列嘉可夫之意見，亦不能一致。試觀五月十九日，夫呵克致斯帖色利中將之電報：

『日軍將上陸於南山陣地附近，殆無容疑，且勢所必至，故占領大房山附近高地，僅可為陣地守備兵第五團退却容易之目的，施行之而已。』

可知該少將深信日軍，亦能於南山背後之地區上陸，且抱非常之恐懼，故有此電。當南山激戰時，第十五團長及諸營長，均為防禦日軍上陸而選定陣地，致選定於夏家河子附近，因此南山陣地之守備，雖出於頑強抗拒之一端，然該陣地後方之有力部隊，未配於形勝之地，亦無何等企圖，結果死傷甚大。日軍未遇絲毫危險，南山

戰後，即占領大連灣，復進出於其西方地區，其半面之原因，可以知矣。此外因右述俄國意見紛歧，且於南山戰鬥，將全砲兵分作兩部使用。故日軍砲兵，立即制壓俄砲兵，且於俄陣地前三三公里間，橫行闊步，全因夫阿克少將本右述意見，不善於使用其砲兵耳。

第四節 十三里台子附近戰鬪後俄軍之情況

其一 金州大連俄軍之配備

十三里台子附近之戰鬪後，夫阿克少將支隊，退金州之南。其前哨設置大孤山半島附近，亘金州城西方之間，妨害日軍之偵察。其主力配置於南山以南，担任南山陣地之接應，且防備日軍從金州以西上陸，時或射擊日軍一部之進出部隊。將前地要點，試射完結，一切部署，專立於防勢而不出動。五月二十五日，夫阿克少將知前面日軍增加，已開始工事，擬向八里莊前進，以威力搜索敵情，特附以攻城砲破壞班，且欲以南山砲兵援助之。後因斯帖色利中將命其中止，且知有力日軍，又由大窪口方面前進，遂中止出擊，並令大窪口方向之前哨，退却於南山陣地。

當時夫阿克少將指揮下之兵力如左：

東狙兵第四師(第五第十二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各團)共十五營

第四補充營一營

國境守備兵一連

關東要塞附屬野砲兵一連

東部西伯利砲兵第四旅(四連)計野砲卅二門

同 第七旅(二連)計野砲十六門

五十七密米編成外砲兵連 計野砲六門

關東要塞砲兵 計要塞砲七十七門

合計步十六營半，野砲五十四門，要塞砲七十七門。(計百卅二門)

該支隊兵力，至戰鬪日止，將校二百六十六名，士兵一萬七千五百名。

五月二十五日，支隊之配置，如插圖第五。

其二 南山陣地之編成裝備(參照插圖第五)

俄軍注目此地類，起於拳匪之亂，當時利用金州城及南山構築野戰陣地，與其金州市街合併，而任大連及關東半島之防備。事變告終，陣地亦即於荒廢。自日俄風雲

告急，經二月三日視察，始定改築之計劃。然衆口不一，迄未決定，以至開戰。嗣因震於日本海軍之襲擊旅順，甫由二月二十一日動工。其後亦屢屢變更工事，至十三里台子附近之戰鬪時，主要部分工事，概略完成。

其概要如附圖第十一，而廿六日午前六時，即戰鬪稍前，南山陣地之直接配備如左

右翼地區

由手灣至第十一號角面堡間，受第一第二角面堡之支援，且由一散兵壕與一砲台（第一）而成，此地區之任務在使敵不能通行於陣地與海岸之間。防敵越手灣水淺部分以迂回右翼，並因此目的，配置八十七密米砲四門於大房身南79高地。

長斯帖草布斯起，倍爾依上尉。

第五團第二連及第九連之半部，第一獵兵隊。

中央地區

由第一角面堡至第四眼鏡堡間兩層散兵壕而成，其中上部散兵壕，受兩角面堡（中央及第八）及六個砲台（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九第十四）之援護，下部散兵壕，受兩眼鏡堡（第三第四）之援助。

長倍洛佐爾中校。

第五團第三第四第八第十二連，及第九連之半部。

左翼地區 由第四眼鏡堡至金州灣間，由兩層或三層散兵壕而成，其上部之散兵壕，受第九號角面堡及五砲台，（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五）之掩護。

長色伊夫林中校。

第五團第五第七第十連，第二，第三獵兵隊，第十三，第十四之各第二獵兵隊。

背面 由兩區散兵壕以成，其下部散兵壕。受第五眼鏡堡之掩護。

無守兵

總預備隊（第五眼鏡堡北方地區）

第五團第十一連，第十三團第二第四連。

右述之外，於各地區之指揮外，第五團第六連，在八角面堡附近，該團第五連之一排，在第九角面堡附近，又第十四團第三連，第十五號砲台附近之下部散兵壕，壕

內有守兵占領，而上部中部之散兵壕則無之。又那跌音少將在大房身車站多列嘉可夫上校，在第十三段砲台，指揮戰鬥。

照以上爲直接防禦南山及金州陣地，以士兵約三千三百，（內約四百名爲要塞砲兵）仍於二十五日晚，爲應援陣地構築，到有第十三團之第二第四連，及增援前哨而來之第十三第十四團，總計不過二千八百名。此外主力，計士兵約一萬三千七百名，悉配置於陣地之背後，充總預備隊。

右述以外有戰鬪中增加於南山陣地之第十四團第六第七連，對於日軍三師之南山守兵，雖如上數，亦不過步兵四營內外。

第三章 攻擊之實行

第一節 自二十五日日沒至二十日拂曉之情況

其一 金州城之夜襲（參照附圖第十其二）

一、第四師上陸後，往復南北不良道路，迄無甯日，旋受先於各師，乘夜攻略金州之命。金州城位於金州地峽之北隅，南山地勢，尤爲狹隘。前者對此，形成良好之前進陣地，對於攻者，妨害交通，使其展開之地域益狹，而其攻擊動作，

大受限制。其外壁爲堅固煉瓦所覆不粘土壁，能對抗野砲彈。其延長，南北有一〇八〇公尺，東西有九四五公尺，壁高七公尺九〇，其厚度下部七公尺三五，上部五公尺七〇，內側處處有階段，便於登壁。四城有木製門扉，裝以鐵釘，着以鐵釘，堅實強固。因城壁凹入，由兩側面側防其便，又壁之上部，上方有槍眼，後方有可交通之空地，其壁角有類稜堡之設備。在東西北三面之壁上，築積土之胸牆，處處設掩蔽部，俄軍配以東、狙、兵、第、五、團、之、混、成、第、十、連、及該團第三徒步獵兵隊，與砲四門。而金州城並其四周之地，照第二軍攻擊計畫，有第一師、第四師之攻擊準備位置，又有兩師所預定之砲兵陣地。其攻略之成否，實於軍之攻擊進步，有甚大之影響。故爲攻擊計，必須有綿密之計劃，與堅確之努力。不幸第四師之攻略，終歸失敗。致使軍之攻擊，生一頓挫，卒於二十六日拂曉，由第一師之右翼隊攻略之。又軍司令官慮有失敗，於二十六日午後一時左右，卽南山之攻擊，已無何等危險，適當進步之後，體察情形，認爲戰鬪指導，幸未發生重大變故。惟敵若持續強行抵抗，是日第二軍之攻擊，縱不歸於失敗，亦將受極大之損害，或至變更預定，亦在意計之中。

二、關於本攻擊軍司令官之意圖，於二十四日午後一時下達。關於其實施之命令，於二十五日午後三時卅分下達。受此意圖之第四師，先使工兵準備攀登城壁之木梯繩梯，又由工兵各連，選拔士兵精悍者，編成混成排，以中尉若山善太郎爲長，率士兵六十五名，攜行工兵營爆藥之大部，配屬於夜襲實施部隊，於此等準備，果根據實地偵察之結果否，殊爲疑問。蓋當時金州城之西方地區，配置有敵之前哨部隊，日軍斥候進入，極爲困難也。

三、二十五日午後六時卅分，於八里莊西方二千公尺高地下達左記命令：

第四師命令要旨

一、步兵第十九旅，（缺第九團第二營，及第卅八團第二營，附混成工兵一排）本夜十二時，攻略金州城，主力以明晨午前四時卅分，與第一師之右翼連繫，由連亘金州南角間之地區，攻擊南山北面之敵。

二、步兵第七旅，（缺第二十七團第二營）本夜固守現在地，以明日午前四時三十分，由金州城西南角，連亘至南門西南無名河口之線，從南山西北面，包圍諸山攻擊敵軍。

三、步兵第九團第二營，直屬於軍，本夜露營於現在地方，明日午前四時三十分，應至金州城北關外西端。

四、砲兵第四第十三團，根據砲兵旅長之區處，由明日午前四時三十分，開始射擊。

工兵第四營(缺一排)分屬之。

五、師長於明日午前四時三十分，移金州北關外西端，由豫備隊抽出步兵一排，在師司令部至步兵第十九旅長間，設置遞步哨。隨該旅長之前進追隨之。

師長既下達命令，同時使在第一線之步兵第八團第三營，於步兵第十九旅夜襲金州城之際，由北方牽制敵人，且附師參謀一名於步兵第十九旅。

夫自古夜襲，不在部隊之大小，而在士氣之是否旺盛。有強固團結之部隊，準備十分完整，即可成功，若其動作慣熟，熟知敵情地形，其成功尤為容易，然十七日以後，捨曾經進出於金州城北方地區，比較熟諳地形，詳知敵情之步兵第七旅不用，而用新來疲勞尚未十分回復之步兵第十九旅。其理由如何，姑置勿論。而本夜襲實施之困難，其由來如何，大致可以想像得之。又夜襲之攻擊點，選定為南門，據聞

牒報告，其東西北三門內方，堅固閉塞，縱令破壞其城門之扉，仍不能進入。反之南門因與南山連絡，無堅固閉塞之設備，判斷其破壞容易，故選定於南門。

夜襲實施部隊長安東少將，（步兵第十九旅長）午後八時三十分，在張家店高地北麓下，夜襲命令部署，如左：

步兵十九旅長之夜襲部署

一、夜襲實施部隊。

Ⅲ³⁸¹ 選拔工兵排，爆破金州城南門，攻略該城。

二、對於南山敵軍出擊之掩護部隊。

左 I³⁸¹

I. II) 占領金州城南方小川之線，至海岸止，

右

9(-

三、行進順序。

I / 38

III / 38

P

9i(- I. II.)

I / 9i

先頭之出發，爲午後九時三十分，

由集。合。地。至。金。州。城。南。門。止，約八公里，其間爲山地，通過較爲困難，又出發爲九時三十分，至預定攻略時間之子正止，無三時間半之餘裕，卽此已無成功之望。其原因在視。金。州。城。之。攻。略，過於輕易，軍司令官之下達命令，亦嫌過遲，逐次積累，而遲延乃益甚焉。

四、是日陰雲低覆，暗澹不辨咫尺。

步兵第三十八團第一營，按照預定，午後九時三十分，出發集。合。地。午後十一時。稍前。達金。州。西。北。方。高。地，嗣後以第三第四連爲第一線第一第二連爲第二線，過金。州。之。西。側。午後十一時過，漸達金。州。西。南。角。附。近。是時受位置不明之敵數次一齊射擊，此爲第四師於日俄戰役最初受實彈者。該營不期吶喊，雖向槍聲方向突進，未與敵遭遇。然日軍夜襲之企圖，被敵發見。此由準。備。與。訓。練未十分周到，有所不得已耳。午前一時，達所派之地點，着手工事。此前進間第

一線右翼之第四連，與營斷絕連絡，至失其所在。任攻略隊之步兵第三十六團第三營，（缺第十一連之一排）作側面縱隊，續行第一營後，以第十連之選拔排、工兵排、第十一連、（缺一排）第九、第十、第十二連之順序續行之，於西門外南方約二百公尺，與第一營分道向金州城西南角前進中。午後十一時前後，聞第一營方向，起激烈之槍聲與喊聲，乃奮勇前進。其音響被城內敵兵察覺，日軍前進位置。俄受城壁上之猛烈射擊，諸隊一時陷於混亂狀態，其大部附著於城壁南側下，仰而應射焉。日軍此時已暴露企圖，始悟接近城壁行進，實爲致誤之基，而未預先詳細偵察前進路，實爲失敗之根本。

日軍死傷不少，於是乘敵火微弱，急以一部移赴南側堤塘。營長自率第十二連，向南門前進，途次，獨斷命第九連偵察南門情況。至此與歸來之該第九連長會晤，得知南門之所在及其附近俄軍警戒之疎，再以破壞城門之目的，命該連排長，及工兵排長，同偵察南門。且同時使其城壁西南隅之主力，向南門前進，親身與第十二連急行於南門之外側。

時正午前零時，天益陰鬱，逢驟雨迅雷疾風。南山敵壘，頻頻以光彈照射日軍

所在，並放射砲彈。城內俄軍，益作猛烈射擊。日軍死傷續出，隊伍暫時混亂。旋再前進，迫南方城壁下，以避敵彈而待工兵之爆發。

時工兵排長，頭部負傷，更擬實施爆破，接近城門時，腕部復負傷，遂不克達其目的。於是以工兵頭目代之，亦被敵彈所殲。營長仍使第九第十連向南門之敵，猛烈射擊，以牽制之。垂其瞬間，使工兵上等兵實施爆破三次，皆爲敵彈所殲。

此時大雨傾盆，導火索及全部爆藥皆溼，不能點火，攀梯亦短，不能達壁上。時正二十六日午前二時三十分，過所命時刻，已達兩小時半。

五、此際，旅長於午後十一時，與預備隊同達金州城西北方之森林，以待攻略隊之收效。此時唯聞金州城西南激烈之槍聲與吶喊聲，未接攻略成否之情報。故派遣將校斥候，偵察情形，知第三營，目下在金州城西南端附近戰鬪中。更差遣旅部副官大塚中尉於攻略隊，再偵察情形。此時金州城附近之槍聲，益趨激烈，且砲聲交作，旅長仍未得其報告。乃率預備隊，推進其位置於金州西方地區。午前二時，大塚副官歸至該處。據其報告，得知攻略隊苦戰情形，卽由預

備派遣第二連急行增援。然一般情況不利，遷延時間，徒增損害無益，決中止射擊，命各隊退却於金州城西北森林。

六、於是第三營長，使新到之第九團第二連，收容死傷，率營及工兵排退却，前失連絡之第四連，中途與之合併。各隊因夜暗，動失連絡，又與占領攻擊準備線，正在前進中之步兵第七旅會晤，幾演同軍之誤戰。幸經覺察，續行退却。午前三時卅分，得漸達金州城西北方之森林附近集合。

步兵第七旅，亦於午前三時卅分，爲占領攻擊準備之位置而開始運動。以第八團居右，第卅七團居左前進中。因黑暗動失連絡，逐漸維持隊伍，午前三時卅分左右，將達預定線時，適步兵第十九旅退却而至與之遭遇，稍生混亂。茲因兩旅長會商，決心退却。緣金州城尙未爲日軍所有，且目下情況，僅用步兵攻擊南山，不唯不利，且不合於一般協同之目的。故甯於天明前後歸舊陣地，以待時機之到也。

以上計劃當否，由今思之，疑問不少。此於師向者所計，全歸畫餅。因而軍全般計畫，亦受甚大影響。嗣後兩旅前進之際，窒礙殊多，詳情如後。

七、先是師長於廿五日夜，與預備隊同在元寶溝南方高地之西南麓，等候夜襲之成功，時聞南方槍聲。午後約九時天候漸惡，雷雨交加，前後方連絡，雖四五公里，尚需要五小時，有時竟不能達。延至廿六日午前五時，尚未接攻略金州何項報告。此時督轂遞步哨，派遣將校斥候，或出展望哨於高地，蒐集情報，僅於午後十一時過，聞呼萬歲聲。（此爲攻略金州之信號）以後爲風雷雨所妨，槍砲聲亦不能確聞，惟見南方光彈，時一飛揚，情況全不明。午前三時四十分前後，決率預備隊前進。五時，達周家屯北方高地，始知夜襲未成功，第一線兩旅正在退却中。於是師長慮其影響頗大，然夜襲部隊之情況，別無辦法，擬先守備金州城西北方高地線，再講以後之處置。拂曉前，雷雨全止，後因濃霧，不能認識南山。午前五時十分，漸望見敵人陣地，先由第一師方面開始，次由砲兵第四第十三團開始射擊，午前五時卅分前後益盛。

當時第四師部隊，散處如左：欲再掌握前進，頗爲困難。計：

龍王廟高地

步兵第七旅司令部、步兵第八團、（缺第三營本部、及第十第十一、第十二連

、) 步兵第卅七團本部第一連、第二營、步兵第九團第一營、步兵第卅八團第三營、周家屯北方高地、步兵第八團第三營、(缺第九連)

西門外

步兵第卅七團第一營(缺第一連)

周家屯西北方高地

步兵第十九旅司令部及第九團本部

周家屯北方高地北麓

步兵第九團第三營

周家屯西北高地之南側砂地

步兵第卅八團第三營

龍王廟東方高地北麓集合中

步兵第卅八團第一營(缺第一第二連)

周家屯北方標高六七高地之西北麓集合中

步兵第卅八團本部、及第一第二連、

八、是夜砲兵第四團，與工兵第四營，（缺第一排）均於廿五日午後十時，由十三里台子南方鞍部出發，循本道前進。午後十一時，達北三里莊北端，以待金城州之占領。雖擬進入陣地，而未接夜襲成功之通報，乃派出將校斥候，極力與第一線兩旅連絡。卒於廿六日午前三時，得攻略金城失敗消息，但已前進至金城東北方向約六百公尺附近，遂轉而背進，於廿六日午前約五時，到北三里莊北側附近，占領陣地。所屬工兵，續行於砲兵第十三團後，亦復歸於北三里莊之舊陣地，以待嗣後情況之發展。總計以上戰鬪，第四師之損害如左：

步兵第八團第三營、兵死一人、傷四人、合計死傷五人。步兵第卅七團第一營、官死一人、兵傷三人、合計死傷四人。步兵第卅八團第一營、兵死二人、傷廿七人，合計死傷廿九人。同第三營兵死九人、官傷二人、兵傷四十一人，合計死傷五十二人。彈射耗兩萬五千發。工兵第四營、混成排兵死二人、官傷一人、兵傷七人，合計死傷十人。

以上併計、官死一人、兵死十四人、官傷三人、兵傷八十二人、合計死傷一〇〇八、彈消耗二萬五千發。

附金州城夜襲俄軍守備隊之行動

俄軍金州城守備隊之行動，據俄軍戰史所傳如左：

五月廿五日夜，天陰雨濕，寒氣撲人。一時前後，雷鳴繼續兩小時之久，市內防兵，于夜約一時，由電火閃灼，認定有強力之敵散兵，圍繞市城，對於攻擊軍開砲火，但勢極緩慢。同時日軍亘金州正面，向俄哨兵壓迫而至，前哨部隊，徐徐退却。日軍由西方迂回城市，占領南門，企圖遮斷市內守兵之退路，以此目的前進灣岸，與俄小哨衝突。經小哨數次一齊射擊後，日軍乃退却，既而日軍沿城根前進，在城壁之陰，狀頗安閒。俄軍射手登城，勢須露面天空，故對來攻日軍，無法射擊。夜約三時，日軍迂回本市，其大羣集合於南門附近，將填實地雷之箱，裝置門際，企圖爆破。

守備兵於南門附近，知敵方集合，乃開始射擊。又由城壁上投下兩地雷，（於大罐內填實火柴）巧施爆發。其時日軍之一部戰死，一部四散，有向此地進攻約三百之日軍，受俄狙擊兵一齊射擊而停止不前。

有踴躍挺身之志願兵二名，欲除去南門附近日軍所裝置之地雷，開城門冒敵劇射，

移地雷入市內。

此時南山守備隊長多列嘉可夫上校所派遣第九連之一部，於南門附近，擊退蟻聚之敵。

當四時前後，日軍第一師砲兵，向金州城開始射擊。俄砲兵亦向攻城日軍開砲。然因日之砲兵，集中砲火，俄砲兵卒被擊破。日軍復由兩側面以砲火及槍火包圍而來，俄守備兵乃徐徐退却。午前六時，到南山陣地，日砲兵於俄軍退却後，仍繼續向城市砲擊。

以上俄軍戰史所傳，雖與日軍戰史稍異，然藉此可知其夜襲失敗之原因。

其二 第一師行動

一師長午後六時於朝陽寺西方高地下命令，其要旨如左：

(一)兩翼隊。(右翼隊步兵第一旅，(缺第一團第二營、第十五團第三營、)工兵一連、左翼隊步兵第二旅、(缺第三團))明日午前四時卅分以前，前進至金州城東南角，亘七里莊南方約五百公尺無名祠之間，同時構築準備陣地，以後即攻擊前進。

兩翼隊攻擊準備位置之境界，爲七里莊西北方約五百公尺之獨立高地。（右翼隊擔任）

右翼隊之攻擊目標，爲南山高地之東北端。左翼隊、應準此向該處南方敵堡壘進擊。

（二）砲兵隊。遵砲兵旅長之指示，選定陣地於肖金山西麓附近，由明日午前四時卅分開始射擊，援助步兵之前進。

右翼隊步兵，應協助砲兵進入陣地，掩護其運動。師長除右各項外，與所屬注意如左：

- a. 各隊應脫背囊，攜行彈藥，糧食及攜帶器具，糧食除規定以外，各人攜行精米六合，攜帶口糧一日分，各馬攜行大麥三升，及攜帶馬糧一日分。
 - b. 午前四時卅分，縱令受敵射擊，不可還射。
 - c. 嚴禁中國人出入，有通過者即扣留之。
 - d. 攻擊前進時，應避無益之損害，雖後方部隊，亦構築必要之掩體。
- 二、根據右記命令，右翼隊於廿五日午後十時，開始運動，占領金州城東北方約

千公尺之高地線，亘肖金山南麓之間，構築陣地於其處，擬待第四師之攻略金州城而後前進。然至廿六日午前一時過，該方面情況不明，因時間迫切，乃向豫定之攻擊準備位置前進。但肖金山爲岩石地，傾斜急峻，暴風雨中，行進頗困難。勉由道路行進，於午前三時四十分前後，步兵第一團之先頭，達金州城東門之東雀家屯附近。此時突受城上約敵一連之射擊，暫時中止不前。

三、此時旅長痛感右翼隊前進，對砲兵占領陣地有掩護之必要，因命步兵第一團長小原上校攻擊敵軍。敵抵抗甚力，爲節省時間，命工兵少尉鳥谷秀（頭目以下八名）冒敵彈爆破東門，第一線部隊隨之，即突入東門。午前五時卅分，代第四師佔領金州城，以一部掃蕩餘敵，不令妨礙軍之攻擊。於是步兵第一團，集合於金州城東南端附近。第十五團達七里莊西北方獨立高地，得連繫於左翼隊，構築攻擊準備陣地。

四、左翼隊於廿六日午前零時，出發陳家屯附近，冒暴風雨，午前三時卅分，達七里莊，構築攻擊準備陣地於豫定之線，砲兵隊於廿五日午後十一時，出發

於東石門子附近之集合地，左右翼隊後方前進，藉工兵第三連之援助，着手構築障地於預定之位置。雖受金州城俄軍射擊，因右翼隊攻略該城，午前五時，得悉進入障地。並使其第五連，參與右翼隊之攻擊，向金州城射擊數發，與以援助。

第一師得如豫定完成其攻擊準備者，實一週前在金州東方地區，已諳熟其前方地形之故，可知夜間動作，應十分準備妥貼之爲重要！

其三 第三師之行動

一、師長午後八時，於魏家屯，下左記要旨之命令：

一、步兵第五旅（缺一營、附騎兵半排、副防禦破壞班八班），本日午後十時卅分，由徐家屯南方高地，連接其北方高地之角面堡之線出發，連繫第一師之左翼（八里莊附近）應堅固占領吳家屯附近，巨新家屯一名斬家屯西端之線。

二、步兵第十八團，（缺一連、附騎兵一班、副防禦破壞班三班、工兵二）本日午後十時卅分，與步兵第五旅同一線上出發，連繫第五旅左翼，應堅固

佔領小趙家屯附近宜韓家屯之線。

三、砲兵第二團(缺一營)根據砲兵旅長之指示，午前四時以前，選定陣地於徐家屯西方乾地施以工事。右下命令，另有注意事項，附錄如左：

告步兵第五旅長山口少將

當攻擊前進，連繫第一師之左翼，由靳家屯北側附近，與馬家屯中央部連接線以北地區前進，應向閻家屯西方高地之砲台攻擊。

告步兵第十八團長石原上校

當攻擊前進，由第五旅之左翼至海濱之間前進，應向閻家屯西方高地南側之砲台攻擊。

二、按照右下命令第一線各隊，照預定開始行動。因前日起，有敵步兵約三百在靳家屯附近，故各隊作縱隊橫隊之側面縱隊，其前方派少許散兵前進，因敵已退却，未遇何等障礙。又因南山時發照明彈，得悉附近村落之存在，終以夜暗地形不熟，運動不易，前進間及陣地之構築，均引起混雜，致步兵第卅三團主力之行進，稍偏北方，與其預備隊之第四第五連，暫時失去連繫。又與步兵第

十八團，分作兩撥。於是團長以預備隊占領斡家屯東北之土牆，充塞其間隙。如附圖第十一。

砲兵各團，因驟雨道路泥濘，人馬行進困難，勉照豫定進入陣地，賴工兵援助，得以完成工事。

其四 軍司令部之行動

二十六日午前二時，軍司令部幕僚，砲工兵處長，及內山旅長等，追隨首長，冒夜來暴風雨，出發鐘家屯。午前四時以後，在朝陽寺高地上待旦。其間關於第四師之攻略金州城，杳無消息。四時卅分前後，雷雨漸霽，濃霧猶深，致目標無從認識，砲兵亦未能開始射擊。綜覽以上各師夜間動作，均感覺不少困難，而起混雜。惟第一師數日以來，詳知前地景况，充分準備，故較爲整飭。或者謂『第三師在名古屋、第四師在大阪，第一師在東京，皆爲大都會之師。夜有電燈，常同白晝，不如鄉間之師，常慣暗夜之行動。又大都會週圍十數公里之間，雖爲暗夜，尙有電燈，道路亦良，且市街上空。常如拂曉，不能實施真正夜間演習，故遭遇前記之困難。』是說也，確有一顧之價值。日俄戰爭以前，日軍於野營演習較少，容有此種情形。

凡大都會之兵，應注意野營，夜間行動，尤須注意。後者尤以熟諸地形爲第一義。現今火器與偵察機關發達進步，則戰場之晝間行動，大受限制。故關於夜間行動之研究演練，特須顧慮也。

第二節 攻擊前進

其一 自午前五時至九時止

一般情況

一、午前五時十分，霧稍霽，漸可認識目標。野砲第一團，使其第一連，協同步兵第一團，攻擊金州城。（僅射榴彈三發）午前五時廿分，曉霧漸散。內山少將，先命野砲第十五團開始射擊。同第四連，先向南山發射一彈，既而各團野砲，總計百九十八門，齊向其所分配之目標，開始射擊。敵砲兵乃應射，砲聲漸盛。第一線諸隊，於砲戰之際，窺取前進時期。據射擊所察，敵之砲數，約五十餘門，其中速射砲十六門，十五生的榴彈砲三門，十五生的加農砲四門，十二生的加農砲八門，十二生的速射加農砲二門，八生的野砲四門。此外尚有多數之機關砲，射擊頗正確，而速射砲發射速度之迅速，與射程之遠大，尤

非日野砲所能及。然重砲中間使用有煙火藥，爆發力弱，効力亦不顯著。惟射擊亦極正確，目標之分配，速度之緩急，大致適當。加以憑據天險，陣地施工，至使日砲兵不得不曝露於其敵制之下。其不利於日軍，顯然可見。惟日軍具絕對優勢之威力，卒至壓倒敵陣地上之砲兵。

本戰鬥隨各師之戰鬥經過，砲兵戰鬥指揮之關係，如附錄第五。

前退却於金州城北方高地以待他師前進之第四師步兵。午前六時，受砲兵之援助，由龍王廟東方高地之線，開始攻擊前進。同時日艦隊之築紫、平遠、赤城、鳥海四艦，及第一水雷艇隊，現於金州灣，向南山砲台，加以砲擊。俄砲兵因受海陸兩方面之射擊，至午前六時五十分左右，火力漸衰。午前約八時，勢已萎靡，不復射擊日砲兵。惟向其前進步兵，時時射擊而已。

同時南山北部，有敵野砲四門退却。據蘇家屯高地，盛向第四師之右翼射擊。二、軍司令官，雖知第四師之夜襲失敗，仍決意乘機，開始步兵之攻擊前進。午前八時廿分，命軍之基準第一師，攻擊前進。第一師之第一線步兵，立即前進，連接各師，一進一止，冒敵之猛烈步砲火及機關鎗而躍進，隊伍整然，勢與操

場運動無異。

此種狀態，惟平時教育良好，軍紀嚴肅，有以致之。如日軍對旅順之攻擊，鴨綠江之戰鬥，及西伯利亞出兵最初各部隊之戰鬥動作，大抵相同。但指揮官階級，不問尊卑，其平時訓練成績，須能巧妙應用於戰場，保持其意氣於最後，方可貴耳。

同時野砲第一旅長，以我步兵逐次近接南山，乃命各兵團長，謂友軍若近接南山之麓，應即延伸射程。

先是稅所砲兵處長，當攻擊南山之際，爲軍左翼方面之彈藥補充，以由河口經姜家屯松樹溝通寨子河道路爲彈藥補充路，通報於各團。又金州城如不能豫期攻略，各師之攻擊開始，因而遷延。今後砲戰久長，或恐彈藥補充，不免遲滯。

- 午後六時卅分，使河口補助輸卒隊，運搬榴彈千百五十發於寨子河。

第四師之行動

一、師長於午前六時，見砲兵威力，逐漸發揚。令步兵第十九旅（缺一營）爲左翼，步兵第七旅（缺一營）爲右翼，攻擊前進。同時命野戰砲兵第四第十三團，前進。

於金州城西關外附近，期望不較他師落後。

於是兩旅開始攻擊前進，午前七時十分前後，步兵第十九旅之第一線，達於西南窪附近，已展開第一線部隊之全部。但步兵第七旅之前進地區，大部濱海，平坦開闊，無可據之地物，重蒙砲火，前進遲延，僅達無名河口附近。其時夜襲混雜，尙未回復，此第四師緒戰之行動所最困難者也。

嗣後第一線部隊，每停止即用攜帶器具槍刺等，各自構築掩體，視後方之部隊增加而推進。午前八時三十分，左翼旅之第一線，於西南窪南方中國舊兵營附近前進，但右翼旅之第一線，仍後退於右翼後無名河附近。

二、此際砲兵以第四團之第二營，停止於現陣地，使行掩護射擊，第一營已先使前進於北關外西端，射擊南山司令塔東方之砲台。又第十三團，連接第四團第一營之右翼，變換陣地。途中雖受敵十五生的砲之猛烈射擊，蒙若干損害，終果敢施行，協助第一線，至午前約九時，敵之諸砲台，大半沈默。於是兩砲兵團，依師長命令，更行前進，擬與最有効之援助於第一線，以第四團第一營（缺第三連）變換陣地於西關外南端附近，以第二營變換陣地於北關外西端附近。

又第十三團，先以第一營連接第四團第一營之右翼，變換陣地，射擊敵砲兵。但蘇家屯、東北方之砲台，以地形有利，依舊繼續射擊，妨害日步砲兵之行動。又金州灣日艦隊之勇，壓倒敵之左翼，爲功於陸戰甚大。其巨彈落下處，使敵陣地變形。自此南關嶺之敵砲兵，以側面遮蔽於日軍艦，開始射擊，期由遠方制壓第四師之右翼，益使其前進困難。

第一師之行動

第一師爲軍攻擊之基準，又爲向敵正面之師。但其位置比一般凸出，成爲敵步砲火集中點。幸步兵得據構成堅固陣地，以爲掩蔽，砲兵則掘開土壤，或使用土囊，而構成堅固陣地。且豫爲側定，避去著名地物附近，並使輓馬彈藥排，隱蔽於後方，雖在敵砲射下，比較未受大損害。

午前八時三十分，受軍司令官攻擊前進之命令，師長直命兩翼隊前進。但當時第一線正在前進中，(午前八時廿分，即開始行進)兩翼隊受敵之瞰制，成爲瞰射物。於是一進一止，繼續向前。午前約九時，進至南山東北麓趙家樓，百左翼至金州停車場附近。敵據有堅固掩蓋之胸牆，開設槍眼，各處備有機關鎗，稍露身體，即被掃

射。日軍步槍彈，至此殆無効力。亦不能見敵，敵壘之前，並有深約十公尺之堅牢鐵絲網。繼此前進，除有力砲兵，加以援助外，惟有束手而已。

第三師之行動

午前約七時，南山之敵砲兵漸萎靡。野戰砲兵第三團，（缺第二營）爲乘此援助步兵前進，擬更前進開始運動時，忽被大房身南方高地之敵砲射擊。不得已乃令第一連於太楊家屯北側，第三連於大楊家屯東側，布置放列以相對抗。第二連則布放列於楊家屯北方地區，雖與南山東南端附近之敵速砲相對，但大房身南方高地之敵砲兵射擊，益趨熾盛，日砲兵損失奇重。

當時第四師之第一線，在西南窪附近前進中。未幾，該方面槍聲作，並悉海軍正砲擊南山西麓。師長見第一師尙未開始前進，慮失時機，即命兩翼隊攻擊前進。

第三師第一線開始前進時，因南山東側面，設有槍眼一連散兵壕之敵，步槍機關鎗火交作，來勢極猛，致前進不能如意。一進一止，午前八時廿分前後，達麥家屯柳家溝之線，因見第一師前進，乃更續行前進。此附近一帶地形，平坦開闊，雖一散兵，無可據之地物以掩蔽其身，且全被南山之敵瞰制。尤甚者，受記家屯附近俄步

兵與大房身南方高地，俄砲兵之側射，死傷續出，前進頗爲困難。於是將第一線援隊豫備隊，悉舉而加入散兵線以激勵之。各兵亦各以往手取土，作小掩體以避敵彈。雖勇敢繼續射擊，但對堅鐵之步槍彈，無何等効力，受敵彈之損害甚大，而欲與一彈之損害於敵，則有所不能。

砲兵隨伴步兵攻擊，由午前約八時，逐次變換陣地。第十四團以第二連變換陣地於八里莊南端，以第二營變換陣地於吳家屯北方，向南山繼續射擊。第十五團以第一營推進陣地於吳家屯東南側，以第二營推進陣地於靳家屯西方乾田地，對於大房身西方及南方高地之敵砲兵，雖開始射擊，彈丸僅落敵陣地前。可知擾勢砲兵，對於性能優良之砲兵，竟有無可如何者。

第三師亦與他師同樣，致前進困難。惟一希望，祇有求砲兵適切之協助。

其二 自午前九時至敵陣地攻略止

甲 一般情況

一 軍司令官在朝陽寺高地，視察一般情況。午前約九時，第四師之第一線，達西南窪南方附近第一師第一線，達由趙家樓至閻家屯之線，第三師之第一線，由

麥家屯及柳家溝之線，向閻家屯及馮家屯之線前進中。又日砲兵，隨步兵之攻擊前進，逐次變換陣地於前方。彼此槍聲愈激，爆煙蓋南山，山形幾變。軍主攻擊正面之第一師，最接近於敵，且軍司令官，以敵陣地堅固，欲增加推進，以奪取敵陣地。午前九時十分，由其豫備三營，派二營（缺第三團之第二營）增加於第四第一師之中間空隙，使之復歸於第一師長之隸下。

二、午前十時三十分，軍司令官移肖金山，親自統率全軍。此高地有標高一五五，距南山僅四公里，戰場一帶，悉在眼中。第三第四師方面之情況，時由所派遺之軍參謀報告，得知戰場之細部。當時第三師，受南山及大房身南方高地俄步砲兵之側射，知其正在苦戰之中。午前十一時，將最後豫備之步兵第三團第二營，（缺第六連）使入該師長隸下。（第六連歸軍司令官直轄）

三、當時各師前進，不僅無進步，到達軍司令部之報告，皆屬悲觀。然軍司令官毫不變更改決心，斷然決行攻擊，午後二時三十分，下命令如左：

- 一、第一師無論遭遇如何困難，應攻擊前進。
- 二、第二第四師，應與第一師連繫攻擊。

此命下達各師時，各師即將預備隊全部，增加於第一線，鼓勵前進。各砲兵團亦逐次變換陣地於前方，極力推進第一線，至距敵三四百米之地，銳意破壞。副防禦，試行突擊。因受猛烈射擊。卒停止於副防禦之前，而損害益增。

於是軍司令官，顧慮本日不能如豫定攻擊奏功，爲應萬一情況變化起見，認爲目下上陸之第十一師，有逐次招致之必要。午後三時四十分，電達土庫師長，命該師上陸後，卽向金州急進。

按第十一師，由五月廿四日，開始上陸於張家屯附近。廿六日夕，師司令部，步兵第廿二旅司令部，步兵第十二團第六第七第八連，步兵第廿二團本部，及第二營、第三營、（缺第十連）步兵第十二團本部，及第一營、（缺第四連）並步兵第四十三團第八連均已登陸，宿營於上下王家屯、叢家屯、張家屯、破家屯、李家屯南部王家屯之線以南，李蘭河以西之諸部落。師長廿四日上陸，在破家屯。廿六日午後七時，接第二軍司令官「上陸後逐次向金州前進」之命令，先使步兵第廿二團長青木助次郎，率部下之團，（缺第一營及第十連）由明廿七日清晨，向金州出發，受軍司令官之指揮。

午後五時，敵漸增加其步兵於第二師之左翼方面，且前南關嶺之敵砲兵二連援助之，益迫近第三師左側。

軍司令官，無一預備兵，唯有直接護衛之步兵一連。又砲兵之攜行彈藥，亦將告竭，勢不可以久長，而亦無他策，可資應付。向晚軍司令官，唯一意使第一線部隊，續行執拗之攻擊而已。

於是軍司令官，決心不願損害，以步兵試行強襲，派遣參謀於各師，使傳此意。此鞏固之意志，與堅強之決心，卒使南山之敵敗退。始而第四師方面，敵兵漸漸退却，繼則其全線動搖。於是上陸以來，引起許多問題，致令軍司令官，一度致疑於成功。無把握之南山攻擊，因指揮官之鞏固決心，與各部隊之決死努力，留不少教訓，而終得戰勝之功焉。

乙 各師之行動

第四師

一、午前九時十分前後，步兵第七旅，受蘇家屯東北方砲台之敵彈，損害甚重。野砲第十三團，遵師長示，變換目標，加以海軍協同砲擊，誘俄砲兵暫時沈默。

惟會由南山退却之敵野砲八門，午前九時五十分，突現於大毛家塋與大房身間之高地，猛擊師之右翼。又午前十一時，更以野砲八門，於該高地，另八門，於毛家塋南方約千五百公尺之高地，盛行射擊。第四師右翼前面之俄軍陣地，雖不堅固，然與第三師之左翼，同樣受敵後方側防砲兵之射擊，損害頗巨。師長由預備隊中，使步兵第九團第二營，（缺第五第六連）增加於第十九旅，欲使攻擊前進。無何，被連續之鐵條網，與不見敵守兵之堅固陣地射擊，每一躍進，一排輒死傷廿餘名。午後一時前後，第一線有停止之狀態。

師長見第一線之狀態，以爲非待砲擊成果，不能使步兵攻擊前進。乃命野砲第四第十三團，先破壞敵步兵掩體，由午後一時卅分，作五十分鐘上下之猛烈砲聲，但榴霰彈無大效果。

二、先是午後一時卅分，步兵第十九旅長，以新增之步兵第九團第二營，（缺第五第六連）屬於步兵第九團長之指揮，向南山之北端突擊。因砲擊無成果，徒多受敵彈之損害而止。

午後二時廿分，旅長以突擊號音，促第一線突擊前進。忽受敵步槍及機關鎗之

猛射，死傷頗多。第九團第十連，竟以新任少尉指揮之，第一線卒停止於現在位置。

又比一般戰線退後之步兵第七旅諸隊，爲左翼第十九旅決死前進所促，由無名河之線開始前進。然其右翼方面，受蘇家屯及大毛營附近敵砲兵之射擊，漸轉其行進方向於左方。步兵第八、第九、第卅八團之一部，與步兵第卅七團混淆，極其狼狽。

午後二時五十分，步兵第卅七團長，聞右翼第卅八團方面突擊號音後，即命第一第六連前進。然阻於敵彈，不能如意。僅每半排約百公尺躍進一次，各兵作應急之小掩體而停止。又團長此時使斥候潛行，偵察地雷之有無，亦未發見另有埋沒之情形。步兵第八團，同時亦開始前進，連繫於步兵第卅七團之右翼，散開於海濱，已達敵陣前約二三百公尺。

午後約三時，各砲兵團之主力，變換陣地於西門外。雖對敵步兵及副防禦，施行射擊，然彈藥缺乏，彈藥縱列，雖努力運搬彈藥，因預備彈藥，在隔約十五公里之河口，往復頗費時間，故砲兵不得不於此必要時，中止射擊。

三、第四師之攻擊，處以上情況，敵如不退却，殆無成功之希望。砲兵彈藥已盡，暫時中止射擊。師長手中預備隊，僅有兩連。午後四時，師長以情況許可，將使第七旅包圍左翼之攻擊意圖，授之於旅長。同五時十五分，派參謀金谷上尉，授以軍司令官之意圖如左：

第一師業經前進，本師須與之連繫，以其右翼前進。

同時下師命令，要求部下以最後之努力，其要旨如左：

一、第一師業經前進。

二、師雖全滅，亦擬續行攻擊。

三、步兵第十九旅，攻擊前面之敵，步兵第七旅，與之連繫，實施攻擊。

四、砲兵隊以彈藥續到爲限，應援助步兵攻擊。

五、工兵營分屬於步兵兩旅，任破壞副防禦。

同時師長以最後爲預備隊之步兵二連，屬於步兵第十九旅長。工兵第四營，以其第三連，配屬於步兵第七旅。以其殘餘，配屬於第十九旅。至是師長爲攻擊奏效計，已採取最後之手段。

午後六時，砲兵兩團，準備雖最後之一發，亦加於敵之步兵，而開始射擊。第一線之步兵，以必死之心，開始前進，敵則由槍眼以步槍機關鎗射第一線。又後退於大毛家壩附近之砲兵，由側面射擊。日軍前進頗困難，但意志堅確，雖至最後，不肯停止。午後六時卅分前後，近至敵軍第一線前方，約百五十公尺內外。俄兵據掩體避損害，屹然不動。日軍第一線，雖達敵前至近之距離，準備突擊，其動機頗難發起。若徒暴露於敵火，除滅絕外無他法。幸日軍步兵，漸能發揚威力，加以日艦砲擊，頗有效力，敵胆已寒，損害亦大，敵遂有動搖之色。其若千步兵業經退却，第一線遂即乘機破壞鐵條網，而入於突擊。午後七時卅分，步兵第八團第一連以最先頭，占領南山司令塔，各部隊亦同時突擊前進。於是步兵第七旅之第一線，占領敵之第一線，步兵第十九旅之兩團，亦同時作全線突擊，與頑強抵抗之敵一部格鬥後，遂佔領南山西北部之敵第一線陣地。敵遺棄各砲台之備砲，其步兵頗潛匿地隙間，退却於南關嶺方面。日軍第一線猛烈射擊退却之敵而追擊之。但太遠進，糞於占領地附近，整頓隊伍。野砲第四團長，雖率第二營追擊前進，但在敵已退却之後。故再復歸至金州西關外附近宿營。

此時日艦隊在日沒之際，仍對蘇家屯附近之砲台，猛烈砲擊，援助陸戰甚力。日砲彈對南山堅壘，効力極少，而陸上無重砲之第四師攻擊，因側面艦砲之射擊，頗爲有效。該師爲償其上晚之蹉跌，致構成第一軍戰勝之動機，一則因該師之勇戰，一則因海軍協力之結果也。

最初因海軍陸上之情況，彼此識別困難，不能適切協力。因派遣軍官，由在第四師之軍參謀金谷上尉，完成其連絡，陸戰得此援助，功效甚大。

日俄戰史

南山附近之戰(續)

第一師

一、午前九時十分，日本軍總預備隊之步兵第三團，(缺第二營)復歸第一師長管轄，午前九時卅分，出發向金山北麓，經其西麓凹地，向金州城東南前進，午後十時卅分，達千家屯展開，當時右翼隊長，仔細視察敵地，知僅用步兵強行突擊之難，要求野砲第一團，對敵胸牆及鐵條網加以破壞。

左翼隊午前十時卅分前後，進出趙家樓，經停車場西，亘閻家屯之線，猛射敵人，以窺前進之機，然無效果。

於是師長使野砲第一團長，變換陣地於七里莊西方，射擊敵步兵陣地，另派工兵十二名，使切斷鐵條網，步兵亦企圖各以一小部分，步步前進，死傷愈烈，不得已，利用遮蔽物，或散兵各自構築小掩體，繼續戰鬥，至午後一時。

二、午後一時四十分，師長接軍司令官之命令如左。

該師無論遭遇如何困難，亦應前進。

於是逕遣幕僚於第一線團隊長處，命其無論如何爲難，總須攻擊前進，又命騎兵第一團，準備在金州城東南角，參加戰鬥。

午後三時，兩翼接師長之命令，再整攻擊之準備，右翼隊分派突擊部隊，酌定順序，決由金州大房身道上無鐵條網部分，用四列側面縱隊，施行突擊，蓋有鐵條網部分，切斷後，尙須通過地雷之上故也。

午後三時卅分，右翼隊完結突擊準備，將發起時，先奏突擊號音，於是步兵第一團之第一突部隊，約一排兵力，由千家屯南端起，躍進，前進不到五六十公尺，全行倒斃，最先頭之勇敢兵士二三人，將達鐵條網附近，亦斃，既而第二突擊部隊，約一連兵力之猛進，亦如之。團長小原上校，立第三突擊隊，約一連兵力之先頭，奮勇向前，其副官粹斃，旗手受傷，他軍官代之，亦受傷，軍旗卽由第四連頭目執持之，傷團長，死傷益巨，不能再突擊，於是三次突擊不成，此際日第一師第一線射擊部隊，逐次進迫鐵條網，猛射敵入，敵頑強，毫無動搖狀。

右翼隊長松村少將，此際在第一線，大聲疾呼，鼓勵部下，然不堪熾烈之敵火

，暫時中止，以待砲兵射擊一次之結果，而要求野砲兵第一團長協力。

步兵第三團，（缺第二營）本右翼隊命令，欲與步兵第一團，共同實施突擊，以第三、第十二連爲突擊部隊，第三連由西方道路，第十二連由東方道路突進，其他悉以射擊援助突擊部隊，午後三時，奔進於猛烈射擊之下，但未達鐵條網前，兩連長以下軍官悉斃，頭目以下，過半數死傷，有一身受十五彈者，兩連中之四五名率先疾走，或匍匐潛入鐵條網，將欲達敵之散兵壕，亦斃，各第一線，乃伏臥以築掩體，更待時機。

步兵第十五團，（缺第二營）同時以第二營爲右翼，第一營爲左翼，全部展開，各連由勇敢軍官率先誘導，向鐵條網突進，然受損害甚巨，停止於鐵條網前，距離地隙中。

第一師突擊失敗，乃覺力攻之非計。

野砲第一團，午後零時過，變換陣地於七里莊西方乾田地，而協力於第一線，當突擊前進再起時，第一第二連，變換陣地於七里莊西方丘阜，協助步兵甚力，但未能與以突破敵陣地之好機。

三、午後約七時，日軍右翼第四師方面，逐次前進，俄兵動搖時，日軍砲兵機關槍，射擊甚烈，兩翼隊乃乘機一齊吶喊，突入敵陣地，午後七時二十分，南山堡壘之砲台，歸日軍占領，日軍狂呼萬歲，俄軍正向前關嶺方面高地退却中。師預備隊步兵第一團第二營，騎兵第一團，急追俄軍於南山南麓，野砲第一團之四連隨之，經南山東側前進，占領馬家屯西方附近，猛射退却於大房身方面之俄軍，其初榴霰彈之效力甚大，俄軍潰走後，於午後八時，中止射擊，其餘各隊，各於其佔領地域，整頓隊伍，因死傷太多，頗難集結，祝勝聲中，斜陽西下，悲喜交集，各走極端，此激戰後一般光景也。

第三師

一、午前九時十分，日本野砲第十五團長，遵第三師長命令，使第一營變換陣地於柳家溝附近，使第二營變換陣地於吳家屯西方附近，射擊敵步兵之陣地，已而僅餘榴彈一發，餘皆著發榴霰彈，難望十分有效。

午前九時卅分，日步兵第五旅，雖達圍家屯馬家屯之線，但此處小村落，對於俄軍之步兵及機關槍火，不克適當掩蔽，加以大房身西方高地，新發見俄速射

砲約八門，向日軍側射，每一彈破裂，必有數名死傷，而日軍砲兵第三團，（缺第二營）其時缺乏彈藥，且對此射距離太遠，射擊更無效果。

於是日第五旅長以進止均蒙損害，寧進據鐵路線之堤防以求遮蔽，於此處占領最後之射擊陣地爲有利，而命第一線前進，其開始前進時，受閻家屯西北方高地之砲台，及其腰部速射砲機關槍之一齊猛射，死傷甚衆，就中利用鐵路線得有利位置前進之步兵第六團，因兩翼有隣接部隊，正面甚狹，在敵前近距離，構成濃密之散兵線，竟成敵彈集注之目的，死傷特多，團之兵員，損失約半數。日軍將士，倏進倏止，午前約十時十五分，均達鐵路堤，得佔領較良好之射擊陣地，此唯一掩護之鐵路線大部分，通於俄方，至被側射，前進部隊之蒙其恩惠者，僅一部分，既而俄之速射砲八門，更發現於大房身南方高地，又前此增加於該方面之俄軍步兵，占領記家屯東北方散兵壕，側射日步兵第十八團之左翼，及柳樹溝附近之總預備隊，與野戰砲兵第三團，而步兵第十八團左翼，損害最甚，故師長將其最後之預備隊步兵第六團第一營，（缺第一連）增加於該團之左翼。使對抗前記俄軍，又砲兵第十五團，對大房身附近之砲兵，雖變換射

擊目標，用最大射程六千二百公尺，尙覺鞭長莫及，爲節省彈藥，遂暫時中止射擊，當時其他砲兵團，亦均射耗彈藥之大部分，陷於不能援助此戰鬥之悲境，又第一線步兵彈藥，亦將告缺乏，然午前十一時過，日軍左側背，遠見敵彈之落下，知係俄砲艦博滿爾號，出現於龍爪山西南方之射擊，師左側之狀態，益感不利，無可施之手段，其可採之策，唯一意前進，擊退前面之敵而已。

二、正午十二時，日第三師長，接野砲第三團長及野戰病院長送來報告如左。

敵砲艦用小蒸汽船四隻，在徐家山砲台附近，開始上陸，徐州屯附近之彈藥縱列，受敵襲而潰亂，王家甸子之第二野戰病院亦然，若非攘擊此，敵則日軍連絡線將被截斷。前面有頑強之敵，不易前進，砲兵因彈藥缺乏，不能發揮其威力，而師長手中，除工兵第二連與騎兵第一連之一部外，無他何項部隊，連日軍司令官，特令注意左翼之件，今竟見諸事實，因先使騎兵急行該方面，續使工兵第三營長率其第二連，使向徐家山舊砲台急行，同時屬於砲台旅之步兵第十八團之一連，目下尙在砲兵陣地之後方，因速派遣之於該方面，又工兵第五營之一連，亦使之續行，以上諸事，正與砲兵第十五團協議，既而判明該方面

之實情，接到工兵營長送來報告，謂上陸之敵，似是斥候，旋即退却，敵之砲艦，亦已中止射擊而南去云云，於是師長以下，恐令戰鬥指導，釀成一大危機之事件，幸而無事。（上述敵襲，係因徐家屯西砲兵團段列及野戰病院，爲避敵艦砲擊，轉移位置，致生誤會）。

三、日第三師前面情況，雖無變化，但日軍動則俄軍立即猛射，日軍止則射擊緩緩，午後二時卅分，日步兵第卅三團，奮勇踰鐵路線而上南山東側之斜面，其右翼之步兵第六團，亦接踵開始前進，於是旅長欲排萬難，突入敵陣，一舉奪取之，將其預備隊之步兵第三十三團第二營，屬於該團長之指揮，使向南山司令塔之高地，決行突擊。

午後三時，兩團巧利用死角，舉最後預備隊，增加第一線，且加入副防禦破壞班，一同前進，雖前進至突擊距離，幸能集注猛火於此處，就中機關鎗之猛射頗足發揚日軍前進部隊之威力，日軍砲兵，於午後二時乃至三時之間，將第三團之第二連，變換陣地於麥家屯西方附近，第十四團，變換陣地於該高地北方地區，其他雖在現地，極力援助步兵之攻擊前進，然著發榴霰彈之對於敵陣，

効力不大。前記步兵兩團猛進後，損傷實多，停止於鐵條網前方不進者至再。四、情況如斯，日第三師長，於情況惡劣之中，遣參謀於司令部，具申意見要旨如左。

師今陷於一步不能前進之苦境，今後動作，唯待他師方面之突擊奏功，隨同突擊，或維持現在之姿勢，乘夜暗強襲敵人以決運命，請擇其一示遵。

日第二軍司令官，本此下命令要旨如左。

現命第一師，排萬難突擊敵人，第三師其以現在姿勢，持續戰鬥，將所對之敵，牽引於該師正面，毋令他逸弗誤。

於是各隊依舊維持現狀，靜待第一師方面之攻擊進展，惟聞第一師方面，槍砲聲激烈，時斷時續，天色漸暮，無奏功希望，各隊耗去彈藥大半，師長乃決心待夜暗，斷行強襲，正苦心計畫中，午後約七時十分，第一師方面，再聞激烈槍砲聲，既而該師步兵，向敵陣突擊，敵之一部，開始退却，師前面之敵，亦已動搖，於是右翼隊步兵第六團，乘機突進，既而步兵第卅三第十八團，亦突進於陣地，午後七時卅分，南山東面之敵陣地，悉歸日軍之手，砲兵各團，加

以猛烈之射擊，敵全潰亂，退却於後南關嶺方面，步兵第六團連擊於第一師左側面前進，占領南山南關之諸砲台，日砲兵第十四團第一營，變換陣地於馬家屯，猛烈追擊敵人，對暴露潰走之敵，盛放榴霰彈，然因各師一舉向南山突進，地域狹小，部隊頗混雜，師長使步兵第卅三團，集合於麥家屯西南方，步兵第十八團，集合於馬家屯西南端附近，其他部隊，集合各現在地方。

前由軍司令官加派之第三師步兵第三團第二營，(缺第六連)午後三時，本師長命令，蔭蔽於吳家屯附近，午後七時過，各師第一線着手突擊，該營長獨斷增加於第六團之中間，使前進於南山南端附近，當敵退却之際，未克備師長之直接使用。

第四章 俄軍之防禦戰鬥

砲戰

俄軍砲兵，悉暴露於砲台之上，對於攻者砲兵之統一威力，成爲射擊之好目標，大房身高地上之野砲兵，共有四十四門，此種配置，意在統一砲兵，發揚集團威力，乃最初以射程過遠，不能參與砲戰，加以夫阿克少將之顧慮，恐日軍由後方上陸，

不敢前進，致兵力分離，使南山陣地之砲兵，立被日本砲兵所制壓，然後方之砲兵，當日本軍前進入於其射程內，得逞厥威，致日本第三第四師前進，陷於困難。南山稜線，地隙縱橫，起伏不定，砲兵運動，大被阻害，故南山防禦線之砲兵，在優勢日本砲兵之前面，未能使用於後方，且山地防禦之特性，高地上砲兵，因火砲構造上俯角之關係，不能於同一陣地，參加遠戰近戰，故夫呵克少將，以處置未周，致山地防禦之砲兵，處於不適合之狀態。

步兵戰鬥

一、左翼地區方面，午前約七時，金州城陷，八時前後，砲火漸衰爲日本陸海軍之集中火所苦，而左翼砲兵，受害尤甚，值日軍前進，達金州城南方無名川，因受俄守備兵之猛烈步槍機關槍火而停止，彼此步槍戰甚烈，此時奈伊挺少將命令，增加東狙兵第十三團之第二第四連及第三徒步獵兵隊；十時前後，砲兵之大部沈默，仍不時行若干射擊，日軍砲兵，乘機前進於金州城西方地區，集注火力於俄軍陣地之左翼，未幾，步兵前進，當日軍砲擊間，第一線之小槍火，由沈靜而趨於猛烈，其留置後方之砲兵第四旅第二連，占領陣地於大房身高地。

，援助第一線，以後日軍停止西南蓬及于家屯之線上，不敢前進，迄午後二時，狀態不改。中央方面，午前約八時廿分，日軍開始攻擊陣地之東北面，爲其砲擊之所，又第四眼鏡堡，雖受步兵突擊，其先進之三線部隊，受極大損害，不克到陣地前，又第三眼鏡堡，雖蒙再三突擊，仍能拒止之，正午前後，日軍攻擊中止。右翼地區方面，日軍一師，由圍家屯前進於馬家屯之線，午前約十時，進出於柳家溝附近時，大房身高地之砲兵連射擊之，又砲艦博普爾，在和尙島東北海面，射擊其左翼，制止於陣地八百十公尺之所，該艦射擊約一小時後，因潮落，於十一時前後駛退，日軍仍於午後約二時中止攻擊，然多列嘉可夫上校，以右翼危險，於是以預備之東狙兵第五團之一連，（缺一排）增加於此方面，以後手中所餘者，僅一排與軍旗而已。

二、南山陣地上之砲兵，彈藥缺乏，因日砲之猛射，午前約十一時，毀棄火砲而退却，然早間在大房身以西地區夫阿克少將指揮下，有野砲四十四門，以該少將顧忌背後，不敢前進，又因射程過遠，彼此砲戰，未能參加，自日軍步兵前進後，配置於第一線之砲兵，或被破壞，或因遮蔽角關係，不能射擊，至是始參

加於第一線之戰鬥，頗能遲滯日軍之前進，正午前後，前記日軍全線，中止攻擊，砲兵亦沈默，其左翼方面，被砲艦砲擊，混亂退却，當時在大房身之奈依挺少將，誤認日軍由左翼開始退却，報告旅順方面，該方面得此報告，欣喜異常。

左翼方面，東狙兵第五團第五連，因日艦砲擊，午後約一時，散兵壕被破壞，且失士兵約半數，退却於後方，團長亦無預備隊可資援助。

同時夫阿克少將，由大房身停車場，赴西方臺子山途次，接多利嘉可夫上校左翼危殆之報告，使奈伊挺少將，率東狙兵第十四團之第六、第七連，增援於大房身停車場西北。

三、午後約二時，日軍再興攻擊，四時前後，左翼地區方面者。達于家屯、劉家屯、硯池河之線，中央地區方面者，達鐵條網而停止，右翼地區方面者，亦中止攻擊，多利嘉可夫上校，察知中央地區之危殆，由五時前後新到之預備隊（東狙兵第十四團第六、第七連，午後四時到）內，派第七連之半部，增加於第三眼鏡堡，與中央地區之守備兵，協力拒止該方面之日軍，右翼地區，亦能頑強守備，但左翼地日軍，賴其艦隊援助，五時以後，徐徐再興攻擊，六時前後，其

散兵接近至陣地前二三百公尺之距離，其後占領東狙兵第五團第五連所遺棄之散兵壕，由此漸漸侵入陣地內，守兵遂開始退却。

先是夫阿克少將，午後約二時，日軍之砲擊沈靜時，由臺子山至第十砲台，將支隊今後動作攸關之指揮，請示斯帖色利中將，並陳述意見，謂砲台悉爲敵砲彈所沈默，東狙兵第五團，在目下已無支持此陣地之餘裕，除夜間舉全力轉逆襲或退却外，無他策云云，旋於四時歸還大房身停車場，不及待斯帖色利中將之返電，卽作退却之處置，使前南關嶺之威多所夫中校，及那資多利斯起上校，將貯藏之秣草，卽時搬送中央旅順街道上，鞍子嶺以西，命多列嘉可夫上校退却之際，破壞全火砲，唯「加連」式砲，使東狙第十四團之諸連搬去，又使砲兵第四旅第三連撤去陣地，與前南關嶺之總預備隊合併。

當時旅順，不知戰况如此之急，四時廿分，第七師長多蘭挺奇少將，奉斯帖色利中將之命，派遣工兵隊，修理南山陣地，然夫阿克少將對於三時發之報告不待返電，於五時，更將陣地火砲悉被破壞，日軍依然砲擊情形報告，促請指示，同時四十分，斯帖色利中將，對於前電，回電如下，「必不得已，可適宜退

却，乘夜極力將全火炮及彈藥搭載列車，否則破壞或散亂之，使東狙兵第十五團，占領前南關嶺附近之地，使第十六團，進至第十五團之位置，或由沿海道路，使到魏家屯及小平島，而海灣不可開放，又東狙兵第十六團退却之際，同時可使大連市民避難於旅順，既而七時前後，接該中將命令，若破壞全火炮，應乘夜退却等語，但此命令，在退却之後始到。

四、左翼方面，第五連所棄散兵壕，歸於敵手時，未幾，第九角面堡，亦被日軍所占，該連退却後，東狙第十三第十四團之兩徒步獵兵隊，及第五團第七連，第十三團第二連，亦相繼退却，當時多列嘉可夫上校，以預備隊之一連半，使逆襲占領第十二砲台之日軍，更疾驅而至左翼，極力制止其退却，然大勢所趨，莫可如何，僅能將敗走之兵，在陣地背後，加以整頓而已。

右翼地區守兵，知左翼地區方面歸入敵手，未通報中央地區，即退與左翼隊合，中央地區守兵之兩翼及背後，悉被包圍，該守備隊，即向第三眼鏡堡逆襲，各連混淆，蟻集於該咽喉部，損害甚大，指揮官白羅所爾中校，率第三第四連退却，須臾，負重傷，此外，將校以下，死傷不少，各連將士中得以身免者，

僅三十乃至五十名。

多列嘉可夫上校所率諸連，占領記家屯西方標高四八高地，亘西北標高三三四高地之陣地，東狙兵第十四團第一第九第五連之半連被收容，約二小時停止此地後，到前後南關嶺停車場宿營。

五、夫阿克少將，知南山守兵退却，派東狙兵第十五團（缺第一營）爲收容隊，占領大房身停車場附近之高地，以第十三團及砲兵第四旅第一連爲後衛，集合支隊於南關嶺，於是收容隊遵夫阿克少將之命令，留乘馬獵兵與敵接觸，午後十一時，退却於前南關嶺，翌日即廿七日黎明，支隊之主力集合畢，更向南關嶺停車場退却。

南山陣地退却之際，雖無日本軍步兵追擊，然其砲兵射擊陣地之背面，及大房身停車場方向，蒙極大之損害，如東狙兵第五團之死傷，戰鬥間不過約四百五十，及至退却，則死傷達六百五十餘，計將校死傷十四，失蹤一，士兵死傷失蹤，達千一百十二名。

午後俄軍，風聲鶴唳，夜暗時，錯認背後退來之友軍，以爲敵軍，互相戰鬥，

混亂恐怖，不可名狀，即退往南關嶺方向，翌日，即廿七日，續行退却，廿九日前後，退至大連西方約廿公里之大鐵匠山附近，至雙台溝之預定線，（僅偵察而尙無工事）暫占領其山頂，拒止日軍之前進。

第五章 日軍佔領南山後之情況

拂曉後約十四小時，日軍死傷甚衆，苦戰之後，於黃昏時，占領南山，追擊運動，諸多不便，到處隊伍混淆，死傷之人，或橫臥道傍，或呻吟待助，各隊行動陡覺遲鈍，入夜戰場漸歸沈靜，午後八時，日軍司令官，派遣傳令將校于各師，先使本夜宿營於現地，下左記要旨命令。

第四師占領由司令塔高地（含高地）以西至海岸之間，第一師占領由司令塔高地（不含高地）以東至高地腳之間，第三師占領由高地腳至海岸之間，砲兵旅各於已占領之陣地徹夜，附第三師之步兵一營於砲兵旅。

各師即日如所命宿營，夜間各派遣戰場掃除隊，收集死傷者，衛生隊，野戰病院之救急治療，以及彈藥縱列之彈藥運搬補充等等，由晝至夜，幾廢睡眠。

翌日即廿七日，日本第二軍司令官，於午前五時卅分，出發宿營地，巡視南山之戰

團隊因前日激戰，疲乏已極，死傷衆多，正在銳意整頓，於斯時也，軍司令官見忠勇之士，身慎溝壑，滿目瘡痍，迴思各師苦戰奮鬥之餘，毅然強以突擊，雖歷盡艱辛，倖而戰勝，其憐憫愛惜之情，責任責大之念，痛定思痛，萬感交縈，不覺泫然流涕，誓至此，惟有擱筆以供讀者之冥想而已。

此時南山以西，尙未派遣有力部隊，而敵情不明，務速占領大連，是爲第二軍之第一任務，惟激戰之後，一時竟未顧及，嗣因步兵第二旅長中村少將具申意見，始下訓令於該少將，命其追擊前進。

訓令之要旨

- 一、後南關嶺附近，似無敵兵。
- 二、軍以一部佔領後南關嶺高地，主力集合於南山及其附近。
- 三、執事其指揮第一第三第四師之各步兵一團騎兵之大部，砲兵約一營，工兵一連，在由後南關嶺之北方海岸，經南關嶺之高地脈，亘丁官寨附近之線，極陰敵佔領之，對西方警戒，並遠至旅順及青泥窪方向搜索，又以一部掃蕩和尙島（柳樹屯附近一帶之半島）內之敵，須極力佔領該地附近，後南關嶺附近，不必

我挑戰，但當敵襲之際，須固守後南關嶺之線，以上諸隊，準備完成，接次出發，於後南關嶺附近，歸執事指揮。

二十七日，追擊諸隊，於中村少將指揮之下，佔領南關嶺附近，亘丁官寨附近之陣地，騎兵團，早派遣一部於前方，搜索敵情，然俄軍似已退却於旅順方向未交戰鬥，二十九日，下前進命令於第一第三師，三十日，第二軍進出於上陸後之目標，即大連西方地區，確實封鎖旅順，當時北方正面情況，漸起變化，俄兵有南下之勢，軍司令官，將旅順方面，讓於將來編組第三軍之第一第十一師，以主力集結於北方普蘭店大沙河之線，準備以後之前進，五月卅一日，與第一師及十一師交代，第四師由六月一日，第三師由六月三日北上，悉於五日集結完畢，自是與第一軍及大孤山之獨立第十師，共同北進，乃與俄軍主力，決戰於遼陽附近。

評論

A 詳論此戰得失，應先就地形分別觀察之。

1. 金州地峽之戰略價值。

甲、攻略該地峽，爲占領大連灣之第一步。

乙、南山爲旅順之前進陣地，並爲攻圍旅順之前提。

丙、日軍占領該地峽，則俄軍主力，與關東守備軍，不克協同作戰。

丁、日軍能以一部對關東軍，而以主力向北方作戰。

戊、南山對於老虎山、金山及金州北方高地，能以火力制伏之。

2. 以防禦之目的，判斷南山附近地形之利害。

甲、南山狹隘部之前方，爲俄關東守備軍進出於遼東半島之據點，對於龍爪山、老虎山、十三里台子陣地線，爲第二陣地線。

乙、金州爲南山之前進陣地，只可用小部隊，暫時作持久戰，然對於有重砲之優勢敵人，不易防堵，尤以遇有敵人艦隊參加戰鬥時爲然。

丙、防者若由小房身高地至土城子附近高地，占領防禦線，最爲有利，如此則南山爲有利之前進陣地。

3. 南關嶺陣地之觀察。

此陣地在金州狹隘之後方，右翼由小房身之東方高地附近，至左翼土城子，陣地甚長，其兩翼依托海岸之高地，亦甚安全，可以展開強大兵力。

4. 南山陣地之觀察。

甲、南山陣地之編成，以專守之頑強防禦爲目的，其防禦線重疊，可作數次抵抗，抗若作爲攻勢地域，則寬度不足。

乙、其左方面，雖運動容易，而易受敵艦隊之妨害，右翼方面，在俄軍固可由旅順方面艦隊援助，但障礙物密佈，不斷出擊，殊非易事。

丙、陣地正面強度，以東正面爲最，而對於背面攻擊，亦有充分設備。

丁、其高地脚設有散兵壕，延長其散兵線，甚不合理，應於其高地上接近斜面處設之，免受敵人砲火，同時設支撐點及中間陣地，以縮小延長之度爲適當，至於其現有之高地上陣地，應作擬製陣地。

B 對於俄軍全般之所見。

攻勢移轉，固難行於全然守勢情況之下，然俄軍初採用戰略守勢，後竟變爲戰術守勢，縱有時取攻勢，終無毅於殺敵致果之心，歐洲戰爭時，俄軍作戰，常有此類動作暴露，當時之斯帖色利中將，決非驍勇善戰之才，其退嬰，其緩慢，皆可證明其無能爲也。

斯帖色利中將，五月十九日訓令中，有謂「應極力頑強固守南山陣地」云云，及「此等處所，應頑強固守」，或「如何絕對必要」字樣，亦不適當，蓋責任最重，例如先與以「防禦爲要」之命令後，於遂行任務時，或半途又與以「應頑強實行」之命令，意非不是，而在責任觀念上，轉生游移兩可之弊。俄軍之作戰命令，往往有此等激厲言辭，用非其時，則無足輕重矣。

C 關於日本軍方面者。

第二軍命令第一項所記載，有廿五日艦隊砲擊南山之說，該項砲擊，爲陸海軍協同動作之要點，於攻擊計畫要領中，應特別詳細記入海軍協同作戰主旨。

命令第二項所記載，有自廿五日攻擊南山敵人之說，是否卽於是日遂行南山之攻擊，抑或逐次攻擊，不甚分明，因此軍之企圖，不甚明瞭。

以砲兵射擊金州，由今思之，全然無用，此時應與攻擊部隊以略取之任務，蓋僅用砲擊，決無使敵人退却之理，二十五日，各師砲兵射擊，又未明示以砲兵射擊之目的，殊不適當。

奪取金州，似以第三期爲本旨，應於最初卽準備在第二期行之，較爲妥善。

日
俄
戰
史
第
八
卷

二
七
六

日俄戰史

(續第八卷)

第五篇 日本滿洲軍主力北進之一般情況(參照附圖第十二第十三)

獨立第十師與第二軍之協力。滿洲軍司令部，於六月二十三日成立，仍在東京指揮滿洲各軍，是時因獨立第十師在岫巖附近，集積糧秣，頗稱順手，遂命令該師與第二軍運動相協力，然該師顧慮以後之運動，欲俟第二軍到達蓋平，再攻岫巖——海城道上的分水嶺，此時尙未開始運動。

廿三日之晨，旅順港之俄艦隊，出口南航，日沒尙在港外停泊，夜間受日軍攻擊，再入港內，因此知俄艦損傷，修理已竣，且閉塞之港口，亦經開通，日第二軍糧秣，由海路輸送至渤海沿岸，不甚確實，而雨季前遼陽附近之會戰，不能預期。故日本總司令大山巖下訓令於第一第二第三軍及獨立第十師，謂俄艦於廿三日出港，第二軍糧秣輸送不確實，遼陽會戰當延至雨季之後，第一第二軍及獨立第十師，宜按此計畫其運動，第二軍由陸上兵站前進至蓋平，第三軍務迅速攻略旅順。

第一軍及獨立第十師，占領遼陽及析木城兩街道之分水嶺及第三軍之情況。第一軍雖於廿四日夜半，受領前述訓令，而各隊已開始運動，遂繼續前進，廿七日，占領四道溝、分水嶺、東萬流河之線。獨立第十師與第一軍之淺田支隊，同日攻擊岫巖——海城道上之分水嶺。第三軍廿六日，以第十一師奪取劍山，該軍第一線，前進至安子山附近，至雙頂山之線。當時日軍總司令，因俄人誤認日第一軍將由鳳凰城運動於海城方面，以其一部，留置於日第一軍及獨立第十師方面，以主力及由歐俄開到之部隊，繼續集合於南山，因全軍準備未竣，未能即時長驅直進，而第一軍及獨立第十師，遽占領鳳凰城——遼陽及岫巖——析木城兩分水嶺，至使俄兵不日向北退却，深爲可惜云。

第一軍占領草河、長北、分水嶺、摩天嶺及藍花嶺。第一軍方面之俄軍，棄其堅固陣地，二十六日以後，退至遼陽方面，第一軍司令官，欲圖此後前進之便利，擬前進至草河、長北、分水嶺、連山關及東萬流河之線。且欲招致淺田支隊於黃花甸附近。以此意見申報於總司令，雖蒙許可，惟願慮獨立第十師之情況，淺田支隊，暫不準復歸原隊，三十日，第一軍進出於草河、長北、分水嶺、摩天嶺、藍花嶺之線，作前進準備，以連日大

兩河漲，兵站業務，大受妨害，糧秣缺乏，七月下旬，盡力恢復原狀，後因給養關係，變更各師宿營地，七月三日，第十二師一部，配置於四道溝附近，主力在賽馬集附近，第二師在連山關附近，禁衛師主力在大劉家堡子附近，翌日即四日未明，俄軍以步兵約二營，襲擊摩天嶺第二師前哨，日軍擊退之。

第二軍占領蓋平。第二軍因兵站輸送不繼，給養極難，軍司令官，雖嚴飭兵站監北進，而何時開始前進，仍未確定，六月廿七日後，泥濘載道，輸送維艱，附近倉庫，漸告空乏，迨至七月一日，天候漸佳，兵站輸送，較爲便利，遂於六日向蓋平前進，途中擊退微弱之敵，將於九日拂曉，攻擊該地附近俄軍，然敵於八日夜間，兵力大減，是日晨，退往北方，第二軍躡追之，正午，占領方家屯東北高地，沈八家子青石關海山寨之高地線，又獨立第十師，欲援助第二軍攻擊蓋平，九日以一混成旅牽制湯池方面之敵，另遣一支隊於分水嶺方面，脅威析木城方面之敵，該師欲隨第二軍之前進，向海城協同作戰。

七月上旬滿洲軍總司令之敵情判斷。七月四日，據情報，苦魯巴金已於六月廿八日下令退軍，欲將主力脫出日軍包圍圈之後，其第十軍之後，尙有三軍團，（似爲第

一軍團，及西伯利第五第六軍團，) 逐漸出發，似成事實，他方面又據情報，敵兵逐漸南進，蓋平附近，將有大會戰，此等相反之情報，當時日軍總司令之判斷，謂目下情況俄軍退却較爲得策，故滿洲軍到遼陽附近以前，不致有大會戰。

第四軍司令官之一般任務。滿洲軍總司令部，七月六日，由東京出發。八日，至廣島。先是日政府將占領營口之前後處置，照會俄國，未得回答而時期已迫，總司令遂於是日通報第二軍，命其注意，九日，又訓令第四軍，(司令官野津道貫) 以遼陽爲目標前進，與第一或第二軍協同作戰，六月三十日 (是日日俄兩軍之配置，如附圖第十二，) 以命令規定第四軍之戰鬥序列，及該軍兵站部之編成，於第一，第二，第三軍之戰鬥序列，及該兵站部之編成，有所變更，第四軍司令官到岫巖後，方指揮所部，又第五師雖編入第四軍，同時奉令歸入總司令指揮之下。

總司令上陸於大連。

附敵情

日總司令，七月十日，由宇品出發，十三日，於聯合艦隊根據地，會見該艦隊司令長官東鄉平八郎，十四日，上陸於大連。是日，各軍之情

况如左。(參照附圖第十三)

第一軍方面之敵主力，在遼陽及其東部。其先頭部隊，占領塔灣及樣子嶺附近，本

溪湖及大安平附近，亦有有力部隊，日第二師守備摩天嶺附近，禁衛師守備八盤嶺附近，第十二師一部在四道溝附近，主力在賽馬集附近。

第十師方面岫巖——柞木城街道之敵，似已漸滅。日禁衛騎兵團在黃旗勾附近，與俄騎兵相對峙，其所屬步兵一部，位置於關門山以南，丸井少將所指揮之混成旅，守備大汪溝分水嶺弟兄山之線，東條少將所指揮之混成旅，守備接官廳至金家屯之線。

第二軍方面之敵似占領（大石橋東南約十公里）至牛心山陣地。湯池及太平莊，（蓋平東北約十六公里）有有力部隊，大石橋附近敵情，雖不明瞭，苦羅巴金似在該地，日第五師占領蔡家峪高地附近，第三師占領老慶山附近，第六師占領青石關附近，第四師占領海山寨北方高地附近，騎兵第一旅，砲兵第一旅，在蓋平及其附近。同期間俄軍方面情形如左。

六月廿六日俄軍之處置。俄軍司令官苦魯巴金上將，六月廿五日得東部支隊長劫爾連中將報告，謂正面之日本軍，雖開始運動，然意在牽制，不甚措意，午後十一時，下令，命西伯利第一軍團長西他客利白爾古與日本軍南部集團相對，置前衛於

彼塞，二十六日，集中西伯利第一軍團之主力於蓋平附近。命西伯利第四軍團長查爾巴押夫中將，指揮其步兵第卅一，第卅五兩師之各第二旅，及米西秦奇少將之騎兵隊，與黑木軍之岫巖集團相對。同日占領蓋平，東方之高家屯至金家屯之線。其後派遣第卅一師第二旅於蓋平東北之沈家屯，任第一第四軍團之連絡，緊急時，應援第一軍團。以是日由海城到大石橋之東狙兵第五師，爲上述兩集團之豫備隊，置步兵第卅一師第一旅於海城置東部支隊所派遣之六營於鞍山站，當東狙兵第五師由海城出發時，以歷越斯丹少將之分水嶺支隊屬之，是日，由蓋平附近到金家屯附近者，有步兵五十營，（西伯利第一軍團之廿四營，查爾巴押夫中將之十八營，及任兩兵團連絡之第卅一師，第二旅之八營。）金家屯附近以東分水嶺至大山嶺，有步兵十二營，（六月廿一日，歷越斯丹少將支隊，由海城增加西伯利步兵第八團之第一第二營。）其豫備隊，預定以步兵第卅五師第二旅置於湯池，東狙兵第五師置於大石橋，步兵第卅一師第一旅（缺一營）置於海城，各隊移動未畢，廿六日，東部支隊方面之日軍，已進擊大摩嶺及分水嶺，而分水嶺（岫巖至海城間）方面王家堡子附近之前進部隊，受其壓迫，退却於小偏嶺，又得報告，日軍步兵約一旅，由半截碑（

小偏嶺西南約八百公尺。向西進擊，岫巖——湯池——大石橋道路方面之米西秦哥支隊，亦於下哈塔東南高地交戰，若分水嶺方面失守，西伯利第一第四軍團之後方，必受影響，於是將預定派遣沈家屯之步兵第卅一師第二旅，留於大石橋，併判斷東部支隊相對之敵，僅爲大規模之牽制，遂於午後四時四十分，通報魏爾連中將，說明目下之方式，及黑木軍得二師之增援，並令其速遣一旅於海城，然是夜接該中將報告，謂敵人並非牽制，遂中止該旅之派遣。當時軍司令官對於日本軍行動之預定策案如下。若日本軍從岫巖攻擊海城方面，則將大石橋之步兵第卅一師第二旅，東徂兵第五師，及東部支隊之步兵一旅，調至海城，步兵第九師各團開到，均令其前赴海城或鞍山站，命西伯利第一軍團長派遣東徂兵第四團於沈家屯任連絡，使用東徂兵第五師人員，構築大石橋附近陣地，又日軍若攻擊東部支隊所占領之山嶺，並側重攻擊岫巖——高家堡子——浪子山道之上分水嶺，則命正向海城移動之東部支隊步兵一旅，仍歸浪子山，步兵第卅一師第二旅，以鐵道輸送至遼陽，並留駐步兵第九師於該地。

廿六日，軍司令官計算分水嶺方面之日本軍，爲步兵四團，騎兵二團，及砲六門，

又因前進部隊正向分水嶺退却，遂訓令歷越斯丹少將，俟日本軍攻擊分水嶺兵力至二三師時，可增加步兵第卅一師第一旅，及東部支隊步兵一旅，固守其陣地，午後十時，又得該少將報告，知分水嶺陣地，有主力十營，大道峪析木城有兵力二營，拒止敵之前進，遂令由鞍山站到海城之步兵第百廿二團，砲兵第卅一旅第一營，及烏拉爾哥騎兵旅，屬於該少將之令下，又據米西秦奇少將報告，知正在拒止日本軍步兵一二團及砲兵二連之前進，其餘情報概不確實。遂於午後十時卅分，訓令東部支隊長，謂日軍僅爲牽制行動，不必加以反擊。各山嶺不可委於敵手。又命林連空普支隊，相與協力，同時又訓令歷越斯丹少將，謂日本軍主力，由岫巖向蓋平前進，其兵力不足一師，意在牽制貴部，如分水嶺失守，最爲不利，若兵力不能轉取攻勢，可增加一旅云，後知分水嶺方面敵兵不下廿七營。遂以大石橋之步兵第卅一師第二旅及砲兵進至海城，(翌日即廿七日，步兵用鐵道輸送，砲兵則行軍)是夜劫爾連中將報告「優勢日本兵向大摩嶺及分水嶺(鳳凰城——遼陽道上)前進，擬迂回我兩翼故本夜撤去該兩地及山道嶺之守備，決退至浪子山，且派遣東狙兵第十二團及砲步一連於鞍山站，另一團到塔灣後，亦派至該地。」遂於廿七日，將大石橋之東狙兵第五師

，移至海城（屬於該師之西伯利砲兵第一旅之第三連，欲轉屬於第四軍團，故仍留大石橋附近。）又使在遼陽之步兵第百廿一團，砲兵第卅一旅第三營，及東部西伯利砲第一連，廿五日出發至海城，又命查士利幾中將，再指揮分水嶺方面各隊（步兵第卅九營，騎兵十九連，及砲百四十二門。）若遇優勢敵兵攻擊，可步步防戰而退却，俟集中充足之兵力，再擊攘之，緊急時，決以步兵第卅五師之一旅，由鐵道開至海城。

廿七日，劫爾連中將報告，大摩嶺有野砲十門，步兵八營之敵軍，分水嶺有有力之部隊，賽馬集方面，亦有運動之部隊，又得歷越斯丹少將報告，分水嶺雖有戰鬥，推測敵兵，似不甚衆。嗣又得告報，該支隊爲遲滯敵之前進，正向大道峪退却，正面敵兵，不過一旅，似有迂回我右翼之意。又得報告，知沙姆所諾夫少將，向熊岳城搜索，米西秦哥少將，戰於下哈塔附近，於是軍司令官因海城方面最爲危險，欲指揮該方面之軍隊，是夜至海城，知沙姆所諾夫雖一度佔領熊岳城，而爲日軍一旅所壓迫，退却於後箕塞，東部支隊退至塔灣，留前衛於前方之半日行程，遂發訓令於西伯利第一第四軍團長，另報告極東總督，訓令要旨如左。

俄軍司令官界西伯利第一第四軍團長之訓令。馬連峪高家屯之線，最爲薄弱，故西伯利第一軍團，當以一旅警戒篋塞方面，他一部警戒東方山地，以主方對薄洛鋪，高家屯，曾家店方向，配置於蓋州河河谷，及湯池西方，與西伯利第四軍團相連絡，若遇優勢之敵攻擊，或西伯利第四軍團退却，則退却於大石橋南方之預定陣地，即前拉拉山，田家屯，三家子之線。西伯利第四軍團，當以步兵第卅五師之一旅，配置於湯池，若日軍達析木城附近，當安全軍團之左側背，如受優勢之敵攻擊，或西伯利第一軍團退却。則退却於大石橋附近占領陣地，又西伯利第一第四軍團，集合於大石橋附近時，若軍司令官不在，則由查爾巴仰夫中將指揮全軍，如受優勢之敵攻擊，則棄營口退至海城。

六月廿八日俄軍之配置。海城及分水嶺（岫巖——至海城道）方面之兵力集中，於廿八日完畢，是日一般之配置如左。

一、麥多利托夫中校支隊，（西伯利步兵第一團第一營，高加索義勇兵一連，黑龍江哥騎兵之二連，烏蘇里哥騎兵團第六連，東狙兵第一，第十五團之乘馬獵兵二隊，護境砲兵四門，計步兵一營，騎兵四連，乘馬獵兵二隊，砲四門

○分屯於城廠、五道河、子通化、興京一帶，派遺乘馬獵兵於前方。

二、林連空普少將支隊（東狙兵第廿三團，西伯利步兵第一團第二營，阿爾古尼哥騎兵第一第二團，利爾金斯克哥騎兵第二團，赤塔哥騎兵第二團第六連，黑龍哥騎之半連，西伯利山砲第一連，計砲位七門，後員加爾哥騎砲兵第四連，護境騎山砲第四連，計砲位四門，護境砲兵二門，計步兵四營，騎兵十九連半，砲十九門）之步兵一營，騎兵十一連半，砲十一門，在橋頭東方約三里之房家堡子（翌日即廿九日，該少將自率騎兵八連，山砲八門，至迷岔堡子，地在本溪湖東北約十六公里）步兵二營，騎兵一連半，砲六門，在橋頭（翌日增爲步兵三營，騎兵六連，砲十三門）曾任遞騎之騎兵二連，及由城廠退却之騎兵一連，集合於小市北方之太子河右岸，其他騎兵三連任遞騎，西也斯他可夫中校支隊（西伯利步兵第一團第二營，黑龍哥騎兵團之半連，及護境砲兵二門）廿日由小市主本溪湖，復歸該少將指揮之下。

三、東部支隊（東狙兵第三師第十，第十一團，及第六師第廿二，第廿四團，烏蘇里哥騎兵團之四連，威爾夫利烏金斯克哥騎兵第二團之三連半，赤塔哥騎

兵第二團之四連，隊號不明之騎兵四連半，東狙砲兵第三旅之第一，第二連，及第三連之半部，第六旅之第二連半部，第三連之一排，與第四連，計步兵十二營，騎兵十六連，砲廿四門之主力，以步兵三營，占領屈家堡子。藍花嶺新開嶺，以一營及一連，佔領摩天嶺及小高嶺。他五營，（缺一連）在塔灣爲豫備隊。又雅布洛幾金上校支隊，（原稱塔子嶺支隊，計步兵二營，砲四門）二十七日夜，移至老母沟，東部支隊所屬火砲三十門，（雅布洛幾金支隊之四門在外）因不便山地使用，與東狙兵第十一團第三營，廿八日，同位置於浪子山後至其西北之并爾屯。騎兵四連，由廣地退至非榮溝。三連半由二家子中退至塔子嶺。四連於藍花嶺摩天嶺小高嶺之前方分任搜索。（其餘四連半，分任遞騎及傳令）。

四、歷越斯丹少將支隊（西伯利步兵第二師之第五，第八團，及缺第二營之第六團，東狙兵第廿一團，步兵第百廿二團，西伯利哥騎兵第七團，烏拉爾哥騎兵第四，第五團，東狙砲兵第六旅第一連，西伯利砲兵第一第二營，砲兵第卅一旅第一營，騎砲兵第二十連，計步兵十八營，騎兵十八連，砲六十二門

○廿七日，於分水嶺附近戰鬥。後主力集合於大道峪。（步兵十六營，騎兵十一連半，砲四十八門。）置烏拉爾哥騎兵第五團，騎砲兵第廿連於橋木。城以西伯利哥騎兵第七團第四連之半部，占領大山嶺。其他西伯利步兵第八團第三第四營，西伯利砲兵第二營第一連，豫定於廿六日，出發塔子嶺，經浪子山，沙河到支隊所在地。

五、西伯利第四軍團（西伯利步兵第三師，及其第七團，第卅五師第二旅，阿林布爾古哥騎兵第十一第十二團，赤塔哥騎兵第一團，威爾夫利烏金斯克哥騎兵第一團，「缺一連」，砲兵第三十五旅第二營，所屬砲位廿四門，西伯利砲兵第三，第四營，所屬砲位各十六門，騎砲兵第十一連，後貝加爾哥騎砲兵第一連，護境騎砲兵第六連，所屬砲位四門，計步兵廿八營，騎兵二十三連，砲七十二門。）之米西秦哥少將支隊，（步兵十營，騎兵十九連，砲廿四門。）主力在大木溝峪附近，警戒下哈塔一部在銅匠峪附近，配置騎兵部隊於榜什堡，金家屯。西利伊可少將支隊，（步兵八營砲十六門）在高家屯營口支隊，（步兵二營砲八門）在營口軍團豫備隊，（步兵八營，騎兵四連，砲二百四

十四門。)在孤家子。

六、西伯利第一軍團(東狙兵第一，第九師，沿海龍騎兵之六連，西伯利哥騎兵之四連，及第五第八團之各六連，東狙砲兵第一旅之二連，又三門，及第九旅之四連，後貝加爾哥騎砲兵第二第三連，護境哥騎兵四連，東狙兵十三團，乘馬獵兵隊，計步兵二十四營，騎兵二十六連，砲六十三門，獵兵一隊)之前衛，(步兵九營，騎兵六連，砲十六門。)在蓋平車站附近。(前衛內之步兵三營，騎兵五連，二十九日，在李茂林溝與所屬隊合。)馬古西毛依幾少將支隊，(步兵三營，騎兵二連，砲八門。)在曹家屯附近。步兵六營，砲十七門，在李茂林溝附近。軍團豫備隊，(步兵六營，砲十六門。)在青石嶺甫及飛雲寨附近。沙姆所諾夫少將之騎兵支隊，(騎兵六連，獲境騎兵四連，砲六門，東狙兵第十三團，乘馬獵兵一隊。)在沙子河附近。其他哥騎兵六連，搜索鐵道線與畢利河間地區，另有騎兵二連，在軍團司令部。

七、遼河支隊，(步兵不足兩營，附微弱之騎砲兵。)在大灣附近警戒營口至新民府遼河沿岸之地。

八、軍總豫備隊在海城者有東狙兵第五師，（步兵十一營半，砲卅二門）步兵第百廿一團，黑龍哥騎兵團之一連，砲兵第卅一旅第三營，所屬砲位二十四門，及東部西伯利白砲兵第一連，在大石橋者有東狙兵第十九，第廿團之二連，西伯利砲兵第一旅第二，第三，第四連，在鞍山站者有東狙兵第十二團，東狙砲兵第三旅第四連，在遼陽者有西伯利步兵第四團第二營，步兵第百廿一團第一營，西伯利哥騎兵第四團第一第六連黑龍哥騎兵之半連，此外由東部支隊撥派之東狙兵第九團，（二十八日由塔灣出發向沙河車站）由林連空普支隊撥派之西伯利步兵第六團第二營，（二十三日，由草河長北分水嶺向遼陽）尚在途次。

九、此外西伯利步兵第二團，集成騎兵三排，任奉天之守備西伯利步兵第四團第一營，任遼陽附近之鐵路守備。

六月廿九日橋木城方面俄軍之集結兵力。二十九日，軍司令官於大道峪附近集中歷越斯丹少將支隊，（步兵十六營，騎兵十二連，砲四十八門）於橋木城，集中步兵第卅一師，烏拉爾哥騎兵第五團，砲兵第三十一旅第二，第三營，騎砲兵第二十連，

(計步兵八營，騎兵六連，砲兵五十四門於缸窰嶺集，中東狙兵第五師。(其二連在大石橋)步兵第二百一團，東狙砲兵第五旅，(計步兵十四營，又一連，砲三十一門)總兵力，步兵三十八營又一連，騎兵十八連，野砲百二十四門，又豫定由東部支隊派遣之東狙兵第十二團，及東狙砲兵第三旅第四連，前日達海城，東狙兵第九團，本日達沙河，(遼陽西南十六公里)尙有西伯利步兵第八團第三，第四營，西伯利砲兵第二營第一連亦到，對於岫巖方面黑木軍之攻擊，有步兵四十六營，騎兵十八連，砲百五十門之軍總豫備隊，大石橋有東狙兵第五師之二連，及西伯利砲兵第一旅之三連，(步兵第九師，豫定於七月八日開到)欲以威力審察前面敵情，再行攻擊，歷越斯丹少將，遂於分水嶺方面試行威力偵察，然無所得，且二十八兩日大雨，調動大軍不易，遂中止攻擊，日本軍亦無動靜，海城方面，暫告無事。俄軍司令部顧慮東方支隊方面之處置。當時東部支隊前面狀況，雖不明顯，然似有大批日本軍，故軍司令官，以先整理其總豫備隊爲急務。三十日，移步兵第三十一師於海城命東狙兵第五師於分水嶺方面，施行威力，搜索後，再至海城，於是橋木城附近，僅留歷越斯丹少將支隊，曩由東部支隊轉屬他處之西伯利步兵第八團第一

二營、及西伯利砲兵第二營第二連，命其復歸原所屬隊，東狙兵第九第十團，及砲兵一連，亦歸東部支隊，烏拉爾哥騎兵第五團、騎砲兵第二十連，及東部西伯利白砲兵第一連，仍歸海城，又於鞍山站，以東狙兵第九團，及烏拉爾奇騎兵第五團之各二連，編成一支隊，（支隊長多拉果米洛夫上校）任大山嶺及塔子嶺東分水嶺間之搜索。（六月二十日俄軍之配置如附圖）

六月二十九及七月一日之大雨，各軍間交通斷絕，給養困難，西伯利第一軍團方面尤甚，因請以主力移至大石橋附近，二十九日，旅順之驅逐艦名歷得南安布拉可夫者，至營口，軍司令官，得斯特色利中將報告，知該中將據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旅順方面報告，關東兵團，不久將被壓迫於旅順要塞本防禦線之內，於是對於該方面之兵力，有向北牽制之必要。又得米西秦哥少將報告，知行動於湯池——大石橋道方面之黑木軍，現已退却，其時深恐雨季輜重，運動困難，遂臨時採用馱馬編成，以救其急，且增加倉庫，並計畫於海城，柞木城，分水嶺間敷設鐵道。軍司令官初意，黑木軍將由岫巖與熊岳城之奧軍相策應而進擊，故將新到之步兵第九師，移於大石橋，並豫定將總豫備隊之第十軍團，步兵第三十五師第二旅，及東狙兵第五師

，集中於大石橋及海城附近，七月一日，知東部支隊退至藍河左岸，遂命步兵第三十三團，（六月三十日於大石橋下車）及第三十一師第二旅，依次由鐵道輸送至遼陽。該師司令部及第一旅至鞍山站。蓋欲將第十軍團集合於遼陽方面，雨季後，將第十七軍團，集合於海城大石橋之間，使東部支隊，恢復原來位置，若攻擊奏功卽占岫巖至海城道之分水嶺也。

對於日本第一第四軍之俄軍回復攻擊計畫。七月一日，軍司令官，希望劫爾連中將，及林連空普少將，偵知攻擊東部支隊之敵，是否爲黑木軍之一部，且注意岫巖—湯池道路方面所退却之黑木軍先頭部隊，其主力是否前進於海城或遼陽方面，嗣得林連空普少將報告，知遼陽邊門方面，有日本之有力獨立支隊，遂疑其迂回遼陽前進於奉天方面。令速探知其兵力共有若干，二日據俘虜言，知分水嶺（岫巖—海城）附近，有日本軍約二師，且米西秦奇支隊，有日本第九師之俘虜兵庫，愈信該方面除第十師外，尚有他師之存在，當轉移攻擊之際，劫爾連中將卽以步兵第九師往援，而查斯利幾中將兵力步兵二十三營，似嫌過少，故於偵知東部支隊前面敵情以前，留步兵第三十一師（除前赴鞍山站之步兵第百二十一團之一營）於海城，加入

軍總豫備隊，嗣後第十七軍團之先頭開到，因情況使用於遼陽，分水嶺（岫巖—海城道）或大石橋方面，命查斯利幾中將，仍留東徂兵第五師於柞木城，爲攻擊分水嶺之準備，惟步兵第三十五師第二旅，仍在西伯利第四軍團之內，第九師第一旅，砲兵第九旅第一，第二連，本軍命令，於七月五日，由遼陽出發，向浪子山雨季中俄軍之作戰方針。同日，軍司令官在大石橋，與汽哈洛夫查爾巴押夫西他客白爾古各中將，會議雨季中作戰事項，日本軍如以主力攻擊海城或遼陽方面，南部兵團決退於大石橋或海城，遂減輕其砲車及轆重，（西伯利第四軍團之舊式砲六十四門，送還遼陽，其馬匹交速射砲兵連使用，以西伯利砲兵第一旅所屬砲位三十二門，配屬於該軍團，又西伯利第一軍團之砲兵各連，各以四門移送後方，以其馬匹增加其餘各砲，又將該兩軍團之砲兵各連，各配屬步兵二連，以援助其運動，各師之轆重總車輛，雨季中皆送還遼陽，以其馬匹供馱載之用）是時屢有日本軍攻擊營口之說，因將該處守兵，（西伯利步兵第三十一團第三，第四營，西伯利砲兵第四營第二連）屬於西他客白爾古指揮，六日，西伯利第一軍團長報告，謂熊岳城方面僅有少數日本兵，請擊破之。若日軍侵掠營口，則增派該軍團之四團，軍司令官對此報告，允俟東

部支隊方面敵情判明後實行，然自是日晨，該軍團受日軍攻擊，其前衛退却於篋箕寨，方家屯之線，七日，停止於蓋州河之右岸，軍司令官原來之決心擬於大石橋附近陣地以步兵二十四營（步兵第三十一師，及三十五師第二旅）拒止日軍於該軍團退却，雖不甚顧慮，而東部支隊及林連空營支隊交通屢斷，不得精確之情報，故於東方正面之形勢，最爲焦慮，據當時本部支隊報告，黑木軍之全力，有由塔灣及麻地向浪子山攻擊之虞，又由日本陣亡兵身中，搜得文書，知鳳凰城街道有第十師之步兵第四十團，斷定黑木軍增加甚衆，又得報告，東部支隊之背後有日軍初出現於遼陽方面。其後情況不明。遂疑日本第十二師迂回娥軍之左翼而向奉天云。然無論如何，應準備黑木軍攻擊東部支隊，遂以遼陽之步兵第九師第二旅（缺一營）及其砲兵四連增援賽馬集方面。七日，招致海城之步兵第三十一師第一旅，砲兵第三十一旅第一第三營於遼陽，（十一日晚，由鐵道輸送，集合於遼陽，直屬於軍，若黑木軍來攻。用爲東部支隊之豫備隊。並替代前進於賽馬集之步兵第九師第二旅，任遼陽之守備，又欲命歷越斯丹支隊（在大道峪）之東狙兵第二十一團，歸還東部支隊，而因八、九兩日蓋平之戰，延至十三日出發。

賽馬集方面之守備，以第十軍團長斯伊嗒夫斯起中將任之，指揮步兵第九師第二旅（缺一營）及其砲兵四連並孤家子之蝦鱗洛夫少將支隊，（該支隊前屬巴威統率步兵三營，即東狙兵第二十三團，豫定隨同步兵第九師之一旅前進，歸還東部支隊；又騎兵六班，砲十三門）本溪湖之薛士他可夫中校支隊，（步兵一營，騎兵半連，砲二門）軍司令官，於七日訓令該中將，命其掩護賽馬集，及太子河河谷通遼陽奉天各道路，若受敵壓迫務避決戰與本部支隊連絡策動以探知日本軍之兵力及其運動並注意以第九師第二旅占領橋頭又命林連空普少將，指揮阿爾孤尼苛騎兵第二團，利爾金斯克哥騎兵第二團，及護境騎山砲兵連，策動於黑木軍之側面，與第十軍團各隊相連繫，探知向遼陽或奉天運動之日本軍，隨時報告。嗣得斯伊嗒夫斯起中將報告云，日本軍主力究竟於通遼陽及通奉天兩路中之某一道路。至今未明。故將來應分向孤家子及本溪湖退却最爲必要。橋頭僅以微弱支隊占領，而置前衛於孤家子及本溪湖，即於該兩處，配置步兵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兩團之各三營，屬以砲兵各一連，又東狙兵第二十三團，既歸東部支隊，應以步兵第九師第一旅，由浪子山歸遼陽以代之，即用爲前述兩前衛之豫備隊云，此報告於賽馬集方面情況，亦不明瞭，惟據蝦

幾洛夫少將報告，推知橋頭方面，發現日本軍之先頭部隊，六日，又得該少將報告，謂中國人傳說日本軍不日向遼陽開始總攻擊。在大安平陣地作業之中國人，逃避一空，加以支隊缺員甚多，作業遲緩，如受日軍壓迫，當退至大安平之設堡陣地云，又據八日達到之林連空普少將報告，知日軍由橋頭向本溪湖前進，其前衛（步兵千五百人砲二門）達崔家溝附近。當時軍司令官，因斯伊嗟夫斯起中將，常陷於悲觀，故賽馬集方面各隊，以林連空普少將指揮之，除原有騎兵外，併指揮蝦幾洛夫支隊，步兵第九師之一旅。及其砲兵，命其堅固占領橋頭，掩護奉天方面，若日軍向該方面前進，則由背面攻擊之，如遭遇優勢之敵則宜避戰。其指揮系統，雖屬於第十軍團長，而關於作戰，依然獨立，此時又得第一軍團長報告，進攻之日軍，至少有步兵二師，騎兵一旅，似欲以有力部隊，迂回我左翼，本軍團分散於廣正面指揮甚難。應於適宜之時退却於薄洛鋪爲要。並先遣東狙兵第九師之一團。及砲兵一連於營口云，軍司令官與以同意，是時大石橋陣地工事所用之中國人，亦傳聞日軍未襲而四散，作業遲滯，遂以西伯利第一，第四軍團各一旅，及步兵第三十五師第二旅之四營，共任作業，八日之夜，軍司令官訓令西伯利第四軍團長，謂敵於本日占領蓋平

，及其北方高地，西伯利第一軍團主力即退至薄洛鋪，因此，貴軍團本夜，須將步兵退至祝家溝（湯池東南約六公里）孤家子之線，並於祝家溝，宋家堡子，禿老婆店，李家屯，薄洛鋪之線，與西伯利第一軍團聯絡。

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開到之俄軍增加隊。此時西伯利砲兵第一旅第一連，（六月二十九日開到）步兵第九師，及砲兵第九旅（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七日開到）並得利寺附近戰鬥所失之東狙砲兵第一旅第三第四連之補充火砲十三門，（合計步兵十五營，砲六十九門）均到集中地帶，西伯利第一軍團，由蓋平附近退却，七月九日，占領牛心山至高里成山之線。西伯利第四軍團，亦與之相連繫而退却，其主力位置於白寨子至張官屯之間，以有力後衛，留於于家大嶺之前進陣地。米西秦哥支隊，先在湯池後移。至此老溝步兵第三十五師第二旅，十一日，脫離西伯利第四軍團，至大石橋，為軍之總豫備隊，其餘海城有步兵第三十一師第二旅，（該旅因岫巖方向有日軍集中三師以上之情況，故有此配置）遼陽有該師之第一旅，（該旅因步兵第九師第二旅由遼陽移於東部支隊之左側，故以此代之，七日至十一日，由海城經鐵道輸送）。

七月九日俄軍之配置(是日日軍占領蓋平)如左。

一、林連空普少將支隊，(阿爾孤尼哥騎兵第一團，利爾金斯克哥騎兵第二團，護境騎山砲兵第四連，計騎兵十二連，砲四門)其司令部及騎兵二連，位置於高力營子。派遣騎兵第五連於太子河左岸之小市。以騎兵三連，哥薩克徒步連，(在遼陽臨時編成)位置於迷岔堡子附近。其一部隊，監視城廠至奉天之道路，及煙台車站之遞騎，又薛士他可夫中校支隊，(步兵一營，騎兵半連，護境砲兵二門)在本溪湖，麥多利安夫中校支隊(西伯利步兵第一團第一營，黑龍哥騎兵團第五第六連，烏蘇里哥騎兵團第六連，高加索義勇兵一連，東狙兵第一，第十五團之乘馬獵兵，六月下旬開到之阿林布爾古哥騎兵第十團之二連，及護砲兵四門，計步兵一營，騎兵六連，乘馬獵兵二隊)之主力在與京一部在城廠，通化等處。

二、東部支隊(東狙兵第三師，缺所屬第九團之二連，及第六師之第二十二，第二十四團，步兵第九師第一旅，赤塔哥騎兵第二團，威爾夫利烏金斯克哥騎兵第二團，烏蘇里哥騎兵團之五連，東狙砲兵第三旅第一，第二，第四連，及第三連

之四門，東狙砲兵第六旅所屬第一連之二門，第二連之四門，及第四連，砲兵第九旅第一，第二連，計步兵二十五營半，騎兵十七連，砲五十八門）之波來依可西資上校支隊，（步兵第三十三團第二，第三營，砲兵第九旅第一連之四門）在老母沟附近。占領陣地。阿巴捷夫上校之騎兵隊，（九連）在三家子。任浪子山——岫巖道路方面之警戒，查古爾捷夫斯起中校之騎兵隊，（四連）位置於祁家堡子南方，劉家堡子有步兵一營，東部支隊主力（步兵十二營半砲十二門）守備樣子嶺陣地。步兵三營，騎兵半連，在韭菜峪警戒支隊左翼，多布爾秦斯上校支隊，（步兵二營）在其後方，又步兵三營在浪子山陣地附近。一營在井爾屯，砲兵主力（東狙砲兵第三旅第二，第四連，及第六旅第二連之四門，第三連之二門，與第四連，砲兵第九旅第一連之四門，及第二連，計四十二門）在小嶺子。騎兵三連半，屬於牛蹄崖之支隊司令部。

三、查斯利幾中將兵團（東狙兵第五師及第二十一團，西伯利步兵第二師第一旅，西伯利奇騎兵第七團，烏蘇里哥騎兵第四團，（四連）東狙砲兵第五旅，及第六旅之第一連，西伯利砲兵第一旅第一連，計步兵二十三營，騎兵十連，砲四十

八門)其前衛(司令官歷越斯丹少將，步兵十四營，騎兵六連，砲十六門)主力在大道峪附近。由該處以步兵二營、騎兵四連，任大山嶺方面之守備。配置步兵一營於黑峪，本隊主力。(步兵九營砲三十二門)在缸窰。騎兵四連在橋木城。多拉果米洛夫上校支隊，(步兵二連騎兵四連)在吉洞峪，任該兵團及東部支隊間之連絡。

四、西伯利第四軍團(步兵第三十五師第二旅，西伯利步兵第七，第八團，及其第三師，(缺第十一團第三，第四營)威爾夫利烏金斯克哥騎兵第一團，(缺一連)赤塔哥騎兵第一團，阿林布爾古哥騎兵第一團，(缺一連)及其第十二團砲兵第三十五旅第二營。後貝加爾哥騎砲兵第一連、護境騎砲兵第六連(四門)騎砲兵第十一連，西伯利砲兵第一旅第二，第三，第四連，計步兵二十二營，騎兵二十二連，砲六十四門)之米西秦哥支隊，(步兵二營，騎兵十九連，砲十門)，步兵主力在湯池。騎兵主力在下湯池。其餘騎兵在孤家子馬門街。前衛(司令官西列依可少將，步兵六營，砲六門，占領于家大嶺之前進陣地，西伯利步兵第十二團之一營，在大房身，任第一軍團之連絡，主力(步兵二十一營騎兵三連砲四

十八門) 位置於曹家屯，白寨子及迎風寨附近。

五、西伯利第一軍團，(東狙兵第一，第九師，西伯利步兵第十一團，第二，第四營，船海龍騎兵團，西伯利哥騎兵第四團之四連，及其第五，第八團，阿林布爾古哥騎兵第十一團之半連，東狙兵第十三團之乘馬獵兵隊，東狙砲兵第一，第九旅，後貝加爾哥騎砲兵第二，第三連，西伯利砲兵第四營第二連，護境兵之集成騎兵團，(四連)西伯利工兵第一營，計步兵二十六營，騎兵二十六連半，乘馬獵兵一隊，砲八十四門，工兵一營)，九日，退至大石橋附近，其前衛主力，(司令官列西上校，步兵六營，騎兵三連，砲十六門)守備朱家甸子、西山崗，李家屯之線。右側支隊(步兵一營騎兵四連，砲二門)在黃糧。軍團主力，集合於大石橋南方之預定陣地附近，其騎兵隊，(騎兵十九連，乘馬獵兵一隊)正在集合於香爐莊，前拉拉山附近。(十二日集合完畢，是日，以西伯利哥騎兵第五團，第一，第二，第三，第五連屬於前衛)又斯特里尼幾上校支隊，(西伯利步兵第十一團第三，第四營，西伯利砲兵第四營第二連，及阿林布爾古哥騎兵第十一團之半連)守備營口。

六、遼河支隊，(西伯利步兵第四團第三營，黑龍哥騎兵團之二連，及護境步兵二連，騎兵五連，砲四門)在軍之最右翼。

七、軍總豫備隊，分置於大石橋。(烏拉爾哥騎兵第五團之四連，黑龍哥騎兵之一連，西伯利砲兵第二，第三營，及第四營第一連，騎砲兵第二十連，計騎兵五連，砲四十六門)海城。(步兵第三十一師第二旅，砲兵第三十一旅第二營，西伯利砲兵第一營，及東部西伯利白砲兵第一連，計步兵八營，砲四十六門)，及遼陽。(步兵第三十一師第一旅，西伯利步兵第四團之一營半，西伯利哥騎兵第四團之二連，黑龍哥騎兵團之半連，砲兵第三十一旅第一，第三營，(第一營係二連編成)計步兵九營半，騎兵二連半，砲四十門)。

八、西伯利步兵第二團，在奉天任守衛其第四團第一營，守備遼陽附近鐵路，同團之二連 在軍兵站服勤務，步兵第二十六團之一營，在煙台附近，護衛輜重及炭坑。

大石橋附近俄軍司令官之作戰方針。當時司令官之意，東方正面雖敗，若欲於南正面博取勝利，亦非退却以回復背後之連絡線不可。日軍集中於岫巖之三師及預備旅，若由

海城方面來襲，俄軍之查斯利幾兵團，僅能與之對抗，而大石橋陣地，不利於防禦，且防禦工事，亦不完備，營口至大石橋間係低地，多氾濫，砲兵及輜重，退却甚難，如由大石橋向北退却，勢必放棄物資豐富之營口，損失砲艦，斷絕與旅順連絡之海路，且墜落俄軍之信用，有許多之不利，然作戰上以軍之集中爲最要，不能多所顧慮，遂於十一日報告極東總督，及軍政部長，於大石橋，僅留西伯利第一，第四兩軍團之有力後衛，以拒止敵人，而集結第一，第二，第四軍團於海城陣地以待第十七軍之來襲。操必勝。然日軍攻擊大石橋，其兵力如非甚衆，或不由岫巖方向前進，則亦無須退却，遂於十三日以海城之步兵第三十一師第二旅，增加於查斯利幾中將，以大石橋之步兵第五十三師第一旅，及砲兵第三十五旅第一，第三營移至海城，命新到之步兵三十五師第一旅，及砲兵第三十五旅第一，第三營，於七月十日至十六日，在海城下車。又據俘虜及他人言，判斷與軍兵力爲第四，第五，第六之三師。遂於十二日通報西伯利第一第四軍團長，謂此說如確實，則不應退却云。

十三日接斯特色利中將五日以前情況報告知旅順，尙未遽陷於危險。

俄軍判斷日軍之兵力及極東總督之訓令。七月十日，軍司令官判斷日軍之配置，斷

定與東部支隊及林連空曹支隊（加入遼陽之豫備隊爲四十五營）相對之黑木軍爲常備三師，及豫備二旅，由岫巖方向與查斯利幾兵團及西伯利第四軍團左翼相對之野津軍，爲常備三師及豫備一旅，與南部兵團（四十八營）相對，爲奧軍之四師，與旅順要塞相對，爲乃木軍之常備三師，及豫備二旅，是時，安黎克塞抑夫總督之判斷則失之過大，且對苦魯巴金上將向海城退却之決心不同意。（總督之作戰部長菲爾古少將，極力主張保持營口，須向南方取攻勢，而參謀長幾林士起中將，並不重視營口，主張向黑木軍猛攻）十一日，遂訓令該上將，謂目下以擊攘黑木軍爲急務，須集結攻擊，必須之優勢兵力（含有第十七軍團到著之部隊）驅敵於鳳凰城或分水嶺高地線以外，故宜堅固占領該處山嶺，關於南方正面，若以薄洛浦，湯池，柞木城方面及海城附近所集結之兵力八十營，拒止約六師之日本軍，可置營口於我勢力範圍之內，俟擊破黑木軍後，則留有力之掩護部隊於東方，決計向南取攻勢，遵旨援救旅順。於是軍司令官不俟步兵第三師之集合，欲於雨季前一星半至二星期，實行此訓令，十二日遂下關於攻擊之命令於劫爾連中將。此命令內容，係將東祖兵第二十三團（七月十二日，由孤家予至浪子山）及其第二十一團，（七月十四日，由查斯利幾兵團派來）增加於

東部支隊，特由遼陽派遺步兵第二百一十一團至浪子山，以掩護該支隊之背後，又豫定以不日開來之達格士丹哥騎兵團，及護境騎山砲兵第一連，編入該支隊，又訓令集合於孤家子之步兵第九師第二旅，與劫爾連中將密切連絡，以擊攘該旅前面之敵，脅威東部支隊前面日軍之側面或背後。此訓令係傳達於林連空、普少將。因該少將指揮高力營子方面之各隊（含有步兵第九師第二旅）也。然該少將於七月十三日在房家堡子（橋頭東方三里）附近受傷，遂將馬爾安遜少將（步兵第九師第二旅，阿爾古尼哥騎兵第一團之四連，山砲兵連，哥騎砲兵連）屬於劫爾連中將指揮之下，十三日，該中將因前面日軍兵力尙未明瞭，及浪子山步兵第三十一師之一旅之派遣，且攻擊準備，尙須時日，請求三四日之猶豫，許之。

以下再敘日軍方面情形。

七月十三日，第一軍司令官，報告前面敵兵增加景况，並請調回淺田支隊，十五日得總司令之許可，該支隊一部，於十七日到黃花甸附近。

第二軍之敵情判斷 十五日，總參謀長上將男爵兒玉源太郎，徵求第二軍參謀長少將落合豐三朗對於該軍方面之敵情判斷，（因第一軍方面之敵，漸次增加，柞木城

及大石橋之敵漸次撤退之故。嗣得回報，知大石橋以南之敵至多不過三師。十六日午後，更通報該少將，希望該軍能以強大之前進部隊速占領大石橋營口之線，以根本斷絕旅順營口之連絡，并使第五師於柞木城方面得與第四軍連合。當時第二軍之後方勤務大加整頓，陸路之糧秣輸送，既積有若干日需用之糧秣，尚有在海路輸送之中者，與第二第四軍相對之敵，近日漸向海城附近退却，又有若干部隊，由北方到達該處，雖似集結兵力，然僅將紛亂團隊編合整理，而非企圖大戰。總司令官十七日，下命令於第二軍司令官，勉其以必要之兵力速攻大石橋附近之敵，並命其報告計畫，及運動開始時日。

攻擊大石橋附近之第二軍計畫及總司令官與第二第四軍之訓令。第二軍司令官欲進擊大石橋附近之敵，占領二道溝，溫家溝，東高坎之線，及營口十八日將此計畫報告於總司令官，並申明意見，謂此攻擊之第二日或第三日，敵於海城及柞木城方面，可得增援，當預期與之決戰，舉全力前進，而因糧秣集積之關係，應於二十一日開始運動云，總司令官據此報告，於十九日午後七時半，以訓令致該軍司令官，謂攻擊海城之敵，第二第四軍須協同動作，故占領二道溝，溫家溝，東高坎之線，另有後命。

惟攻擊大石橋之運動開始，若準備完整，宜即施行，翌日，即二十日，訓令第四軍司令官，（野津上將，七月十七日午後五時至岫巖，執行軍之指揮，謂第二軍若占領大石橋，則第五師後歸貴軍，應於前方蓄積糧秣，作前進之準備。以後逕向海城前進，或經吉峒峪而向遼陽。則視第二軍占領大石橋後，因狀況而定云，當時柞木城附近之敵，兵力約一師，（砲約十六門）於缸窰嶺南北兩高地，爲防禦工事，日第四軍司令官，決於第二軍攻擊大石橋之際，運動於柞木城方面牽制敵人該軍糧秣集積景况甚佳。岫巖及王家堡子已積有不少糧秣。

第二軍攻擊大石橋附近開始前進。第二軍二十日午前十一時，下關於前進之命令，然因前日降雨，砲兵不能隨同運動，以致中止，二十一日夜，天候稍佳，遂於二十三日拂曉，開始運動，午前十一時，占領湯池附近，經神樹屯附近，至朱家甸子附近之陣地，其騎兵第一旅，在黃糧堆附近，當時敵之本陣地由鷓鴣溝西方高地經太平嶺，青龍山至牛心山。其騎兵團在太平山南方昌邑屯附近。

策應第二軍之第四軍前進計畫。第四軍欲策應第二軍二十二日開始運動，占領牛心山（大山嶺東南六公里）經趙家堡子小孤山巨班家堡子之線，二十三日，停止該處。

，二十四日，隨第二軍之前進，進至黑峪、羊拉峪、海龍川（一作海龍門）之線，以待第二軍進至二道溝，溫家溝、東高坎之線，再攻擊柞木城之敵。占領石門嶺，排路屯之線，因此總司令部通報第四軍司令官，謂第二軍進出大石橋以北如無特別情況以後，須俟本總司令官之命令云。

第二軍占領大石橋附近。二十四日早，第二軍開始攻擊，第四軍亦相策應而前進，當時大石橋附近之敵陣地，由二道嶺子經青龍山、亘牛心山附近，配置火炮不下百門，第三第五師未能達其目的，以至日暮，戰鬥中止，第五師午後十時奪取太平嶺東西之敵第一陣地，再攻略第二陣地，第三師二十五日未明，占領邊杆溝山，但敵人於夜半退却，遂續行追擊，是日晚，達平房附近，經丁家溝，前老古林子、李家堡子之線。

敵部隊爲東狙兵第一，第二，第九師，步兵第三十五師，及西伯利豫備師，並砲百二十門，二十五日正午，其後尾向北退去，於是第二軍於二十六日以第五師在平房附近，扼其東方及北方各山頸，以第三師佔領佟家溝附近，以第六師佔領老古林子附近，以第四師佔領李家堡子附近，另遣一小部隊占領營口俄軍旅順之連絡全斷。

摩天嶺之敵襲及橋頭之占領。先是第一軍方面，十七日午前三時，摩天嶺及其南北陣地，雖受敵攻擊，第二師擊退之，追擊至金家嘴子附近，此俄軍似爲東狙兵第三，第六師，及步兵第九師，又第十二師之主力，十八日，前進於山咀子，（橋頭東方十二公里）從十九日拂曉激戰後，擊退橋頭附近之敵。占領該地。敵軍悉退，塔灣附近敵情，與十七日以前同。

二十一日，第一軍前面之俄軍，爲東狙兵第三，第六師，步兵第九師，及其第二十一師約半部，騎兵第七團，並所屬砲兵，其主力似位置於浪子山，大安平附近，日軍之糧秣集積，漸趨順利，其大部可隨時進發，（第十二師方面，尙須四五日集積始足）淺田支隊，二十五日仍歸原師，禁衛後備步兵旅（含有禁衛後備騎兵第一連，及第二師後備砲兵第一連）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之間逐次開進於本溪湖南方太子河左岸之地區完畢。

二十六日，據第一軍報告，該軍前方兵力，似無大變化，然第十二師，自佔領橋頭以來，俄軍以步兵第九師第二旅爲主幹，編成一支隊，分置於大安平至橋頭之道上，同時大安平沿河附近似有大部隊，（似爲東狙兵第六師之一部，及步兵第三

十一師第一旅，或爲步兵第九師第一旅混成約一師）於是遼陽至鳳凰城街道之俄軍（東狙兵第三、第六師）已減少其第一線步兵其所滅之兵力顯係應付日軍之任何攻擊方面。

第四軍攻擊柞木城計畫 二十八日，總司令官，（在平二房附近）編入第四軍戰鬥序列，又命第四軍司令官，於柞木城附近，與第五師相合，伺機占領該地。第四軍司令官，遂於三十日，集結第五師於此老溝附近。尋即命其占領白家堡子附近，亘鄔家堡子附近之線，命第十師及後備步兵第十旅，占領大房身西方高地，至下八岔溝北方高地之線，欲於三十一日攻擊敵軍。

七月下旬第三軍之情況 第三軍自第九師開到，即於二十六日全線開始攻擊運動，二十八日，占領長嶺子，鶯哥石，土門子之線，三十日，更欲向鳳凰山之線前進，而軍之攻城特種部隊已集合於大連準備送往前方第一軍企圖攻擊榆樹林子。樣子嶺附近。二十九日，第一軍諜知俄軍步兵第三十五師，及其所屬砲兵，於十四日以來，開抵遼陽逐次，前進於大安平及太子河右岸，步兵第三師，十八日以後，似增加於本軍之前面，且俄軍之一部，於二十八日，近迫第十二師之前面，樣子嶺附近俄軍

，(似約一師)工事益見增加，第一軍司令官，遂判斷俄軍主力，或將對第十二師取攻勢，欲制其機。先以第二師約一旅，增加於第十二師，使獨當該方面，以其餘擊攻樣子嶺俄軍，決於三十一日實施之。

第二軍企圖攻擊海城附近。是時第二軍三十日夜申明意見，欲策應第一第四軍之攻擊，於八月一日，開始運動，三日晨，攻擊海城附近俄軍，總司令官許之，三十一日午前九時，訓令該軍司令官，謂如形勢所許，可占領海城且與第四軍之動作相連繫。當時海城以南，與第二第四軍相對之俄軍，兵力約二師，其餘皆退往北方，故第四軍攻擊柞木城，並不棘手，縱抵抗頑強，然因第二軍之前進，俄軍必退，又第一軍方面之俄軍約三師，攻擊亦有奏功之望，若第一軍成功，海城俄軍，勢不可守，當時情況，若二四兩軍北進，海城固唾手可得也。

第一軍榆樹林子，樣子嶺附近之攻擊及第四軍柞木城附近之攻擊。第一軍於三十一日拂曉開始攻擊，由八月一日午前八時至正午之間，擊退俄軍於大安平，浪子山方向，攻略榆樹林子及樣子嶺一帶高地。第四軍自三十一日至八月一日，擊退木城附近俄軍於海城方向，攻略紅窰嶺附近。經三角山附近至山城子附近之陣地。第二軍主力

，雖仍停止於前日之線，而其第三師右側支隊參與此戰，攻擊俄軍右翼。

滿洲軍攻擊海城附近之訓令。總司令官，雖命第二第四軍前進，攻略海城，八月二

日午後二時四十分，訓令該兩軍司令官，（因第四軍司令部電報不通，由第一軍司令部轉達，遲至八月四日夜方到）第二軍於三日進至上八里河。王寨（即缸瓦寨）之線。由南方攻擊第四軍同日於英城子附近與第二軍右翼相連。擊從東方壓迫施行攻擊（參照附錄第七第八）

第二軍占領海城及牛莊城。先是第二軍于八月一日到南尖山後樓子哈之線，以待四軍之前進，但海城附近俄軍，已於二日退往北方，三日晨，以先遣部隊占領海城，以騎兵佔領牛莊城，四日全軍進至艾塔堡子，言堡子，大堡屯之線。騎兵第一旅遠向鞍山站方向搜索。又第四軍二日午後，到石門嶺英城子之線。以待與第二軍相連擊，嗣得該軍通報，知其前進於八里河之線，遂預定於四日攻擊海城之敵，後知該處俄軍全退，故仍停止於現在位置。

第三軍着手編成第一攻圍線。七月三十日更前進攻略冷家屯附近經石火嶺亘郭家溝東北高地之線。壓俄軍主力於要塞內遂招致攻城特種部隊着手編成第一攻圍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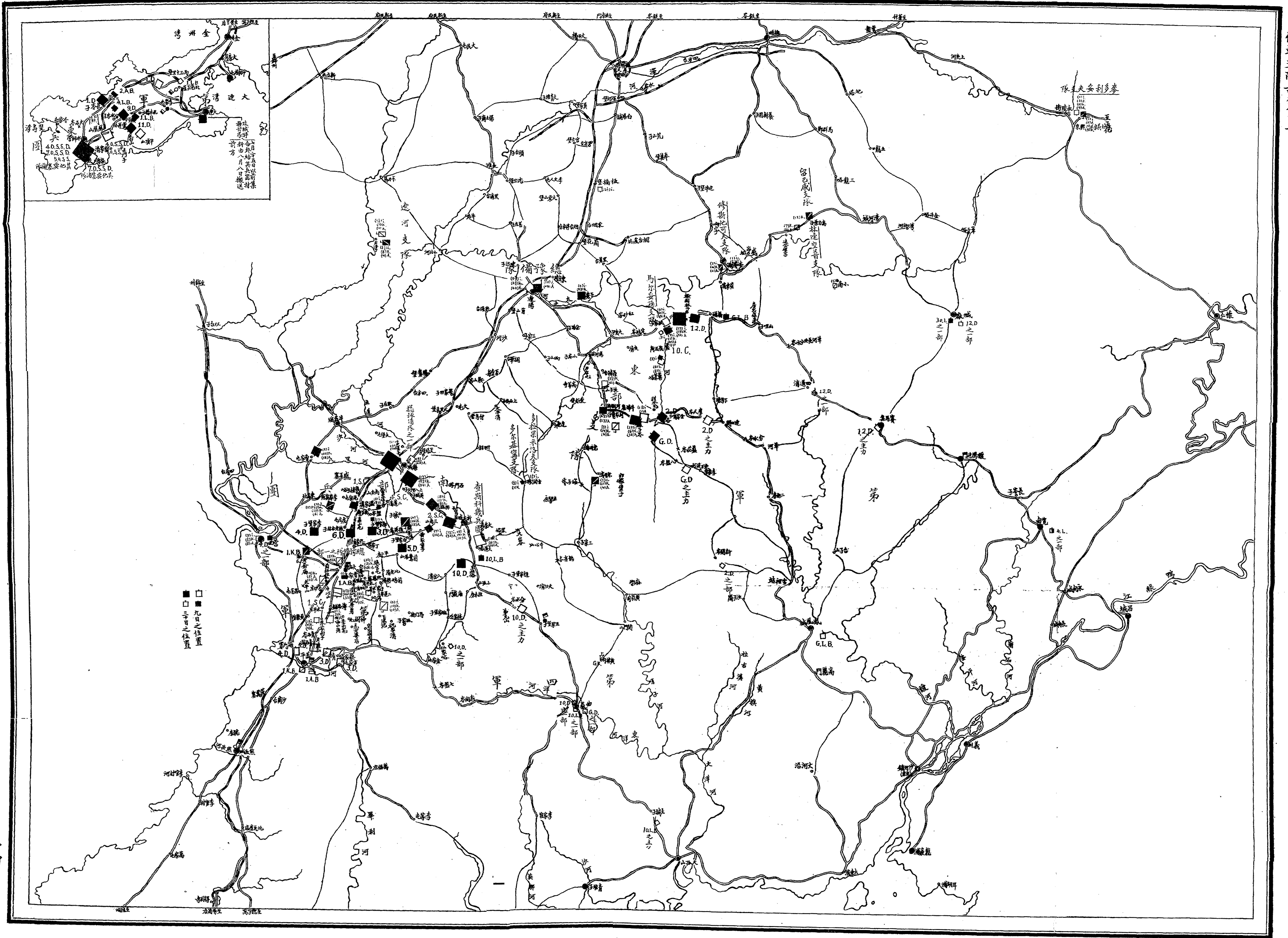
總司令部到熊岳城。先是總司令部，七月二十三日由大連出發，經普蘭店，得利寺於三十日到熊岳城，八月二日，據諜報，知此後俄軍，擬將第三，第四，第八軍團動員，當時俄軍，除旅順，海參崴部隊外，尚有十四師及多數騎兵，前此各部隊給養，僅仰給於唯一之鐵道，已極困難，今更增加大部隊，其給養情況之劣，更可想見，此日軍所灼知者也，又各情報中，有謂敵將避免遼陽之大戰，盡退却於北方者。然總司令官知俄軍遼陽之設備，正在陸續補足判斷，該處必發生一大會戰，遂着着準備之。

日
俄
戰
史
第
九
卷

三
一
六

日俄戰史附頁第十五

日七及九月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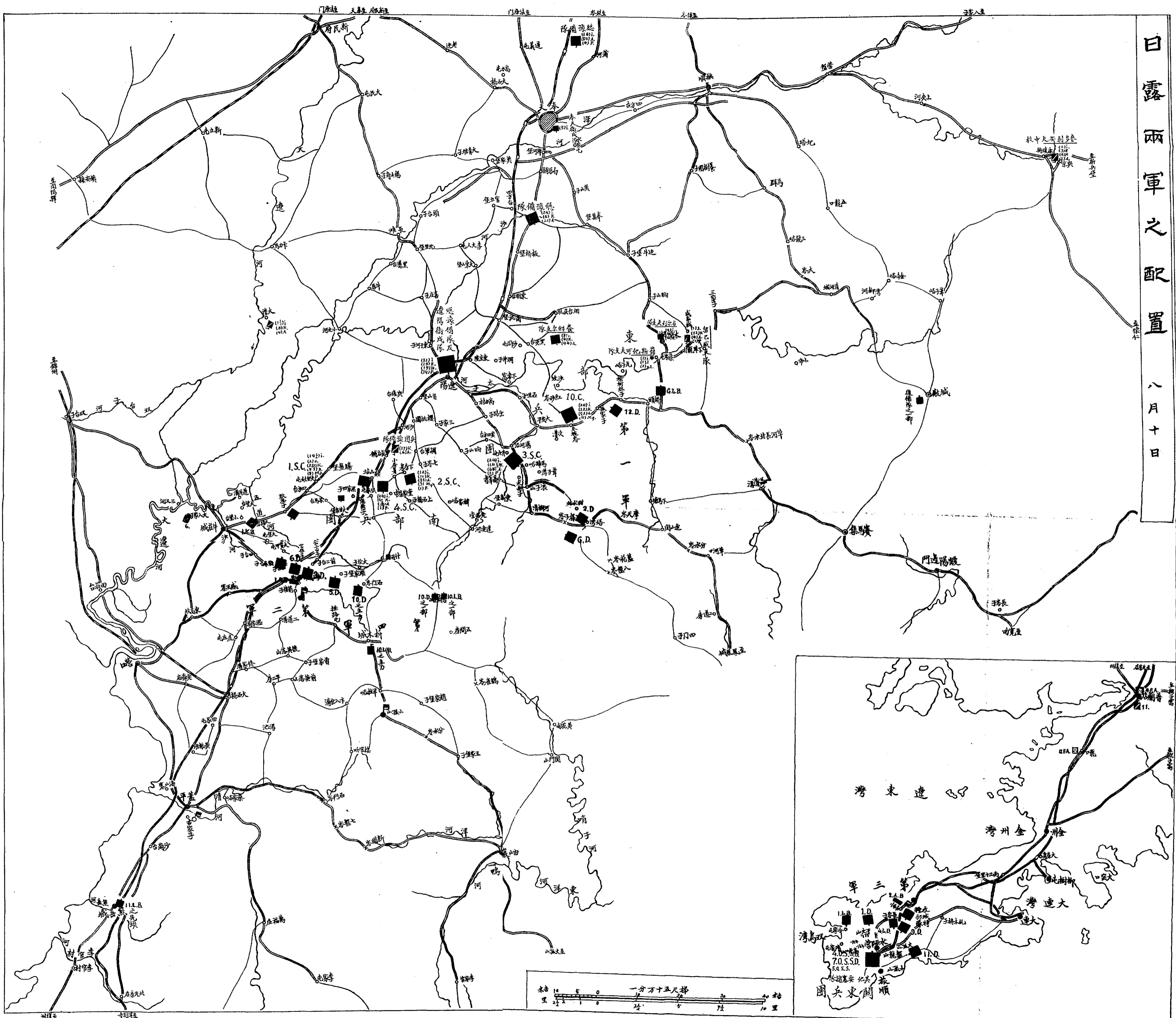


□ 九日之位置
○ 十三日之位置

每百十五尺梯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105 110 115 120 125 130 135 140 145 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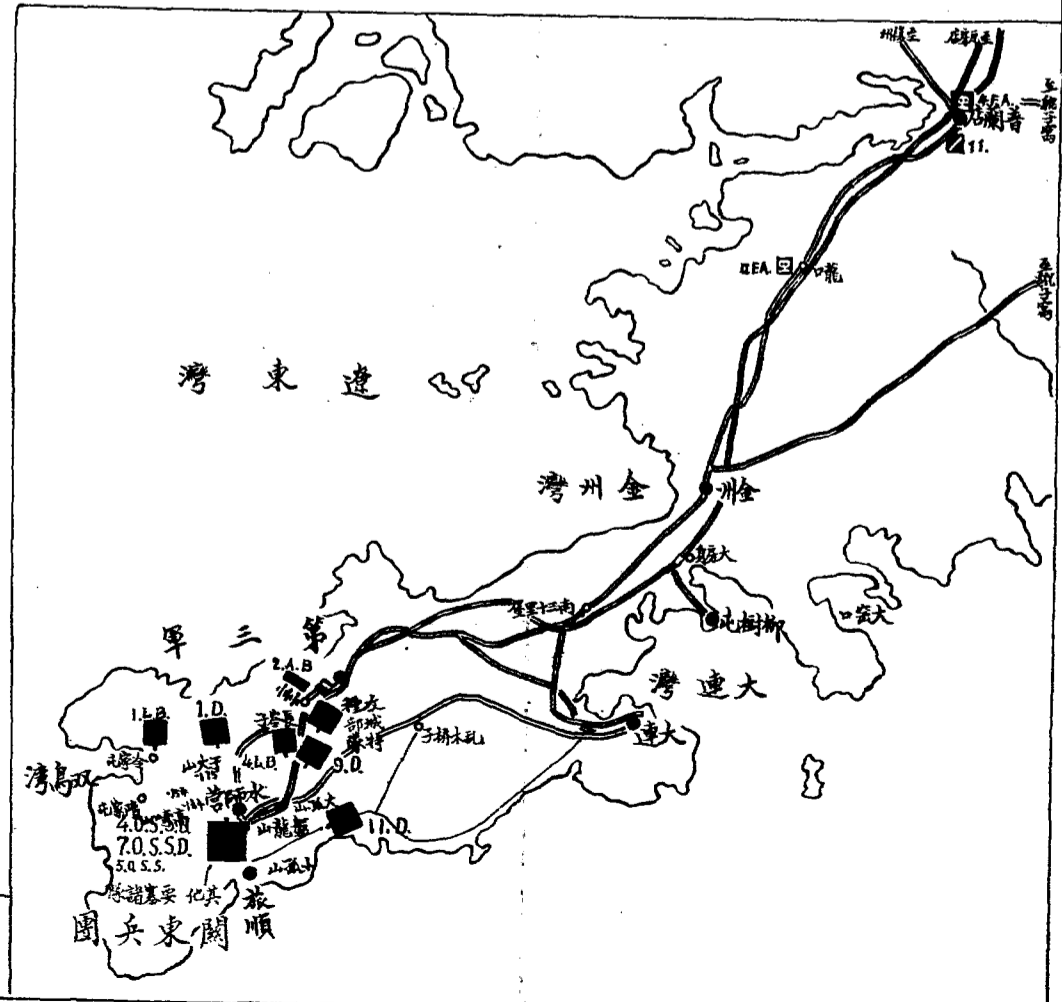
中

日露两军之配置 八月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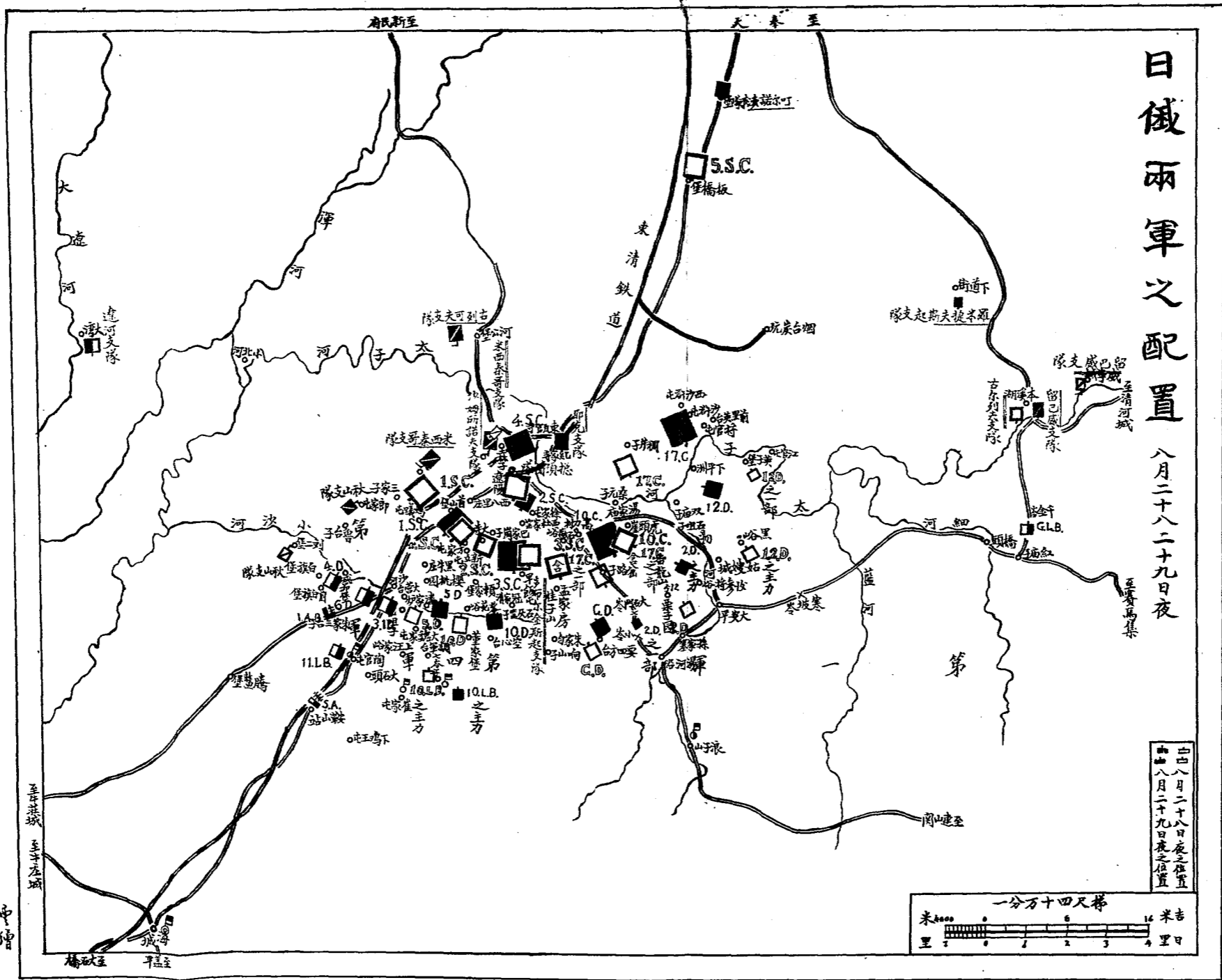


比例尺

1分万十五尺 150公里



日俄兩軍之配置 八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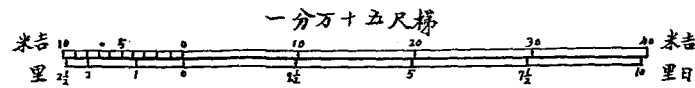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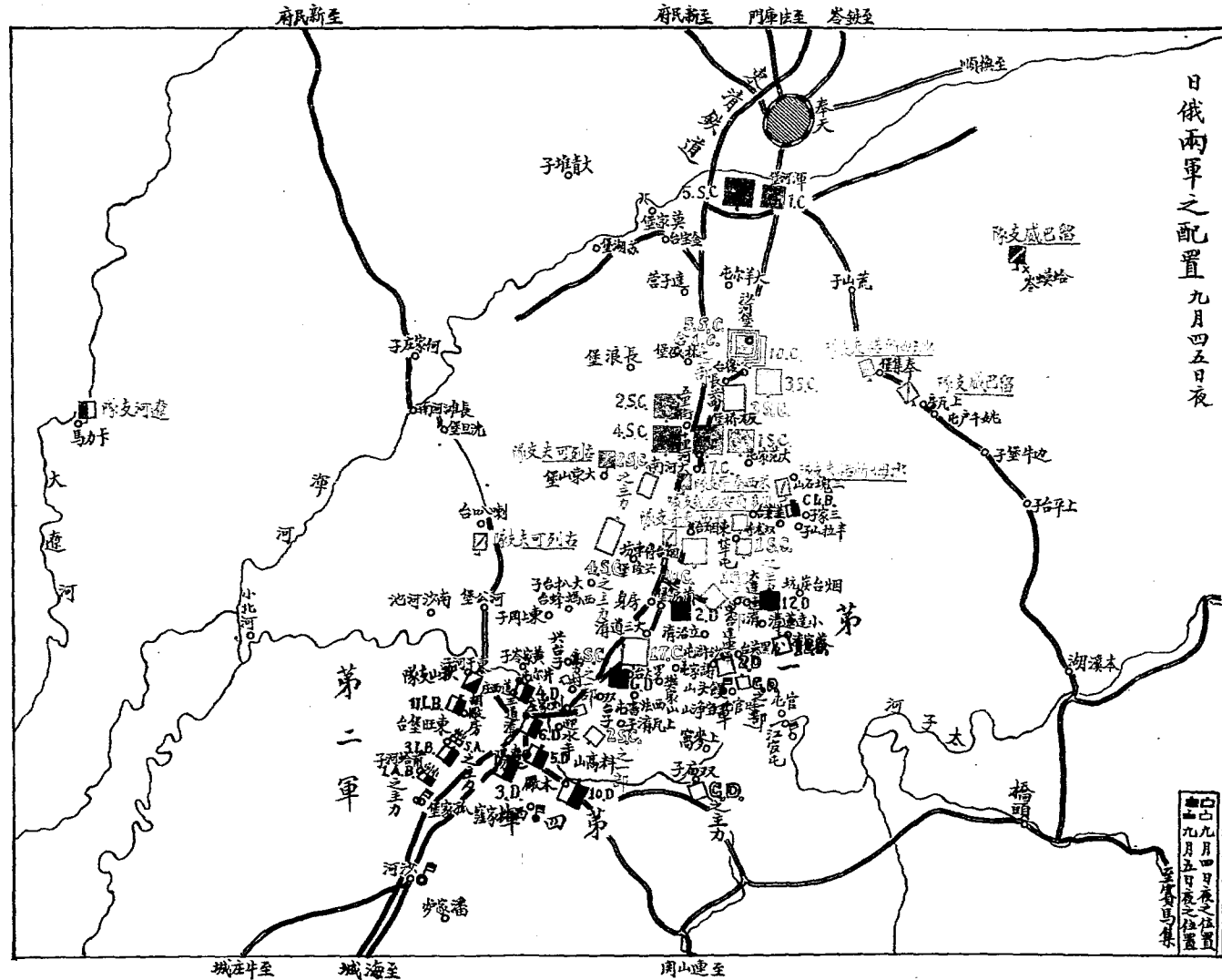
此圖顯示了日俄兩軍在八月二十八及二十九日夜間的配置情況。



中德

日俄戰史揮首第十二

日俄兩軍之配置 九月四日夜



中續

日俄戰史

(續第九卷)

第五篇 日本滿洲軍主力北進之一般情況(續)

以下更述俄軍方面情形

俄軍摩天嶺之攻擊。東部支隊長叔爾廉中將，請延緩數日，施行攻勢移轉，軍司官許之，該中將後知日本軍優勢，然仍決於十七日夜襲。此時東部支隊之左翼各隊，前進於橋頭。十六日夜，叔爾連中將攻擊摩天嶺失敗，軍司官知該支隊損失約一千，十七日，退却於蓋河左岸。是日新到之步兵第二十五師第一旅，(步兵八營砲四門)集合於海城。(步兵第二十五師全部集於該地附近，)步兵第三師之先頭步兵第九團，十八日於大石橋下車，其餘各隊，逐次開到，

俄軍大石橋戰門之準備及橋頭戰鬪之影響。軍司官，豫期大石橋陣地將發生戰鬪，命步兵第三十五師前進，近迫該陣地，(第一旅，及砲兵第三十五旅第一第三營，西伯利砲兵第三，第四營，移至靠山屯附近，第二旅及砲兵第三十五旅第二營，移至海城南方約四公里附近，)命集合於遼陽之高加索騎兵旅，前赴大石橋。十九

日晨，命步兵第三十一師之一團，由浪子山陣地，歸還遼陽，命額爾修利曼支隊，由劫爾廉中將所屬，改隸第十軍團，（斯爾捷夫斯起中將）並命該支隊長直接報告軍司令官，命步兵第九師第一旅，屬劫爾廉中將，是日午前十一時，據東部支隊報告，知額爾修利曼支隊，由十八日午後五時，在橋頭，受日軍約一師之攻擊，劫爾廉中將，午前八九時，派遣步兵第三十三團及砲兵一連，經河欄溝大安平至孤家子應援之，軍司令官，即由東部支隊，增派步兵第三十四團，砲兵一連，並另遣一部隊，由藍河河谷前進，以安定額爾修利曼支隊之右翼。軍司令官十九日夕，由大石橋出發赴遼陽。在該地之第十軍團長，除額爾修利曼支隊之外，更以留巴威少將支隊，（代林連空普少將支隊）配屬之，又命劫爾廉中將，縱遇優勢之日本砲兵攻擊亦應竭力拒止。嗣又命既到遼陽之特列克古拔尼團，（屬高加索騎兵旅）二十日出發，於二日間至孤家子，屬於額爾修利曼少將，又命步兵第三師之三團，在遼陽下車，軍司令官由大石橋出發時，南部兵團（西伯利第一及第四軍團，）以西伯利第四軍團長查爾巴抑夫中將指揮之，與以命令，其要旨如左，

一、因欲從東方正面攻擊日本軍故步兵第三師之第九團，在大石橋下車，故步兵

第三師之第九團，在大石橋下車，其餘三團，於狀況判明以前，在遼陽下車。

二、步兵第九團，暫不屬於任何部隊，留駐大石橋爲豫備。

三、日本軍從分水嶺（岫巖至海城道）方面開始攻擊，若東方正面形勢不利，第

一、第四軍團可向海城退却，故貨物輜重，不可輻湊於大石橋。

十九日夜遼陽第十軍團長斯爾捷夫斯起中將報告，橋頭至奉天之道路，僅有修斯他可夫支隊（步兵一營，哥騎兵半連，及砲二門）目下掌握中，僅哥騎兵四連，故不能掩護奉天云，軍司令官對於額爾修利曼少將，旣派遣增援兵，（步兵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團，東狙兵第十二團之二營，及砲十六門，）遂訓令該少將，或退全便於受增援之位置，或即在現位置，待增援隊兵開到，擊破日本軍，又命靛爾廉中將，牽制前面之敵，俾額爾修利曼支隊，動作容易，並偵知日本軍之配置，此外並無其他處置。

俄軍司令官攻擊黑木軍之決心。二十日軍司令官至奉天，與極東總督會議，決心率額爾修利曼支隊東部支隊及第十七軍團，攻擊黑木軍。遂命步兵第三十五師

第一旅，二十二日由靠山屯出發，四日間至遼陽，在大石橋下車之步兵第九團，由鐵道仍歸遼陽。二十二日，又與查爾巴押夫訓令，敵若展開優勢兵力，可步步防戰，退至海城云。從前想像行動於岫巖方面之日本第八、第九師，迄今似尙在國內，故判斷與查利斯幾相對之日本軍，爲禁衛師之一部、第十師、及預備團若干，然二十一日，額爾修利曼少將報告，前面日本軍，逐漸增加，目下橋頭附近，到有步兵三萬，山砲五十門，收集地方車輛，似擬經由本溪湖向奉天前進云。遂決計集合第十軍團，（缺步兵第三十一師第二旅）於遼陽至橋頭之道路方面，由東部支隊派遣步兵第百二十一團由遼陽派遣步兵第百二十二團，砲兵第三十一旅第一、第三營，阿林布爾古哥騎兵第一團，及十六日由赤塔至遼陽之步兵第三十六團第三營，皆至大安附近，命在烟台車站下車之達額斯丹哥騎兵團，二十二日出發至本溪湖，併入修斯他可夫中校支隊，受其指揮，變更前與額爾修利曼之訓令，中止其牽制運動，專事搜索，又因劫爾廉中將及額爾修利曼少將均呈出意見，謂雖轉攻勢，亦難成功，遂更以訓令與之，使集結十分兵力，於轉移攻勢以前，專力搜索，此時步兵第百二十一團，砲兵第三十一旅第八連，二十二至二十四日，以浪子山及老母溝之守地

，讓與東狙兵第十一團，集合於大安平，步兵第百二十二團，呵林布爾古哥騎兵第一團，砲兵第三十一旅第一、第三營，亦於二十三日，由遼陽移至該地。

俄軍增援隊之開到。達額斯丹哥騎兵團，由烟台車站強行軍，二十二日，到本溪湖，步兵第三十六團第三營二十四日出發遼陽，又步兵第三十五師第一旅，砲兵第三十五旅第一、第二營，共步兵八營，砲四十門，呵林布爾古哥騎兵第一團，（共六連）高加索騎兵旅，（共十二連）步兵第三十六團第三營，及其第九、第十、第十一團，東狙砲兵第三旅第三連，及其第六旅第二、第三連之補充火砲，總計步兵二十一營，騎兵十八連，砲五十四門，皆到軍集中地帶。

關於攻擊黑木軍，俄軍司令官決心之變更。軍司令官七月二十三日，與第十軍團長共出發遼陽，二十四日，至額爾修利曼支隊，見該隊疏於山地行動，缺乏山砲及輜重、馱馬，兵力亦不足，遂變更總攻擊之決心，僅命集合於大安平及孤家子間之第十軍團，恢復橋頭，而日本第二軍，由二十二日開始攻擊，南部兵團二十四日夜，撤去大石橋附近陣地，退却於海城，因顧慮南方正面之情況，二十六日，歸遼陽，二十七日，報告安黎克西仰夫總督，欲俟西伯利第五軍團到海城，第十、第十七軍團

，集合於東方正面，然後對黑木軍總攻擊，二十九日至海城，三十日，命西伯利第一、第四軍團之主力集中於海城附近。（三十日俄軍之位置參照附圖第十三）

七月三十日俄國滿洲軍之配置。當時第一，第四軍團之主力，在海城附近。鐵道兩側查斯利幾中將部隊，占領紅窩嶺陣地及黃家堡子、三角山附近，於是西伯利第一、第四軍團，有分散而接近日本軍之勢，第四軍團不能援助第二軍團，三十日，該兩軍團最薄弱之中間區域受優勢日本軍之攻擊。第二軍團，遂向海城退却，又前命第十軍團攻擊橋頭，此計畫爲黑木軍所偵知，七月三十一日，樣子嶺及榆樹林子兩陣地受其攻擊，東部支隊長劫爾廉中將陣亡，該隊當夜退至浪子山，第十軍團退至藍河左岸，

俄軍南部兵團退鞍山站。軍司令官因南部兵團失利於海城，決退至鞍山站設堡陣地，八月一日，令於二日起，開始運動，以南部兵團之主力，位置於鞍山站陣地之後方，由各軍團派遣前衛於梁家凹子，大屯、太平溝附近，以第十七軍團之步兵四團及一營，並砲兵十連半，增加於東部支隊及第十軍團，稱爲東部兵團，以第十七軍團長比利德爾林谷上將指揮之，占領浪子山及大安平之陣地，安黎克西抑夫總督，

八月三日在遼陽，與軍司令官會議將來之作戰方針，當時總督，因遼陽陣地雖堅固，而日本軍有迂回之勢，集中六軍團於該處，極爲危險，主張擊攘黑木軍，軍司令官則謂，東部兵團，志氣沮喪，轉移攻勢不便，又謂第十七軍團之輜重，非用馱馬編成不可，然亦願慮日軍由遠處迂回左翼，欲以第十七軍團當之，四日，派遣步兵第三師之一旅，龍騎兵二團，於太子河岸之遼陽方面，派遣步兵第三十五師第二旅，及其砲兵於奉天，然東部兵團司令官，具申意見，否認日本軍遠向北方迂回，請留步兵第三師之一旅於東方正面，使用步兵第三十五師之一旅於遼陽東方，總督不許，且命其指揮該二旅及東部兵團，掩護由東南通遼陽之道路，且阻止敵軍遠向奉天迂回之行動。（比利德爾林谷上將因兵力分散於廣大地域，不能遂行其任務，請辭職不許，）南方正面，當奧軍及野津軍攻擊之際，則以西伯利第一、第二軍團於鞍山站陣地防禦之，以第四軍團爲總豫備隊，以沙姆所諾夫及資伊可夫兩少將之支隊，（兩支隊合計步兵五營、騎兵二十一連、砲二十門，）任右翼之警戒。

第六篇 遼陽附近會戰之一般情況

第一章 會戰前之情況（參照附圖第十四）

八月上旬滿洲軍之位置。八月上旬，日本第二、第四軍，集結於海城附近，是爲滿洲軍之主方，第一軍占領榆樹林子、樣子嶺一帶高地，其位置接近，便於互相策應，於是總司令官大山巖假定，敵軍如將兵力集中遼陽附近以待日軍，則決戰之期，至早當在八月中旬以後，而攻擊遼陽之計畫，因以成立，時大山推算俄軍方面可用之兵力，爲步兵百八十一營，騎兵百五十六連，砲兵六十七連，計砲位五百三十門，日軍兵力爲步兵百二十三營，騎兵約三十五連，砲兵六十六連，俄軍多步兵五十八營，砲百三十四門，然因迭次戰爭所損耗，及缺員，與未及補充者槍枝總數，多至十萬八千六百，與日軍槍數之比，所差甚微，砲數雖劣勢，然可將優勢砲兵，集團於所希望之點，惟俄軍正在增遣，以及今後陸續增遣之第一軍團，及西伯利第五、第六軍團，計兵力爲步兵九十六營，砲兵三十七連，其西伯利第五軍團，八月中旬至下月中旬之間，可到遼陽附近，第一軍團，則於九月上旬至中旬之間，可到遼陽附近，西伯利第六軍團，應在第一軍團之後續至，此等增加兵，八月中旬以後陸續開到，故攻擊遼陽，當在俄軍增加兵開到以前着手爲要，以前迭次戰鬥，日方均以優勢兵力取勝，今後以寡敵衆，決勝負於遼陽之野，須集結多數之兵力於一面，

突破敵陣地之一點，以是製定計畫如左：

攻擊遼陽之計畫六則。一、等待後備步兵第十一旅，徒步砲兵第四團，及其第二營開到，舉各軍攻擊遼陽附近之敵，二、前記團隊續到，須費二星期之久，各軍即利用此時間，準備前進，三、準備前進期間，第二、第四軍，開進於五道河左岸地方，第一軍仍停止於現在位置，努力徵集前方糧秣，第二軍尤須利用遼河水運，集積糧秣於牛莊城或其上流，以備鞍山站附近第二、第四軍之給養，及遼陽附近全軍給養。四、在進取鞍山站以前，第二軍由海城——遼陽以西之道路行進，鐵路供第二軍使用，第四軍由海城——遼陽之道路及其以東之道路行進，五、後備步兵第十一旅，及徒步砲兵，如追及第二軍，則第二、第四軍，向鞍山站之俄軍前進，第一軍向大安平湯河沿之俄軍前進，該軍須將可用之後備兵，盡用於戰線，並開進於大安平湯河沿之線，第二、第四軍，開進於七嶺子、鞍山站、騰鰲堡之線，六、敵兵如佔據遼陽附近陣地，則第一軍以主力移至太子河右岸，從遼陽之東方攻擊，第四軍由遼陽——海城道之東側攻擊，第二軍(缺一師)從該道之西側攻擊，滿洲軍總豫備隊，亦位置於該道路附近。

以上計劃，於五日午後，電達於第一軍司令官，並招集第二第四軍參謀副長於大石橋，七日，由總參謀，上將男爵兒玉源太郎傳達之，先是第一軍司令官於四日具申意見，謂敵主力在第一軍前面至遼陽之間，故第一軍不能判定何時與優勢之敵決戰，若前敵向北退却，亦應取攻勢以抑留之，是時第一軍之左側，當託庇於他軍之掩護，必望第二第四軍能隨時與第一軍相策應云云，其時第二、第四軍正在準備前進，故軍司令官暫未採用此意見，五日，第二軍司令官亦具申意見，謂此後一星期攻擊遼陽之準備運動，須先佔領鞍山站附近，總司令官答以攻擊遼陽計畫，當於七日指示，所呈意見，亦可照此準備云云。於是第二、第四軍，由九日至十日，各於五道河左岸，集結兵力，第四軍於十日，集合第十師於石門嶺附近，集合第五師於羅家堡子附近，守備什司縣經大坎子至公二台子之線，第二軍於九日，以海城——遼陽以東地區，讓於第四軍，集合第三師於北關（海城北側）附近，集合第六師於二台子附近，集合第四師於三台子附近，守備前二台子經言堡子至大屯堡之線另遣一支隊於大路沿附近，掩護軍之左側背，派遣騎兵第一旅於大望台附近，其一部在八家子，置砲兵第一旅主力於羅家園子。

攻擊遼陽之準備運動。八月十四日，因整頓各軍前進一切準備，總司令官，欲先攻擊觀面俄軍，爲攻擊遼陽之準備，午前十時，下命令，（參照附錄第十七，）其要旨如左：

一、第一軍於適當時，開始運動，二十日，可攻擊石咀子至要四方台附近之敵。

二、第四軍先以一支隊進出上石橋子附近，主力於十八日開始運動，二十日從小房身方面攻擊敵左翼。

三、第二軍（缺後備步兵第十一旅）十八日起，開始運動，二十日晨，占領侯家屯南方經湯崗子至蘇烏台之高地，以騎兵支隊脅威敵之右側背。

四、後備步兵第十一旅，歸予直轄，位置於第二、第四軍之中間後方。

於是第一軍期於十七日夜間攻擊寒坡嶺至大甸子之俄軍第一陣地，第四軍欲於十九日拂曉，攻擊上石橋子附近，至侯家屯東方高地之俄軍前進陣地，二十日，攻擊小房身及顧家房申（小房身西南約二公里）附近之俄軍，第二軍欲於十九日略取湯崗子附近之前進陣地，占領侯家屯南方高地至寶石山（蘇烏臺西方約四公里）之線，二十日守備該線，（鞍山站陣地編成極堅固僅用正面攻擊，殊非得策，故總司令官欲以第四軍逐次攻略敵之左翼陣地入壓迫敵人於西北方然後第二軍由正面攻擊之）

另以騎兵第一旅、搜索騰鰲堡附近敵情，以脅威敵之右側背。

攻擊遼陽準備運動之延期。十三日夜，各方面大雨，河流漲溢，交通斷絕，電信不通，施以應急修理，僅得聯絡，十八日，雨雖歇而天候未復，第二軍新到之徒步砲兵獨立營材料之一部，及彈藥大部，在熊岳城以南，後備步兵第十一旅之大部，尙未北進，鹵獲重砲，亦停止於北瓦房店，總司令官，因命延期於十六日午前九時，攻擊前進。（因電信不通，此命令於十七日方到第一軍，）

先是俄艦隊，於十日大舉由旅順港南航，受日方聯合艦隊之要擊，其一部向南奔竄，主力仍回港內，日本主力艦隊，仍封鎖該港，第二艦隊，於十四日擊破俄之海參崴艦隊，對馬海峽附近之交通，始得安全。

八月八日至十八日第三軍之情況。第三軍方面，第十一師，於八日，略取大孤山及小孤山，第一師長所率部隊，於十三日至十五日，占領隋家屯、廟嶺、山東、南標、高一六四高地及于大山之線，以攻圍陣地之兩翼前進，期於十九日，開始總攻擊，至北面情形，十七日各處電信已通，徒步砲兵獨立營之材料，及後備步兵第十一旅，亦至海城，當時本溪湖附近之俄兵，於下臥龍村及瓦子峪附近，十六日以來，屢有構

造門橋及筏船之情報，總司令官，以俄軍此等準備，不但欲於兩期中，穩固太子河兩岸之交通，或由此附近渡河，危及第一軍之側背，然俄軍果用此策，則遼陽最近之會戰，在運動困難之地，分割若干之兵力，轉於日軍有利，嗣後天候漸漸回復，二十二日下令，將十四日命令指定總攻擊日期改爲二十八日。

八月十九日以後第三軍方面之情況。第三軍於十九日，作第一次攻擊，俄軍抵抗甚烈，日軍苦戰至二十二日午後，僅占領盤龍山東西兩堡壘，大本營爰將已編入第二軍戰鬥序列之後備步兵第三旅，附屬於第三軍，該旅於二十三日以後，逐次開至大連灣，然第三軍於二十三日夜至二十四日之戰，損失甚巨，遂取正攻法，以現時占領之堡壘爲據點，用坑道作業，逐次略取敵堡壘，總司令官於二十五日，向第二軍司令官，徵詢關於步工兵增加之意見，暫命後備步兵第三旅，在大連灣待命，是夜第三軍覆稱，該旅可使用於北方，遂將該旅以船舶輸送至營口，卽轉海城。

戰略豫備隊之指定。二十七日，總司令官申請大本營，將不日集中大坂之第八師，開至遼東半島，作爲滿洲軍之總豫備隊，當時大本營，恐國軍力量，過早耗盡，無以應他日之變，遂將該師及第七師，暫留內地，爲戰略豫備隊，未採納總司令官之意見。

遼陽攻擊之決心。先是二十四日，海城奉天間，俄軍突增，計有步兵百九十一營，騎兵百六十二連，砲兵六十六連，（五百二十二門，此外尚有重砲三十四門，二十一生的加農若干，）而日軍第一戰所用兵力，計步兵百十八營，騎兵三十五連，砲兵八十一連，以之攻擊準備整頓之陣地，似過於冒險，然遼陽爲南滿要地，迅速占領，不徒於戰略在所必要，且與攻旅順，皆於政略有極大關係，欲待第三軍成功，聯合攻擊，縱奏功極速，亦非九月中旬以後不可，欲其參與此戰鬥，勢有所不能，俄軍又於此際陸續增加，九月間可到生力軍一軍團有餘，此時日軍縱加入第三軍，而彼此優劣如故，且第三軍成功，杳不知何日，故總司令官，惟信賴部下之忠勇，決意實行此攻擊。

以下敘述俄軍情形

俄軍之作戰計劃。俄軍司令官苦魯巴金上將，於八月上旬，將東南兩方面兵力，配置於遼陽附近，以東部兵團對黑木軍，以南部兵團對野津及奧兩軍，取內線作戰之策，該司令官意見，非俟增援軍到，（當時決派至極東之部隊，爲西伯利第五、第六軍團，第一軍團，並有歐俄之二軍團，）比日本軍優勢，不即決戰，故稍稍抗戰，漸退至遼陽之設堡陣地，若此際增援兵開到，即行決戰，否則再向北方退却，故

命東部兵團，隨時考究退却於遼陽陣地之方法，且爲南部兵團於遼陽鞍山站間，設有四條退路，又於遼陽以北，設六條兵站路，（值兩期，工事極難，至八月十二日，約略告竣，）同時並準備撤收遼陽車站。

八月六日，軍司令官，欲固守遼陽南方之高地線，以待增援兵之至，命軍工部長阿歷克松多羅夫少將於該處施設堅固防禦工事，又命西伯利第二軍團，築設櫻桃園高地防禦工事，尋即表示固守遼陽前方地之決心，下訓令於各軍團，以東部兵團，固守太子河南方陣地，南部兵團，於鞍山站施行陽戰，退却於太子河左岸之地，九日，以步兵九營，騎兵二連半，舊式砲八連，爲遼陽之固定守備隊，以步兵第三師之二團，龍騎兵二連，爲游動守備隊，是日，東部兵團長比和德爾林古上將，知軍司令官之意圖，目下所占領之陣地，僅爲後衛戰，請於日本軍壓迫以前，退至遼陽陣地，軍司令官，因欲等待西伯利第五軍團之來，並欲得遼陽前方防禦之完成時期，不許其所請，於是東部兵團，於寒坡嶺、浪子山附近高地，作梯次之占領，且撤去險峻高地上之火砲，整頓退路，將第二種輜重，逐次後退至遼陽，以圖退却之安全。

極東總督安黎克西抑夫訓令軍司令官，示以與軍兵力減少情報，縱屬暫時情況，亦

望以南部兵團之一部，進而擊之，軍司令官因當時增援軍未到，（西伯利第五軍團之第一梯隊，於十一日至奉天下車，八月末，軍團全部集中完畢，此後尚有第一軍團續至）若過早轉移攻勢，甚屬不利，且不徒與軍兵力減少之說不足信，因營口有一部隊上陸，其兵力反而增加，又因黑木軍兵力亦已增加，對總督之訓令不同意，其回答僅告以攻防準備，皆不可懈，並報告總督，目下日本軍兵力，計步兵百六十至百八十營，騎兵五十連，砲五百餘門，尚在增加，俄軍若取攻勢，當使用西伯利第五軍團於太子河左岸，以西伯利第六軍團警備奉天，且須由歐俄增遣二軍團爲要。十七日軍司令官以西伯利第四軍團長查爾巴押夫指揮南部兵團，命其務避鞍山附近之決戰，退却於遼陽附近，惟欲得時間之餘裕，不宜過早撤退云云。軍司令官親赴遼陽，集結軍總豫備隊於遼陽之北，招致米西秦哥支隊於該方面，使用步兵約三十營於防禦攻事，對日本軍之迂回，扼守由遼陽東方通奉天之道路。二十一日，以步兵五十四師，掩護軍左翼於太子河、渾河之間，又命步兵一旅，及西伯利步兵第二團之一營，（位置於清河城至撫順道之大嶺地方）黑龍江哥騎兵二連，砲兵三連，加入麥多利安夫支隊之哥騎兵二連，發見日軍迂回奉天之行動，且偵知其兵力

編組，又配置西伯利第五軍團之主力於奉天、沙河之間，命其掩護由本溪湖、大嶺、興京、通奉天之路。此外又恐日軍侵犯中國中立，以西伯利步兵第四團之一營，黑龍哥騎兵半連，西伯利砲兵第四營之四門，增加於遼河支隊，又於小北河，以西伯利步兵第五團之二連，西伯利哥騎兵第四團之半連，西伯利砲兵第四營之二門，設立特別哨，由軍總豫備隊派遣步兵第二百八十一團砲兵第二十六旅之一連於高力屯，（新民府東北約十二公里）

俄軍變更作戰計劃。因西伯利第五軍團確實未到，變更原來豫定，第十軍團當各隊向遼陽退却之際，本欲使用於太子河右岸，今改令其進至遼陽前方陣地之左翼，八月二十三日，西伯利第五軍團之步兵六團集合於奉天南方，其餘各隊，由哈爾濱向南輸送，第一軍團之先頭，已至哈爾濱，軍司令官，因無向遼陽退却之必要，欲以第十七軍團，西伯利第五軍團，爲軍總預備隊，其餘各隊，固守浪子山、鞍山、站之線，施行一大決戰，命南部兵團長查爾巴、押夫於鞍山、站附近陣地，拒止奧及野津兩軍，因此必先擊退由七嶺子、上石橋子、道方面向陣地左翼攻擊之日軍，遂招致不日開來之第一軍團先頭旅於沙河，（遼陽南方）由遼陽將東狙兵第三團，西伯利步兵第

八團，迅速輸送至鞍山站，又命東部兵團長，如遇日本軍攻擊，可用西伯利第三軍團及第十、第十七軍團擊退之。因令步兵第三十一師第二旅，步兵第三十三團，東狙兵第九團，由遼陽復歸原師。

八月二十三日俄軍之配備 八月二十三日俄軍配備之概要如左：

東部兵團長，比利德爾林古上將。

第十軍團，（步兵三十三營機關槍四桿，哥騎兵十二連，砲百十門，）占領沙坎經寒坡嶺至葦子溝東北高地之陣地。

西伯利第三軍團（步兵二十四營，哥騎兵十四連半，砲六十六門，工兵二連，）主力，（步兵十二營半砲五十二門工兵二連）位置於井爾屯附近，派遣羅馬諾夫支隊（步兵十營，哥騎兵一連，砲十二門，）於浪子山附近陣地，派遣沿古列可夫少將騎兵支隊（步兵一營半，哥騎兵十三連半，砲四門，）於東新堡及老君堂附近。

由第十七軍團編入東部兵團之古爾廉夫支隊，（步兵四營，騎兵六連，砲四門）在本溪湖方面，養糾爾支隊（步兵八營，騎兵六連，砲四十四門），在稠井子

、沙濟屯附近，所餘之步兵第二十五師，任遼陽附近之工事。
南部兵團長，查爾巴押可夫。

西伯利第二軍團（步兵十二營，哥騎兵十一連，砲三十二門，機關槍八桿，工兵一連，）以主力（步兵八營，哥騎兵二連，砲二十八門，機關槍八桿，工兵一連，）占領鞍山站陣地之左地區，多爾麥鳩夫支隊，（步兵二營，哥騎兵五連，）在上石子附近，多爾白可衣支隊（步兵二營，騎兵四連，砲四門，）在西長處（堂家房申、上石橋子中間）附近。

西伯利第四軍團（步兵二十四營，哥騎兵四連，砲三十二門，工兵一連）以主力（步兵十六營，砲十六門，工兵一連，）占領鞍山站陣地之中央地區，派歷平特爾支隊於候家屯附近。

西伯利第一軍團（步兵十九營半，布拉斯曾兵二隊，騎兵二十連，砲八十二門，機關槍一隊，工兵一連，）以主力（步兵十一營及一連，布拉斯曾兵一隊，哥騎兵四連，砲四十八門，機關槍八桿，）占領鞍山站陣地之右地區，派質依可夫支隊（步兵二營及三連，騎兵十連，獵兵一隊，砲十二門）及康多拉 威機

支隊（步兵五營及二連，布拉斯曾兵一隊，騎兵六連，砲二十二門，）於蘇馬台大五鐵屯之線。

兵團豫備隊（丹尼洛夫少將，率騎兵十七連，砲六門，）在長店附近。

遼河支隊（步兵一營半，騎兵八連，砲四門，）警戒遼河沿岸，二十四日，由西伯利第五軍團，增加步兵一團，砲兵一連，派遣於新民府附近。

軍左側警戒隊

留巴威支隊，（騎兵十二連，砲四門，乘馬獵兵、乘馬工兵各一隊，）在威甯城附近，薛斯他可夫支隊，（步兵一營，乘馬獵兵一隊，山砲二門，）在興京附近，又不日達到戰地之西伯利第五軍團步兵第五十四師第二旅，（師長阿爾洛夫少將率之）任軍之側面警戒，倍帖洛夫支隊，（步兵四營，砲八門，）二十八日由奉天前進於興京方面。

軍總豫備隊

各軍團派任遼陽陣地防禦工事者，計有西伯利第一軍團，派出東狙兵第三團，東部西伯利工兵第一營之第二連，由西伯利第二軍團，派出東部西伯利工兵第

三營之二連，由西伯利第三軍團派出東部西伯利工兵第二營之二連，由西伯利第四軍團，派出西伯利步兵第八團，東部西伯利工兵第四營之二連，由第十軍團，派出工兵第六營之二連，由第十七軍團，派出步兵第十團，（缺一營）派出步兵第三十五師，（步兵十六營，砲六十四門，）工兵第十七營，該處尚有捷爾尼果夫龍騎兵第五十一團，西伯利砲兵四營，（六十四門）後貝加爾哥騎砲兵第四連，東部西伯利山砲兵第一連，（七門）東部西伯利白砲兵第一、第二連，（十二門）米西秦哥（哥騎兵十一連，砲十門，）及重砲二十八門，（以上合計，步兵二十六營，騎兵十七連，砲百六十三門，重砲二十八門，工兵十四連），此外軍總豫備隊，在奉天東煙台間，有步兵第五十四團，砲兵第二十六旅，阿爾古尼哥騎兵第一團，步兵第七十一師第一旅，在哈爾濱奉天間，有第一軍團之先頭部隊，（步兵第八十五、第八十六團，）步兵第七十一師第二旅，砲兵第二十八旅之四連，東部西伯利工兵第五營，白砲兵第五團之三連，（合計步兵四十營，哥騎兵六連，砲六十四門，野戰白砲十八門，工兵四連，）

此外尚有遼陽衛戍兵，（步兵六營，騎兵二連，）奉天衛戍兵，（步兵五營）鐵道

守備兵，及兵站勤務部隊若干。

第二章 遼陽附近之攻擊

第一節 湯河右岸經七嶺子、鞍山站附近一帶陣地之占領

攻擊之開始（參照插圖第六） 第一軍於二十三日，第二、第四軍於二十六日，開始運動，第一軍於二十五日夜，至二十六日戰鬥後，進出紅砂嶺、寒坡嶺、毛石溝、浪子山至大西溝附近之線，第四軍二十六日占領上石橋子南方高地經太平溝北方高地至駙馬營西方高地之線，第二軍同日驅逐少數之敵占大甘泉堡至丁家橋之線秋山支隊占領耿家莊總司令官二十四日出古家子（蓋平南方）出發二十五日至海城。八月二十七日情况。二十七日第一軍追擊紅砂嶺之敵，占領該嶺附近經孫家寨南方高地，至高峯寺西北一帶高地，第四軍未受敵絲毫抵抗，安然占領下石橋子東方高地亘堂家房申南方高地之間第二軍驅逐微弱之敵，占領侯家屯南方高地經蘇馬台至四方台附近之間，是日，鞍山站附近敵兵，似次退却，午後四時二十分，總司令官訓令第二、第四軍，不使敵軍逃逸，然第四軍是時正在追擊途次，奉到訓令，欲占領七嶺子附近至大石頭東方高地附近之間，第二軍以其一部搜索敵情之際，奉到訓

令，以全力進向鞍山站、騰鰲堡之線，兩軍均於夜間略達預定之線。以下更述俄軍東部兵團增加情形。

八月廿五日早軍司令官克魯巴金上將得情報，知西伯利第三軍團方面，業起戰鬥，第十軍團方面，日軍已接近，遂命從事遼陽陣地作業之步兵第卅五師某旅，增援東部兵團，命步兵第三師之二團，經太子河渡場，前進於小屯子附近，旋更派遣步兵第卅五師餘兵於西伯利第三軍團右翼之後，於是東方面，兵力大增，其左翼後，有步兵第三師之二團，（後增至三團）中央後有步兵第卅五師第一旅，騎兵二連，砲兵一營，右翼後有步兵第卅五師第二旅，騎兵二連，砲兵二連。

二十六日午後十時，軍司令官，知西伯利第三軍團，雖擊退日軍，而喪失第十軍團紅砂嶺附近陣地，及火砲六門，遂命第十軍團參謀長資利可夫少將，以小屯子、養糾爾少將之旅，（步兵第三師第二旅），前進恢復所放棄之陣地，及火砲，嗣後屢接該兩軍團陷於苦戰之報告，午後六時，得悉葦子溝北方標高六三九高地，歸於敵手，軍左翼頓瀕於險，是日大雨，湯河漲溢，徒涉困難，第十軍團之退路，亦恐爲日軍所遮斷，軍司令官夜半，遂決將全軍集中於遼陽前進陣地，即命東部兵團退至湯家

廟，岔路子，孟家房，寇家溝之線，南部兵團退至向陽寺北方陣地，於是兩兵團由是日夜至廿七日均各退却。

八月廿八日日軍之情況（參照插圖第七）二十八日，各軍既達攻擊遼陽之第一準備，位置鞍山站附近，俄軍不戰而退，總司令官疑俄軍是否於遼陽附近，施行真面目之戰鬥，若如前計畫，一度開進於此線上，徒與敵人以餘裕，宜不失時機，續行追擊，敵若停止，則乘其準備未了，而我攻之攻擊早了，方爲得策。遂於午前五時卅分，命令各軍，第一軍速以大部準備向太子河右岸，第四軍開進於早飯屯，櫻桃園之線，隨時得參與第一軍之攻擊爲要，第二軍開進於沙河，魯台子之線，隨時以一師入總司令官指揮之下，徒步砲兵獨立營，及野砲兵一團，準備配屬於第四軍，（參照附錄第十九）尋於午後，更命令各軍，務利用是日之戰勝，使敵陷於殲滅。是日，第一軍追擊俄軍，由雙廟子東北高地，經孫家寨北方，至嚮山子東南之線，正在前進中，奉令，（午前五時卅分發）須與第四軍右翼相連，占領高力村至雙廟子西北方之太子河左岸高地線，然攻擊未能如意，入夜，仍在前進，其十二師，占領英守堡及姑嫂城附近，其餘占領後參家裕附近，經栗子園西南高地及要四方台至响山

子附近之線，第四軍，以主力由七嶺子方向向沙河方面追擊，到董家堡附近，經調軍台至上汪家峪西北高地之線，是時奉令，當夜占領空心台西南高地，經梨花峪至山咀子西南高地之線，第二軍自清晨由立山屯向前白旗堡之線追擊，小戰後，抵該線，受領本命令。然海城—遼陽道以西，道路泥濘，砲車不通，故先偵察道路，再行前進，停止於沙河，城昂堡，劉二堡之線。

八月廿九日之情況（參照插圖第七）二十九日第一軍之右翼，入夜占領英守堡附近亘石祖子西方高地之陣地，渡過太子河，該軍左翼，達大石門嶺桂子山之線，準備攻擊岔路子東北高地至孟家房北方高地之線，第四軍前進至大山（石灰窰東方至櫻桃園之線），其第十師右翼，與第一軍蔡衛師左翼相連絡，以對早飯屯南方高地之敵爲主，第五師集結於潘家爐附近，以一部隊占領賴家堡西方及櫻桃園東方高地，皆準備攻擊，然第二軍以先察知首山堡附近敵情爲必要，仍在前日位置，偵察前面諸道路，卅日拂曉，以第三師之一部，從櫻桃園方面偵察首山堡附近之敵陣地，同時命各師向小沙河之線前進，當時總司令官因敵之奉防禦線，在遼陽面前之設堡陣地，其高力村經早飯屯至首山堡，僅爲前進陣地，可一蹴而了之，而敵軍究在遼陽

附近決戰，或更將退却，雖未能確實判斷，然跡其歷來之動作，恐必退却，深慮其逸出日軍包圍圈以外，故以迅速略取敵之前進陣地，尤以略取首山堡爲急務，蓋此地攻下，則遼陽一帶地方，即在指顧之間也，故宜判明敵情，退則乘之，止則速爲攻擊，目下敵人，正在岔路子北方高地經早飯屯南方高地及新立屯東西兩高地至首山堡構築陣地，第四軍已在豫期戰鬥之中，午後五時四十分，命第二軍司令官，速攻擊首山堡附近之敵，以策應第四軍，且將此要旨通報第四軍，於是第二軍於廿日拂曉，以全方向首山堡，郎家屯之線，第四軍同時攻擊早飯屯南方高地，至北大山（新立屯之西方高地）之俄軍陣地。

是晚，總司令官得第一軍報告，知該軍至少以二師兵力，於九月二日前，於黑英台附近，整備戰備已畢，當時總司令官，深屬望第一軍，對遼陽俄軍，作真面目之戰鬥，並盼該軍主力，於太子河右岸，整頓戰備，以爲總攻擊之基礎，敵若退却，則該軍主力，務宜儘量殲滅之爲要。

茲再述俄軍遼陽陣地配備情形如左。

廿七日，由遼陽東南兩方面退却之各兵團，廿八日，大致集合於遼陽之前進陣地，廿九日，與其餘各隊，本占領陣地之軍命令（此命令發於廿九日早，當晚有所更正）

，分別遵照配置如左：

一、第十七軍團，（步兵卅二營，騎兵二十一連，砲百十二門，騎砲六門，工兵一營），占領太子河右岸沙濬屯，時官屯附近陣地，監視時官屯至上流江官屯附近之間。

二、第十軍團，（步兵卅二營，騎兵六連，砲百十二門，山砲八門，白砲十二門，工兵一營），占領湯家廟附近，經孟家房—石廠峪道之陣地間。

三、西伯利第三軍團，（步兵廿八營，騎兵六連，砲六十門，山砲八門，工兵一營），占領孟家房—石廠峪道亘寇家溝附近之早飯屯附近陣地，（第一，第

三軍團間地區，由兩軍團各出一部隊任警戒，以大寺附近之小流爲界）。

四、西伯利第一軍團，（步兵廿四營，機關鎗八桿，騎兵十連，騎砲兵六門，砲六十四門，工兵一營），占領新立屯附近，亘西螞蟻屯陣地。

留巴威支隊（騎兵十二連，砲四門，獵兵一隊，乘馬工兵一隊），及達額斯丹哥騎兵第二團，在本溪湖方面警戒，第十七軍團之左翼，更派遣數支隊於東方。

五、米西秦哥支隊（騎兵二十一連，砲十二門），前進烏龍合方面，警戒軍之右翼，其右方有古歷可夫支隊，（步兵一營半，騎兵十四連，砲六門，騎砲六門，位置於小北河，河公堡附近）。

六、軍總豫備隊（遼陽，奉天等處衛戍兵除外），內之西伯利第二軍團，（步兵十二營，機關鎗八桿，騎兵二連，砲卅二門，工兵一營），位置於西杜家窪徐家屯附近，西伯利第四軍團，（步兵廿四營，騎兵六連，砲卅二門，工兵一營），位置於大林子，東瓦窰子附近，沙姆所諾夫（騎兵十九連，騎砲兵一連），位置於徐往子附近，呵爾洛夫支隊，（步兵一旅，騎兵二連，砲兵二連），位置於沙河堡附近，耶克支隊，（步兵七營半，騎兵二連，砲廿四門），以一團占領遼陽本陣地，其餘位置於迎冰寺附近，（合計步兵五十一營半，騎兵三十連，砲百十門，機關鎗八桿，其由歐俄鐵道輸送充第一軍團先頭部隊之步兵八營，砲廿六門，在遼陽會戰中加入）。

第二節 遼陽之占領

八月卅日之情況（參照插圖第八） 日第一軍左翼之禁衛師，於拂曉，占據岔路子附

近至孟家房北方高地間，向俄軍開始攻擊，然俄軍於午後增加，努力防戰，當晚該師之一部，雖奪取徐家溝北方高地，而俄軍有轉取攻勢之狀，仍退至徐家溝南方，固守附近處所，第一軍主力於連月灣附近，涉過太子河，經胡家凹，進出皇姑墳方向，其禁衛後備步兵旅，於卅一日攻擊本溪湖附近之俄軍，是日，第四軍之第十師，自拂曉攻擊早飯屯南方高地之俄軍，驅逐其小部隊，達喻家溝東南至其西北之高地線，近逼俄軍陣地，其占領早飯屯附近至方家屯東方高地之俄軍，似於前夕向遼陽方面退却，但是日午前十時，更有一大縱隊由遼陽前進，至午後，增加於該處，兵力約二師有餘，砲數亦達五六十門，是時禁衛師左翼，正攻擊孟家房北方高地，第十師未與協同，右翼頗殆，第四軍司令官，遂招致第五師之一部於中央後，午後三時，第十師已與禁衛師相連絡，達喻家溝之線，而此後俄兵，益見增加，屢欲轉取攻勢，第十師僅能支持所略取之位置，又第五師早晨，與第二軍右翼之第三師相連繫，占領大窪至向陽寺東方地區，以攻擊北大山之俄軍爲主，然該方面防備極堅固，截至五時未能得手。

於是總司令官以屬於第二軍之徒步砲兵第二獨立營，及砲兵第一旅之一團，增加於

第四軍，又命令第二軍，速擊破首山堡附近俄軍，以助第四軍之聲勢，第二軍是日拂曉，開始運動，其第三師，午前占領向陽寺（村名）北端，至其東方高地之線，向北大山攻擊，第六師占領安莊子至白家老瓜窩之線，向首山堡西方高地攻擊，第四師由總司令官隨時調度，其主力集結於興隆台附近，第三師午後，雖得後備步兵一團，徒步砲兵一營之增援，仍未達其目的，第六師方面之俄軍，以右翼倚托許老瓜窩，抗戰甚力，第六師全力攻擊，亦未能如志，第四師長小川中將，遂獨斷以該師約半部增加於第六師左翼，又秋山支隊之砲門，午後二時，至王二屯附近，射擊俄軍背後，而戰況仍無發展，日暮，各師停戰，於戰場待旦，是日，俄兵漸增，太子河左岸，至少達八師之衆，首山堡以東，砲約百門，該方面防備極堅固，俄軍似亦有決戰之意。

以下更敘述俄軍情形。

西伯利第一，第三軍團，起八月卅日未明，首當日本軍攻擊之衝，第十軍團，僅在其右翼地區交戰，軍司令官苦魯巴金，因日軍猛攻其重要之處，在西伯利第一軍團右翼之包圍運動，及第一，第三軍團夾縫間之脅威，遂於戰鬪初期，即使用總豫備

隊，午前六時，以東狙兵第十八團，增加於第三軍團，又以東狙兵第十九團之一營，及東狙砲兵第五旅之二連，增加於巴家崗子附近，西伯利第一，第三軍團之間，其後西伯利第一軍團，顧慮右翼之危險，請求增援，而因重視第三軍團方面，不之許，嗣得情報，知西伯利第一軍團之真相，又知米西秦哥支隊，受日軍壓迫，正午，以東狙兵第十九團之二營，西伯利步兵第十團之二連，西伯利砲兵第二旅之一連半，增加於西伯利第一軍團，由此時至晚，派遣西伯利第二軍團之殘餘，（步兵五營半，砲十六門），西伯利步兵第十二團，西伯利砲兵第一旅之一連，最後，更派遣西伯利步兵第七團，拒止日軍之包圍，又米西秦哥支隊，午後亦增加西伯利步兵第十團之二營，西伯利第一，第三軍團，既得增援，抗拒日軍愈力，軍司令官當晚，命令各軍團長，明日卽卅一日，應相機轉取攻勢，初，軍司令官之意，如日軍以有力部隊，移動於太子河右岸，則退入遼陽設堡障地，縮小防禦正面，騰出兵力，集中太子河右岸，壓迫日軍於太子河，故於卅日午前，以步兵第二百八十二團，（缺一連）及西伯利步兵第五團之乘馬獵兵一隊，屬於西伯利第二軍團長查斯利幾，命其指揮設堡障地之防禦，又欲掌握強大之總豫備隊，是日，命西伯利第一軍團長

，以西伯利第四軍團加入之各隊，又命西伯利第三軍團長，以所增加之各隊，皆歸還於軍總豫備隊。又命沙河堡附近之呵爾洛夫支隊，（步兵第五十師之一旅）於廿一日拂曉以前，移於東烟台，命砲兵第廿八旅之二連前進於大林子，增加於西伯利第四軍團之砲兵，以經由鐵道開來之第一軍團先頭部隊，（步兵第八十五團之二營，白砲兵第五團之二連，工兵一連半），編入軍總豫備隊，命軍後方各機關，準備退往奉天或鐵嶺。

八月卅一日之情況（參照插圖第九）三十一日，日第一軍主力，（第二，第十二師，及後備步兵之主力）渡過太子河右岸，午後四時前後，第二，第十二師，併列占領石廠北方高地，互官屯西方之線，禁衛後備步兵旅占領本溪湖，其在太子河左岸第二師之一部及禁衛師，在廿九日之位置，作持久戰，戰況無甚發展，當時黑英台方面之俄軍，似不甚大，是日第四軍第十師方面之戰況，依然如故，該師前夜，將左翼稍後退外，其餘概保持原來位置，第五師方面，是日晨，與第二軍之第三師，均續行攻擊北大山，戰鬪極烈，但仍未能攻克俄軍陣地，第二軍之第三師，是日未明，向北大山及其西北高地附近夜襲，不克，軍司令官，遂以後備步兵第十一旅，增加於戰線之左翼，第三師再行進攻，正午前後，奪取北大山東南之一部，第六師

，午前一時前後，擊退敵之夜襲，又與第四師之一部，協力擊退屢向左翼逆襲之俄軍，雖極力攻擊，仍未能略取首山堡西方高地，兩師損害甚大，軍司令官據第四師之報告，知優勢之俄步兵，帶有砲兵，午後約三時，出北台，（遼陽西方約十公里）附近，繼續南進，（第四師由秋山支隊得此報告），遂以第四師之餘部應之，而俄軍竟不至。

總司令官，常顧慮俄軍從遼陽西方，逆襲日軍左翼，然是日殊未見此徵候，第一軍主力既移至太子河右岸，第二，第四軍，對正面俄軍，亦傾注全力，遂以第四師歸軍司令官調度，無何，得俄軍進出北台消息，以其動作遲鈍，知其非有大企圖，故未作如何處置。

以下更敘述俄軍情形。

俄軍司令官迎擊之部署。卅一日早，俄軍司令官下令，嚴防日本軍之迂迴，但實行時，另有他命，其概要如左。

一、第十七軍團防禦時官屯至木廠之太子河右岸陣地，以騎兵監視太子河上流，與本溪湖之支隊相連絡。

二、西伯利第二軍團，（增加第十軍團之一旅，及砲兵三連），及其第四軍團，守

備遼陽設堡陣地。

三、總豫備隊內之第十軍團，（除防禦本陣地之部隊），從遼陽東方，渡過鵝房附近，及城郭東北角之橋梁，退至新城附近，西伯利第三軍團，經遼陽市街，退至北方城郭之後方，西伯利第一軍團，從遼陽西方，渡過鐵道橋，及其下流前面之橋梁，退至劉家莊附近，西伯利第五軍團內之步兵第五十四師，位置於煙台車站，其第七十一師，位置於遼陽附近之太子河右岸。

四、沙姆所諾夫支隊，由劉家夾河附近橋梁，渡過太子河，向沙濟屯前進，米西 秦哥支隊，在西伯利第一軍團後，續渡太子河，前進於謝家屯附近。

是日西伯利第一軍團，於拂曉，即受日軍之猛烈攻擊，西伯利第二軍團，在望報台東南高地，經寇家溝、亘西、喻家溝之線，與日軍繼續射擊，第十軍團方面尙平穩，軍司令官午前十一時得報，知日軍約一師，拂曉於江官屯及其上流，涉過太子河右岸，遂命阿爾洛夫支隊，（步兵第五十四師之一旅，及砲兵第廿六團之二連），及耶克支隊，（步兵第八十五團，步兵第二百八十四團，「缺一營」砲兵第二十八旅之一連），屬於西伯利第五軍團長得姆博夫斯起中將，派往第十七軍團之左翼，越正午

，下令於各軍團，於日沒後撤去陣地，以查爾巴、押夫中將，防禦遼陽、設堡、陣地，特命沙姆所諾夫支隊，當夜向煙台炭坑急行，警戒阿爾洛夫（向炭坑南方高地前進中）及第十七軍團之左翼，搜索太子河沿岸。

九月一日之情況（參照插圖第十）太子河左岸之日第一軍一部，及第二，第四軍，知前面俄軍，於夜間退却，即行前進，達高力村，達子營，東八里莊及旺保台之線。當時俄軍大部，雖退却於太子河右岸，尚有一部，占據遼陽前面之堡壘線，及太子河右岸斜高山附近高地，而第一軍主力，由太子河左岸，招致第二師餘部，及後備步兵第廿九團，攻擊黑英台附近之俄軍，第二師於夜間攻克俄軍陣地，第十二師與第二師相連繫占領五頂山逼近前面俄軍，總司令官是日發海城，到湯崗子。是日俄軍情形如左：

俄軍於拂曉，以查斯利幾中將所率部隊，（步兵二十營，騎兵二連，砲五十門），守備遼陽設堡陣地之鐵道線以東地區，以西伯利步兵第二師（屬西伯利第四軍團）長歷、威斯丹少將所率部隊，（步兵二十八營，哥騎兵五連，砲六十二門），守備鐵道以西地區，以西伯利第三軍團（步兵二十四營，騎兵六連，砲七十二門），為該方面

之預備隊，其在太子河右岸，以第十七軍團步兵第卅五師師長多布爾金斯起中將所率部隊，（步兵十六營，騎兵六連，砲百四門），守備時官屯，沙澗屯附近，以第三師長養糾爾所率支隊，（步兵八營，砲兵二連，砲卅六門），守備車房勾至桑元子之線，以阿爾白利亞尼支隊（步兵二營，騎兵十一連，砲六門），位置於後黑英台，楊家堡子之間，以西伯利第五軍團步兵第七十一師長耶克少將所率支隊，（步兵七營，騎兵二連，砲八門），位置於頭道溝，稠井子之間，爲第十七軍團之預備隊，而斯莫廉斯起及喀爾可烏斯起二支隊（合計步兵三營，砲三連），在斜高山及其西方高地，掩護第十七軍團之右翼，第十軍團（步兵廿二營，砲兵四連，砲九十七門），位置於東墳上，石橋子附近，西伯利第一軍團，（步兵廿四營，騎兵十連，砲六十二門），位置於劉家莊，迎水寺之間，米西秦哥支隊，（騎兵十九連，砲十二門），位置於太子河右岸，鐵道橋下流，約半里之處，沙姆所諾夫支隊，（騎兵十九連，騎砲六門），位置於烟台炭坑附近，阿爾洛夫支隊，（步兵十一營，騎兵二連，砲廿門），向炭坑南方高地，鐵道支線附近前進中，留巴威支隊，（步兵四營，騎兵十二連，砲十二門），及達額斯丹哥騎兵第二團，位置於上石橋子附近，其餘若干

支隊，警戒軍之兩側。

俄軍司令官早晨，得第十七軍團報告，知日軍卅一日於江官屯附近架橋，午後六時至七時，陸續通過步砲兵，其後烟霧迷漫，情況不詳，軍司令官欲以遼陽集團部隊對待奧及野津兩軍，固守設堡陣地，以集結於右岸之部隊，展開於時官屯及烟台炭坑之線，以時官屯陣地爲軸，向右旋回，壓迫江官屯附近渡河之黑木軍於太子河，是日，集合全軍於遼陽東北方，明日卽二日，與敵接近，三日，實施攻擊（是日西伯利第四軍團方面，雖於早間開始砲戰，而第十七軍團方面情況平穩，惟晚間饒頭山附近，有若干戰鬪）。

九月二日之情況（參照插圖第十一）二日，太子河左岸俄兵，繼續退却，其約一師半，尙據守遼陽前面之設堡陣地，日第四，第二軍達大打白狐經西三里莊至楊家林子之線，對俄軍攻擊，俄軍抵死抗拒，戰至夜分而止，兩軍以戰鬪準備隊形度夜，第一軍主力之右翼，占領烟台炭坑附近一帶高地，左翼希圖占領寶淨山，然該方面俄軍益增，不甚得手，日暮，俄軍更由烟台炭坑及饒頭山方面逆襲而來，日軍奮戰却之，禁衛，師在太子河左岸，與右岸俄軍相對峙，禁衛後備步兵旅，攻擊下石橋

子附近俄軍，入夜勝負不分，總司令官，是日由湯崗子至沙河。

以下再述俄軍情形

俄司令官轉移攻之部署。二日午前一時五十分，俄軍司令官，根據前一日計畫，部署一切如左：

- 一、查爾巴抑夫中將所率部隊，（步兵五十六營，騎兵十連，砲百廿四門，白砲廿四門，工兵二營又一連），守備遼陽設堡陣地，養糾爾少將所率部隊，（步兵十六營，騎兵三連，砲六十八門），守備本陣地左翼太子河右岸之陣地。
- 二、前衛（司令官，第十七軍團長比利特爾林上將，步兵二十三營，騎兵十八連，砲百四門，白砲二十門，騎砲六門，工兵一營），於時官屯附近陣地，拒止日軍攻擊，左縱隊（隊長，第一軍團長西他客利白爾古，步兵十營，騎兵八連，野砲四十八門，山砲八門，騎砲六門，工兵一營），拂曉，由各宿營地出發，分數縱隊經羅大台，前進於沙潛屯北方四公里乃至六公里之地，右縱隊，（隊長，第十軍團長斯爾捷夫斯起中將，步兵廿一營，騎兵六連，砲

七十二門，山砲八門，工兵一營），午前五時，由新城經下瓦勾子—稠井子道路與沙滯屯，齊頭面前進，總豫備隊，（隊長伊哇洛夫中將，步兵十八營，騎兵四連，砲四十八門，工兵一營），拂曉，由遼陽北方之趙家林子經迎水寺—東京陵道前進，到張書屯。

三、阿爾洛夫支隊（步兵十三營，騎兵二連，砲廿二門），隨左縱隊之運動，前進於皇姑墳方面，古列可夫支隊（步兵一營半，騎兵十四連，砲六門，騎砲六門），仍掩護軍之右翼。

四、沙姆所諾夫支隊，（西伯利哥騎兵師，「十九連」後貝加爾哥騎砲兵第二連，「六十門」）搜索本溪湖方面敵情，並掩護軍之左側，米西秦哥支隊（騎兵二十一連騎砲十一門）位置於謝家屯附近。

五、孔多蘭安威幾支隊，（東祖兵第九師之步兵一旅，砲八門，及護境騎兵二連），更以努捷夫斯起所率步兵第二百八十二及二百八十三團之各三營屬之，在黃家嶺子附近，掩護軍之右側背。

饅頭山附近俄軍之逆襲。是日軍司令官，欲親自指揮太子河右岸各部隊午前六時，

由遼陽北端出發，九時卅分，到張書屯，樊家屯間之高地，同時皇姑墳，時官屯及遼陽方面，砲聲隆隆而起，由十時至十一時卅分之間，得報告，謂時官屯陣地之俄軍，已擊退日本軍之來襲，又有報告，謂日軍欲以猛烈之砲擊，攻略該陣地，又謂此係夜襲所致，已退却於沙湓屯附近云，其真相苦難判斷，未幾，據軍參謀報告，知有極少數之日軍，占領該處，遂命第十七軍團長速與阿爾洛夫少將相連絡，恢復該陣地，命第一軍團，進出於第十七軍團與阿爾洛夫支隊之間，初，軍司令官命第十軍團併入第十七軍團長指揮之下，適第十軍團長到樊家屯附近高地，遂變更前令，僅以該軍團之前衛，屬於第十七軍團長，援助時官屯高地之攻擊，以主力（步兵十三營，騎兵一連，野砲四十門，白砲十二門，山砲八門，工兵二連），爲軍總豫備隊，午後，第十七軍團長，對時官屯附近集注猛烈砲火。欲俟機熟施行突擊，此際，軍總豫隊之第十軍團主力到稠井子附近，西伯利第三軍團，到張書屯附近，又軍司令官因查爾巴抑夫中將之報告，確信遼陽設堡陣地之防禦，極爲安全，而軍左翼之情況，則大相反，阿爾洛夫支隊方面之戰氣，正午以後，有漸漸移向西方之狀，午後一時，據沙姆所諾夫少將報告，知阿爾洛夫支隊已潰走烟台車站方面，三時

，命西伯利第一軍團，進至小達蓮溝方面，掩護軍左翼，命第十軍主力，進至沙濟屯，西伯利第三軍團，仍在張書屯附近，準備隨時可進出第十七軍團或西伯利第一軍團方面，而因時官屯高地之攻擊遲遲不進，五時，將該方面攻擊各部隊，（步兵第卅五師之三團，步兵第卅一師之二團，及步兵卅三團），歸第十軍團長斯爾捷夫斯起中將指揮，同時四十分，更增加第十軍團所餘之步兵九營，（因顧慮第一軍團方面情況，是夜集合第十軍團各隊於後方）。

九月三日之情況（參照插圖第十二）三日，日第一軍之第十二師，欲以一部在蔡家溝附近，掩護右側，主力向三道霸前進。而因第二師未能奪取寶淨山，仍停止於夜來位置，禁衛師主力，在虎頭陞附近，其約一半，是夜前往軍主力方面，禁衛後備步兵旅，擊退上平台子附近之敵，旋於四時，以主力轉進至煙台炭坑方面，第四，第二軍，對遼陽前面之設堡陣地，繼續攻擊，其第一線距離極近，幾至突擊地帶，俄軍防備極堅，日軍死傷迭出，入夜，戰鬥方止，而第四軍之第十師，由日暮起，再攻擊遼陽南方地區，是夜，攻克玉皇廟堡壘，第五師協力攻其左翼俄軍，而俄軍已退却，第二軍亦於夜半，攻擊面前俄軍，則俄軍已撤去陣地，移於太子河右岸

，各軍遂擊退少數殘兵，四日晨，領有遼陽及附近一帶之地。

茲略述俄軍攻勢運動中止之情形如左。

俄軍司令官，至二日夜半，因不明時官屯方面之情況，欲於三日集結兵力於左翼，攻擊黑木軍，午前二時卅分下令，未幾，南正面指揮官查爾巴抑夫中將，報告砲彈缺乏，總豫備隊亦不足，三時四十分，西伯利第一軍團長報告，各隊損害疲勞極大，不堪進攻，卽防禦亦不足，已於夜間退至立沿溝附近，以待後命，五時五十分，第十七軍團長報告，夜間時官屯陣地，被攻擊而撤退，軍司令官知不能續攻黑木軍，遂決心退却，命查爾巴抑夫部隊，退却於東烟台附近，命第十七軍團，占領謝家屯附近，西伯利第十軍團，占領周家達蓮溝附近，以西伯利第三軍團，占領立沿溝至周家達蓮溝附近以掩護之，以第十軍團爲軍總豫備，位置於西伯利第三軍團之後方，西伯利第一，第五軍團各隊，向奉天退却，命米西秦哥支隊，占領雙廟子附近陣地，填塞第十七軍團與西伯利第三軍團之間隙，是日，滿洲軍遂固守達蓮溝附近至羅大台迄遼陽南方之設堡陣地，入夜，查爾巴抑夫部隊，由該陣地開始退却。

九月四日以後之情況。(參照插圖第十三) 日第一軍主力，是日欲俟禁衛師一部來到

，再攻擊前面之敵，暫維持其現狀，午後一時，第二師占領寶淨山，日暮，禁衛後備步兵旅占領雙龍寺附近一帶高地，皆與俄軍相對峙，又前此招致禁衛師之一部，已至江官屯，直屬於軍司令官，該師主力遼軍命令，轉進於太子河右岸，到雙廟子附近，該軍是夜，知俄軍退却已稍遲，從夜半追擊，其十二師於大達蓮溝附近，與優勢俄軍衝突，苦戰後，於五晨，擊退之於西方，第二師同日晨前進，午後，到蘭泥堡附近，禁衛師亦遼軍命令，到羅大台附近，禁衛後備步兵旅，仍在雙龍寺附近，五日夜，軍前面俄軍悉退，又第四軍是日午後，以一支隊涉太子河，占領斜高山，第二軍集結於太子河左岸遼陽之西，六日，命第四師修理鐵道橋，命騎兵第一旅進出小北河，遠向太子河右岸搜索，初，總司令官於四日，命各軍施行戰後之整頓，於是第一軍集結兵力於東台達蓮溝，蘭泥堡之線以南之太子河右岸，第二，第四軍集結兵力於高力牆，黃家嶺子，之線以南之太子河左岸，未幾，第一軍主力，守備煙台炭坑經東台達蓮溝至房身附近之間，其禁衛後備步兵旅，在上平台子掩護軍右側，第二軍以騎兵第一旅於小北河附近，渡過太子河，前進於長灘河南方向搜索敵情，是時敵對俄軍總兵力，約十二師，似曾一度集合於烟台車站至烟台炭坑之

鐵道支線附近，尋卽留駐一部於沙河堡附近，以主力退往奉天附近，於是日軍背後連絡線，不斷延長，對優勢敵騎，有特加守備之顧慮，總司令官因此等連絡線，由滿洲軍直接保護，諸多不便，遂陳請大本營，編成遠東守備軍，擔任滿洲軍背後之兵站業務，且訓令各軍司令官，各於連絡線上，嚴加守備，（大本營於遼東守備軍之編成，早有計畫，九月八日，下令編成，該軍司令部，於二十六日由宇品出發），嗣因此後作戰，欲於遼陽附近，構築防禦陣地，請求大本營派遣臨時築城團（九月廿八日，第五築城團編成完畢，十月十四日，到遼陽，自廿二日至十一月廿五日，以使役人夫爲主，構築守兵約二連至一營之集團堡壘二十座，一大排至一連之堡壘十四座，大小砲台五十二座，其陣地係由上麥窩附近，沿太子河至時官屯西折，經寶淨山，樊家屯西南高地，羅大台南方高地，雙台子，興台子北方，東上崗子北方河公堡北方，亘南沙河子東方之線），總司令官，由沙河出發，七日至遼陽。參與戰鬪之兵力及戰鬥成績。日軍兵力，參與本會戰者，最多之時，爲步兵百廿三營，騎兵卅七連半，野山砲四百六門，重砲六十八門，工兵二十四連又一排，戰鬪總員約十三萬四千五百，人員損傷，將校以下，死五千五百五十七，傷一萬七千九

百七十六，共計二萬三千五百卅三，（其中八月卅日以後之戰鬪，死將校以下四千九百四十三，傷一萬五千四百四十三，共二萬三千八百八十六，鹵獲速射砲七門，砲彈六千發，重砲彈約五千百卅發，步槍二千三百二十，其他多數車輛軍需品等，俘虜將校以下八十四，馬匹四十二。

茲更述俄軍退却情形如左：

俄第十七軍團，西伯利第三軍團，西伯利第一軍團，占領張書屯附近，羅大台至立沿溝，達蓮溝附近之線，南方正面指揮官查爾巴抑夫中將，命主力退却於東煙台附近，留後衛於太子河右岸，高力牆，劉家莊，迎水寺附近，終日夾太子河與日軍交換射擊，留巴威支隊，亦被日軍壓迫，退却於奉集堡方面，軍司令官，因軍之大部尚在煙台炭坑之線以南，若日軍行動於軍左翼方面則退却甚危。決固守忙牛屯，韭菜台各村落之東方高地線，當時由西伯利第一軍團，派遣若干部隊於同方面，增加於向煙台車站退却之孔多蘭安威幾支隊，阻止日軍之攻擊，命各隊日沒後遠退於北方，五日，西伯利第二，第四軍團，及第十七軍團，退却於大范家屯，十里河附近，西伯利第三軍團，退却於後台附近，第十軍團，退却於沙河堡附近，此時西伯利第

一軍團各隊於土門子附近，即忙牛屯，韭菜台之間，拒止日軍攻擊，與他軍團之後衛皆尾退，日軍竟不追擊，遂於六七兩日，再退，集中於奉天附近，是役也，俄軍兵力最多時，步兵百九十五營半，騎兵百四十四連半，野山砲五百八十九門，重砲六十四門，機關鎗廿桿，工兵二十五連半，戰鬥總員約二十二萬四千六百，損害約二萬，據當時公報死傷總計，則爲二萬五千八百九十云。

評論

一、苦羅巴金總司令官，本有內線作戰之企圖，不知內線作戰，須利用集中兵力，將敵人各個擊破，非有相當距離，或利用特別地勢，乘敵不能互相聯絡時，捕捉其機會不可，當日本二、四兩軍，已進出於海城之北，一軍已進榆樹林子，樣子嶺之線，俄軍已失去運用之機能，欲將日軍各個擊破，必不可得，且既取內線作戰，正不必汲汲於圖兵力之優勢，然當八月三十一日俄軍兵力，合計槍數，不過十三萬五千，日本軍則自各方面向遼陽集中，而俄軍逐次在不利情況之下，引退於遼陽，則何以不取內線作戰之態勢於前，集結優勢兵力於行動自由之區，殊不可解，若最初俄軍防禦山地方面，作爲守勢地帶，藉以拒止此方

面之日本軍，並分離其優勢兵力，於以擊破日本平地方面之軍隊，正易易耳。

二、觀察俄軍防禦配備，似最初即無攻勢防禦企圖，不過俟有日本軍出現於戰場時，任向某一方面，以其優勢部隊突進，而於豫備隊之使用，不過欲向平地方面，增加防備力量而已，若謂其攻勢則須益增大其豫備兵力，方爲有利，惟以大部兵力，竟配置於太子河右岸，則其無攻勢企圖，更顯然可見，此等配備，殊無意義，至遼陽城南之第二線陣地，亦不過具有收容陣地之性質，未足語於攻勢防禦之列也。

三、俄軍指揮官，於八月卅日午前五時以後，陸續請求增援豫備隊，總司令官若全應之，則總豫備隊完全缺乏，遂不得不爲戰况所左右，而實際俄軍之豫備隊，已逐次消耗殆盡，至正午，日軍漸漸迂回攻擊俄軍之右翼，而俄軍於此時爲顧慮敵人行動，始請求增援總預備隊於此方面，庶非得策，蓋戰鬥所以期全般之勝利非，爲一部作犧牲也。

四、九月一日，苦總司令官誤測黑木軍之攻擊方向，從兵力極少之預備隊中，派入營至第一線，分遣於左翼方面，不知其何以如是之樂於早用總預備隊也，此等舉動，殊爲失敗之媒，蓋部隊既經派出，勢不能即刻回復於總司令官指揮之下。

，又恐其疲於奔命，遺誤事機，可不慎哉。

五、日本第一軍，於英守堡西北行僞渡河，其真渡河點，早選定於其後方之連刀灣地方，此等渡河線，向後灣曲，架橋作業，又在本軍掩護勢力範圍之內，且極自然，故軍橋完成以後，皇姑墳之轉進，極其便利，此前事之可師者也。

六、日本軍自遼陽東方，以優勢部隊，渡過太子河，本意中事，俄軍最初應準備適當兵力，俟日軍半渡而擊之，或竟使其大部隊，不能在太子河右岸立足，雖不獲全勝，亦可於太子河之兩岸相持，延緩時日，以待後續部隊之來，乃計不出此，更無徹底主張，俟日本第一軍已占領陣地於右岸，至欲將決戰方面之兵力，轉移於太子河右岸東方地區，以當右岸之日軍，緩不濟急，終於債事，宜哉。

七、乘敵半渡截擊，本為作戰上惟一之方策，惟出以守勢企圖，則效果少而反為敵所乘，若出以攻勢動作，則效果殊大，俄軍當日，最好以主力向南方日本軍主力突進，若由山地突進而擊攘日本第一軍之側面，則為第二時期之惟一方案，故遼陽南方陣地，處於被動地位，作專一之防禦，鑄成大錯，實為可惜。

八、日軍右翼與其友軍離隔比，較援助不易，並在未曾渡過如此大障礙之太子河以前，正乘敵半渡之時，此等時機一失，遂使日軍得確實占領太子河右岸據點，一誤再誤，不可收拾，或謂此時日軍若在俄軍左翼，遂漸向西進展，將如之何，曰，爲俄軍計，可向南方突進或退却，但向南方突進，又缺少總預備兵力，故除退却之外，別無挽回之法，惟負有全責之第十七軍團，應予日本軍以相當之打擊，使日軍不能於太子河右岸獲取據點，或竟全事乘勢總攻，或渡河而南，亦理想中應有之動作，雖甚困難，總較一籌莫展者爲愈，乃計不出此，而顛倒錯亂，然則日軍之勝，豈非天幸乎。

日俄戰史 第十卷

三六六

日俄戰史講義 (續第十卷)

第七篇 奉天會戰第一期

第一章 奉天會戰時兩軍之兵力及配置 (參看第三卷附圖第四)

俄方最強之兵團爲第一軍，占據俄軍陣線之左翼，其正面約五十俄里，麻斯洛夫及馮德藜陶夫兩將軍之支隊，掩護其左側，中央爲最弱之第三軍，占據鐵路兩側之陣地，正面約二十俄里，左右翼爲第二軍，其正面約二十五俄里，第十六軍團及西伯利亞第六軍團之第一師，爲總司令之預備隊，第二軍於一月間在沈且堡所受之損失，尙未及補充，其軍官空額，占百分之四十。

日軍之實力，自乃木上將所部，由旅順來會，大致與俄軍相若，惟俄軍營數較多，計俄軍爲三百七十七營，日軍爲二百二十三營，但俄軍以補充困難，缺伍頗多，故結果兩軍實力，無大出入，此種缺伍情形，日俄戰中，始終未免，至日本軍之配置概略如下：即第二軍配置於渾河與沙河之間，第四軍居其中，第一軍當俄方之第一軍，日軍於陣線兩側，佈置極強之梯隊。其右側爲第五軍，第三軍則集中於其左側

，總司令之預備隊，爲三師及三預備旅。

兩方面在正面上，皆曾構築堅固陣地，而日本後方工事，在戰鬪上，未甚發揮其效力，故無需贅述，至俄軍後方工事，大約如下，即渾河沿岸，構築堅固陣地，奉天驛南方渡河之處，築有堡壘多處，延綿十二俄里，其左方亦有堅固之陣地，自渾河岸至撫順，並向撫順東挺出八俄里。

日本軍側背運動之主要方面，即俄軍右翼，預先並未構築任何工事，僅借助原有之舊鐵路基以爲掩護，此鐵路基在奉天城西，距城二十俄里或十五俄里，其高度約一公尺半，在奉天城西之平原上，頗可資爲防禦。

俄軍總司令，在奉天會戰前，亦曾顧慮及日軍在西翼運動，但未配置梯形預備隊，僅沿莫家堡、沙坨子、楊士屯、于洪屯一帶築壘十三座而已，此其失也，又俄軍在渾河上有橋梁十四座，頗合軍用，奉天北鐵嶺附近，亦築有陣地，但地勢狹小，不能容較大之兵力，渾河未解凍前，步兵可履冰而渡。

俄軍之作戰計畫，實際爲恢復一月間失敗之攻擊，預計仍攻擊沈且堡方面，並預計於二月十二日開始攻擊，但日軍爲先發制人計，致俄軍總司令計畫不克實現，而先

機行動之自由，卒被日本軍奪去。

日本軍之最先活動者爲第五軍，包圍俄軍之左側，其後由第一軍攻擊俄軍正面之西伯利亞第二軍團，及西伯利亞第三軍團之陣地，與第五軍相呼應，此兩軍之猛烈攻擊，預定以之壓迫俄方担任掩護至鐵嶺大道左側方面之兵力，並同時向攻擊方面，牽制俄軍之預備隊，第四軍熱烈攻擊俄軍之正面，俾箝制其正面之兵力，最後，第三軍由渾河及遼河之間進攻，繞過俄軍之右側，第二軍則攻擊正面，箝制俄軍右側之兵力，俾使其不克抵抗日軍之迂迴，其中央僅配置極小之預備隊。

假定日本軍計畫成功，即可將俄軍完全包圍，故其戰鬪之目的，實較俄方之計劃，更形果決而積極，但日軍之實力，與其偉大之理想，並不稱合，日本軍在其主攻之方面，即其左翼，其兵力不足，乃木上將之兵力，於廣闊之正面上施行迅速，及深遠之迂迴，殊嫌不足，如担任迂迴之動作者，若其初不以三師半而以六師，其攻擊之目標，直搗虎石台，出俄軍堡壘地帶以北，則其結果當更可觀。

此役日軍之重砲，雖口徑及數目皆巨，但缺乏在野戰軍中作戰之經驗，故部署極劣，未得發揮其威力，結果司令官未達到其希望。

第二章 奉天會戰前俄軍情況

奉天會戰前，因日軍司令官之巧妙行動，乃使俄軍在奉天附近之兵力，大爲減弱，日方利用兩面活動之奸諜，散布流言，謂乃木上將之部隊，於攻落旅順後將轉攻海參崴，俄軍總司令苦羅巴金誤信之，即開始增加東海濱省之兵力，乃抽編步兵一旅及相當之砲兵派往海參崴，俾於該處組織新部隊，此外有日本偵探兵兩小隊，約騎兵七十五名，在一月下旬，經五日之久，繞道出鐵嶺之北，攻擊富家屯附近之橋梁，因中國當地鬍匪之助，雖被擊退，但橋梁已壞，結果鐵路運輸誤點十七小時，又風聞日本軍攻擊後方，日本軍復利用奸諜，散佈流言，謂有日本軍數千及中國當地之鬍匪，將由新民屯大道，及內蒙方面，攻擊俄軍之後。

苦羅巴金上將，夙無堅決主張，乃決意於後方採取防禦措施，由軍隊中抽調八營，及可薩克騎兵三十四連半，派至後方，故彼等未得參加奉天之決戰，此項部隊，係從第十六軍團之各旅，及順河可薩克第四師抽出，另由總司令之預備隊中，抽出步兵一旅，此因諜報組織之不全，及後方謠言之熾盛，遂因不足兩連之日本騎兵在後方動作，致俄軍於最嚴重之時期，最緊要之地點，大減其兵力。

此外西伯利亞第一軍團及抽編軍團，在沙河會戰時，被創最重，故特由國內開來後備軍一萬以補充之，此項兵力，亦被中途派守鐵路。

俄軍總司令官，對於敵軍之行動，不免神經過敏，但吾人一考究其當時之心理，亦爲之不寒而慄，蓋俄軍之後方，僅恃一單線鐵路爲連繫，而此一線，又時時有斷絕之虞也。

俄軍爲報復日本軍隊在其後方之破壞行爲，亦派李根司密特上校，率騎兵六連，繞道達日本軍後方之海城，於二月六日，炸毀海城附近之鐵橋，並全師而退，於五晝夜間，行三百七十五俄里，但此次襲擊，對於日軍之後方，未生若何嚴重之結果，鐵橋亦旋即修復。

第三章 奉天會戰之開始

奉天會戰，由日本之第五軍川村開始，首先攻擊日本軍第十一師，自旅順口陷落後北上，經過許多之戰鬪衝突後，結果於二月七日，其先頭部隊，開始壓迫俄軍清河城支隊，二月八日，日軍與俄軍清河城陣地之距離，爲遠射砲之射程所及，在該陣地之俄軍阿萊克協葉夫上將所集積兵力，計步兵十六營半，騎兵十一連，砲二十八門，機關槍四挺，二月九日，阿萊克協葉夫使其部隊之一部，轉行攻擊，發動步兵

四營砲六門及騎兵五連前進攻擊，結果證明日本軍之兵力，當在一師之上，二月十日及十一日，日本川村上將，集中兵力，攻擊清河城陣地中之俄名比利涅夫斯科小山，該小山適居俄軍陣地之最前線，其最高峯築有堅壘，有兵士二連守之，故該小山實爲山地戰之鎖鑰。

日本軍攻擊多次失敗後，卒於二月十一日奪據山頂，於是俄軍全線退却，以後判明日軍，有迂回其左側之勢，阿萊克協葉夫上將，乃決計退過大嶺之後，至山龍峪附近之陣地。

二月十三日，俄軍派遣林年空普（一作冷楞康普）將軍指揮清河城支隊，氏爲俄軍著名之騎兵司令官，林年空普第一步措施，即將軍隊從危險之境地撤出，俾以後相機而動，彼將支隊撤至救軍台，在此處始獲得運動之自由，於十六及十七兩日，將日軍之進攻，完全制止，此外，俄軍且令達尼洛夫將軍，及其所率之西伯利亞第六師之一旅，原計開往撫順者，轉由孤家子南下，趨援林年空普，結果經過十五日至十七日之三日戰鬪後，亦將日軍之進攻制止，二月十八日，達尼洛夫將軍，以一團兵力之支援，企圖轉行攻擊，但被日軍阻止，同時日軍向救兵台陣地攻擊亦無功。

，因此川村上將所部之攻擊，大體被俄軍擊退，戰鬪使兩軍皆疲，相與對峙，戰况轉寂，似靜待右翼之決戰，而西伯利亞第三軍團之正面，亦有戰鬥。

第四章 日本第一軍（屬黑木上將）之攻擊

俄軍西伯利亞第三軍團所占陣地，正面約二十俄里，此冗長之正面，僅配置兵力十三營，騎兵十一連，砲五十二門，二月十一日，日本軍第二師，開始攻擊俄軍第三軍團左翼高台嶺之陣地，同時其第十二師，則開始攻擊右翼，此際適證明與林年空潛將軍相週旋者，爲日軍從旅順開來之第十一師，因此俄軍總司令，以爲日本主攻之方面，當在俄軍之左側，於是採取如下之措置，以達尼洛夫將軍率兵三團，防護林年空普支隊之左側，此外並調集重兵，增援西伯利亞第三軍團，卽由其友軍西伯利亞第二軍團，派兵五營，砲十六門，西伯利亞第四軍團，派助二團，（克拉司諾牙斯科團及葉尼塞斯科團）總司令又由其預備隊中，派出第七十二師，及查利陳斯科團，（原屬第三十七師）西伯利亞第一軍團，亦由第二軍中調出，從右翼開往左翼之石灰廠地方，總司令最後之預備隊第十六軍團，亦奉令準備向東方移動。

苦羅巴金上將決意，除擊退日本第一軍外，並決於此處將日本全軍擊潰，二月十六

日，第三軍團支配下者計陣地與後方，已共有軍隊約五十營，日本軍於此處有三十營，兵力雖弱而攻擊極烈，第三軍團因戰况之迫。不得不更向東方延長其陣地，結果其陣地共長三十餘俄里，兵力異常分散，故該軍團極難將日軍擊退，先是二月十四日，日軍已占據俄軍陣地中央之高地，（在高台嶺與王富嶺之間）可俯瞰俄軍之陣地，十六，十七兩日，日軍竭力攻擊，結果又奪據西伯利亞第三軍團陣地中據點四處，二月十六日拂曉，日本軍竭盡前後力量，企圖突破中央高台嶺之陣地，結果受重大損失，致遭擊退，其小部隊有全滅者，日本軍隊疲困已極，但俄軍未能利用機會，轉取攻勢。

俄軍兵力在第三軍團區域內所受損失，達三千人，部隊紊亂，兵士疲敝，故俄軍以重價獲取之結果，未能乘機發展，僅致力於重整兵力，雖此次所獲勝利，其價值非常偉大，而俄軍總司令，放棄行動之自由，轉將先制之利，倒授日人，良可惜也，俄軍總司令既放棄施行自己之計畫，遂向左翼增調軍隊，達四十二營，砲百二十八門，其後又從東翼調回西伯利亞第一軍團，（總司令之預備隊）但已缺欠一旅，且不及時，原定以第七十二師將歐羅巴第一軍團調回，充總司令之預備隊，此計畫亦未見

諸實施，因此日軍所欲，盡行獲得。

日本第一軍之左翼禁衛師之進攻，較第二師及第十二師爲晚，禁衛軍第二旅，奉令於二月十八日夜間，進據俄軍西伯利亞第二軍團陣地之右方地區，經過十六小時之猛烈戰鬪後，陷於進退維谷之狀態，俄軍第十七團及第十八團，擊退一切之攻擊，最後日本軍隊，乃囁於沙河之右岸，構築防禦工事，其後攻擊並不甚猛，可知日本第五軍及第一軍正面之全部攻擊，皆被制止，但就奉天會戰之全局而論，則日軍可謂全勝，彼等已將俄軍之注意點，及其預備隊，誘至東翼，以後確保對於俄軍西翼所施行之主攻勝利焉。

第五章 日本第四軍（屬野津貫道）

日本第四軍野津上將之部隊，居全線中央，担任攻擊軍兩翼之維持連絡，上將以積極手段，奉行職務，故開始熱烈之攻擊，以箝制俄軍正面之兵力，該軍所敵對者，爲俄軍西伯利亞第十七及第六兩軍團及歐羅巴第一軍團，形勢懸殊，但日本第四軍，仍全力參加總攻，該軍右翼第十師，由一預備旅及重砲之支撐，於二月十七日，開始攻擊俄第一軍團之陣線，並同時攻擊柳匠屯及諾夫高洛德與普蒂洛夫二壘，十

一吋重砲之火力，使防禦者之攻事，受極大之損毀，但夜間重新修復，日本軍企圖毀滅俄軍之防禦工事，未獲成功，二月二十日，日本軍直抵柳匠屯，夜間十一時之戰鬥尤烈，但終被擊退，日軍既無一處獲勝，俄軍並由局部逆襲，捕獲俘虜甚衆，而寒凍半僵之日本兵，竟不克表現其日常之勇氣，先是二月十五日夜間，俄軍總司令，決意於中央施行佯攻，俾圖將攻擊第一軍之敵軍誘出，依照此目的，乃於第十七軍團之正面上，派騎兵三連，由步兵兩連支撐，攻擊沙河上之鐵路橋梁，與附近之黑樹林子地方，起初騎兵已將日本軍最前線奪據，其後即遭擊退。

吾人綜合戰況之結果如下，即日本軍向俄軍左翼及中央之攻擊，迫使俄軍總司令不得不然者有四，試分述之如左：

- (a) 放棄其原定之攻擊計畫
- (b) 將預備隊派往東方，因此減損本軍在重要地區之兵力
- (c) 採取新計劃
- (d) 復放棄該計畫

此外俄軍正面全被箝制，原定歐羅巴第一軍團撤回充預備隊之計畫，亦未實現，可

知俄軍總司令所以喪失行動之自由者，蓋因彼已自認其無此種自由矣，行動自由之信心，爲致勝之必要條件，俄軍總司令既喪失此種條件，故失去先動之機，僅企圖招架敵人之攻擊，而終無致勝之道，古希臘名將愛克塞諾芬之言曰，軍事藝術之要訣，乃在任何時間及情況下，確保行動之自由，彼有行動之自由而具自覺者，則必進而攻擊敵人，彼無行動之自由，而自認無此自由者，則僅招架而已云云，旨哉言乎。

第六章 日本第三軍(屬乃木上將)之主攻

乃木上將之攻擊開始，在二月十三日，第三軍極右翼之第九師，當與友軍，即第二軍之左翼，協同動作，第九師之攻擊方向，爲四方台村，第三軍之其他各隊，預備旅與第七，第一各師，則向遼河方面展開陣線，其次在遼河之右岸，由騎兵第二旅(田村)進擊，其任務爲掩護所有日本作戰軍之左翼。

爲襲擊俄軍之側翼及後方，乃木上將屬部之陣綫，達三十俄里，由俄軍陣地，直達新民屯大道，該軍雲集在此種情形下，日本軍極左翼所繞之圓周極大，因此以梯隊之形先遣之，此項先遣隊經俄軍發現後，俄軍總司令，乃推測日軍，或當沿遼河流

域，對俄軍作深遠之後方迂迴而直搗鐵嶺。

前言乃木上將攻擊之際，俄軍右翼騎兵之軍力減弱，蓋頓河可薩克騎兵第四師，因後方之驚惶，被遣回後方，此外俄軍在右翼之騎兵，已無善良之統帥，米司淺靠（一稱米士漸俄）將軍負傷，林年空普則適被派於東方，以抗拒日本第五軍之攻擊，古諺有言，騎兵之歷史，乃其長官之歷史，俄方騎兵失去善良首領，故行動趨於消極，又俄軍爲抵抗日本第五軍及第一軍之攻擊，將俄軍之最佳部隊，即西伯利亞第一軍團，派往東方，結果，俄方留於右翼之第二軍，已無援隊，

二月十五日，當日軍開始壓迫遼河流域俄軍騎兵時，總司令苦羅巴金上將，特將第十六軍內第四十一師之一旅，由畢哥兒將軍，率領開往高力屯，當時僅派一旅之衆於四十俄里之外，以抵抗預期敵軍之嚴重迂迴，純粹不撤底之動作，自不能有相當之結果，而徒分割微小之預備隊而已，二月十六日，俄軍總司令部，瞭解日本軍所行迂迴之嚴重，總司令苦羅巴金乃頒如下之命令。

(a) 由各部隊中抽調兵力，編成一抽編軍團，由第十六軍團陶波耳甯將軍指揮之，以抗拒日軍之迂迴，加入該軍團之各部隊，爲第二十五師，(第十六軍團)

及一抽編師，(由第十軍團中每師抽出一旅)該抽編軍團，奉令跟隨畢哥兒將軍支隊，開往高力屯。

(b)由第二軍之屬部內，抽出三十二營，編成抽編支隊，開往沙嶺堡，以截斷日本軍之行動。

(c)委派第二軍司令官喀烏爾巴斯將軍，指揮所有為抵抗日軍迂迴而發動之部隊。

(d)另委拉烏尼茲將軍為第二軍司令官。

(e)西伯利亞第一軍團，在東翼尙未加入戰鬪者，當立刻開回。

(f)由第二軍中，既抽出極多之兵力，幾達半數，故遺留者當縮短其陣線，乃特令其退回至距蘇湖家堡三十五俄里之地方，重新配置，蘇湖家堡為一備有土牆之極大莊村，可資為據點。

(g)第三軍右翼之西伯利亞第五軍團，當亦彎曲其右翼。

上述命令，過於複雜，敵人必阻礙其實施無疑，陶波耳甯將軍之抽編軍團，即第二十五師與第十軍團之抽編師，於正面上即受頑強之抵抗，結果退至奉天城西地方，

二月十七日，判明日本迂迴之縱隊折回東方，有直搗奉天之勢，陶波耳甯卽轉趨沙嶺堡，當日晚間，卽與日軍在舊鐵路基之線上相接觸，西伯利亞第一軍團僅餘十八營，其餘則留於第一軍，該軍團雖竭力馳救，但在十八日夕以前，卒未到奉，

第七章 日本第二軍（屬於奧上將）

俄第二軍，遵照抽出三十二營之命令，乃開始部署兵力，預計應將第八軍團全部調出，而以抽編之步兵軍團瓜代之，從正面陣線上，騰出兵力，本爲極不易之事，在當時情形中，敵軍亦斷無因消極而坐視此種複雜運動，不思乘間蹈瑕之理，適二月十六日，日本第二軍，爲牽制其對面之俄軍，俾予担任迂迴之軍隊，以間接之援助，開始進攻，日本第四師，進擊俄軍第八軍團之右翼，其第五師則攻擊俄軍在渾河左岸之抽編步兵軍團，第八師在渾河之右岸第三軍戰鬪序列內之第九師，開始進攻四方台，是時俄軍在各處，若非有退却及縮短陣線之命令，則極易將敵人擊退，保持其原來之陣線，俄軍第八軍團及抽編步兵軍團，因時受敵人從南方西方及西北方面進擊之威脅，故其所擔任之複雜任務，結果未能實行，吾人所當注意者，此乃意中之事，僅在地勢上占特別之良好條件，或敵人表現極度消極時，方許在戰鬪中從

正面抽出兵力，並將其派至新地區，若欲於戰鬪中施行運動，則必先備特別之部隊，担任突擊，第八軍團，既被牽制於正面，故喀烏爾巴斯將軍，僅能決意將一抽編師由高蘭巴陶夫斯基將軍指揮，派往沙嶺堡，以制止日本軍之側背攻擊，該抽編師，有步兵四團，砲兵一連，但該師亦遭日軍之頑強牽制，未能脫離陣地，俄第二軍又因重新配置之故，不得不退，但其退却之方向，對於在遼河右岸來攻之敵軍，即日本之第八師與第九師，則俄軍之形勢，乃適將其退却縱隊之側背，暴露於敵前，故高蘭巴陶夫斯基所指揮之抽編師，乃不克向沙嶺堡前進，轉而任第二軍側背掩護之責，二月十七日晚，高蘭巴陶斯基將軍，對於進據遼河右岸，威脅俄方第二軍退却之日本軍先頭部隊，施行短時之奇襲，俄軍之突然轉入攻勢，出乎日軍意料之外，故其前進之行動，轉趨謹慎，二月十八日，俄軍仍繼續後退，俄軍受無益之疲勞，輻重運輸，完全紊亂，蓋輻重及砲兵之彈藥車，於莫家堡渡河之處，非常擁擠，原來第三軍區域內可資渡河之點，現已喪失，約在二月十八日午刻，第二軍司令官拉烏尼茲將軍，奉命令，着僅將第十五師留遼河，左岸蘇湖家堡前方陣地，應從高蘭巴陶夫斯基之抽編師中派遣一旅，由西北方掩護蘇胡家堡，第二軍之其餘兵力，則

急速向北移動，委派第十五師師長伊萬諾夫將軍，爲掩護蘇湖家堡所有軍隊之司令官，二月十八日晚，日本進據渾河右岸之第八師中一部分兵力，開始攻擊俄軍第十五師之右翼，（日本之第八師，原尾隨俄軍高蘭巴陶夫斯基之師，）俄第二軍，向渾河右岸之渡過非常困難，蓋七十八兩日，天氣和暖，渾河之冰，因解凍而崩裂，以致砲兵及輜重，不能履冰而涉，同時橋梁僅有三座，二月十八日晚，拉烏尼茲所屬之第二軍，開始退却，全軍分成三縱隊，步兵取最西方之道路，砲兵取中路；輜重在最東，緊貼鐵路而行，先頭部隊抵河時，已黃昏，因橋梁寡少，渡河緩慢，其最大原因，又由於先前派往抵制迂迴之部隊，仍未走出相當距離，致將道塗阻塞之故，迄天曉，渡河仍未完畢，十八日之夜，（天明爲十九日）日軍已在渾河右岸奪據村莊數處，因此俄第二軍渡河之際，適與日本之正面，相距僅三四俄里，日軍所以能允許敵軍完成此種冒險舉動者，蓋戰鬪之際，不能確知敵人舉動也。

第八章 伊萬諾夫將軍第十五師之情況

十八日之夜，俄第二軍完成新配備之際，其後衛即伊萬諾夫將軍之部隊，被日本第八師擊破，備有防禦工事之蘇湖家堡，亦遭放棄，後衛各部，退至二台子王秀莊子

及莫家堡等村，因此第二軍及第三軍中間之連絡，悉被截斷，第二軍司令官，乃力謀解救此種險狀，並嚴令奪回蘇湖家堡，擔任此項任務者，爲抽編之一支隊，由精幹之蓋耳西曼將軍指揮之，該支隊乃由第十軍團內之兩團，及抽編步兵軍團內兩團，與砲兵六連所編成，午前約九時，蓋耳西曼將軍，率支隊接近小沙垞子，同時得日軍由西方來攻該村消息，蓋耳西曼將軍意料，若攻擊蘇湖家堡，則日軍必威脅其側背，因此蓋耳西曼將軍，乃決意先擊退其側方之敵軍，然後再執行攻取蘇湖家堡之任務，午前約十時，蓋耳西曼將軍，復奉新命令，應放棄攻取蘇湖家堡之任務而轉取守勢，該支隊乃立即構築工事，全線並開始接戰，十九日晚間，日軍轉行攻擊支隊之左翼，但被擊退，由蓋耳西曼將軍支隊之陣線上，終日見有日本軍隊連續北進，由支隊之前掠過，十九日晝間，日軍屢次進擊十八日，由俄第二軍內向右翼所派出之支隊，該支隊所據之陣地，爲富家屯至干戈屯之線，但每次皆遭擊退，由此可知，二月十九日，俄第二軍已變換其陣線之方向，由南方轉向西方，所有在西線之軍隊，此時統由喀烏爾巴斯將軍負責指揮。

第九章 畢哥兒將軍支隊情況

二月十六日晚間，畢哥兒將軍之支隊，已開至高力屯，翌日，該支隊乃占據先期在該處所準備之陣地，並與掩護側翼之騎兵，着手維持連絡，十七日終日，並未在支隊前，發現日本軍之蹤跡，當日晚間，畢哥兒將軍奉到總司令命令，支隊應即回奉天，同時總司令以爲，該支隊向奉天之歸路已斷，因此令其立刻出發，利用夜色微茫之際退回，夜間約二時，支隊順新民屯大道移動，畢哥兒選擇此路，蓋因傳令官既由此路而來，此路當無日軍也，於是支隊果終夜安然前進，天明，達一處地名似爲柳邊村，即於該處停止休息，不久據偵探回報，謂有日軍一大支隊，配置於地名似爲小本者，迤邐至大房身左近，畢哥爾將軍判斷情況後，乃決意以戰鬥手段，突圍往奉天，稍稍休息後，支隊即勇敢前進，第四十一師各團，初次經戰事，故進攻尤猛，日本軍被迫，退出所占據村落，但該軍於此時，適有大批援隊開到，畢哥兒將軍思維，總司令既命其開回奉天，則回奉應爲惟一之目的，因此決意放棄其所得之勝利，晚間乃繞道退却，十九日晨，行至三家子，支隊已受極大之損失，以行軍急速故，人馬均極疲乏，翌日，該支隊又被調往虎石台車站，防護該處之鐵路線。

第十章 哥列靠夫將軍騎兵之情況

二月十八日夜間該騎兵支隊掩護畢哥兒將軍之移動經過情形如下，先是二月十七日，該支隊適居俄軍之右翼，最後察知日本軍乃木上將以五縱隊由西南小北河方面向北開進，同日，該騎兵司令官，奉總司令官之命令，向遼河右岸派遣大批之偵探兵，此項偵探兵，於十八日早晨到新民屯，察知該城已爲日軍所據，其兵力爲騎兵八百名，砲十八門，在新民屯近郊，僅遇少數日方偵探兵，據密探報告，日軍始終由鐵路運送至新民屯之軍隊，僅有步兵一支隊，約四千人，到後，卽急速轉赴奉天，騎兵司令官，將該項密件，轉報於總司令，同時並報告彼已在新民屯至鐵嶺之線上，佈置諜報網，並查明此方向上，未發現日軍，日軍縱隊，轉向東方，並未達到新民屯大道，因此俄軍總司令，乃完全明瞭日軍並未企圖由新民屯之方向，以迂迴俄軍之極後方。

第十一章 俄軍派遣抵抗迂迴之諸部隊及其主力之攻勢轉移

二月十七日，俄軍第廿五師，開往支援畢哥爾將軍者，已展開於陸家屯至一處似卽李萬堡之正面上，午後兩時，第九師之第二旅亦開抵李萬堡，（該旅乃從十六日由第三軍抽出之抽編師中派出）遵照第十六軍團司令官，卽抽編軍團之指揮官陶波耳

寧將軍命令，於二月十七日，所有支隊之兵力，全部開始猛烈進攻，迅速即將鐵路基占據，日軍於熱烈之戰鬥後，退至沙嶺堡，戰鬥極烈，雙方皆企圖包圍敵人之側背，但皆未得逞，至晚間戰事乃歸寂靜，（晝間五時，由煤站方面，開到第三十一師之第二旅）十八日，抽編軍團仍擬繼續猛進，將敵人擊出沙嶺堡，日軍於是日晨，試圖攻擊該軍團，但被擊退，午前七時，第二軍司令官喀烏爾巴斯將軍，親莅該軍團，至戰況之發展如下，軍團左翼第三十一師各團，因其砲兵火力之準確，得擊退其前方之日軍，日軍砲兵沉寂，其步兵亦向後遁逃，第三十一師各團，乃前進占領日軍所棄村莊，但適於此時奉到喀烏爾巴斯將軍之命令，着停止進攻，不必攻取沙嶺堡，於是諸團乃停止於所進占之線上，即刻開始構築工事，軍團右翼，於午前十時失利，第廿五師右翼之一團，正面及側背，兩方皆被敵人砲火，結果受極大之損失。

是時俄軍第二軍司令官喀烏爾巴斯將軍，懼日軍迂回其側背，先期奪取奉天以西之陣地，故決意向東北方面撤退，俾占據在新民屯大道上前所構築陣地中之最緊要區域，同日，即十八日晚間，步兵第廿五師，占據於洪屯、牛心屯間之強固陣地，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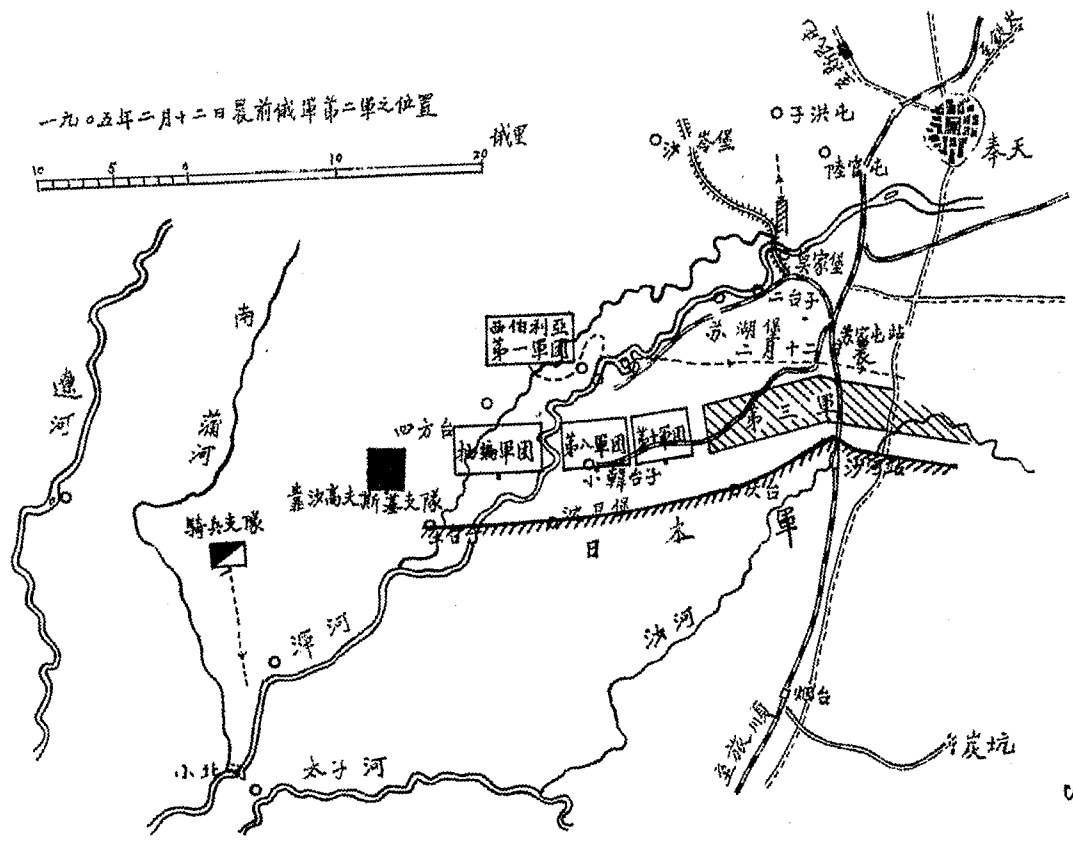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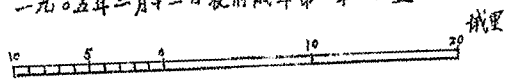
十軍團之抽編師集中於黃姑屯，爲援應第十七軍團之抽編師，亦到奉天司令官爲德魏特將軍，西伯利亞第一軍團之先頭部隊，亦于同日開到，晚間第十七軍團之抽編師，占據馬圈子經某地似係後窪及大韓屯之陣線，西伯利亞第一軍團，則集中於老尹屯，總司令以由俄國開來之補充隊數營，編成一枝隊，由札波耳斯基上校指揮之，又以一百四十七團之三營，增強該支隊之兵，派其防護虎石台車站。

第十二章 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俄軍豫定之攻勢轉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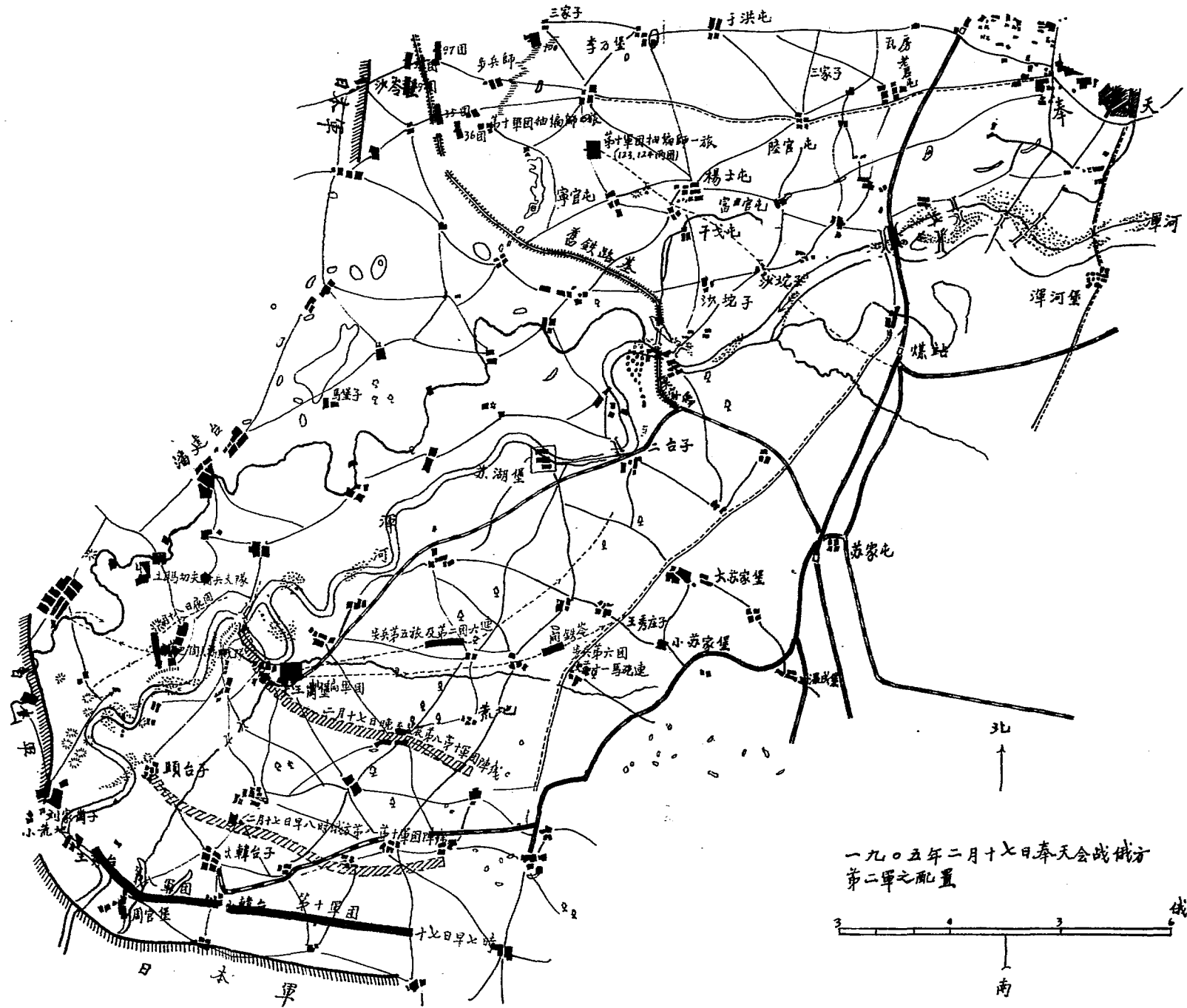
二月十八日晚間，俄第二軍司令官喀烏爾巴斯將軍，奉到總司令命令，着於十九及二十兩日，按照軍隊集中之遲速，決轉攻擊，同時並表示，於軍力未完全集中於前，不可作局部之攻擊，因此俄軍在西陣線上各部隊，於十九日所得命令，僅出於防禦之行動，十九日午後，在第十七軍團之抽編師（德魏特將軍）陣地前，發現日本軍之攻擊，日軍從大石橋向轉彎橋及方士屯方面進攻，此項攻擊，立即被俄軍步兵及砲兵之火力所制止，其後十九日終日，在德魏特將軍之區域內，雙方皆無進展，廿五師區域內日軍，先以砲火爲攻擊之準備，然後其步兵即頑強前進，但亦被擊退。

日俄戰史講義 第十一卷

一九〇五年二月十二日晨前俄軍第二軍之位置



as Tan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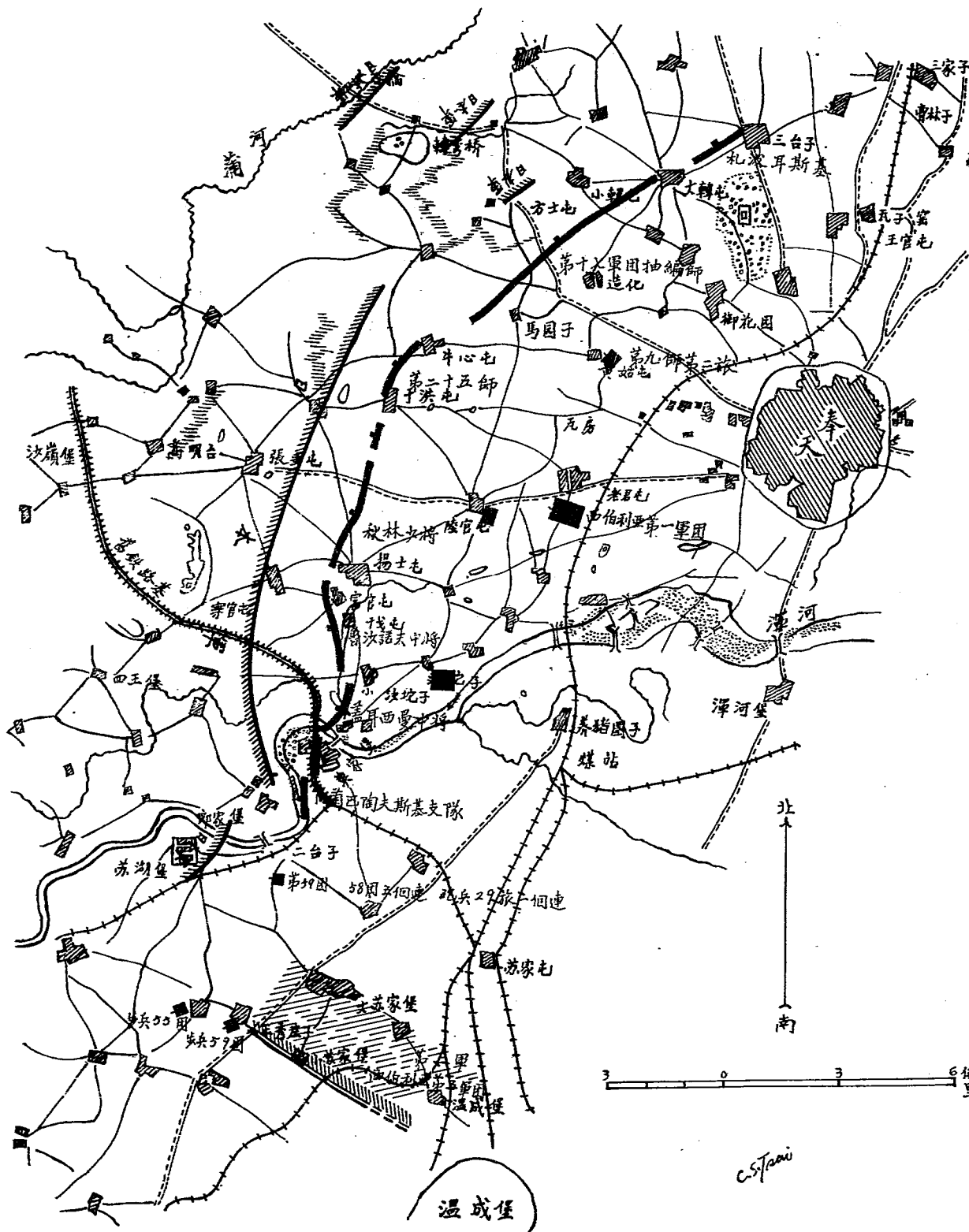


一九〇五年二月十七日奉天会战俄方第二军之配置

CSJ/m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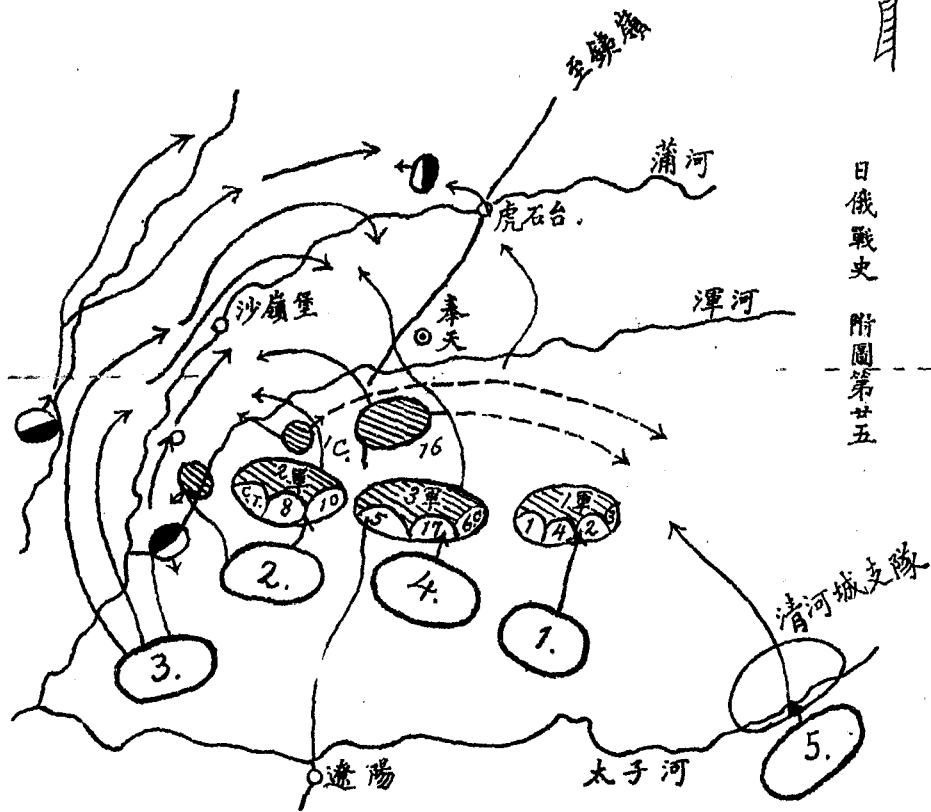
日俄戰史附圖第二十四

一九〇五年二月十九日奉天會戰
俄軍第二軍之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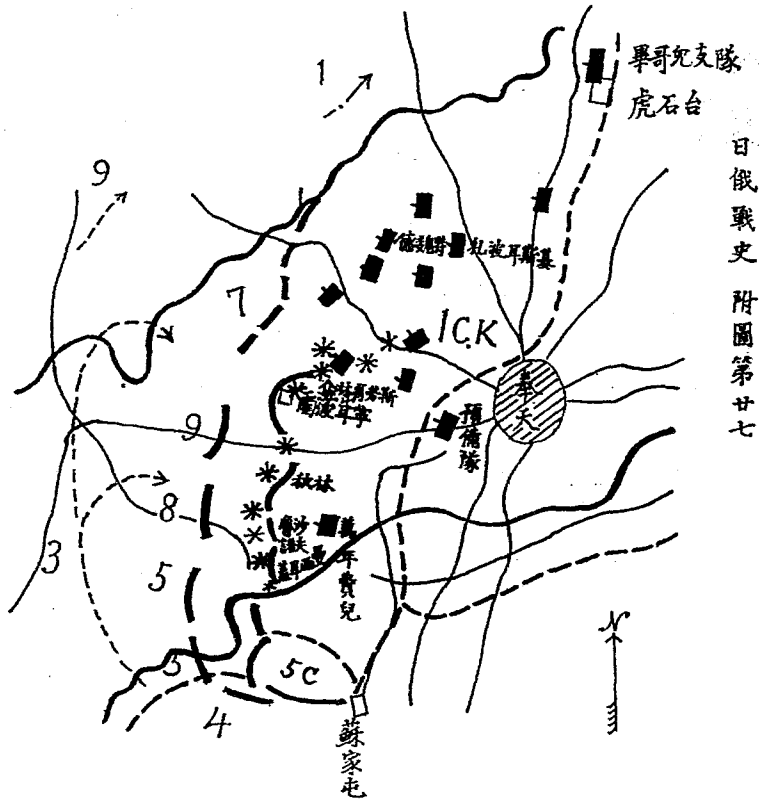
C. S. Tami

奉天會戰形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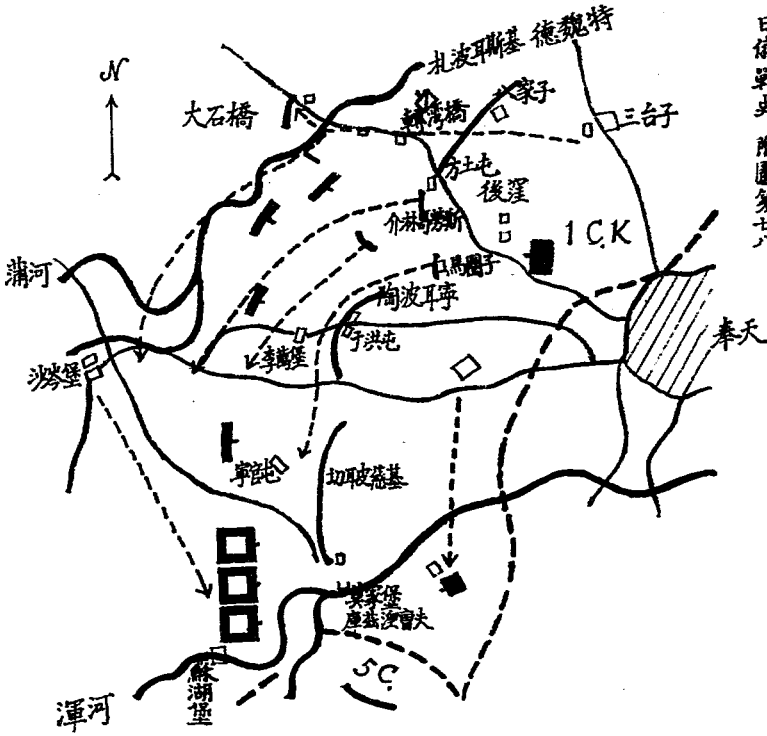
日俄戰史 附圖第廿五

二 月 十 二 日 日 俄 兩 軍 之 配 置



日 俄 戰 史 附 圖 第 廿 七

喀爾巴爾斯將軍二月二十一日之進攻計劃



日俄戰史附圖第廿八

日俄戰史講義 (續第十一卷)

第八篇 奉天會議之第二期

第一章 二月十九日之經過

二月十九日，俄軍總司令爲抵抗日軍迂迴而發動之兵力，全部集中於西線，所有此項狙擊之兵力，皆由喀烏爾巴斯將軍指揮之，由此開始奉天會戰之第二期，即俄軍欲於此期開始積極制止日軍之迂迴也。

二月十九日夜，俄軍爲抵制日軍迂迴所集積之兵力，計步兵百廿一營，砲三百六十四門，騎兵二十二連半，此項兵力，於二月廿日晨以前，其配置如左。

(一)畢哥兒將軍之支隊仍駐虎石台，此外並於該處駐有龍騎兵一團，向新民屯方面，担任偵察。

(二)扎波耳斯基上校之支隊，駐於三台子。

(三)德魏特將軍之支隊，駐於後窪及馬圈子之線上。

(四)瓦西利葉夫將軍之抽編師，駐於馬圈子及牛心屯之線上，其預備隊則駐於

黃姑屯。

- (五) 西伯利亞第一軍團，配置於于洪屯，其前哨在大韓屯。
 - (六) 步兵第廿五師，駐於牛心屯及于洪屯之線上。
 - (七) 秋林將軍之支隊（步兵抽編軍團之一部）駐楊士屯。
 - (八) 魯莎諾夫將軍之支隊配置於小沙坨子。
 - (九) 蓋耳西曼將軍之支隊（第十軍團之一部）配置於小沙坨子之南。
 - (十) 庫茲涅曹夫上校之支隊配置於二台子。
 - (十一) 總預備隊在沙坨子並於該處集中大部分騎兵保衛俄軍陣線之右側。
- 日本軍於二月廿日晨以前，其前線遍及俄軍所有陣地之前，俄軍諜報獲得消息，謂有日軍三師，猛向俄軍之極右側包圍，但同時俄軍騎兵報告，新民屯至鐵嶺之大道上。並未發現日本軍隊。是晚喀烏爾巴斯將軍下令，所有在第廿五師南方至渾河配置之軍隊，統由切爾皮慈基將軍指揮，在渾河南岸集中之軍隊，則統由蓋耳西曼將軍指揮之。

吾人研究奉天會戰之第一期時，已看出日軍，以穩健之步驟，施行其計劃，同時，

並知其預派擔任主攻之兵力不足，故其攻擊之正面，亦隨之而狹小，在俄軍方面，固曾採取許多措施，以與敵人之迂迴相爭。但同時喪失許多積極之爭鬥機會。如陶波耳軍將軍抽編軍團之攻擊，即爲日本軍致命之方向，且爲一積極之手段，（二月十八日向沙嶺堡之狙擊）俄方向被迂迴之側背上所發動之預備隊，且可爲此次攻擊之支援，其時西伯利亞第一軍團，可於十九日夜間開到，此外畢哥兒將軍所佔之位置，亦極優越，彼之進攻，可發揮極大之力量，惜乎俄軍無全盤之指揮，而其高級司令官之計畫，又缺乏敢作敢爲之氣概，吾人皆知喀烏爾巴斯將軍，親自命令陶波耳軍將軍之屬部，退而掩護奉天，而畢哥兒將軍之支隊，本可以梯隊之形勢，牽制日軍之迂迴，惜乎未能及此耳。

二月十九日安然渡過，此際俄軍司令官喀烏爾巴斯將軍本可將其指揮之各抽編支隊，依照各師，加以整備，但喀烏爾巴斯所指揮之軍隊，乃由各方面臨時湊集，喀氏又係一臨時之司令官，彼之原有參謀部，完全留於第二軍，成爲拉烏尼茲將軍之參謀部，夫以臨時湊集之參謀部，指揮臨時湊集之軍隊，其遭遇極大之困難固宜，蓋任何組織，均忌拉雜之湊合也。

第二章 二月廿日之經過

二月十九日之情形，已使日軍了然於在渾河左岸之各處。絕無被俄軍攻擊之危險。實際所有俄方之大部豫備隊，皆開至渾河右岸，因此日本軍總司令，得將其豫備隊中之第三師，亦派往增援乃木上將之兵力，（第三軍）但日本軍擔任迂迴之第三師，其實際攻擊之目標，已非敵人之側背，而爲其正面，日本之第九師，甚且於正面上，無插足之餘地，致留於第二線，至此日本軍總司令部，已了然於其所豫定之規模深遠之迂迴，實力有所不足，其第三軍之運動，使第三軍獲得戰鬥上良好之條件，而第三軍之本身，則因俄軍新陣地之編成，使其攻擊之施行，處於石利之形勢，無論如何，當增加其迂迴之縱深，俾奪據俄軍後方仰給之鐵路，因此必須於敵人之正面前，作側面行軍，長約廿五俄里，寬約十俄里，而同時敵人之兵力，非但未敗，且反增加，至於戰場上施行此種迂迴以前之運動，並未妥善準備，則此舉固不免爲困難而冒險之任務。

又日本之第七師，由第一及第九兩師及預備旅中，抽出相當之部隊，以增加其兵力，担任側翼之掩護任務，此項部隊，在俄軍之陣線前，構成極薄弱之屏障，第九師

及第一師之部隊，卽由此屏障之擁護，向西北方移動，以發展其迂迴之動作，同時此項部隊，逐漸向北移動，其兵力亦逐漸減弱，蓋時須分出若干之兵力，以掩護行軍縱隊之側背也，惟因俄軍極度消極，故使此種運動，能成功，彼時俄軍對於日本掩護側面行軍之部隊，無論加以任何之動作，皆足迫使乃木上將，放棄其北進之企圖，而與俄軍覲面戰鬥，日軍爲迫使俄軍退居消極之地位，且延緩相當時間，以圖完成其迂迴起見，其總司令於二月廿日及廿一日，命令其第二軍之第五及第八兩師，對向俄第二軍之左翼，轉行猛烈之攻擊，第八師及第五師卽執行此項命令，乃猛烈向俄第二軍之左翼攻擊，結果勞而無功，二月廿二日，日本軍總司令之預備隊第三師急遽增援，猛擊俄軍陶波耳甯將軍之部隊。

前言俄軍豫計於二月廿日開始攻擊，由右翼担任主攻，豫備隊之大部，對抗乃木上將軍隊之前鋒，觀俄軍不圖突破日第二軍與第三軍間之弱點，乃採取此種策略，未免疑懼過甚而流於消極。二月廿日拂曉，日本軍第五師及第八師開始攻擊切耳皮慈基上將之陣地，（吾人當記憶切耳皮慈基所指揮之軍隊，乃從張士屯全奉天之道與洋河間之兵力，）俄軍對日軍攻擊，沉着抵抗，切耳皮慈基將軍，於其預備隊尙未

整盡時，卽向喀烏爾巴斯將軍，請求增援，結果，喀烏爾巴斯將軍，卽由俄軍之右翼，原定由介林哥勞斯中將指揮，担任主攻之部隊中，抽出一部給之。

凡指揮官在戰鬥中，往往單獨過早乞援，此爲戰場無可避免之現象，拿破崙皇帝，昔曾以此爲苦，但身爲總司令者，對於乞援部隊，當加以明察之判斷，窺測其真實之程度，而不可輕於信從，對於此種問題，拿破崙曾謂，統帥之主要性質，爲冷靜之判斷力，能抽繹正確之印象，不致隨部下報告之夷險，而妄自憂喜，關於前線演變之事態，統帥於一日之間，當得許多報告，宜於頭腦中，一一加以估量而區分之，不可使小者過大，故爲統帥者，須有特別之目光云云。以此而言之，俄軍高級指揮官，於實施其計畫時，缺乏堅決之意志，每至中道，輒放棄其計畫，夫如是，焉往而不債事哉。

喀烏爾巴斯將軍，於上述情形中，接切耳皮慈基請求增援之報告，誤判敵軍之情況，以爲日本軍之主攻方向，當在該處，當此敵軍兵力薄弱之時，將軍本可以積極之動作，急促其右翼進攻，努力挽回全盤戰局，期有利於俄軍，但因錯看敵情，反不顧右翼，而將全部精神注意於日軍第五及第八兩師所施之佯攻，殊爲可惜。

第三章 二月廿一日之經過

二月廿一日，喀烏爾巴斯將軍，頒發攻擊令，不幸完全根據於錯誤之判斷，未明日軍實際之配置。而以爲日軍主力之三師。當在渾河與舊鐵路基交差之三角地帶。（參看二月廿一日喀烏爾巴斯將軍之攻擊計畫圖）再向北約至新民屯大道間，喀烏爾巴斯認爲有日本之步兵及砲兵，但爲數不巨，新民屯大道之北，則僅有少數之騎兵，喀烏爾巴斯將軍，本此謬誤之判斷，製成謬誤之攻擊計畫，欲將介林哥勞斯之支隊兵力卅三營，在後窪或其左近與大石橋間，沿新民屯大道展開，以四縱隊順俄軍所佔陣線向南開進，其突擊之方向。爲日軍在沙嶺堡與渾河間之陣線。切耳皮慈基之軍隊，則在日軍被包圍前，採取守勢，陶波耳甯之軍隊，當西伯利亞第一軍團之縱隊，從其前面開過後，則集中，變而爲總豫備隊，畢哥兒將軍之支隊，仍留虎石台，警備奉天之北方。札波耳斯基上校之支隊，當由三台子轉駐大石橋，以屏障新民屯大道，哥列靠夫之騎兵支隊，當在其北方，施行諜報，以上佈置，顯然不能實施。蓋俄軍之攻勢轉移，發動過遲，時機已失，此事遂成泡影矣。

總司令苦羅巴金上將，明見其部下措施之謬誤，但未加干涉，結果，俄軍在二月廿

一日之攻勢轉移，致介林哥勞斯最右縱隊之一團，奪據轉灣橋，但其進攻，被日軍第七師之一營所制止，其後俄軍開來援隊，而日軍第九師，亦開到增援，因此俄軍右方之縱隊，未得占據大石橋，其他縱已豫備前進，結果，介林哥勞斯，非但不能包圍日軍。且反遭日軍第九及第一兩師所包圍。

喀烏爾巴斯給其屬下命令曰，二月廿二日，各部隊須各堅守其現陣地以待命，因此俄軍又放棄其以攻擊積極抵制迂迴之手段。此放棄之原因，亦非以敵人過強，或本軍過弱，難免受極大之損失，而僅因俄方高級指揮官，無組織大規模攻擊之能力而已，夫不能進攻之軍隊，斷無致勝之理。因喀烏爾巴斯將軍於此嚴重時間，（指二月廿一日）出此不智之措施，參謀總長，亦於是日向總司令報告，當嚴令第二軍軍長，以全軍戰鬥，不僅出於零星之動作，據報告謂，其他部隊，已表示非常之不滿，蓋彼等非僅未得命令，即前進之決心，亦不得而知云云，但在上述之情形，欲糾正其謬誤，非僅訓令所能爲功，此等無用之指揮官，本可立即撥除，由統帥親自應付，以維戰爭之全局，但俄軍總司令，亦無此決心，同時俄軍攻擊之失敗，尤足以增加日軍之勇氣，繼續發展其戰勝之結果焉。

俄第二軍，既不能截擊乃木軍隊之側背，其唯一應付之方，惟在集積相當之兵力，迎頭抵抗，以制止敵軍之迂回，苦羅巴金上將，決無採取此最下之策，但彼手下已無閒餘兵力，可供調用，故不得不從火線上抽調，結果，二月廿二日晨，發生是否可將俄第三，第一兩軍，向後撤退之問題，換言之，是否即退至沿渾河之新陣地。縮短其戰線。俾可集積兵力，以應付日軍第九及第一兩師已完成之迂回是已。其時重砲已調至後方，關於企圖在二月廿二日撤退之意，並先期通知第三及第一軍長，俾有所準備，二月廿二日之情況，竟迫使俄軍實現此項措置。

第四章 二月廿二日之情況

日軍爲援助第一師及第九師之迂回起見。乃向于洪屯方面猛烈攻擊。俄第二軍之陣線，其時在于洪屯附近之區域，爲陶波耳軍團之步兵第廿五師之三團，該軍團所餘之兵力，因日本軍第八師及第五師於二十及廿一兩日，攻擊切耳皮慈基之陣線，已向南推進，至廿二日拂曉，俄軍在于洪屯附近之配置，大致係以一營佔據第五號砲壘，一營爲豫備隊，兩營佔據于洪屯村，此處且配置工兵一連半，又於一營中之兩連佔據長屯，（三家子）其他兩連，佔據第六號砲壘，于洪屯與三間房之間，空

虛無軍隊，三間房與第六號砲壘之間，夜間配置兵力三營，但前在沙嶺堡之戰鬥，皆受極大之損失，天明，此三營即退至于洪屯之後，充師之豫備。

日本軍開始攻擊之際，砲兵連已進入於其晝間之陣地，同時日軍之配置，係以第三軍（第七師）向北突進，與上將之軍，（第八師）因攻擊切耳皮慈基之軍隊時，受極大之損失，故在該兩軍之間，形成一空隙，日軍第三師之派往，即所以彌補此空隙者也，該師係由總司令之豫備隊中派出，第三師之第七旅，開往揚士屯，增援第八師之左翼，第三師之第五旅，開往于洪屯，第五旅無白砲及重砲，不能先以砲兵向第三軍第六兩號堡壘攻擊，（兩號堡壘，在于洪屯附近，一南一北，）因此第五旅旅長，決意將其攻擊，指向于洪屯之南，派遣其第六團前往，並將第卅三團派往三家子，據第五旅旅長判斷。認上述地區。係俄軍配置最弱之處。每團抽留一營，充旅豫備隊，以砲兵六連，放列於李玉家堡，憑借砲火，支援步兵進攻，午前四時，俄軍前哨，發覺日軍進攻，俄軍乃開火，但日軍逕行攻擊于洪屯及三家子間俄軍所占陣地，並攻擊于洪屯南方守兵之側翼，（工兵一連半）及三家子之守兵，雖經俄軍開到兩營，施行白兵之逆襲，但日軍終將于洪屯南部及三家子之守軍擊退，午前五時，

日軍已在其所奪據之地點，整備完畢，並構築工事，復由旅預備隊中，派出一營於第六號砲壘之前，造成屏障。

俄軍爲消滅日軍之運動，派遣軍隊四營，就中二營自預備隊，一營自牛心屯，一營由第五號砲壘後之援隊中派出，此項援軍，使俄軍得以維持于洪屯之北部，但企圖將日軍由村莊之院落中驅出，不克午前十時半，克拉烏管將軍（介林哥勞斯將軍左翼之指揮官）復派遣西伯利亞步兵兩營增援。

天明，日本第五旅預備隊用盡。復陷於極苦之狀況中，擁擠於極狹之地面上，受俄軍槍砲交差之射擊，該旅受極大之損失，其後方之連絡，適在毫無蔭蔽之平地上，亦爲俄軍所截斷，實際上，該旅對於俄軍，已無重大險危，但該旅於拂曉時之猛烈攻擊，予俄軍以極深之印象，尤感危險者，日軍與奉天車站，僅隔六公里也。

俄軍戰線上他處之萎靡，日軍之突擊，乃大奏其效，於是俄軍總司令，決意奪回于洪屯，開始調動各方面之預備隊，切耳皮慈基將軍，先派遣一團，未幾，復派遣兩團及砲兵五連，葛年費兒將軍之救援隊，趕至陸官屯，但未能實際參加戰鬥，喀烏爾巴斯派遣救援隊八營，苦羅巴金上將亦由其預備隊派遣三營及砲兵一連，此外米

謝維慈支隊之步兵四營，砲兵兩連，原在正義屯，其位置首當日本迂回軍隊之先鋒，而其任務亦較爲重要，但苦羅巴金上將，亦將該支隊派往增援，米謝維慈上校之支隊，趕至第五號砲壘，但未及實際參加戰鬪，於是俄軍爲應付日軍一小部隊。特派遣卅五營之兵力。浪費極矣。

東三省居民之院落房屋，皆由泥土砌成極堅厚之牆，日軍每佔據之，以爲負隅之抗，于洪屯南部，有大院兩座，其土牆尤特別堅固，俄軍有兩門砲，以手推進，距離敵人僅數十步，但此砲兵無榴彈，而僅以榴霰彈破壞土牆，結果無甚效力，傍晚，俄軍派人取強烈之炸藥，轟炸房屋，但實際已無用處，殘餘之日軍，業經乘夜潰散，此次戰鬪俄軍損失，計軍官百四十三人，兵士五千二百六十六人，但戰場終被俄軍所據。故此次重大之損失。並未能使俄軍沮喪其志氣。而日軍第五旅，幾完全殲滅。四千二百人中，僅生還四百卅七人，該軍陣線上，形成一突破之缺口，但迅即被第八師之殘兵所補充，此時俄軍，正可乘機發展其勝果，利用于洪屯附近集積之兵力，以突破日軍之陣線，但喀烏爾巴斯將軍，認爲轉入攻勢，爲時尙早，日軍乃乘俄軍之注意所不及集中預備隊於于洪屯，於二月廿二日午後，將列斯上校之支隊

，(俄軍右翼)從轉灣橋壓迫，蹙之於方士屯，札波耳斯基上校之支隊，因被猛烈攻擊，亦由造化屯退至八家子，因此日軍之迂回繼續發展，對於洪屯施行之佯攻，雖受重大之犧牲，但亦獲相當之結果，列斯及札波耳斯基兩上校之敗，使日軍向俄軍北方陣線之活動，蓋無顧忌。

同日俄軍右翼于洪屯後方，戰鬪酷烈，俄第三軍對面之日軍第四師，亦猛烈攻擊西伯利亞第五軍團之陣地，此處俄軍陣地。向敵人陣地中突出一角。適為攻擊堅強陣地最佳之一點。日本軍果從雙方包襲此突出之角，即以重砲由兩方面射擊，結果日軍得奪據韓城堡，及所謂「鐵路砲壘」，俄軍既喪失韓城堡，不得不將第十七軍團之陣地，全部撤退，而日軍乃乘此包圍西伯利亞第六軍團及俄羅斯第一軍團，因此俄軍特組織猛烈之逆襲隊。企圖奪回韓城堡。但此次逆襲，俄軍所居之地勢極不佳，蓋日軍已據包圍之形勢，雙方戰鬥極酣，直至晚間五時左右，第十七軍團司令官，方知俄軍於夜間擬退至渾河北岸之消息，彼認為繼續攻擊已無意義，乃下令停止，同日俄軍總司令忙於奉天北方之防禦，為此目的，苦羅巴金上將於二十二日晚間，特編一支隊，以拉烏尼茲指揮之，加入該支隊之兵力，如左。

(a) 畢哥兒將軍之支隊，兵力六營。

(b) 扎波耳斯基上校之支隊，兵力六營。

(c) 米謝維慈上校之支隊，兵力四營，又砲兵兩連。

(d) 第五十四團，兵力四營。

(e) 總司令部之一連，又氣球隊，浮橋兵各一連。

此抽編支隊之兵力，由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逐漸增加，由步兵二十六營，騎兵十連，及砲兵十二連，增至步兵四十六營，砲兵十六連，該支隊之兵力，乃由十三個師及若干獨立旅中湊集而來，可見非一軍事之戰鬥組織，而直等於烏合之衆，其行動自發生影響，吾人當牢記，任何組織切忌拉雜湊合，（拉烏尼茲將軍之支隊，係配屬於喀烏爾巴斯將軍）。

日本軍乘敵人消極，仍繼續發展其迂迴，奧上將爲援助迂迴起見，乃集積第五師，第八師及第三師所有可用之兵力，以之猛烈攻擊切耳皮慈基將軍之支隊，而攻擊無功，反遭極大之損失，但決勝之戰，不在此處，故奧上將之攻擊，對於日軍之全局，亦不無相當之神益，善戰事重心，雖移至北方，俄第二軍司令官之注意力，仍膠

着於其左翼，即切耳皮慈基之支隊。雖勇猛戰鬥，仍不斷乞援也。

第五章 二月二十三日及二十四日之情況

拉烏尼茲支隊右翼，佔據鐵路，擊退日軍向文官屯及地名似爲觀音屯之一切攻擊，二月二十三日，此處日軍，顯露非常之疲困，俄軍道佈勞夫斯基將軍，乃自動請求准予轉行攻擊，但喀烏爾巴斯將軍，僅准其派偵察兵一隊，拉烏尼茲將軍之左翼前，日軍奪據八家子，此處突出之點，原由札波耳斯基上校支隊防守，該隊爲由各隊抽編之兵力。且官長極多缺額。二十三日晨，將新由俄國開來之軍官三十四員，派往該支隊，該支隊勇氣突增，竭力與日軍對抗，午間，札波耳斯基上校陣亡，其支隊亦被日軍第九師壓迫，退至大韓屯，與其他部隊相合，另由紹勞古布將軍指揮之，此時第二軍之預備隊。（共十四營）一無所爲。日本軍因上述之成功。乃於當夜進擊三台子。經過殘酷之戰鬥後，日軍得占據該村東北方中國人之大院落數座，皆有極堅固之土牆。

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日，拉烏尼茲將軍，屢次準備轉行攻擊，俾將日軍擊出正義屯，但每次日軍。皆先發致人。使俄軍處於被動地位。結果俄軍毫無動作，坐

視日人從容佈置其所有之兵力而已。

第六章 苦羅巴金上將之新計畫

二月二十二日，苦羅巴金上將，認定當在拉烏尼茲將軍支隊之北，更集積新兵力，再企圖與日軍之迂迴相抗拒，其計畫，在朱爾屯與郭三屯之附近，迅速集積大兵力。由該處與拉烏尼茲協同攻擊日本迂迴軍隊之側背，該計畫若敏捷澈底推行，則頗有成功之希望。蓋迂迴他人者，未有不遭他人之迂迴者也。同時日軍之情形，亦異常困難，軍隊極度疲困，受嚴重之損失，部隊紊亂，離根據地過遠，並連絡斷絕，苦羅巴金上將，以俄方第二第三兩軍中抽出之預備隊，編成新支隊，該支隊之兵力，達二十三連，砲八十門，派第八軍團長美勞夫將軍，爲支隊之司令官，計第八軍團，從戰鬥開始至此，即被抽出兵力不少矣，二月二十四日，該支隊由蓋耳西曼將軍之建議，開始積極之行動，但與拉烏尼茲之支隊無連絡，開始攻擊郭三屯正義屯及三台子之線，此次運動，實即再度推行二月二十一日之攻勢計劃，不過稍較巧妙而已，而第二軍全軍，仍無動作，僅一小支隊攻擊日軍，但俄軍攻擊開始，頗爲猛烈，曾將正義屯由三面包圍，而施行有力之攻擊，日軍防守正義屯者，爲第一師之一旅

，受極大之懲創，俄軍奪獲砲兩門，機關槍兩挺，且日適狂飆大作，沙土飛揚，極有礙於戰鬪之行動，俄軍雖在正義屯有顯著之勝利，但終於晚間停止攻擊。無澈底堅決之毅力。未能利用其第一軍派來已到朱爾屯之援隊。至陣線上其他俄軍。亦皆消極。所有上述情形。致令乃木上將。得以從容將俄軍由正面掃數撤退。並以全力再向正義屯北方延長其陣線。而續繼發展其迂迴也。延至二月二十五日晚，俄軍方在冬常屯及小辛屯附近開始進擊，但爲時過晚矣。

吾人試觀此迂迴戰發動時，敵人陣線上情形若何，猶記俄第一軍及第三軍奉令撤退渾河北岸，第一軍向渾河撤退之際，本可將其第一軍團分出，俾在美勞夫支隊之北，編成新兵團，所餘部隊，則展至撫順日川村上將所部，因前次戰鬪，已感覺極度之疲乏，况其後方又無前進之準備，故對於該軍，正可不必顧忌，但俄第一軍向渾河退時，其中數部隊，反奉令向東北移動而不向西，西面固亦派遣援軍，但從多數之部隊抽調而來，結果，原來之戰鬪序列。爲之紊亂。

俄軍爲抵抗日軍之迂迴，特派遣左列兵力。

(a) 由第一軍團抽出十二營，砲卅二門。

(b) 由西伯利亞第四軍團出六營，砲卅二門。

(c) 由西伯利亞第二軍團抽出十營，砲十六門。

(d) 由西伯利亞第三軍團抽出七十二師之一部，即總司令之預備隊，當日軍黑木上將伴攻高台嶺時，俄軍總司令，特派遺該部增援，結果即停留於該地，最後僅回九營。

因此共集積兵力卅七營，砲百十二門，編成新支隊，該支隊當馳往虎石台之北，接續美勞夫支隊之陣線，向北延長，冀威脅乃木上將之後方，於是委派西伯利亞第四軍團司令官札魯巴葉夫爲新支隊之指揮官。

第一軍各部隊，於二月二十三日，經過一夜之行軍，始到渾河，該軍及西伯利亞第四軍團，在原陣線留守之部隊，則統歸第一軍團司令官米晉道爾夫指揮，當防守由木廠至大人屯之區域，再向東則由西伯利亞第二軍團駐守，防護東至堤塔之區域，再東則爲西伯利亞第三軍團及林年空普將軍之支隊，（原係清可城支隊）米晉道爾夫將軍所當防守之區域，長約十八公里。最薄弱者爲左翼，在七公里之地區上，僅有步兵二十二連。砲兵兩連，同時彼此間未佈置聯絡。就中十三連，遠在該區域之

極東方，故在一地似爲七間房舊站所在，及大人屯之線上，僅餘兵力九連，二月二十四日，米音道爾夫將軍指揮下部隊，於新佔區域上，尙未佈置完畢，而軍隊因先期戰鬪及重新配備，皆極疲困，雖事前已構有豫備陣地，但部隊事前未知，因此僅可據其隨處所遇之陣地，於是俄軍爲重新配備，向渾河撤退，但事前未曾利用騎兵，偵察敵軍追襲者所採之方向，因此俄軍完全不知黑木上將，統兩師以上之兵力，向三間房進擊。

日軍野津上將，亦於此時決意積極活動，僅留少數兵力，應付俄軍，第十七軍團其餘兵力，則掃數以之襲擊西伯利亞第六軍團之陣地，及米音道爾夫支隊之右翼，擬在奉天之西，突破俄軍之防線，由禁衛師及禁衛軍預備旅，與第十二師之一部，猛烈攻擊散在舊站附近之九連軍隊，二月二十四日之風沙，妨礙俄軍之砲火，而予日軍以莫大之助，結果迅速突破俄軍之防線，造成寬約十二公里之突破口，日軍卽由此衝入，但此處俄軍情形，並未完全絕望，俄軍指揮官，惟有發揮其獨斷之動機，况日軍在舊站附近突破之際，札魯巴葉夫支隊適經過該處，此時正有兩團縱隊，其後衛出舊站，札魯巴葉夫支隊中之各縱隊，與日軍相距頗近，其中之一縱隊，已遭

日軍之射擊，由東方開來一旅，米晉道爾夫將軍，亦可揮其預備旅，由西方截擊，換言之，假使俄軍指揮官，有勇猛之精神，與取勝之決心，則日軍突入之部隊，已被俄軍較大之兵力所包圍，孰意實際與日軍抵抗者，僅有一縱隊，留守黃家勾，並於二十五日，防守蒲河東方蓮花池附近之高地哉。

初，二十四日夜間，(天明爲二十五日)黑木上將軍隊之陣線，與大窪至蒲河之官道，僅距七公里，而該官道適爲俄軍退却之惟一孔道，俄軍對於此項日軍仍可施行抵抗，蓋札魯巴葉夫支隊，適於是晚宿於大窪及蒲河諸村，但俄軍一味服從命令，二月二十五日晨，此項援軍原擬由第一軍抽出，用以抵抗日軍之迂迴者，仍續繼進行，苦羅巴金上將不明東方危險之真相，而第一軍司令部與總司令間之聯絡亦斷絕，第一軍坐視第三兩軍，以自力展轉掙扎於困難之中，而未能橫擊黑木軍隊之側背，輒將攻擊撫順陣地之日軍第二師擊退後，乃從容全師，退至汎河焉。

第七章 苦羅巴金上將之新決意

苦羅巴金上將，在未得日軍在舊站突破之消息前，彼適在朱爾屯，但此際彼已知其疲蔽之軍隊，不能擊退乃木上將之迂迴軍隊，因此，苦羅巴金上將乃決將全軍撤回。

鐵嶺，重新整頓，以備續繼抵抗，二月二十五日夜，俄軍全體，不願總司令累次嚴令，由唯一之狹小地帶上向北撤退，許多部隊之輜重車輛，仍留於奉天附近，此地近郊一帶，有爲各隊及各機關設立之極大倉庫，至是皆忙於搬運其中之物品，而道路爲之壅塞，同時黑木上將部隊，占據官道以東之地帶，而該地帶適爲西伯利亞第六軍團及米音道爾夫支隊退却必經之路，因此該部隊向北退却時，受日軍之壓迫，被砲火所擊，乃向西傾移，採取官道與鐵路間之地帶，撤退之際，更形紊亂及困難者，則西伯利亞第六軍團因某種誤會，先期放棄其陣地，開始撤退，離去渾河之戰線，因此使日軍野津上將之部隊，突進於第十七軍團及米音道爾夫支隊之間，米音道爾夫支隊之後衛，適防守福陵樹林，不久，此處俄軍，完全潰亂，與輜重車輛，雜沓而行，雖部隊頗大，但已失去戰鬥力，俄第二軍及第三軍在西方之撤退，由拉烏尼茲及美勞夫兩支隊，及原擬加入札魯巴葉夫支隊之軍隊所掩護，得安全撤退。日本乃木上將之第三軍，與鐵路相距僅兩三公里，但因軍隊疲勞已極，故坐視俄軍退去，其第七師之四營，在三台子附近，突入北陵（昭陵）之樹林中，俄軍頗爲驚懼，但結果其大部絡被殲滅，其他一部則匿於院落及房屋中，於俄軍所受之主要威嚇。

，已不在西方而在東方，俄第三軍司令官，洞見此種危險，乃採一適當之措置，將第十七軍團及西伯利亞第五軍團之部隊，於二台子附近展開。

當第十七軍團最後之砲兵撤退後，步兵乃開始撤退，秩序頗形紊亂，第二軍後退之道路，僅餘鐵路附近狹仄之地帶，特別在瓦子窰及王官屯間情形，尤爲險惡，日軍由兩面夾擊，此外又因俄軍放棄三台子過早，致使情形更險，但俄軍向北方之撤退，雖受極大之損失，而終能撤退，不得不歸功於俄軍各指揮官。

葛年費爾將軍之後衛，掩護切耳皮慈基將部隊之退却，因不知日軍在奉天之東方，已將俄軍陣線突破，故未沿鐵路線向北撤退，而乃穿城而行，遭遇野津之中央部隊，經過猛烈之戰鬪，未能突圍，致全軍盡沒，但該部隊之猛烈戰鬪，對於其他部隊之退却，間接或有所援助，紹勞古布將軍之支隊，爲拉烏尼茲支隊之左翼，亦因不明戰况，致遭慘敗，該支隊於暗夜中越過鐵路東進，但日軍隨處皆是，結果亦全軍覆沒，黑木上將之軍隊，於蒲河及大窪遇俄軍，但俄軍於午後，將蒲河及大窪放棄，當時輜重車輛壅塞，俄軍之陣容，完全紊亂狀極狼狽，其後對於日軍之攻擊，僅秩秩完整之小部隊與之抵抗矣。

二十七日，所有俄軍部隊，於後衛部隊小規模之戰鬪後，集中於汎河，計俄軍所受損失，軍官千九百七十七人，士兵八萬七千四百四十六人，日軍損失約六萬至七萬人之譜。

奉天會戰，昇吾人極大之教訓，在軍隊指揮上尤可借爲殷鑑者，爲軍隊指揮，務求簡單，俄軍缺乏此種性質，如某種任務，可使某師旅團等擔任之，而不可遇一任務，遽由各部隊抽調兵力，編成新支隊，蓋支隊之使用，可使軍隊之戰鬪序列及其指揮完全紊亂也，從另一方面觀之，古昔軍事原則，如要求積極性，先機發動，採取攻勢等，愈可因奉天會戰而證明之，至若指揮官，臨陣須有致勝之決心，行動務求敏捷而強毅，已定之計畫，務必推行到底等，則亦因奉天會戰而愈彰，又俄軍司令官，一遇敵人之積極行動，則立即捨棄其攻擊之計畫，而將先動之機會，轉齎敵人，並破壞原有之戰鬪序列，採取新計畫，又極遲緩，坐待局面之變，而不能左右局面，對敵不能出全力赴之，而僅爲局部之支撐，例如西伯利亞第一軍團所遇之情形，在奉天會戰中，徒勞往返於東西兩翼之間，指揮官之猶豫不斷，爲自有戰史以來所僅見，因俄軍總司令決斷之猶豫，及指揮之支離滅裂，結果全軍將士，爲之氣

短，雖有一二機警英斷之官長，亦因之而意興闌珊，終不免於一敗塗地，故訓練軍隊時之第一要務，當使軍人信仰此種任何情形中不變之原則，平時薰陶之浸潤之，使其印入腦中，臨時自能有所遵循，而不致張皇失措矣。

第八章 奉天會戰之決論

奉天會戰後三十年，值世界大戰之後，軍事技術之變化甚著，而軍事之動作，亦完全改變其狀態，咸採取小集團之戰術矣，今昔情形之不同如是，迴顧日俄戰時，德國政府派遣軍官於日軍觀戰者，有一少校，名布朗沙爾謝林道爾夫，今已爲德國軍事學上之偉人，該氏之觀察，不無注意之價值。

少校於奉天會戰時，適在日本之第四軍中，其言曰，最足使吾人注意者，爲日軍某營之進攻，最初或有預定，有兵士十數人，從戰壕躍出，彼此相隔十餘步，當此等兵士停止臥倒時，其後即有兵士隨之而出，每組約十人至二十人，每人相隔約四五步，組與組之間隔，約四百五十步，日軍於攻擊時，皆向前急走，設陷入敵人之砲火下，則雖受損失，甯進不退，其後乃漸至敵人陣地前一千二百步之距離處，積有日軍兩連，散兵線開火時，該營其餘兵士，跟蹤前進，前進時，仍用小集團之方法

，有時成排前進，同時人與人之間，常有四五步寬之間隔，於是前方臥倒之散兵線，復開始前進，先有數十人，前跑五十步臥倒，後起者再向已臥倒之兵士躍進，仍用小集團之隊形，此次步兵之攻擊，適在敵人槍砲火力熾盛之下行之，並由日本砲兵支撐之，雙方射擊之結果不明，通前後情形觀之，使人最驚異者，則日本步兵於攻擊之前，除子彈袋外，其背囊及一切笨重之物，皆行卸下，日人認爲，欲使步兵之攻擊敏捷，則一切物品，皆不必顧惜，蓋攻擊有功，則步兵於戰鬥之後，可復得其背囊，此類物品及軍裝等，可於夜間送交原主，假使攻擊失敗，兵士若能取其物品，彼當自動走取，否則隨身負荷者，彼固棄擲之，不甚惜矣，蓋人類自衛之天性，每每不顧及將來也。云云，以上爲二月十九在柳匠屯之戰所見。

其後佈朗沙爾少校，復親見日軍第六師之戰鬥，茲將其所記載，摘記數段於左：
吾親見預備軍第六團左翼之攻擊，日軍之戰壕，與俄軍之陣地，相去約一千步，最初躍出十數人，彼此相隔約十步至二十步，向前躍進約五十餘步，此項兵士即臥倒開火，此種躍進，接連施行，至在日軍戰壕前百五十步與二百步之間，已形成一散兵線，兵士彼此之間隔，仍在三步左右，其後在戰壕中之兵士，五人或十人一組，

再向前迅速躍進，每次進五十步至八十步，達最前之散兵線爲止，使人尤感奇異者，則步兵皆拖一沙袋，作爲射擊之掩護，利用此種沙袋，在平地上，可築一壕壘，據隨伴軍官稱，日本軍隊，其相度情況，隨意選擇攻擊方法之權，在平坦開闊之地面上行動，或攻擊敵人之堅強陣地時，日軍常如此行動，此爲大眾所共目覩者也，又聞德國附增操典第二部，（即日本完全抄襲者）已由實際戰事證明其正確，在該操典中，不許限制小部隊官長執行任務所用之方法，且在許多情形中，允許其行動有完全之自由，使個人負責，並予執行任務者以必要之時間（下略）云云。

佈朗沙爾氏綜括視察奉天會戰所得之印象，得結論如左，

在現代戰鬪中，無論對於團體或個人，實無物可以助長其勇氣，於流血慘劇中存留數日之後足使任何人之意氣銷沈，尤有甚者，則現在之戰鬪，每散漫於極大之地面上，致使參加者每不明事件之真相，有時經過數日之後，方知戰鬥之命運，已決於其他遼遠之區域矣，或有人焉，其精神能於恐怖之下保持鎮靜，但此爲例外之天性，在戰爭中，精神二字，有極重要之意義，參戰之民族，其精神愈頑強者，則愛國與負責之感覺，亦可保留愈久，故有平時威武赫赫，而一遇戰事，則意氣平常者

，亦有平時毫不顯露，但於戰事反表現崇高之英勇者。

戰爭之時，若平日修養不深，或過度勞頓，或食料缺乏，則軍隊之精神沮喪，雖嚴刑峻法，亦無能爲力，在此緊急之時，無論愛國之心，求名之念，與夫絕對服從等皆無所助，欲達此目的，則必以全民族之涵養爲根基，換言之，家庭學校與軍隊，當一齊致力，現代各民族，皆努力使其武力臻最高之點，故必需得可靠之人員，應付一切困難，以使用現代最發達之武器，世有以此例卅年前，立論未免過早乎，則請語之曰，吾人如作一實際之考察，當有以知此言之謬矣。

指揮軍隊者，在決戰之前，當集中其所有之兵力，此種原則，在日俄戰奉天會戰時，俄軍高級司令官，悉違背之，其敗固宜，至於俄軍兵力，本自薄弱，又因後方謠言，特別減少右翼之兵力，且適逢最緊急之時間，最重要之地點，此與軍事之原則，正相背馳，設擴大考察之範圍，則俄軍總司令，宜將閒處海參崴之兩師兵力，調來參加戰鬪，以海參崴在當時，毫無重大之危險，且日本陸戰隊之遠征，殊非易事，俄國歐洲艦隊，彼時已達馬達加斯加（非洲東岸之大島）附近，此時日本艦隊，正集全力以待敵，無暇他顧也。

俄軍配置，扶乏積極性，例如主力及預備隊配置之形勢，及預先構築要塞，即預計灣曲陣線，皆足表現此種趨勢，德團軍校，常施行戰術比賽，以解決各種軍事問題，佳者有獎，曾於一九零七年，根據奉天會戰之情況，施行比賽，結果有將西伯利亞第一軍團，以梯隊之形勢，置於大石橋者，獲首獎焉。蓋在奉天會戰時，俄軍非但無梯隊，且反預計曲折陣線，又採取人所共認之拙劣方法，俄軍總司令，預定於二月十二日進攻，故無防禦之計畫，因此當敵人先發致人奪去先動之機會時，彼乃不得不由各部隊臨時亂抽兵力，但該總司令雖錯斷敵人之主攻方向，而將兵力集積於左翼，欲從此出擊，此項新計畫，亦頗不惡，故決斷似操之過急，然一經採取，即當排除困難，毅然澈底行之，但實際情形，在二月十六日之後，判明日軍迂迴之嚴重性，俄軍總司令，又放棄其新計畫，西伯利亞第一軍團，復折回奉天，當西伯利亞第一軍團奉到此項命令之際。適值俄第一軍已集積強大之兵力而準備進攻前夕，此預定之攻擊，顯有致勝之機。但佳良之計畫，終被放棄。西伯利亞第一軍團，七日之間，往返百四十俄里，於二月卅一日，始在俄軍之右翼，實際參戰，去接到由左翼撤退之命令，已相隔五日，在此五日之間，俄軍左翼，或可決定奉天會戰。

之命運，轉移全盤之戰局，然則由俄軍總司令猶預之時起，就戰鬥之命運而論，俄軍已無獲勝之希望矣。

乃木上將之軍隊，出俄軍右翼，迫使俄軍總司令採取許多措施以抵抗其迂迴，但其措施，僅限於消極，而不能出以積極之運動，猛擊敵人之側背，忘棄迂迴者亦被人迂迴之原則，乃急速抽調軍隊，編成新支隊，因指揮官亦係臨時湊合，故支隊之運動，極不敏捷，結果俄軍各自爲戰，此處酣戰，他處壁觀，蓋部隊自十餘處抽調。烏合之衆，實難使其步驟齊一，俄軍因指揮官之消極，坐失許多攻擊之良機者多矣，此僅其一例耳。

日軍以不足之兵力，包圍俄軍，其陣線到處薄弱，俄軍正可攻擊其側背（指陶波耳灣，蓋耳西曼，喀巴爾巴斯各軍）但俄軍總司令，計不出此，反遲遲集積大量之軍隊，對於敵人迂迴之縱隊，欲迎頭制止，日人乃利用俄軍總司令此種消極行動，以運動補其兵力之不足，故乃木上將向北迂迴之縱隊，與俄軍陣線之距離，已達砲火射程之內，但終能北上。

俄軍戰鬥非不勇，而指揮極劣，故在指揮善良之處，亦曾獲得勝利，例如林年空普

將軍，在俄軍極左翼之活動，雖應付較強之敵軍，但終得相當之勝利，其次俄軍騎兵，較敵爲強，但其消極無爲之態度，亦使吾人驚訝，此無他，蓋指導不善耳，昔人有言，騎兵之歷史，爲其長官之歷史，俄軍右翼騎兵，已發見該翼被敵迂迴，但未向敵人側背及其後方，施行緊要之動作，而反各自分散，因此俄軍騎兵，對於戰局，毫無影響，雖其時有極多之良機，當退却之際，騎兵本應居於旁面或任後衛，犧牲本身，以掩護步兵之退却，但此項任務，亦未嘗擔負，職是之故，戰鬪間一切嚴重損失，皆由步兵及砲兵受之，俄軍砲兵，雖戰鬪良好，但因無榴彈，不能破壞掩體，故對於執行任務，致多齟齬，彼時俄軍，爲迎合時尙，劃一砲之種類，結果俄軍擁有不少極優之輕砲，可射擊敵軍之軍隊，但砲之仰角過小，妨礙超越掩體之射擊。俄軍之砲兵，僅有一種砲彈，即榴霰彈，目前在砲兵之理論上，又有一種風行之極端主義，歐戰之後，有反對榴霰彈而主張全用榴彈者，但二者實未了編廢耳，奉天會戰，使俄軍於精神物質雙方，皆蒙極大之損傷，其中受最巨者爲二軍，損失總數百分之九十七歸步兵，可見戰鬪之巨責，完全由步兵任之，騎兵之損失，僅占全數千分之一，至日俄戰爭中，始終一貫之現象，即俄軍所受之損失全在退却之

時，奉天會戰，在退却之前，日軍所受之損失，倍於俄軍，可證俄軍防禦之強毅，惜乎其防禦爲消極之防禦，故終於防禦而已。

奉天會戰失利，俄國狼狽異常，前敵之軍，退後百六十公里至四平街，南滿則讓於日人，暫時喪戰鬪力，而精神方面，俄軍所受之損失尤重，蓋俄軍之敗，反在良好條件之下，一敗而全軍幾乎覆沒，故軍隊對於領袖，喪失信仰，實際俄軍之戰鬥，非常勇猛，所劣者，指揮而已，德國陸軍少校鐵陶氏，於日俄戰時，觀戰於俄軍，彼謂苦羅巴金致勝之機會，已在掌握，惟不能利用而已，奉天戰鬥，使俄國輿論，皆爲震撼，昔之不滿于政府者，至此愈甚，日積月累，乃一洩而發爲正式之革命。

俄軍不幸更換首領，一個月後，乃能恢復準備，再度與敵周旋，蓋俄軍固慣於致勝者，故奉天會戰之慘敗，實所痛心切腑，自日俄戰畢至歐洲之開，此數十年，實爲俄軍努力發奮期間，其結果乃表現於一九一四年。

日軍方面，在其一切作爲上，皆可看出積極性，日軍絕無某部流血，他部坐視之現象。日軍實善學德軍者，故其行動皆遵循德國軍事之教訓，惟日軍總司令計畫，對於

實力之估計未周，爲實施康尼之戰術而兵力不足，故主攻方面對俄軍側背之突擊，並無力量，其所以能奏攻者，不過俄軍總司令之絕對消極耳，至其總預備隊爲全體兵力六分之一，本合乎原則，預備隊之位置，在大東山堡，接近左翼，即主攻方面，其全部均出動參加戰鬥，此項布置，自無懈可擊，但日軍總司令，或已深曉然於俄軍總司令之優柔不斷，以爲俄軍總司令，不過注意於掩護，故乃利用佯攻之手段，以牽制俄軍總司令之注意力；及其預備隊，要之日軍全體作戰意見之統一，實優于俄軍，終級指揮官自軍長起於行動時，皆能契合其總司令之精神，齊一步驟施行整個之戰鬥焉。

奧上將頑強援助乃木上將之主攻，野津據最近之方向以威迫奉天，黑木及川村兩軍，以全力箝制俄軍之左翼，杜截其交通之道路，此各將領行動之有力，及精神之統一，使乃木之軍，始而迂迴俄軍之右翼，繼則逐漸展至其北，終且有將其完全包圍之勢，吾人若比較雙方在各戰鬥區域上之兵力，則尤感興趣，其情形大概如左。

在中央之野津道貫，以約四萬至四萬五千人之兵力，箝制俄第三軍之全軍及第一軍團，共約八萬五千人，其後爲七萬五千人，在日軍右翼之黑木，以約六萬至六萬五

千人之兵力，攻擊並箝制俄第一軍之全軍，約八萬五千人，更向東則川村景明，以三萬之兵力與俄二萬五千人相鬥，川村已達其所欲之第一段，俄軍總司令之注意力，爲之擾亂，爲之忐忑不定，其後日軍雖亦有不少犧牲，但俄軍自此不敢輕視之矣，要之日軍能於正面上，箝制俄軍大部之兵力，故在主攻區域，其兵力能較敵人爲優，日軍左翼之奧保羅及乃木，共有兵力，約十三萬五千乃至十四萬人，但其所遭遇之俄軍兵力，始僅第二軍約七萬五千人，繼則增加第十六軍團之二萬五千人及五千消極之騎兵，總計亦不過十萬五千，於是日軍乃能奪獲先動之機，決定戰鬥之命運。

日軍總司令之計畫成功，但其實施則未能盡善，惟每次遭逢意外之挫折，必仍排萬難前進，其目的統一而堅決，能向既定之目的猛進，故日軍之預備隊，或疑過少，但因兵士之勇悍可恃，故能爲此，復次，日軍之實數，超過編制之定額，俄軍則空額極多，故日軍損失，每每無需預備隊之補充，又日軍輜重車輛寡少，不礙軍隊之運動，不爲後方之累贅，俄軍則在奉天堆積輜重極多。

日本戰術，以決心突擊爲根基，步兵於攻擊時，已開現代小集團戰術之端倪，在前

進及突擊時，慣用密集之隊形，最當主意者，爲其步兵之攻擊精神，與其運動之敏捷，及其刻苦耐勞之性質，日本之騎兵，實無異於步兵，不過乘馬而已，彼等甯願佔領某區域而防守之，但對於步兵則無何援助，不喜以騎兵攻擊，此次戰役，日本騎兵，並未追擊退却之俄軍，日本砲兵，頗能竭力援助步兵，惟就中重砲雖門數與口徑皆巨，但其使用之方不佳，當奉天會戰，日本重砲，初次使用於野戰，對於此種工作，顯然幼稚。

然則日本軍隊之將來如何，曰，此次歐戰經驗，在基本原則上，並無變更，且愈證明前此原則之不可磨滅，故日本於未來戰爭中，必一方依據日俄戰之經驗，他方則參照現代戰爭之新要素，綜合而用之，而其軍隊之基本動作，必爲攻擊，消極之防禦，決非日軍所樂聞，故必能集中兵力於主攻方面，其軍隊之任務，不外乎包圍敵人而殲滅之，爲達此種目的，必向敵人之兩側突擊，蓋康尼之思想，至今活躍，而以運動爲軍事藝術之基本，其最常用之運動，則爲側背之運動，將來戰爭，日軍在運動上，殆仍將表現其敏捷（步兵）果斷與堅毅乎。

以上所研究，專爲奉天會戰而言，故於近代戰爭新武器，如飛機，唐克車等，不在

圍範之內，皆未道及，今更研究奉天會戰後於學理上當作如何之結論。

奉天會戰，爲側背運動之模範，及對於該運動抵抗之研究，夫側背之重要，自古已然，西歷紀元前五百四十一年，波斯皇帝基爾，當其派遣騎兵攻擊敵人時，彼曾下令曰，向敵人之側背，是處爲敵人弱點之所在，自來攻擊敵人側背之一方，或出其兩側而獲勝者，前代史例，不少概見，歐戰以後，各國操典，咸認迂迴爲運動之基本形態，德國野戰操典謂，作戰首先當推斷，是否可迂迴敵人，設可以時，應在何處，同時若於正面作猛烈之壓迫，則迂迴當可確保勝利等語，（德國操典第二百七十一款）又謂，指揮官於判明情況後，即當決斷可否以迂迴之手段，奪據敵軍之陣地，且永當致力於此，迂迴開始前，當由正面猛攻敵人，俾阻止敵人移動其兵力云云，（德國操典第二百十八款）而英國操典亦謂，良好迂迴之結果，爲最真實，且最能決斷戰鬥之命運，攻擊敵軍之側背，可摧敗其精神，妨礙其交通，避免其正面上所先期準備之抗力云云，以上皆各國操典於戰後所共着眼者也。

迂迴有三種，一、兩側迂迴，此種範例，當推康尼之役，二、一側迂迴，以大部分大力，出擊敵人之側背，留較少之兵力於正面，以箝制敵軍，此爲佳策，三、同上

，惟用大部分兵力由正面出擊，以箝制敵軍，而以較少之兵力迂迴，此爲次佳之策，綜觀三策，以較大之兵力迂迴敵軍，雖屬最佳之策，但運動極難，設敵軍積極，則不易箝制，其反抗必力，此種迂迴最佳之史例，爲一七五七年列登之役，普魯士王大弗勒德利以之擊敗奧國倍強之軍，當時真相，卽由弗勒德利能將全部之兵力騰出，並以之猛擊奧軍之左側，故能以少數軍隊擊敗多數軍，而獲奇勝。

德國軍事家鼻祖史利芬稱，列登一役，在戰史中爲最膾炙人口，史氏於其退隱前，爲留別序一篇，內載，由軍事遊戲，證明少數兵力，可以擊敗多數者，但此不可求之於敵軍之正面，當攻擊敵人致命之方向，換言之，卽攻擊其側背及後方，迫使驚惶失措之敵人改變其陣線云云，蓋陣線愈延長，則愈難制止敵軍之迂迴，因此遇兵力，卽應採取迂迴之佳者，卽以全力攻擊敵人之側背，若不能全力，卽須發動大部之分力，德國新操典有言，爲達決勝之果，須顧及戰鬥時一切意外，因此在一定範圍內，當使任迂迴之部隊，有最大之兵力，敵人之正面可用較弱之兵力攻擊之至於正面之兵力，減弱幾許迂迴側背之兵力，如何估量，分配得當，此卽指揮妙諦所在焉。迂迴須有之相當縱深，吾人覺日軍之迂迴，過於狹小，故時有斷絕之患，歐戰以前

，史利芬即謂，側背之攻擊，不當即向敵軍之側背，而當攻擊其歸路，此種史例，吾人已見諸一九零七年師丹之役矣云云。

考德國現行操典云，施行迂迴最簡單之方法，當編制行軍縱隊，或運輸軍隊時，即酌量趨向敵人側背，與其後方，若施行迂迴，且同時展開，或發遣後方之預備隊，則比較困難，又云，惟有例外之好地勢，或夜間，方許由正面抽調部隊，而向側翼轉任迂迴等語，此可相互參證者也。

其次奉天戰鬥引起之另一重要問題，即在戰鬥時，如何確保計劃之實施一事，凡指揮官，必須熟思其自己之地位，與其計劃，同時並須顧慮敵人一切可做到之動作，本此周詳考慮，從事計劃，然後先發制敵，堅決向既定之目標邁進，若不能測知敵人之意向，亦不必狐疑，僅預計敵人之可做到者，指出其危險之處，斯可矣，由此採取相當之措置，並決然推行其計劃，此外，更當採取方法，使無礙於吾人之所欲。

尤有言者，所謂確保側背之迂迴，即為採取相當之手段，以保障担任迂迴之部隊，避免敵人之反抗運動，即敵人亦以迂迴之手段報諸吾人是已，故担任迂迴之部隊，

其側翼及後方，必須保障不受敵人之攻擊，如奉天戰鬥，假令俄軍沿渾河西進，則日軍担任迂迴之部隊，其側背之掩護，立見薄弱，乃俄軍總司令所處置，適得其反，以至謀掩護者，結果一無所掩護矣。

保障計劃之實施，最佳之法，凡攻擊須始終以迅速猛烈出之，目的既定，則堅持不惑，拿破崙謂，凡爲指揮官者，每日須常自省問，假使敵人出現於吾之正面，吾將如何，出現於吾左右側，吾將如何。設指揮官表現猶豫時，則其兵力之分配，必有不當，卽須依照軍事學原則以糾正之云云，良有以也。

爲保障迂迴之實施，當佈置一層屏障，奉天會戰時，日軍頗能用此法，惟任何屏障，設不能積極行動，則不能確保迂迴之成功，凡担任屏障任務之兵力宜小，但其積極性宜大，如日軍對於于洪屯之攻擊是已，夫每種側背運動，皆有相當之險危，不能確保其成功，而成功之機樞，端在行動之積極，諜報之佳良，節省次要地方之兵力，積集兵力於主攻方面，至對於迂迴之抵抗，凡迂迴人者，必受其敵人之反抗，但迂迴之優點，利在敵人反抗之遲而無功，遇敵人來攻側背或後方，最果斷之法，在以攻擊側背之手段還報之，但必需有剩餘之兵力而巧於運動爲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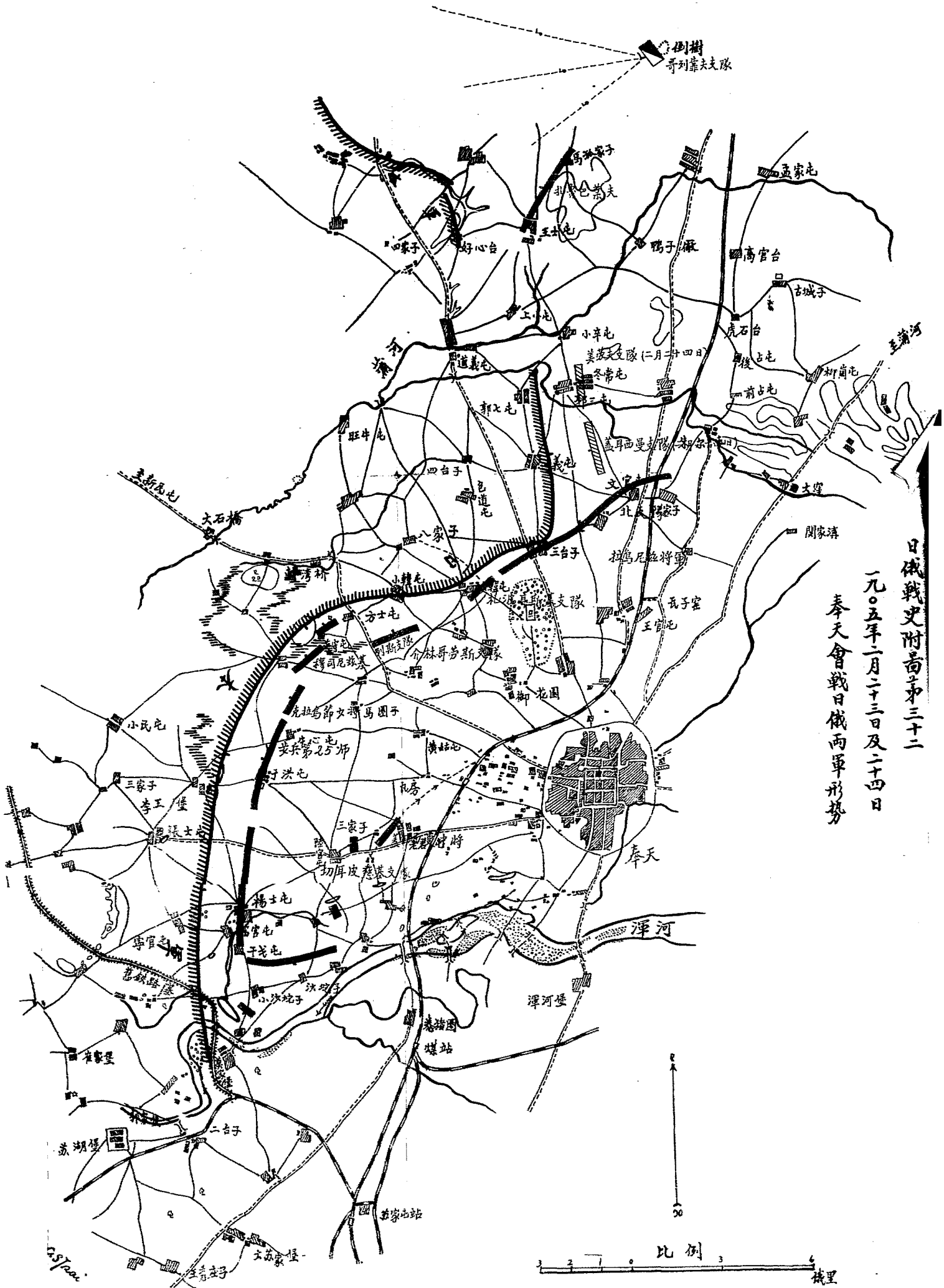
史利芬伯爵，夙即主張側背攻擊，曾謂施行側背攻擊者，其自身之側背與後方，亦有被敵攻擊之危險，故爲長官者，必須深曉其運動，有強悍之性格，堅固之意志，必勝之信心，而所有之兵士，亦當深曉然於敗則必死之理由，但僅有上述條件，仍未足以致勝，且必出敵人之不意而震撼之，使其驚惶失措自亂其步驟云云，換言之，側背運動之成功，端賴極大之殲滅力，使敵人一蹶不起，他方面反抗迂迴者，亦當如此積極動作，非僅還擊或堵截，尤須直前進擊，衝破其側背而盡殲之焉。

現代軍隊中，備有機械化部隊，有唐克車及強大之空軍，自可使迂迴運動之規模，更爲深闊，故使機械化部隊與空軍及騎兵協力，迂迴敵人之側背，施行殲滅之奇襲，爲最佳之手段，設無適當之側背，則現代軍隊，有強大之唐克車，可於必要之地點，突破敵人之正面，再向其側面擊攘之。

在未來戰爭中，因有機械化部隊及汽車之運輸，故對迂迴之抵抗亦易，蓋迂迴雖速，防禦者利用現代之機械化，飛機及汽車運輸等，亦可隨時集中相當兵力於要點，以攻擊迂迴者之側背，要之抵抗迂迴之惟一目的，在擊潰敵軍擔任迂迴之兵團。現代空軍，爲最活動之兵種，能以首先攻擊迂迴之敵人，但戰鬥之命運，仍決定於

地面，故除以空軍攻擊迂迴之敵人，宜向適宜之地點，集積預備隊，以攻擊迂迴敵軍之側背及後方，設無剩餘之預備隊，則當立將正面未遭箝制之兵力抽回，以汽車運至適於進擊迂迴者側背或後方之相當地點，更聯合預備隊及空軍之兵力，殲滅迂迴之敵人，又對於迂迴之抵抗，當迅速行之，若遲遲集積兵力，延長陣線，或折其兩翼等，皆無效，至延長側翼陣線，或迎頭制止，亦不足挽回戰局，敵人節節迂迴，終有繞過之一刻，如奉天會戰時，俄軍雖向側翼積強大之兵力，但結果終被迂迴。俾士麥有言，僅求教於本身經驗者，愚人也，吾人當以他人之經驗爲鑑，遵循俾氏之遺訓，吾人於奉天會戰，或能有所得乎。

— 完 —



日俄戰史附圖第三十二

一九〇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及二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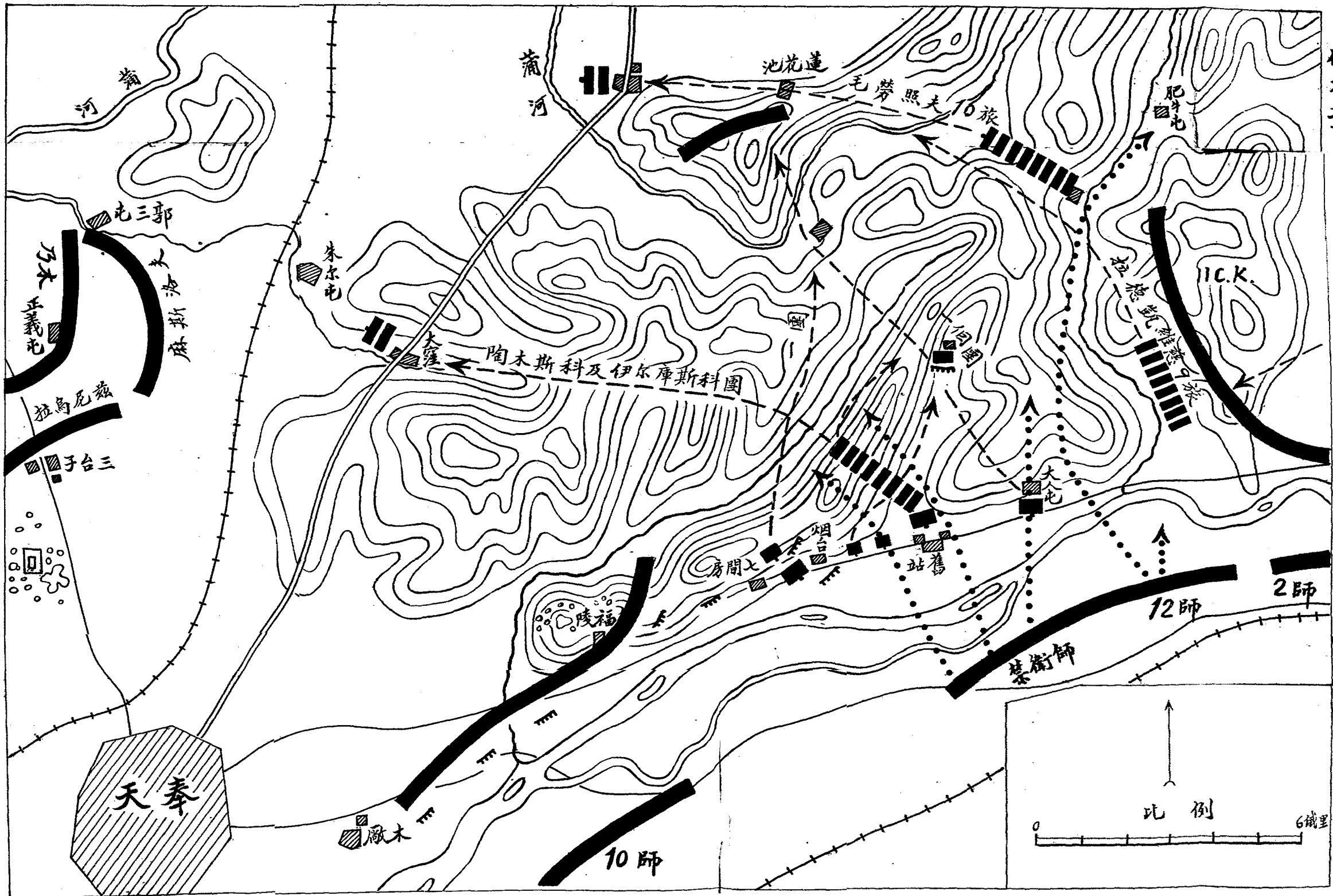
奉天會戰日俄兩軍形勢



比例 1:50000 英里

奉天會戰

二月二十四日舊站附近之突破



日俄戰史附圖第三十四

中傳

7
742134
(72)